

中國天主教傳教史概論

陳垣著檢



No 31-2

1500 11-3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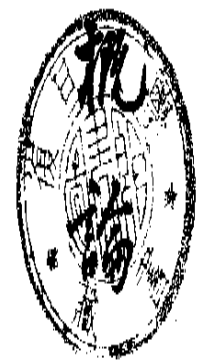
404716

025

246.20
2833
4

中國天主教傳教史

陳垣著 檢



No 31-2

1500 11-38

EVANGELISATIO SINARUM

一千九百三十八年

上海主教惠

准

上海土山灣印書館印

中國天主教傳教史概論叙畧

本書論文，已載聖教雜誌第二十五，六，二卷中，讀者以散漫零落，不得整個觀念為恨，故促重編，彙為一冊，亦化零為整之義也。惟雜誌論文，迫於出版，每欠推敲：措辭也，說理也，布局也，考據也，凡一切關於質與量之方面，難免弊病；此書既集舊文，付印前又乏暇潤飾，讀者不棄拙陋，慨賜指正為盼。

徐宗澤

中華民國二十七年十一月追思已亡瞻禮日

IRREGULARITIES IN ORIGINAL

原件缺陷标板

- MENDED PAGES
原件修复
- TORN PAGES
原件损坏
- MISSING PAGES (Nos.)
原件短缺 (页号)
- INCORRECT PAGINATION
页码错误
- TIGHTLY BOUND
- 原件装订过紧
- TEXT IN GUTTER
原件中缝阴影遮挡文字
- LIGHT CHARACTERS
原件文字浅
- EXCESSIVE BLEED-THROUGH
原件透印
- BLURRED CHARACTERS OR INDISTINCT CHARACTERS
原件文字模糊
- UNEVEN INKING
原件印刷不均匀
- MARGINALIA
原件有页边批注
- STAMP MARKS OVER CHARACTERS
原件上的印戳遮挡文字
- OTHERS
其它

中國天主教傳教史批論

陳垣著 檢



No 31-2

1500 11-38

404716

246.20
2833
4

中國天主教傳教史

陳垣著 檢



No 31-2

1500 11-38

EVANGELISATIO SINARUM

一千九百三十八年

上海主教惠

准

上海土山灣印書館印

中國天主教傳教史概論叙畧

本書論文，已載聖教雜誌第二十五，六，二卷中，讀者以散漫零落，不得整個觀念為恨，故促重編，彙為一冊，亦化零為整之義也。惟雜誌論文，迫於出版，每欠推敲：措辭也，說理也，布局也，考據也，凡一切關於質與量之方面，亦難免弊病；此書既集舊文，付印前又乏暇潤飾，讀者不棄拙陋，慨賜指正為盼。

徐宗澤

中華民國二十七年十一月追思已亡瞻禮日

第一章 開封猶太教

利瑪竇首先研究猶太教
繼而艾儒略

孟正氣之調查最爲詳細
韓國英之研究

十九世紀之查訪
關於猶太教之研究書籍
教碑

一
二
三
三
四
四

猶太人入中國

猶太教經典

一陽樂業教之性質

祭祖敬孔

三種業教者

開封猶太人現在之狀況

一

四

七

九

一

二

三

— III —

附錄一

關於開封一賜樂業教之吉光片羽

一七

附錄二

重建清真寺碑記 弘治二年—一四八九年

四八

附錄三

尊崇道經寺記 正德七年—一五一二年

五三

附錄四

重建清真寺記 康熙二年—一六六三年

第二章

唐景教碑出土史畧

景教碑發現之歷史

魯德昭記景教碑之出土

巴爾刀利之記景教碑

李之瀛序景教碑

景教碑出土之地點

六四
六五
六七
七一
七二

景教碑之譯文

景教碑真偽之辯論

中文書論景教專

景教碑發現後之影響

景教碑保存之經過

五六
六四

第三章

唐景教論

景教爲亞斯脫利之異教

景教之道理

景教傳入之歷史

八五
八八
九七

景教繁殖之中亞西亞

景教之經典

一〇三
一〇六

第四章

元代之亞斯脫利異教

關於鐸德納之記載

一一〇

景教中有名人物

一一六

第五章

羅瑪教廷與蒙古通使史畧

元朝與傳教士之情況

柏郎嘉魯來華

教皇致元帝國書

元帝復教皇書

蒙古可汗遣使至聖王額恩

一三五
一三六
一三七
一四〇
一四三

馬哥孛羅仕元

孟高末諾總主教

孟總主教之書翰

眞福和德理

孟高末諾放世後之傳教情形

一四七
一五一
一五二
一五六
一五八

第六章

明末天主教之傳入中國

歐亞交通之二道

聖方濟各沙勿略

聖人到東方傳教

利瑪竇繼聖方濟各來中國

中國與葡商之通商

羅明堅利瑪竇到肇慶

利瑪竇離肇慶北上

利瑪竇到北京上疏獻貢物

一六三
一六四
一六五
一六九
一七〇
一七一
一七四
一七六

利瑪竇之傳教方法

世界地圖

天主實錄出版

天主實錄出版

幾何原本

利瑪竇與官紳之交際

傳教之成績

一七八
一七九
一八二
一八二
一八三
一八四
一八六

第七章

中國天主教——自利瑪竇逝世至明末

利瑪竇逝世時聖教傳到地	一八八	徐光啟荐西士治曆	一八九
南京難教	一九一	永曆皇太后太后進教	一九二
徐光啟保教之辨學章疏	一九四	皇太后遣使上教皇書	一九四
教難之影響	一九六	金尼閣到羅瑪	一九七
沈澗又訴天主教爲白蓮教	一九七	聖伯辣爾諾致書中國教友官紳	二〇九
徐光啟保教之功	一九八		

第八章

中國天主教史——自清入關至康熙朝

湯若望治曆	二一五	管理中國聖天主教制之權綱	二二五
楊光先興起之曆獄	二一九	教儀問題	二二二
曆獄後之傳教	二二二	十七世紀之教務狀況	二二七
法國耶穌會士始來中國	二二二		

第九章

雍乾嘉道時之天主教

蘇努家奉教及教難	二四五	雍正難爲聖教	二五三
蘇努家遭難之故	二五一	教皇及荷王與雍正之使節	二五七
乾隆之流血教難	二六〇	嘉慶朝北京之傳教情形	二六六
桑主教致命	二六一	耶穌會之取消	二六七
蘇州談黃二神父致命	二六一		

第十章

中國聖教史——自鴉片戰爭至今日

耶穌會士重來上海	二七〇	教士之增加	二八一
中國與列強締約開教禁	二七三	教皇本篤 關於十五世及庇護 第十一世	二八四
發還充公之聖堂	二七五	天主教之女修會	二八五
教案	二七六	修道院	二九四
中國傳教區域之發展	二七九	結論	二九八

第十一章

附錄 中國聖教堂故拾零

紫霞聖堂始末	三〇一	南京的第一教友	三〇三
福州聖堂始末	三〇一	南京聖堂	三〇四
南昌開教	三〇二	南京聖堂的結果	三〇四
江西南昌府第一次彌撒	三〇三	利瑪竇始在北京居住	三〇五

上海開教	三〇五
上海教友數之增加	三〇六
上海老堂和九間樓的小堂	三〇七
上海老天主堂的來歷	三〇八
杭州建堂	三〇九
明末時的杭州	三一〇
杭州開教	三一〇
嘉定開始傳教建堂	三一〇
甯波及嘉定開教	三一〇
淮安開教	三一〇
張家樓金家巷的來源	三一〇
松江傳教	三一〇
崇明開教	三一〇
羅明堅夢安東試入浙江嘉興	三一四
四川開教	三一五
湖北開教	三一五
徐光啟李之灝扶助西士傳教	三三二
徐文定公進教之故事	三三三
李之灝	三三四
李之灝臨終時以西士托徐文定公	三三五
李之灝的著述	三三六
楊廷筠皈依聖教	三三七
一夫一妻之真道感化楊廷筠	三三八
東林學院與中國聖教三柱石	三三八
楊廷筠	三三八
利瑪竇的日記	三三九
西士傳進鐘錶	三四〇
利瑪竇的貢品	三四〇
天文儀器	三四一
地輿	三四一
楊若望和滿清	三四二
明亡時的楊若望	三四三

廣西聖教之傳入	三一六
海南開教	三一七
福建開教	三一七
福建仇教	三一八
山西開教之高一志	三二〇
陝西山西開教	三二一
明末中國傳教區續進簡史	三二二
一六四十年之教務情形	三二三
明末聖教傳到之地	三二四
利瑪竇時聖教傳到地	三二五
康熙時聖教傳到地	三二五
廣州全區教士會議	三二七
嘉定會議	三二七
利瑪竇傳教的方法	三二八
利瑪竇之文化傳教	三二八
學問和傳教關係	三二九
順治的死	三四四
康熙和西士研究學問	三四四
明末教友待西士的好表	三四五
徐文定公和利瑪竇友情	三四五
利瑪竇李之灝故事	三四六
利瑪竇備服儒冠	三四七
聖教信盟	三四七
黃有貞(元)	三四八
北京成立聖母會及張深的事畧	三四八
吳漁山到澳門之路程及寓居之久長	三四九
選年高學博者升譯品	三四九
徐文定公的辯學章疏和鍾鳴禮修士	三五〇
南京恢復傳教工作	三五〇
楊光先與起的教難	三五二
楊光先教難後的傳教情形	三五三
楊光先屠獄之終局	三五三

福建桑主教及蘇州譚黃神父致命	三五四	聖方濟各死在三洲島	三六五
羅明堅耶穌會請教皇遣使駐華	三五五	第一教友奉聖方濟各為洗名	三六六
金尼閣到羅馬的使命	三五五	死在中國內地的第一西士麥安東	三六六
我人在所誦的經是怎樣辛苦譯成的	三五六	最初的國籍耶穌會修士	三六六
經文	三五七	衛匡國死後不朽	三六七
嬰兒付洗	三五八	杭州大方井修士公墓	三六七
祭巾的來源	三五八		
華文付洗的經	三五九		
澳門	三五九		
葡國和中國傳教關係	三六〇		
葡人在甯波和漳州通商	三六〇		
徐文定公的長孫媳	三六一		
許母徐太夫人和傳教士	三六一		
許母徐太夫人之傳教心	三六二		
許母徐太夫人之聖德	三六二		
許母徐太夫人熱心教嬰孩	三六三		

第一章 開封猶太教

利瑪竇首先研究猶太教

河南開封有猶太遺民，及猶太寺，利瑪竇前，人多未注意及之，蓋首先研究者利子也。利子在京，嘗遇一猶太青年，因得知在開封有一猶太寺，及猶太人有十家或十二家，且尚保存五六百年之古聖經。Pentateuque 利子乃出示希伯文聖經，該青年識經中文字而不能念誦。利子因教務羈身，又因路途迢遠，不克親往考察，三四年後，乃遣一華籍同會修士前去。(參觀 *Lettres édifiantes et curieuses*, t. XXXI, 1774 p. 297 譯文附後) 此段記事與艾儒畧所述大西利先生行跡，微有不同：「中州都會，原有教堂，乃如德亞國所傳天主古教，適其教中艾孝廉計偕，入京造訪利子，利子將天主經典一大全部，係如德亞原文，并翻譯大西文字示之。艾君誦讀其文，深喜而拜焉。艾子同袍張君，同訪利子，謂汴梁昔有一教，名十字教。」

，以奉天主為主，張孝廉亦奉教之後裔也，奈百年後多不得其傳，利子以所佩十字架示之，張君一見，不禁淚下，是後利子遺從遊黃明沙馳書訪其實，果如二君之言，但不得其初來之詳耳。」

繼而艾儒畧

利子歿後，第二人研究猶太寺者是艾儒畧；艾子學問淵博，人稱為西來孔子。一六一三年，艾子奉長命往開封考察此事，但無相當之效果（參觀

Letres édifantes, t. XXXXI p. 300)

以上所言猶太之發現乃取材於金尼閣所著· Trigaut, de expédit. Sinica, lib I cap. II, p. 118 及魯德照所著· Samedo Relationne della China. part I. cap. 30 p. 193 一書。一而 Letres Edifantes 乃綜合諸教士之所記，另著開封猶太人記錄一篇。

孟正氣之調查最為詳細

艾子之調查，未著功效，而駱保祿 P. Gozani 孟正氣 P. Dominge 之工作得其要領焉。駱公於一七〇四年十月五致書於其同會士蘇霖 P. Joseph Suarez 詳述猶太寺之位置及聖經之情況，（此函見 Letres édifantes，譯

所繪之寺圖刻存 Bibliothèque du collège Ste Geneviève à Paris 余前年在英國耶穌會院所藏之 Letres édifantes 書中亦見過是圖）

韓國英之研究

最後韓國英 P. Petrus-Martial Cibot 於一七七〇年十月二十八日，關於猶太寺亦有一長函致其法國之同會士，原函手本今尚存在耶穌會文獻庫中，其原文已刊布在一八七七年之法文 (Etudes 雜誌)

十九世紀之查訪

十九世紀中葉訪查猶太者有「一千八百五十年 精遊光 倫敦猶太布教會 (London Society for Promoting Christianity Among the Jews) 遣委員至開封調查，所得結果，香港斯密司 G. Smith 曾於一千八百五十一年 咸豐 在上海刊布。(按此調查書英文名 The Jews at K'ae-fung-too) 同年在開封猶太教堂所得之經典，亦在上海刊印，一千七百六十年 清乾隆 倫敦猶太商人嘗用希伯來文致書問候開封同胞。一千八百六十七年 同治 奧國維也納京城之商人李伯曼 J. L. Lieberman 嘗至開封訪查之。一千八百五十七年 咸豐 粵匪至開封，居民多逃散，猶太人多隨之而

逃亡。同治六年美人丁睦良 W. P. Martin 亦至其地訪猶太教之遺跡，見寺已傾圮，片木無存，祇見二碑立焉而已，與其人講彌施訶降之事；咸蒙然罔覺云。」
張星燾撰
中西交通史
卷第二十一頁

關於猶太之研究書籍

開封猶太寺歐美人之研究者不少其人，且已有多書出版；惟其中最有意價值之著述，當推十八世紀之天主教耶穌會士賈保祿，孟正氣，宋君

榮 (Gaubil: Chronologie chinoise p.264) 二人；十九世紀倫敦猶太布教委員會之調查，與美人丁睦良之論著亦不少新獲之資料。一九〇〇年上海徐家匯管宜穆 P. Tobar 將前人研究之所獲匯萃而著有法文本 *Inscriptions juives de K'ai-fong-fou* 此書允為善本，中文書有陳垣先生所撰之開封一賜樂業教考。

教碑

今欲考一賜樂業教，除上言之各著述外，有該教之碑三：一為弘治二年（一四八九年）重建清真寺記，二為正德七年（一五一二年）尊崇道德經寺記，三為康熙二年（一六六三年）重建清真寺記。

據等寺碑文均稱：猶太人何時入中國，論者不一其說；據弘治碑謂在宋時，據正德碑謂在漢時，據康熙碑謂在周時。三碑所記，既各不同，其孰從之，依陳垣先生言：「康熙碑所謂周時始傳於中州者，似因弘治碑考之在周朝二句，及正德碑稽之周朝一句而云然，未必確有所見。」管司鐸亦言康熙碑謂於周朝始傳入者其說不確；其錯誤之故，因撰此碑記之劉昌誦前二碑時似欠注意，故有此誤會焉。據賈保祿所記，謂「據若輩言，猶太人之來中國始於漢朝，初則子孫繁多，今已愈見減少」。
見聖教雜誌第二十八頁

又據盤老帝 P. Brohier 言：「猶太人入居中國之年代，彼等常以漢時始來一語，以答傳教士。碑碣中亦載此說，恐在日路撤冷滅亡之後來中國也」。
見聖教雜誌第二十一卷第二期八十一頁
（譯文原文見 *Lettres édif. XXI. Rec. pp. 306. 366*）宋君榮則謂自周朝始來（*Traité sur la chronol. chinoise p. 264*）宋公之誤點亦因康熙碑故也。近人法國漢學家高爾第 H. Cordier 亦主張猶太人自漢始來，在日路撤冷毀滅之後，大約在漢明帝時經波斯而到中國（見 *L'Anthropologie, sept-oct. 1890, n. 50, p. 349. et Encyclop. Larmandit,*

an mot China, VI Religions, Judaïsme, vol 11, p. 92.)

以上數家之言，雖無明確之史証，然十八世紀初之耶穌會士從猶太人相傳下之自述，及其寺碑之記載而又旁証以日路撒冷猶太人之被逐，流徙各方之事証之，猶人在漢時入中國，不無相當可信之事實作佐証也。

但陳垣先生以種種方法証明開封猶太族為非宋以前所至，斷為元代始來；蓋猶太族之見於漢文記載者，莫先於元，「元史文宗紀天曆二年詔僧道，也里可溫，尤忽，合失蠻為商者，仍舊制納稅，尤忽即猶太族也。」（一賜樂業教考）另一方面觀察，陳先生亦說「漢以前已有猶太人曾至中國則可，謂開封猶太族為漢所遺留則不可。」又謂「唐末猶太人至中國有確証，然其人以貿易之故，由海道來往廣州，不過僑寓一時，未必即為永住，是猶太人之至中國為一事，猶太人是否永住中國又為一事也。」

余按陳先生之意見是以科學式的史証，分別永居在開封之猶太人，與來中國暫寓經商之猶太人；故亦不否認日路撒冷滅亡時，猶太人民轉徙於波斯阿富汗及中央亞細

猶太教經典

至論猶太教經典據弘治碑謂「正經一部，五十三卷，」又言：「天順年石斌，李榮，高鑑，張瑄，取寧波本教道經一部，甯波趙應捧經一部齋至汴梁歸寺，」故云：「成化年高鑑高銳高鑑自備資財增建後殿三間；明金五彩粧成，安置道經三部。」

正德碑謂「道經四部，五十三卷，」蓋維揚金溥又請來一部。

康熙碑云：「殿中藏道經一十三經，方經散經各數十冊」……「殿中原藏道經一十三部皆淪於水，雖獲數部，止纂序為一部，眾成宗之，今奉上尊經詔之中，其左右之十二部乃水患後所漸次修理者也。」……「殿中舊藏道經十三部，壬午（一四六二年）胥淪於水，貢生高選撈獲一部，教人李承俊撈獲三部，齋至河北，聘請掌教，去其模糊，裁其漫壞，參互考訂，止纂成全經一部，尊入龕中，教人宗之，其在左一部乃掌教李禎本舊經而重修之；其在右一部，乃滿喇李承先重修之，其餘十部乃漸次修整者也。」

準此：猶太寺初有道經一部，繼又得甯波二部，維揚一部，終又增至十三部。一四六二年悉沒於水；幸撈獲十部，截長補短，纂成全經一部，卒又重修成十二部，仍為十二部。

此道經十三部，六部為上海警反教於一八五一年購去，其記見同年八月十六日之 North-China Herald，其中一部刻存香港圖書館，其餘五部據 J. Frim: The orphan Colony, p. 36 一藏倫敦猶太佈道會，一藏英京博物院，British museum 一藏鮑倫博物院，Bodleian Museum 一藏牛津博物院，一藏劍橋圖書館。在英京博物院之道經，前年余曾見過，係一大捆羊革，翻閱須展開，經卷甚長，美人丁建良於一八六六年曾購得二部，其一今藏美國耶賓 Yale 圖書館；奧國維也納圖書館亦保藏一部；上海徐家匯天主堂由傳教河南之意籍教士亦購贈有一部，今寄藏歐西，尙有三部今無從知其存亡。（參觀管司鐸所著 Inscriptions juives de K'ai-fong-fou pp. 93-98）

除道經外，康熙碑尙言有方經散經數十冊。方經散經之為物，賂保祿在其書信曾，故箱匣莫不金碧輝煌也。一見聖教雜誌第二十卷第一期十六頁。又孟正氣記：「除上述道經外，中國猶太人尙有其他經典，惟彼等祇尊梅瑟五經為道經，其他稱為散經方經；散經方經者即為若蘇亞經，判官經，列王經及先知之經是也。」見聖教雜誌第二十一卷第一期二十四頁。準此：方經散經，乃言除梅瑟之經外，古經中之別種經及猶太教之教律教規，教禮，祈禱經書也。至欲詳細研究此題，North-China Herald de Shanghai N. 35. 16 Août 1851 報有一篇甚長之報告書，管公在其法文本上亦有此譯文；陳垣先生開封一賜樂業教考第九章，方經散經之內容，亦嘗論及之。

一賜樂業教之性質

猶太人所奉之教是一賜樂業教，一賜樂業者希伯來民族 Peuple Hébreux 卽 Israel 之譯音，今人譯為義撒厄爾或以色列也；又名挑筋教，因其教

律不准食牛羊之筋，以紀念雅各伯夜濟雅博渡，遇一人，與之角力而傷筋也。創世紀第二十二節

三十二節

一賜樂業教與回教不同；回教奉穆漢默德為教主，而一賜樂業不然也，然人有混猶太教與回教者，因回教寺名清真，而一賜樂業教寺亦名清真；又猶太人誦經時必

頂藍帽，而回教人頂白帽；故人遂稱藍帽回回，白帽回回也。

見聖教雜誌第十九頁

然一賜樂業教究爲何教？一賜樂業教者乃天主降生前之古教，卽梅瑟之教會，由天主之默啟而立，用以在義撒厄民族中保存天主之眞教者也；梅瑟領義民出埃及，到西乃山，天主頒示十誡，及諸聖禮規，命猶民遵守。梅瑟又蒙天主默諭，著經五卷，將天主創造天地萬物，元祖獲罪被罰，主許默西亞來救人類，以及民衆當守之誡命，當行之禮儀，一一詳載於經。猶太民古時行割損禮，以自別於他民族而爲入教之表記。其集會行敬禮之所曰西那高刻 Synagogue 卽禮拜所。古教（梅瑟教或猶太教）之要素，是在信望將來救贖人類之默西亞，故所有許多儀禮亦惟表顯其信望於將來之救世主，迨救世主既來救贖人類，則所信所望者已實踐，而古教當卽告終；蓋古教不過爲過渡而存在，及耶穌既立新教，則古教自然在當廢之列；且如人再信古教，再行古教之禮，則不能容於聖教會而當受斥責者也。

今在開封之猶太教，乃仍保存古教之禮儀，猶期待默西亞之將至，故與今日耶穌

祭孔

主宰，而此主宰亦如中國古儒以「天」「上帝」「昊天」「昊天上帝」「上帝」「常生主」，「造化天」「無象」，「無相」等之名以名之也。（見陳垣先生一賜樂業教考）而中國古儒所謂之「天」「上帝」等乃指有人格的，賞善罰惡，造天地萬物之主宰，故開封之猶太人實信仰天地有一造物主，且信此造物主爲無形無聲永生之神。既信有神矣，於是在神前，盡其恭敬奉事之心而有祭祀，「祭者盡物盡誠，以敬答其覆載之恩者也；」（康熙碑）——而有齋戒，「齋者，精明之志也，七日者專致其精明之德也；齋之日，不火食，欲人靜察動省，存誠去僞，以明善而復其初也；」（康熙碑——）而有禮拜，「禮拜者祛塵式真，克非禮亦復於禮者也；……每日寅午戌三次禮拜……其禮拜時所誦之經文，高讚之，敬道在顯也；默祝之，敬道在微也；……而其行於進反升降跪拜間者，一惟循乎禮。（康熙碑）」

猶太人之祀先，敬禮悉如中國人；「噫，敬天而不尊祖，非所以祀先也，春秋祭其祖先，事死如事生，事亡如事存。」且亦有祖廟——祠堂。惟不設牌位

及神影，祇香爐而已。見聖教雜誌第二十卷第一期十九頁故猶太人無外教之異端，亦無迷信之惡習，「所以不塑乎形像，不惑於鬼神，而惟以敬天為宗。」（康熙碑）「自開闢天地，祖師相傳授受，不塑於形像，不陷於鬼神，不信於邪術，其時神鬼無濟，像態無祐，邪術無益。」（弘治碑）且出喪亦禁止異端：「殯殮不尚繁文，循由禮制，一不信邪術」。（正德碑）至於敬孔，與中國文人學士無異，且亦至文廟參與祭禮。從此可見猶太人非若外教人之迷於異端也。

三 掌教者

一 賜樂業教為猶太民族之教，其教中掌管有三種之名見之於寺碑：一 五思見管司譯所著開封達，係波斯語之譯音即希伯來語 *Shaddai* 謂先生也，即長者之意；二 掌教，即教長也；據駱保祿函中所說，惟掌教者能入殿中最尊嚴之處，即藏道經之處；三 滿喇，當是深知經典而能訓誨教眾者，因弘治碑中言「惟李誠李實……正經熟曉，勸人為善，呼為滿喇，一又康熙碑：「汴沒而寺因以廢，寺廢而經亦蕩於洪波巨流之中……往返數次，計獲道經數部，數經二十六帙，聘請掌教李

；女婿，諾厄 *Noe* 也；阿羅，或阿無羅漢，即亞巴郎 *Abraham* 也；以思哈格，即依撒格 *Isaac* 也；雅阿厥勿，即雅各伯也；也攝或默舍即梅瑟 *Moise* 也；阿阿聯即亞隆 *Aaron* 也；月東窩即若蘇愛 *Josue* 也；滿子喇即愛思拉斯 *Esdras* 也；一賜樂業即義撒厄爾 *Israel* 也；五思達即 *Rabbin* 也；滿喇即 *Mollah* 也；俺都喇不知何解。

開封猶太人現在之狀況

開封之一賜樂業教已概述如上矣；然今日之猶太寺在咸豐十年河水氾濫之時，早已傾毀。同治六年美人丁建良氏至其地則寺已鞠為茂草矣。丁氏記之曰：「余由京師赴上海，特繞道至開封，訪猶太教之遺跡，有回民引至一空地，則已傾圮片木無存，祇見二碑矗立。猶太人聞余至，紛來聚觀。詢之曰：迭經水患，寺已失修，無力重建，已將木材變賣，石碑外祇存古經數卷而已。無師講誦，亦無禮拜，亦無所謂割損禮，遺民七姓，人約四百，貧苦不堪。歸回教者有之，與漢人同化者有之。」摘錄陳垣先生開封一賜樂業教考第十二章 原文見 *A Cycle of Cathay by W.A.P. Martin pp. 275-278*

又宣統二年二月地學雜誌載張相文大梁訪碑記：「余向聞開封城內，有猶太遺民，不能詳其所自也。庚戌正月，由洛陽東抵開封，訪福音堂教士柯君爲言：寺在草市後，地名挑筋教術術……至則見低地一區，瓦礫叢中，牛溲馬勃與糞污相間，並無所謂猶太教寺者，已而擔夫指言東北隅龔席圍中乃其碑也；龔席而入，俯身讀之，碑固完好，所殘缺者，不過數十字而已。余擬抽筆錄其全文：『倏有老人者探首窺視，且自言爲趙姓，本挑筋教徒，而其家固藏有此碑拓本焉。余驚喜過望，因相與訪其居；既至門，則呼其侄出迎，一切起居狀態，祀先敬祖，悉與漢民無殊；然諦審之，則高鼻深目，固與高架索相彷彿也。余歷叩其源流，而其侄亦娓娓而道；然荒言過半矣。荒言曰：『我輩之去祖國，年代渺遠不可知矣；始之來此土也，凡七姓，曰：趙，金，張，艾，高，及二李，都八家；繼而張姓不知所往，現存六姓，人口約近二百，多操小本營業；婚嫁固必取諸同姓，然以貧富相懸，不能盡拘也。惟謹守挑筋遺規，雖血縷肉線，必淨盡焉。清眞之旨，遠過於回教，教中經卷，我祖我宗皆以金筒貯之，藏

無存，蓋爲子孫所去也。……而工徒之顛越以死者數人；教祖之遷怒也，聖寺既毀，久之縣官乃并欲奪我地，移我碑，我出死力以爭之乃罷。前年英國潘君遊方至此，言奉我國王之命，來撫慰我輩者，並爲我輩攝影而去。我因以金筒贈之；……迄今數年，又復無耗云云。」

讀此記，而於猶太人在遼清末之狀況，可以概見。民國二十三年七月

見聖教雜誌第二十四卷

第十一期 余曾至開封，乃去參觀猶太寺遺址，見一塊平地，絕無踪跡之可按；現爲加拿大聖公會購去云。遺址旁兩街道一爲北教經胡同，二爲南教經胡同，因挑筋胡同名不雅馴，故改今名云。現在猶太人尚有五六家，均甚貧困，都是工人，已與本地人同化無別，卽其教義亦不知之矣。惟每年尚有一次之聚餐，有一趙姓教長。至論猶太寺教碑現在惟存弘治及正德二碑已移至中山路（北段）中華聖公會，護以碑亭。河南中華聖公會於一九三二年四月三日立有該會之碑一，今關於猶太寺者摘錄如下：

「一九二二年四月二十二日教區會議成立，是年挑經教碑（猶太教碑）兩塊移置

本座堂院宇兩旁，此碑原置教經胡同，教經寺舊址頽垣瓦礫之間，幾乎湮沒，嗣經該教人趙允中等願將兩碑移送會內，永久保存，茲碑得巍然無恙，為研究宗教之一助云云。

碑上除此之外，所記是關於聖公會之事，茲不贅。嗚呼猶太教寺猶太教碑，至今不過為考古家之憑吊而已，猶太人亦不自知其教義，蓋一賜樂業教已失其宗教存在之性質，吾曰是不足為惜，蓋猶太人所等待之默西亞既來斯世，而立定新教矣；即羅馬公教；則一賜樂業教即當消廢，其幸在中國者，實一奇特之事。余前年在倫敦博物院；曾研究此開封一賜樂業教問題，久欲作一篇論文，適民國二十二年到開封親訪猶太寺遺址，因將十多年前所未實行之志，借重於許多書籍之參考，得成是篇。

參考書

除本篇內已註出之諸書外尚有

中國猶太人考 文化建設卷一第四期

Les Juifs en Chine—Bulletin Catholique de Peking.

關於開封一賜樂業教之吉光片羽

沈公布譯

中國內地，如開封，甯夏，江都，甯波之有一賜樂業教，相傳已久。一賜樂業者，希伯來民族，(Peuple hébreu) 入居中國時，所以自稱其教之名也。蓋為 Israel 之譯音，猶近人之譯為義撒厄爾與以色列也。是教來華之年，遠溯漢宋而至明代而昌盛；建寺撰碑，皆為教人之居官者。惜乎承化既久，子姓氏微；遜清道咸以後，教人生計，益處凋瘵；歸回教者有之，與漢人同化者有之；寺址經典，盜售殆盡。降至今世，而寂焉無聞矣。考古家如陳垣葉瀚等，已在東方雜誌第十卷及第十七卷中，發表其一部分之研究，作者何人！不敢以憑空憶斷之語，掄入列論；祇就法京巴黎一八一九年初版之坊表信札 (Lettres Edificantes) 一書中，將所有關於本問題之吉光片羽參譯於后，諒為考古家所許可，而亦閱者諸君

所樂聞也。

一 駱保祿神父 (P. Jean Paul Gouani) 致蘇霖神父 (P. Joseph Suarez) 之信札

——一七〇四年，十一月，五日。——見坊表信札第十卷第十七頁。

余尊敬之神父，

關於此間所稱之挑筋教，二年以來，余早具前往探聽之心理；蓋念此輩必為猶太人 (Jews) 或可達余尋獲古經 (Ancient Testament) 之目的也。第余對於希伯來文字，至今尚無淺畧之知識，深懼毫無成就，故遂擱置此議焉。頃讀來示，藉知探聽若輩之實情，固為君之所欲於余者，敢不遵命前往；竭余所能，以求其詳而確者，報告於君：

初，余與若輩作一度友誼之酬酢，而若輩亦以禮報余；并來余處拜訪，余遂得躬往若輩之禮拜寺，(Synagogue) 答拜焉。至則教眾適聚寺中，余遂與若輩暢談多時，寺中聯額，懸掛迥徧；有華文者，有希伯來文者。余得若輩之許可，得見經典；並

殿中，橫列案棹若干；上置經卷，凡十有二，幃以緋帷；所謂約瑟五經 (Les Pentateuque de Moïse) 者，供於茲焉。其中十一卷，位義撒厄爾之十二宗派 (Les douze tributs d'Israël)；又一卷，則位梅瑟。經，皆書於羊革，卷於軸。掌教因余請，飭人掀帷展卷，則書法明晰。其中一部，聞為黃河淹沒開封後所救出者；字劃模糊，水漬斑爛。其餘十二部皆為教人所修訂者。殿中又置箱匣數事，內藏經本多種；大經與其他教律在焉；蓋為教人所禱所用之本也；經文，皆希伯來語；其中除數本新訂者外，大半陳舊破碎；然皆什襲珍藏，故箱匣莫不全碧輝煌也。

禮拜寺之正中，高踞一華麗之寶座，上置繡褥；蓋梅瑟寶座，星期六與瞻禮日，所以置經典於上而念誦者也。座後，供萬歲牌，上書當今皇上帝之號；然寺中並無圖像與偶像。寺西向，故若輩祈禱誦經，亦轉身向西。若輩尊稱天主 (Dieu) 為「天」，「上天」，「上帝」，「造物主」，及「造物主宰」。叩其故，則曰：是皆由中國古書中得來，所以釋至高無上，及萬物之原始也。

出禮拜寺，入別一室；室中滿列香爐。若輩告余以此為敬禮聖人及偉人之處。室中之最大香爐，乃為敬禮教祖亞巴郎 (Le patriarche Abraham) 者；其次，乃為敬禮依撒格，(Isaac) 亞各伯，(Jacob) 及其十二子即若輩稱為十二宗派子者；再次，為敬禮梅瑟，亞郎，(Aaron) 若蘇亞 (Josué) 厄斯大拉 (Esther) 及其他偉人者。出室後，往客座，又復相與談論。言間余以攜來聖經 (Bible) 之後頁，抄有希伯來文之古經 (Ancien Testament) 篇名者，舉以示掌教。掌教接而誦之，謂余曰：此即彼等之聖經 (Pentateuque) 篇名。余等遂各取其經，相校亞當 (Adam) 至諾厄之一段；其中統系年歲之相同，若合符節。厥後約畧瀏覽造成經之總論，(Genèse) 救出之經，(Exode) 肋味孫子經，(Levitique) 數目經，(Nombres) 及第一次傳法度經：(Deuteronomie) 即梅瑟五經中之人名及年代焉。掌教告余以彼輩稱此五經曰：勃味齊脫，完來率麻刷，懷克啦，懷大皮晒，哀來哈特排嘛；共分五十三卷；計造成經之總論十二卷，救出之經十一卷，其餘三經各十卷，並在余前，展開數卷，任余念

精通希伯來文字者，不可得也。

最足使余驚異者，莫若彼教歷代之司教首。(Rabbins) 蓋曾將可笑之故事，攙入聖經之真事實中；即梅瑟五經中，亦數見不鮮。若輩每於談論間，偶然言及；則必大放厥辭，光怪離陸，不近真情；致余不能不笑，而疑若輩為謬改聖經之遺傳信奉派 (Talmudistes) 矣。

及聞若輩談及明代之費樂德神父 (P. Rodriguez Figueredo) 與本朝之恩利格神父 (P. Chrestien Enriquez) 而余言益信。若輩謂：二位神父亦曾一再來此，互相研究，然則此二明人之所以不曾設法取得一本聖經者，當以彼等之聖經，已為遺傳信奉派所謬改，非純粹無疵，如耶穌降生以前者，已失其為考古之材料也。

然此輩猶太人，亦曾保存幾種古經上之禮儀焉，如：若輩稱為自亞巴郎始行之割損禮，(Circumcision) 紀念救出埃及，與步行經過紅海之巴斯卦羔羊禮 (L'agneau

Pascal) 及每星期六之安息日 (Le sabbat) 與其他古教之瞻禮日也。

據若輩言：猶太人之來中國，始於漢朝；初則子姓繁多，今已愈見減少；惟刺繡，金，石，高，張，李，艾七姓而已。七姓中，自相聯姻，不與回回通姻；因回回教與若輩之經典及禮儀，毫無相同之點；即留髭蓄鬚，亦各異其式樣也。

猶太人之有禮拜寺，惟於河南省城，然寺中並無祭壇；祇有梅瑟寶座，香爐，長案與上插占燭之蠟臺數事而已；是彼等之禮拜寺與我輩歐洲之天主堂微有相同之點。寺分三部：中部設有香案，梅瑟寶座，萬歲牌與供藏十三部梅瑟五經之經龕。經龕之置，列若環堵；故中部即成爲禮拜寺之行禮處。(Chœur) 至其他兩部，則專供教人祈禱及誦經之用也。

余素聞彼教中不乏秀才與經生也，遂問以尊敬孔子與否？掌教及教人皆答謂：若輩之尊敬孔子，與中國文人學士無異；且亦至文廟中，參與盛大之祭禮；並謂春秋二季，亦循中國人之習俗，祀奉祖宗於禮拜寺旁之祖堂中；惟不用豬肉，而代以盛饌，

與品秩也。

對於上述之萬物原始名號，君可於余抄奉之碑額中見之，余固希望君，更能有所新發現也。至若輩之聖經，余擬借來抄錄；因若輩與余頗接近，或肯一借也。君若有其他之願望，懇即見示，俾得遵行也。端此云云……

再者，若輩自稱其教曰：一賜樂業，並謂其祖先來自西域如達國，(Royaume de Juda) 爲若蘇亞 (Josue) 於出埃及，過紅海，經荒漠後所征得者，未謂出埃及時，猶太民族達六十萬人云。

彼等亦曾爲余述及審事官錄德經，(Juges) 達味聖詠，(Psaumes) 撒落滿之喻經 (Paraboles) 及厄日紀亞 (Ezechiel) 若納 (Jonas) 之經序等。然則除古經五部外，彼等尚有聖經中之其他經書也。

若輩亦曾告余以彼等之文字，共有二十七字母，而普通用者，祇有二十二字母。然則此語與聖日勒彌亞 (S. Jerome) 所云：希伯來人惟有一十一字母，其中五字母，

另有其變化寫法一語，吻合無間矣。余亦以華人之稱其教何名爲問；則答曰挑筋教；因彼輩禁止血食故，食必挑去牛羊之筋與靜脈，俾血能流淨也。

士人以挑筋名其教，若輩樂而受之者，所以自別於回教也。若輩又自名其教曰：古教，曰天教。

猶太人每於星期六日，不舉火，不烹飪；蓋於前一日已預爲製備也。彼等於禮拜寺中念誦聖經時，皆以薄紗蒙首。據云：以紀念梅瑟之蒙面下山，願佈主宰之十誠與教律也。

此輩猶太人除聖經外，更有所謂歷代司教首所著之聖祝焉，其中逞辭誑語，不一而足，彼輩則奉爲禮典及儀法也。彼輩亦曾爲余言天堂地獄之說，然類多不合真理；極似遺傳信奉派之口吻矣。

余嘗爲若輩言及聖經中所許之默西亞，(Messie) 則聞言大駭。及余謂：彼名耶穌，(Jésus) 則彼等曰：聖經上，亦曾見過一大聖人名耶穌者，救世主宰之子也。然

駱神父已將其所見於開封禮拜寺者，詳述於前函中矣。然吾人於研讀之餘，參加下列之評註，俾讀者更能明了其內容也。

1 信中所言之禮拜寺，似迥異於吾人在歐洲所見者：因其內幕之陳設，絕類一古教之聖殿，(Temple) 而非今日猶太人日常禱告之禮拜寺 (Synagogue) 也。果也，中國猶太人之禮拜寺中，祇許掌教出入之神聖部分，顯爲模仿安置結約之櫃，(Arc hed'alliance) 與梅瑟及亞郎手杖 (la verge de Moïse et celle d'Aaron) 等之至聖所 (Santa Santorum) 也。其中間之一部分，亦做日路撒冷 (Jérusalem) 聖殿中，司教及勒味族人集會獻祭之所。至於入門之第一部分，爲教人所禱敬禮之處，則恰似吾人所稱之義撒厄爾前殿 (Atrium Israelis) 矣。

2 中國猶太人中寺壁上之額言，絕類歐洲禮拜寺中，猶太人保存之舊習慣；惟歐洲寺中，祇書每字起首之字母，以組成警句與格言：如「殿中須守默靜」一語，祇

書猶太四箇字母是也。

3 中國禮拜寺中之有經龕，或梅瑟帳幔，為中國猶太人之特點。不惟歐洲禮拜寺中無之，即東方如小亞西亞一帶，亦祇有櫃檯之屬，以藏教經而已。

4 中國禮拜寺中之小本教經，顯然為古經 (Pentateuque) 之五十三卷；即歐洲之猶太人於每星期六念其一卷，而於一年內念全之梅瑟五經也。

5 中國猶太人祈求時之西向，異乎歐洲猶太人之東向。吾人對於此點，固不必以為奇特：因彼等互異之方向，適足以貼合猶太人向日路撒冷祈求之舊習慣也。吾人於大尼厄爾經序 (Daniel) 中 (六十章節) 可見其例也。蓋日路撒冷之於歐洲，在其東方；對於中國，則在其西方也。今日路撒冷既因其所處地位，而使歐洲猶太人，轉身東向而祈求焉；則中國之猶太人，亦必為循此舊例而西向也。

6 駱神父所言關於天主稱呼一節，似甚重要。吾人可承認中國人，對於天地主宰之名稱，除「天」以外，習慣中，並無其他名稱也。然則彼妄斷中國人為崇拜物質，必不沿用此名稱，而另立其名稱也。從可知：中國士人目中之「天」，果有其超乎物質而上之見解也。

7 對於孔子及祖宗之敬禮，當然為非崇拜物質偶像派之中國猶太人，一種循行俗律之舉動：因彼輩若明知此為異端信仰之禮儀，必不願入孔廟拈香，設祠堂奉祭祀也。

8 至於猶太人對於聖經，每有逞辯詭語神話；致駱神父斷其為遺傳信奉派。其實猶太民族，每遇聖經上有難解處，常捏造出許多不經之談，以自圓其說。故所云謬改一層，當為註解中之增損；而非原文上之改變也。

9 禮拜寺中之無祭壇，固無足為奇，因猶太人除日路撒冷可以祭獻犧牲外，別處已不舉祭。是祭壇之設，甯非多此一舉乎？

10 駱神父所言：猶太人有字母二十有七者，彼必知其中五箇字母，即聖熱勒彌亞 (St. Jérôme) 所言之高火，曼納，奴納，斑，蔡檀。蓋為一種煞尾式的書法，而

非另有其字母；不過於某種字句後，伸長其彎曲耳。

三 居華猶太人之採訪雜錄。——表坊信札第十三卷第二百五十七頁。

（著者似爲一七三八年至一七五二年間之一歐洲考古家。）

猶太禮拜寺，建立於中國，已歷數世紀之消息，因爲歐洲一般考古家，最有興味之新聞，彼等莫不竊竊自喜，以爲聖經之原文，或可獲得，以釋疑點而止爭端也。然首先發現此佳音之利瑪竇神父，(Pere Ricci) 竟不能獲得其冀希之碩菓；蓋因北京傳教事務之忙碌，不得抽身，至遠在二百法里 (liasses) 外之河南省會開封府也。乃就問於在京遇見之猶太青年，以鞫其端。蓋此猶太青年，果爲上述之禮拜寺中人也。遂知：當時開封之義撒厄爾民族，凡十姓或十二姓；禮拜寺亦新近重修；及尙存一部五六百年前之古聖經 (Pentateuque) 焉。利神父乃以希伯來文聖經 (Bible) 相示，猶太青年認識經中字體，而不能念誦；因其自醉心仕途後，專攻中國文字故也。

ciem Testament) 外，尙有新聖經 (Nouveau Testament) 在焉。新聖經者，證明彼等所久待之默西亞，(Messie) 已經降生者也。迨掌教得書，而閱至默西亞一段驟然笑曰：誤矣：默西亞之來，尙在二千年後也。惟掌教對於利神父之宏才碩德，早有所聞；故託華籍神父轉請來汴。蓋當時掌教以年邁力衰，後繼乏人，決意將禮拜寺之管理權，移交利子，祇須利子履行其不食豬肉之戒條，即可將寺中聖經卷帙，全部交出。斯時果爲搜尋古聖經莫佳之機會；然利神父果無暇及此也。華籍神父此行，亦得一睹上文所謂最古之聖經。據云：其卷帙與印刷家不朗單 (Prantin) 所發刊之希伯來聖經，果完全相同；惟中國猶太人一部古聖經中無正音點而已。

迨一六一三年，博學睿知爲華人稱爲歐西孔子之艾儒畧神父，(P. Aletti) 奉長命至開封；俾充分推廣此發現焉。艾對於希伯來文字，固研究有素；蓋實爲成就此點之唯一相當人物也。惜時機已久；老掌教已故，艾神父雖得參觀禮拜寺；然，對於經

本，則拒絕其檢閱，即揭開經卷之帷，亦不得許可也。

是即對於採訪，最微弱之起點，見於金尼閣神父 (P. Trésaut) 魯德照神父 (P. Senedo) 及其他傳教士之信函中者。歐洲考古家，雖曾屢屢言及，然每多億斷之語，蓋更明確之真相，尙有待諸採訪也。

耶穌會士駐所之設於開封也，與以新發展之希望焉。然費樂德神父 (P. Figueroa) 與馬瑪諾神父 (P. Rodriguez) 雖曾竭力採訪，而終未能利用此良好之機會也。惟駱保祿神父 (P. Gorani) 實爲成就此舉之第一人耳。蓋駱公既得接近猶太人之便利，遂獲禮拜寺中石碑之拓本，以寄羅瑪；並由若輩之報告，而知北京藏經殿中，有一部聖經在焉。藏經殿者，搜藏異邦教律道經之殿也。於是旅京之法葡籍耶穌會士，遂得當時皇上之許可，而進殿觀經；時，巴多明神父 (P. Parennin) 亦與焉；然皆一無所見，廢然而返。據白晉神父 (P. Bouvet) 謂：進殿者，祇見西利亞文字 (Lettres syriaques) 之書若干，而所謂聖經，則始爲司殿者之不肯告知耶穌會士歟！然一時至今籍，惟不能道其名稱，與其歷史之年歲耳！彼可確實保證者：即殿中藏有一本教律，名爲道喇 (Thora) 者，是也。

當北京之耶穌會士正在作一無結果之採訪時，較華人通融之猶太人適在告知駱保祿神父，以彼等舊有之慣律。駱公遂得於本世紀之首，作一報告之信函。(譯文見本題第一段) 所述內容，雖尙屬幼稚；然，出之於一不諳希伯來文者，固可謂：已盡其翔實之期許矣。

此新穎之報告，果引起考古家之熱烈注意。於是蘇西涵神父 (P. Etienne Soncet) 欲完成其聖經考據之大著，以應聖主學會 (Christi Sacri) 之託付，故極力鼓吹此發見之充分發展焉。

余之採訪雜錄，即取材於駱保祿孟正氣 (P. Domenee) 宋君榮諸神父與蘇西涵神父之通訊中；惟摘其要者，彙成是篇；或者能以詳細之瑣聞，引起讀者之趣味也。

華人稱其同居之猶太人爲「回回」；此名也，固與信奉穆漢默德之回教人共之。然猶太人自稱爲挑筋教徒，所以宣示其不食牛羊筋之教律，以紀念雅各伯與天神之互鬥也。（Combat de Jacob avec l'Ange）惟猶太人，於禮拜寺中誦經時，必頂藍帽；故人遂稱之爲藍帽回回，所以別於回教人之頭頂白帽，而名以白帽回回也。

猶太人每謂於東漢明帝時，始至中國，其來也，則自西域，西域者，西方也；偏察若輩之言語交接，而知西域一地，實指波斯；（Perse）似曾取道高喇桑（Cormoran）與洒麥而岡特（Samarcande）兩地來者；因彼等言語中，尙雜不少波斯土語，而若輩之與波斯，亦曾保持一長時間之商業也。若輩自信爲入居遠東之唯一猶太民族；因彼等固不認識，其他猶太族人之或曾移居於印度，西藏及滿蒙之西部也。若輩之於中國，亦有其長時間之顯達時代；或入閣拜相，或督撫一省，又或舉爲孝廉，及秀才者；更有置田千頃者，然至今日，則往日之轟烈，幾至蕩焉無存；即若輩於杭州，甯波，北京及甯夏之建設，亦泯滅殆盡，不可考見。蓋大半已歸化回教；故降至今日，人祇

萬曆時，禮拜寺遭大火而成灰燼；經書盡燬，所得免者，祇一部古舊之聖經；而此聖經之來源，則於昔時黃水淹寺後，爲一廣東猶太之青年，臨死時，珍重託付於一甯夏回教商人者，輾轉流傳，而藏於寺者也。及火後重建禮拜寺，得復舊觀，而明末（一六四二年）內亂中，又被決堤而再淹於黃河之水；汴人之罹難而死者竟達三十萬人云。

時猶太人之居官者，趨其姓，見寺之被殃也，遂出資重建，即今日吾人所見之寺也；猶太人稱之爲禮拜寺。寺長不過六丈，廣亦不逾四丈；然連其附屬之建築物，亦佔地不渺；計長至三四十丈，廣至十五丈矣。孟正氣神父嘗繪一圖，誌其寺屋之地位焉。

寺門東向，繼之者爲一牌樓；更進則一廣場在焉。廣場之盡處，又對峙一牌樓；兩旁各立碑刻，再進爲：一大理石獅蹲於方蹬，一鐵香爐，一有座之大銅盤及二大花

瓶在焉，更前則爲寺之前庭，庭週護以石欄；卽帳幕占禮，(Fête des Tabernacles) 教人設帳幕之處也。

寺之兩側有旁廳，正中則劃爲三部：第一部分設置梅瑟寶座，萬歲牌與一香案，萬歲牌之上則懸一希伯來文之金字額，譯云：義撒爾，聽哉！我等之主耶和華，爲獨一之主，福哉其名！榮哉其鑒臨於永遠！第二部分爲一外方內圓之帳幕：卽中國猶太人至聖所；(The Saint des Saints) 若輩名之爲天堂，中懸一希伯來文之金字額，譯云：知之哉！耶和華爲諸神之神，爲主宰，爲大帝，鉅能而可畏，此爲彼等最尊敬之所，其中供藏者，卽彼等之大經是也。大經者彼等神聖之聖經十三部也，天堂之旁，列有櫥櫃若干，內鍵日用聖經及經書，天堂之後，懸有二大漆板，上書金字教律。

古物中，爲歐洲考古家最有興味者，莫大經若，然欲得一準確之見解，首宜知中國猶太人祇呼梅瑟五經爲大經，在天堂中共貯十三部，供之同數之案上，以紀念十二彼等備存之遺物；蓋其他十二部，爲火燬水淹後，教人將波斯之經本，修改而成者也。

天堂中之大經，皆無點號，各分爲五十三卷；每星期六，念誦其一；蓋中國猶太人一一如歐洲之猶太人，週一年而念完五十三卷也。念誦大經者，置經於梅瑟寶座上，以細棉布蒙其首；旁立一提誦者；再後數步，立一滿喇，(Moria) 專爲矯正提誦者之或有錯誤者也。

孟正氣神父至禮拜寺時，未見香爐及任何樂器之陳設，或禮拜時，祭服之披者，惟入寺者不着鞋，而各頭頂藍帽耳，祇於帳幕瞻禮日，見若輩恭迎大經，繞行一週；奉大經者，披一紅色絹布；遮其右肩而露其左肩耳。

孟正氣神父之留居開封也，凡八閱月；雖盡其運動之力，終不能得一部聖經，亦不得校對其自有之聖經與寺中任何一部聖經；愚者多疑，彼果無法得若輩之信任也。

彼所得之唯一允准，即許其一見大經而參考經中之數節耳。其參考之結果，為下列之數端案語：天堂中之大經，為圓體字書成，而無點號；字體類似德國之希伯來文舊刊；經中並無分節字，或分段字；故首尾銜接，繼續不斷；惟五十三卷之分卷處，留有一行空白耳。人或以何故無分節字與分段字問；則彼輩答曰：主宰口授教律於梅瑟時，迅疾不及置之；故東方之教中博學士，判明卷帙而分之，以便利念誦也。

帳幕瞻禮之星期六，孟正氣神父得入禮拜寺，而獲觀最古之大經焉。經高約二尺，卷筒之對徑，則過之；厥狀古舊，一似為水所浸蝕不止一次者。（下及聖經字句，故畧。）

櫥櫃中之聖經皆有正音點，其字體極類蓋斯歹爾大 (Amsterdam) 出版之亞的雅斯聖經。(Bible d'Atlas) 惟字體較美，較大而更黑；蓋悉為手抄本。若輩所用之筆，皆削竹為之，一如歐洲之筆尖；所用之墨，皆為特製之精品；每年於帳幕瞻禮日，

第一字：如第一卷為「造成」第二卷為諸厄等等；而卷中第一頁遂無此字，即由第二字起句；第二字上則書有數字，以表頁數，而不用碼字也。其分卷法，與蓋司歹爾大之聖經同，惟五十二及五十三兩卷，則併為一卷耳。（下及聖經分段法及字句之書法，故畧。）

若輩對於耶和華 (Jehova) 主宰之名字，則讀作華篤衣 (Hotoi) 而譯之為「天」；猶中國士人之以天字釋上帝也。（下及聖經內容，故畧。）

孟正氣神父嘗於寺中見掛板一方，上書念誦聖經之日期；又見二經書，為孟公所不知者：一曰奴買阿，(Nounnala) 共分十二節為大月初一及小月初二念誦之經文；一曰麻夫帶爾，(Mouphar) 亦分十二節為大月十五及小月十六念誦之經文。孟公欲知：二書究為何書？第以答者讀音之不準確，而不得其要領也。

除上述聖經外，中國猶太人尚有其他經典；惟彼等祇尊梅瑟五經為聖經；故稱其

他經典爲散祝，散祝中如若蘇亞之經，(Josue) 殘缺不全之審事官錄德經 (Juges)，撒慕爾王經，(Samuel) 中間缺落之梅拉希末 (Melachim) 卽衆王經書序 (Rois) 之末二卷，及未經細閱之達味聖詠 (Psaumes) 均歸第一部分，凡三十餘冊，至其第一部分，則盡爲先知經序，據稱昔有八十冊，然不足信也；因其所藏者，果無如許章目，而如達斯國衆王經 (Paralipomènes) 亦已攙入也。其中依撒依亞經序 (Isaie) 及熱肋彌亞經序 (Jeremie) 似皆完全，據云：是爲大瞻禮日念者；厄日基亞經序 (Ezechiel) 則已遺失無存，而達尼耶爾經序 (Daniel) 亦不過僅存其第一章之數節耳。

至於其他小先知之經序，則彼輩尙有若納 (Jonas) 彌希哀 (Michée) 那孚末 (Nahum) 亞巴古格 (Habacuc) 及匝加利亞 (Zacharie) 之經序；然大都殘缺不全，卽如如達斯衆王經，亦祇有起首之四五章，尼哀彌經序 (Nehemie) 及哀斯德爾經序 (Esther) 更見零落不整，惟彼輩對於哀斯德爾，敬禮有加，稱之爲祖母；對於馬爾篤

，厚可一指，凡五十卷或五十二卷；均爲自聖經中摘錄者。(下畧)

孟正氣神父於數次採訪之後，卽知若輩對於日常念誦之經，亦不過具一知半解；每遇不解之處，必推諉曰：西域博士，久不來矣！而讀經本亦失傳已久也。讀經本者，念誦聖經之釋例文範也。

駱保祿神父亦曾言及：彼輩每利用聖經，以爲抽籤之用；生後第七日，卽行割損禮，又謂：年中有一日，爲羣聚禮拜寺，痛哭流淚之瞻禮，彼等亦認識天神，(Anges) 至愛天神 (Cherubins) 及宗使天神 (Seraphins)；而對於歐西亞，則毫無聞知也。若輩禁止與異族婚姻，亦不許人入其教。若輩亦印有中文本小書一冊，逢教難時，將此小書呈奉官憲；所以示其教理之內容也。

教中士人皆崇拜孔子；教中人亦全部奉祀祖先，並有中國式之牌位，且在禮拜寺中另闢一室，以供彼等施主之神位，入寺處，有牌坊一座，上鐫「敬天」二字，爲康

熙帝所書者也。(下畧)

彼等禱告時，恆面西方；故禮拜寺之建築，亦同其方向；所以紀念日路撒冷之在西方也。富者可免入寺禮拜，祇須出資修纂大經；惟大經已經藏入櫥櫃，即不能攜出寺外。孟神父嘗與一猶太人，論定購買其父所修之大經；然攜出時，為教人追回，並加以嚴厲之詰責焉。

甚聞名之宋君榮神父，欲以亞洲考古之學傳遞至歐洲為己任；故躬往開封焉。至則頗蒙優待；遂乘間索得考中之碑刻，而以其內容餉世焉。

第一碑為教人金鐘所撰。(即弘治碑)碑中撮要語，錄之如下：

「一賜樂業立教祖師為阿無羅漢(即亞巴郎 Adrahah)考之在周朝一百四十六年。再傳而至祖師也攝，(即梅瑟 Moise)考之在周朝六百十三載，感於天心，受經於昔那山(即西乃山 Mount Sinai)頂。經凡五十三卷；其蓋正道也，一

同中國經書，同其敬天禮拜，守齋祝禱，祭祀祖先也；七日善終，週而復始，是

第二碑為四川布政司左唐所撰。(即正德碑)碑中撮要語，錄之如下：

「一賜樂業教始祖阿耽。(即亞當 Adam)本出天竺西域；是道經之留傳也久矣。道載於五經，經凡五十三卷；其理微妙。惟阿無羅漢為之教祖，也攝為之法師。原教自漢時入居中國；宋孝隆興時，建祠於汴梁，以為尊崇道經之所。是道也，不止於汴之業是教者，行之於天下君臣父子長幼之間，無不稱也。是經也，與儒書，字異而義同；蓋不外乎敬天，尊親，祭祖也。故教中不乏致君澤民之忠臣，折衝禦侮之義士，他如善著一鄉，或農，或工，或商，莫不以其持正守信，而為人敬重也……其教自開闢以來，祖師阿耽傳之女媧，(即諾厄 Noe)女媧傳之阿無羅漢，羅漢傳之思哈截，(即依撒格 Isaac)哈截傳之雅阿厥勿，(即亞各伯 Jacob)厥勿傳之也攝，也攝傳之阿阿聯，(即亞郎 Aaron)阿聯傳之月東窩，(即若蘇亞 Josué)東窩傳之諷子刺；於是祖師之教，燦然而復明。」

第三碑爲康熙二年某大宦所撰，誌其眩要語如下：

「一賜樂業之立教，始於阿耽，繼之女媧，繼之阿無羅漢，數傳而後，聖祖默舍（弘治正德二碑皆作乜攝）生焉。羅漢知天道無聲無臭；而行生化育，故惟以敬天爲宗；此教之所以永傳也。默舍齋誠盡誠，默通帝心，受經於西那山。（弘治碑作昔那山）經凡五十三卷，最易最簡；而精微備焉。……禮拜者，祛靡式真，克非禮以復於禮者也。詩云：「陟降厥土，日監在茲。」故必慎其獨，以畏明且，詩云：「小心翼翼，昭事上帝。」蓋天無日不在人之中，故致其明畏也。……齋者，精明之志也。七日者，專致其精明之德也。齋之日，不火食；欲入靜察動省，存誠去僞，以明善而復其初也。易曰：「七日來復，復見其天地之心乎？」又曰：「先王以至以至日閉關，商旅不行，后不省方。」其斯之謂歟。其寺於明天順年間，（一四六二）黃水湮沒，後經捐資重修。……聖祖制經之義，在敬天，尊長，祀其祖先；無非此剛健中，正純粹無私之理。其中文字，雖古篆音異

「自明末崇禎五年，滄桑之後，寺基圯壞；至我朝順治十年，教衆旋汴復業，公議捐資重修，而李趙艾張高金石等七姓，各輸囊金，或重建前殿三間，教祖殿三間，後殿三間，尊經龕一座，或重修聖祖殿三間，大門三間，二門三間，廚房三間，南北誦經堂各三間，牌坊一座，皇清萬歲牌龍樓一座，行殿九間，銅鑪瓶六付，甬路，石欄，石獅等，至桌，燈，爐，鼎，一切樹木，應用器皿等，則七姓公置之。」

宋君榮神父對於碑碣之尋獲，猶以爲未足，必欲知其禮拜之內幕，及其循行之習俗；故不憚唇舌之勞疲，而數數與若輩接談，果也，宋公獲知：若輩亦信天堂，地獄，煉獄與審判之必有；肉體之終將復活；及天神之存在。然若輩皆錯雜言及，蓋無信仰之一定綱要也。（下畧）

宋公離寺之前，以觀看聖經，請於掌教，掌教諾之，遂得見一本聖經，爲傳教士從未見過者：卽歷次經水湮沒者也。經，寫於卷軸式之一種特殊紙上，字體大而清晰

其體式，似乎介於盎凡爾 (Anvers) 聖經，與一五三一年味爾登埠 (Wurtemberg) 發刊之希伯來與加爾台 (Chalde) 文範之間。字母下，一無所有；字母上，有辨音撇與各式點，實為宋公生平未嘗於他處見過者。掌教即以此書之歷史，述之宋公。萬曆時，寺燬於火，經書盡失者再；西域教人，適攜此經與別種教書來此間，故此書為若輩所竭力保存者。至其他經書，皆為年久遺失之別種教書之抄本耳。宋公欲以重價購之，不允。卒惟許以所允之價，倩人繕一抄本焉。（下畧）

宋公經久時之研究，知開封之猶太人，因與西域之通商，久已中止，並因其生長於中國，故希伯來文之讀音，遂漸漸消失；如 M.D.E.R. 已讀作 P.F.H.E.L. 又如 Hu 改作鼻音之 Hum 矣。

宋公既離開封而至北京，頗喜其一行之不虛。惟緣冀希其所求之抄本聖經也，故又決定再往開封，以竟其發現。惜教難劇起，開封之駐堂被毀，而與猶太人之關係，又間斷而不果續矣。

一一也。

碑碣中謂阿耽生於天竺。考中國人之言天竺所在地，凡異其說者五。其中最要者，莫若印度之孟加拉國 (Bengal) ——佛之產生地，與西利亞 (Syrice) 及梅地納 (Medine) 一帶之地。然則碑中之天竺，當必指西利亞無疑。按中國人素稱西利亞為天堂，至今猶有呼之天方者。

中國猶太人知亞巴郎為亞當十九世孫，而不知亞當之曾孫名該南 (Cainan) 可知其所知古代之宗譜，亦畧焉而不詳也。（下畧）

若輩對於大經，每謂：此係三千年來所保留之寶物，此語當非指彼等之聖經而言；惟指梅瑟立書教以來之年歲耳。蓋考歐洲猶太人之年譜，自梅瑟在西乃山受經至今，適得此數；是中國猶太人之年譜，果與歐洲者，無稍異也。

茲論猶太人入居中國之年代。彼等常以漢時始來一語，以答傳教士。碑碣中，亦載此說。考漢建鼎於紀元前二〇六年；則其入居中國也，必在其後。與其信其在如德

亞國滅亡之前，已來中國；不若信其在日路撤冷毀滅之後，國人向各處分散，而高拉桑 (Corasan) 及脫朗沙柴納 (Transoxane) 之猶太人，即來中國也。此說或近事實；蓋中國猶太人亦往往以明帝時入居中國告者。查明帝為後漢光武之子；其登極也在紀元後五六年，其棄位也在七八年；是對於日路撤冷被毀之在七〇年，適吻合無間也。

其建寺於開封也，為時未久。碑碣中言：宋孝隆興元年，進西洋布，而得遺留汴梁，始建寺焉；蓋即一一六三年也。寺之被毀，亦均見之於碑碣中：一四六二年，為黃水滄沒，道經幾至盡失；一六四二年，汴為李自成所圍，潰堤決水，寺又被淹，經亦遺失不少；中間遇火一次，在萬曆年間，為一五七二年，道經被災之第二次也。

禮拜寺之被毀，道經之被災，雖屢多次；而我輩猶得觀光彼等珍藏之遺經，及遵守之習俗，亦云幸矣。彼等之聖經符合於我輩之聖經，給與吾人一種有力之證明——自海瑟著作中，尋出有利於宗教之要件也。

吾人切願其獲得也。卽櫛櫛中之任何一本聖經，皆可為吾人所歡迎，而有大用者。他若孟神父所言月初月中念誦之如馬加白衣之二卷，必為吾人所歡迎，而有大用者。他若孟神父所言月初月中念誦之經本，更為吾人追求之珍品；因歐洲猶太人無此習慣也。

然，時機不可失却，要在從速求之；因中國猶太人，已入於衰微愚魯之境地；再後幾年，恐將失却吾人考研之機會也。凡此諸端，皆願中國之傳教士，注意及之，並勉力搜羅上述之材料，即呈於官憲之小本中文教理，亦所歡迎也。

猶太亡，京城毀，族民流離遍天下；而中國內地，亦有其歷史之遺跡，誠考古家之良好資料也。然降至今日，寺址道經，相繼易主，而族民遺姓，亦絕無僅有，致研究者，無從採訪，甚可惜也。參譯三章，盡為泰西教士之作品，雖措辭斷語，容有睽情之處；皆為當時實情，或可備吾人之參考也。

(完)

附錄二

重建清真寺碑記 弘治二年——一四八九年

夫一賜樂業立教祖師阿無羅漢，迺盤古阿就十九代孫也。自開闢天地，祖師相傳授受，不塑於形像，不詔於神鬼，不信於邪術；其時神鬼無濟，像態無祐，邪術無益，思其天者，輕清在上，至尊無對，天道不言，四時行而萬物生，觀其春生夏長，秋歛冬藏，飛潛動植，榮粹開落，生者自生，化者自化，形者自形，色者自色，祖師忽地醒然悟此幽玄，實求正教，參贊真天，一心侍奉，敬謹精專，那其間立教本至今傳，考之在周朝，一百四十六年也。一傳而至正教祖師也，考之在周朝，六百十三載也。生知純粹，仁義俱備，道德兼全，求經於昔那山頂，入齋四十晝夜，去其嗜欲，亡絕痕膳，誠意祈禱，虔心感於天心；正經一部，五十三卷有自來矣。其中至微至妙

；真者，正而無邪；禮者，敬而已矣。拜下禮也，人於日用之間，不可比效而忘乎天，惟寅午戌而三次禮拜，邇真實天道之理，祖賢一致之修，何如必先沐浴更衣，清其天君，正其天官，而恭敬進於道經之前。道無形像，儼然天道之在上，姑述敬天禮拜綱領而陳之。始焉鞠躬，敬道，道在鞠躬也；中立不倚，敬道，道在中立也；靜而存養，默贊，敬道，不忘之天也；動而省察鳴贊，敬道，不替之天也；退三步也，忽然在後，敬道！後也，進五步也；瞻之在前，敬道，前也，左之鞠躬，敬道即善，道在於左也，右之鞠躬，敬道即不善，道在於右也；仰焉敬道，道在上也，俯焉敬道，道在爾也；終焉而拜道，敬在拜也。噫敬天而不尊祖，非所以祀先也，春秋祭其祖先，事死如事生，事亡如事存，維牛維羊，薦其時食，不以祖先之既往而不敬也。每月之際，四日齋，齋乃入道之門，積善之基，今日積一善，明日積一善，善始積累，至齋際，諸惡不作，衆善奉行，七日善終，週而復始，是易有云吉人爲善，惟日不足之意也。四季之時，七日戒衆祖苦難，祀先報本，亡絕飲食，一日大成，敬以告天，悔前日

之過失，遷今日之新善也。是易聖人於益之大象有曰，風雷益，君子以見善則遷，有過則改，其斯之謂歟。噫，教道相傳，授受有自來矣。出自天竺，奉命而來，有李，俺，艾，高，穆，趙，金，周，張，石，黃，李，聶，金張，左，白，七十姓等，進貢西洋布於宋，帝曰，歸我中夏，遵守祖風，留遺汴梁。宋孝隆興元年癸未，列徵五思達領掌其教，俺都刺始建寺焉。元至元十六年己卯，五思達重建古剎清真寺，坐落土市字街東南，四至三五十丈，殆我大明太祖高皇帝開國初，撫綏天下軍民，凡歸其化者皆賜地，以安居樂業之鄉，誠一視同仁之心也。以是寺不可無典守者，惟李誠，李實，俺平徒，艾端，李貴，李節，李昇，李綱，艾敬，周安，李榮，李良，李智，張浩等，正經熟曉，勸人為善，呼為滿刺；其教道相傳，至今衣冠禮樂，遵行時制，語言動靜，循由舊章，人人遵守成法，而知敬天尊祖，忠君孝親者，皆其力也。俺誠醫士，永樂十九年，奉周府定王傳令，賜香，重修清真寺；寺中奉大明皇帝萬曆歲牌。永樂二十一年，以奏聞有功，欽賜趙姓授錦衣衛指揮，陞浙江都指揮僉事。正統十年

備資財，起蓋深遠，明金五彩粧成，煥然一新。成化年，高鑑，高銳，高鑑，白備資財，增建後殿三間，明金五彩粧成，安置道經三部，外作穿廊，接連前殿，廻為永遠之計，此蓋寺前後來歷也。天順年，石斌，李榮，高鑑，張瑄，取寧波本教道經一部，寧波趙應捧經一部，齋至汴梁歸寺。高年由貢士任徽州府歙縣知縣，艾俊由舉人任德府長史，寧夏金瑄，先祖任光祿寺卿，伯祖勝任金吾前衛千兵，瑄置買供桌銅爐瓶燭台，迺弟瑄，弘治二年捨資財，置寺地基一段；瑄與鍾托趙俊置碑石，俺都刺立基址啟其端，李榮高鑑建造成其事，有功於寺。諸氏拾公帑經竈樓經桌，連籠欄杆供卓付齋諸物器皿，亦為粧彩畫飾，週圍之用，壯麗一方。愚惟三教各有殿宇，尊崇其主，在儒則有大成殿，尊崇孔子；在釋則有聖容殿，尊崇尼牟；在道則有玉皇殿，尊崇三清；在清真，則有一賜樂業殿，尊崇皇天；其儒教於本教，雖大同小異，然其立心制行，亦不過敬天道，尊祖宗，重君臣，孝父母，和妻子，序尊卑，交朋友，而不外於五倫矣。噫嘻，人徒知清真寺禮拜敬道，殊不知道之天原出於天，而古今相傳不

可誣也。雖然，本教尊崇如是之篤，豈徒求福田利益計哉；受君之恩，食君之祿，惟盡禮拜告天之誠，報國忠君之意，祝頌大明皇上，德邁禹湯，聖並堯舜，聰明睿智，同日月之照臨，慈愛寬仁，配乾坤之廣大，國祚綿長，祝聖壽於萬年，皇圖鞏固，願天長於地久，風調雨順，共享太平之福，勒之金石，用傳永久云。

開封府儒學增廣生員金鍾讓

祥符縣儒學廩膳生員曹佐書

開封府儒學廩膳生員傅儒篆

弘治二年歲在巳酉仲夏吉日清真後人寧夏金球祥符金禮並立
瓦匠吳亮吳海

尊崇道經寺記 正德七年——一五一二年

賜進士出身朝列大夫四川布政司右參議江都左唐撰文

賜進士出身徵仕郎戶科給事中前翰林院庶吉士淮南高洵書丹

賜進士出身徵仕郎前吏科給事中維揚徐昂篆額

嘗謂經以載道，道者何？日用常行，古今人所共由之理也。故大而三綱五常，小而事物細微，無物不有，無時不然，莫匪道之所寓。然道匪經無以存，經匪道無以行；使其無經，則道無載，人將貿貿焉莫知所之，卒至於狂談而窈冥行矣。故聖賢之道，垂六經以詔後世，迄於今而及萬千世矣。至於一賜樂業教，始祖阿訖，本出天竺西域，稽之周朝，有經傳焉；道經四部五十三卷，其理至微，其道至妙，尊崇如天；立是教者，惟阿無羅漢為之教祖，於是也攝傳經，為之師法，厥後原教，自漢時入居中

國，宋孝隆興元年癸未，建祠於汴，元至元十六年己卯重建，其寺古剎也，以爲尊榮是經之所；業是教者，不止於汴，凡在天下業是教者，靡不尊是經而榮是道也。然教是經文字，雖與儒書字異，而揆厥其理，亦有常行之道，以其同也。是故道行於父子，父慈子孝，道行於君臣，君仁臣敬，道行於兄弟，兄友弟恭，道行於夫婦，夫和婦順，道行於朋友，友益有信，道莫大於仁義，行之自有惻隱羞惡之心；道莫大於禮智，行之自有恭敬是非之心；道行於齋戒，必嚴必敬，道行於祭祖，必孝必誠，道行於禮拜，祝贊上天，生育萬物，動容周旋之際，一本乎誠敬也。至於鰥寡孤獨，疲癯殘疾者，莫不賙恤賑給；俾不至於失所，貧而娶妻不得娶，與葬埋不能葬者，莫不竭力相助，凡婚喪喪具，無不舉焉；及至居喪，禁忌葷酒，殯殮不尙繁文，循由禮制，一不信於邪術，下至權度斛斛，輕重長短，一無所敢欺於人。求觀今日，若進取科目，而顯親揚名者有之；若市列中外，而致君澤民者有之，或折衝禦侮，而盡忠報國者有之；或德修厥躬，而善著於一鄉者亦有之矣。逮夫農耕於野，而公稅以給，工精於藝，

務本業，積陰德，忍小忿，戒飭勸勉之意，皆寓於斯焉。嗚呼，是經也，日用常行之道，所著者有如此，是故天命率性，由此而全，修道之教，由此而入，仁義禮智之德，由此而存，若夫塑之以像態，繪之以形色者，徒事虛文，驚眩耳目，此則異端之說，彼固不足尙也。然而尊崇於經者，其知所本歟。道經相傳，有自宋矣。自開闢以來，祖師阿訛，傳之女媧，女媧傳之阿無羅漢，羅漢傳之以思哈菴，哈菴傳之雅阿厥勿，厥勿傳之十二宗派，宗派傳之乜攝，乜攝傳之阿阿聯，阿阿聯傳之月束窩，束窩傳之藹子喇，於是祖師之教，燦然而復明；故凡業是教者，其惟以善爲師，以惡爲戒，朝夕警惕，誠意終身，齋戒節日，飲食可匡於經，而是矜是式，尊奉而崇信焉。則天休滋至，理惠罔愆，人人有德善之稱，家家遂俯育之樂，如此則庶於祖教之意無所負，而尊崇之禮無少忒矣。刻石於寺，垂示永久，咸知所自，俾我後人，其慎念之哉。

大明正德七年壬申孟秋甲子重建寺庵李高維揚金溥請道經一部立二門一座寧夏金潤立碑亭一座金鍾修撰碑亭鐫字張鸞張麗

附 錄 四

重建清真寺記 康熙二十一年——一六六二年

夫一賜樂業之立教也，其由來遠矣。始於阿孰，為盤古氏十九世孫；繼之女媧，繼之阿無羅漢；羅漢悟天人合一之旨，修身立命之原，知天道無聲無臭，至微至妙，而行生化育，咸順其序，所以不塑乎形像，不惑於鬼神，而惟以敬天為宗；使人盡心合天，因心見道而已。數傳而後，聖祖默舍生焉；神明天宣，顯異超倫；誠心求道；屏嗜慾，忘寢膳；受經於西那山，不設廬，不假舍；禮曰不壇不坎，掃地而祭，昭其質也。聖祖齋戒盡誠，默通帝心，從形聲俱泯之中，獨會精微之原；遂著經文五十三卷，最易最簡，可知可能，教人為善，戒人為惡，孝弟忠信本之心，仁義禮智原於性，天地萬物，綱常倫紀，經之大綱也；動靜作息，日用飲食，經之條目也；其大者禮

禮拜，正以人見天之時，致其明畏，敬道敬德，盡其虔誠，日新又新；詩云陟降厥士，日監在茲，其斯之謂歟。其禮拜時所誦之經文，高讚之，敬道在顯也；默祝之，敬道在微也；進而前者，瞻之在前也；退而後者，忽然在後也；左之如在其左也，右之如在其右也；無敢厭數，無敢怠荒，必慎其獨，以畏明且；詩云小心翼翼，昭事上帝，其斯之謂歟。而其行於進反升降跪拜間者，一惟循乎禮，不交言，不回視，不以事物之私，乘其入道之念；禮曰心不苟慮，必依於道；手足不苟動，必依於禮，道之在禮拜者如此也。

祭者盡物盡誠，以敬答其覆載之恩者也。春月萬物生發，祭用芹藻，報生物之義也。仲秋萬物薦熟，祭用菓實，報成物之義也。出物之可以薦者，莫不成在，不加調和，即所云大羹不調者也。而總以盡其誠信，禮曰，外則盡物，內則盡志，此之謂也。冬夏各取時食，以祀其祖先，祭之時以禮自持，堂上觀乎室，堂下觀乎上，既祭之末，均享神惠，而猶以其餘畀之，道之在祭祀者如此也。

小者如齋，齋者精明之志也，七日者專致其精明之德也。齋之日不火食，欲人靜察動省，存誠去偽，以明善而復其初也。易曰七日來復，復見其天地之心乎。猶懼人難於私欲，沒於理道，故於秋末閉戶清修一日，飲食俱絕，以培養其天眞。士輟誦讀，農罷耕去，商賈止於市，行旅止於塗，情忘識泯，存心養性，以修復於善；庶人靜而天完，欲消而理長矣。易曰先王以至日閉關，商旅不行，后不省方，其斯之謂歟。冠婚死葬，一如夏禮，孤獨鰥寡，莫不周賑。經之綱領條目，難以備述，而聖祖制經之義，無非此剛健中正，純粹無私之理，斯道遂燦然明備，如皓日懸空，無一人不可見道，則無一人不知尊經矣。其中文字，雖古篆音異，而於六經之理，未嘗不相同也。教起於天竺，周時始傳於中州，建祠於大梁，歷漢唐宋明以來，數有變更；而教衆尊奉靡厭，如飲食衣服之適於人，而不敢須臾離也。其寺俺都喇始創於宋孝隆興元年，五思達重建於元至正十六年，李榮李良高鑑高銳於明天順五年，黃水湮沒，復捐資重修，殿中藏道經一十三部，方經散經各數十冊；教衆日益蕃衍，亦惟敬天

沒而寺因以廢，寺廢而經亦蕩於洪波巨流之中，教衆獲北渡者僅二百餘家。流離河朔，殘喘甫定，謀取遺經，教人貢士高選，承父東斗之命，入寺取經，往反數次，計獲道經數部，散經一十六帙；聘請掌教李禎，滿喇李承先，參互考訂焉。至大清順治丙戌科進士教人趙映乘，編序次第，纂成全經一部，方經數部，散經數十冊，繕修已成，煥然一新，租曠宅而安置之，教衆咸相與禮拜，尊崇如昔日，此經之所以不失，而教之所以永傳也。

然而教衆雖安居於垣，終以汴寺之湮沒爲歎。時大梁道中軍守備教人趙承基，率兵防汴，修道路，成橋樑，招人復業。懼寺廢而教衆遂渙散莫復也，且不忍以祖宗數百年創守之業，而忽廢於一旦也；遣士卒晝夜巡邏以衛之，廼弟映斗，應試入汴，相與從荆棘中正其故址，汴人復業者日益繁。承基因數請教衆復業，而李禎趙允中遂負遺經旋汴，時已爲順治癸巳年矣。（順治十年）公議捐資修寺，衆皆樂輸，估工起建，爾時貢士高選等，生員高維屏李法天等，具呈各衙門，請示按照古剎清眞寺，准復

修理。趙承基等首捐俸資，李順趙允中等極力鳩工，出前殿於黃沙，由是前殿始立。進士趙映乘，分巡福建漳南道，捐俸資獨建後殿三間，至聖祖殿三間，教祖殿三間，北講堂三間，南講堂三間，大門三間，二門三間，廚房三間，牌坊一座，行殿九間，殿中立皇清萬歲龍樓一座，碑亭二座，焚修住室二處，丹堊黝漆，壯麗輝煌，或出自教衆之贖金，或出自一人之私囊，寺之規模，於是乎成，較昔更爲完備矣，見者莫不肅然起敬。

殿中原藏道經一十三部，胥淪於水；雖獲數部，止纂序爲一部，衆咸宗之，今奉入尊經館之中。其左右之十二部，乃水患後所漸次修理者也。其散帙方經，衆各出資修補，而大參趙映乘作聖經記變，乃弟映斗復著明道序十章；經文於是備，宗旨於是明；其燦然共著，如日月之在天，如江河之行地；經有真諦，解者不敢參以支離，經自易簡，解者不敢雜以繁雜；自是人知君臣之義，父子之親，兄弟之序，朋友之信，夫婦之別，原本於知能之良，人人可以明善復初，其與聖祖制經之義，祖宗尊經之故

其事，有功於寺。高選趙映乘訂詔聖經於前，李麗等修補於後，有功於經。至於寺之牌扁對聯，皆各衙門宦遊河南者之所書也。趙承基任陝西固原西路遊擊，旋里覽其勝概，因嘆曰：數百年創制之隆，於今得復睹其盛矣；則後人之視今日，不猶今日之視昔人耶；猶恐其久而不傳，欲勒諸石，以垂不朽，而請記於子。子汴人，素知一賜樂業之教，且與遊擊趙承基，大參趙映乘，醫官艾顯生，爲莫逆交。巔末頗能道其詳，因據其舊記而增補之，俾人知其道之由來，且以見今日之修，其教中諸人之功不可泯也，是爲記。

特進光祿大夫侍經筵少傅兼太子太傅前刑部尚書今予告工部尚書劉昌撰文

欽差進士提督學政雲南按察司副使李光座書丹

欽差進士提督學政廣東按察司副使侯良翰篆額

大清康熙二年歲次癸卯仲夏上浣穀旦武安石匠王建玉鐫石

康熙二年碑陰題名

清真寺之修，始於宋孝興隆元年，迄今已數百年於茲矣；雖數經變更，而寺址依然存立。乃自明末崇禎十五年壬午，滄桑之後，寺基圯壞，見者莫不悽然。至我朝順治十年癸巳，教衆施汴復業，公議捐資重修；而李趙艾張高金石等七姓，各輸囊金，重建前殿三間，教祖殿三間；其後殿三間，尊經龕一座，乃兵巡漳南道副使丙戌科進士趙映乘丁艱旆里，出俸資而獨成之者也。至於聖祖殿三間，大門三間，二門三間，銅鐘瓶六副，乃高登魁高登科修之。北誦經堂三間，係艾姓同修。南講堂三間，趙允中允成映袞率姪元鑑同修。艾生枝修牌坊一座。金之鳳立殿中皇清萬萬歲龍樓一座。趙允中允成復修行殿九間，及殿中欄杆地屏，燭臺供桌。殿前至大門內甬路，南經堂甬路。艾應奎率子叢生永胤顯生達生復生等修石欄井一眼，石獅一對，鳳燈一座，竹簾五掛，花扇七面，李輝置銅鐘三副。艾世德置銅蓮花燈二座。修殿前月臺石欄，及北經甬路。艾惟一修廚房三間；趙允中高登科趙元鑑修週圍大牆一道；艾世德世芳修

殿中舊藏道經十三部，壬午胥淪於水。貢生高選撈獲七部，教人李承俊撈獲三部，賈至河北，聘請掌教，去其模糊，裁其浸壞，參互考訂，止纂成全經一部，尊入龕中，教人宗之。其在左一部，乃掌教李禎本舊經而重修之。其在右一部，乃滿喇李承先重修之。其餘十部，乃漸次修整者也。教中艾惟一與同族公修一部。趙允思修一部。金應選與同族修一部。高登魁修一部。趙映乘修一部。滿喇石自俊修一部。李輝同姪毓秀修一部。高登科修一部。滿喇張文瑞與同族修一部。滿喇艾達生同兄弟子姪修一部。至是而十三部乃全矣。煥然一新，誦者易曉，觀者悅服，要皆掌教滿喇之所手著。而教衆之所勸成，謹勒於石，俾後人知經寺之修，其有由也夫。

第二章

唐景教碑出土史畧

景教碑發現之歷史

居今日而論三百年前出土之景教碑，似已失去其時間性矣；且已有許多專書；今卽論也，亦必無殊特之意見貢獻，何必再行喋喋？此語也，雖有片而理由，而實未盡然也。蓋論景教者，以西人西書爲多，而吾國人除一二學者外，竟絕少研究；張星烺曰：「反之我國，則自發現後，僅少數金石家畧討論及之耳，真可愧也！」中國史料匯編第一冊古代則今再論，不無裨益也乎？

景教碑之發現，是在明天啟五年，（一六二五年）長安民鋤地，得唐建中二年景教碑。

來歷金石刻考云：「今在西安城金勝寺內，明崇禎間，西安守晉陵鄒靜長先

上論碑之出土年間，既浮泛不確，而所論又涉及迷信，欠歷史價值。

錢氏景教考云：「萬曆間，長安民鋤地，得唐建中二年景教碑，士大夫習西學者相矜謂有唐之世，其教已行中國，問何以爲景教而不知也。」

錢氏論出土之年，亦不準確，可見吾國金石家之考古，論年代月日，不甚注意。有史實之考據者，允爲耶穌會士魯德昭之記載，其所記係其所目見，且目見此碑於出土後之二年，卽崇禎元年（一六二八年），其所記在其所著之中國史 *Histoire de la Chine*, chap. 31, pp. 224-231 14.

魯德昭記景碑之出土

一六二五年，在陝西省城西安府城近段，爲建築房屋，工人鋤地，掘得一石碑，長九尺強，闊四尺，厚一尺強；頭端爲金字塔形，面上鐫有十字周圍繞以「麗斯」花，形似在梅麗亞包城 *Meharpor* 中之聖多默宗徒墓上之十字，十字四周又環以彤雲，下有華文「大秦景教流行中國碑」九字，排列三

行，碑之全面，皆刻有類似之華字，并有少許外國字，一時不能辨認爲何國語。此碑發見，洗刷一新後，一時民衆爲好奇心驅使，來觀看者人山人海。不久，官府知悉，亦來審察，并命人砌以碑基，妥爲安置，碑面則更保護周詳，使不致損壞；而人則仍能瞻視。從此碑可以知古時中國人之宗教信仰也。旋官府更爲審慎起見，移置於某廟中，觀看之人，非常衆多，有驚異此古碑者，有見外國字而盲然者，有李之藻之至友，聞知此事即摹拓一幅而寄贈焉；此時李子在杭州，在該城亦有吾同會士寓居避教難焉。

此碑出土後三年，卽一六二八年，有名斐理伯者，作宦陝西，且任重要職務，請吾同會之某士偕行焉。不久卽在西安府，會士建築一聖堂，一住院，迴溯天主前在此城曾賜以許多恩寵，使信光早日廣照於盛大之國；今再欲藉教士而更鞏固其仰信。此幸福乃正賜給於子，蓋子銜長命遠至此地而任建堂築院之務，因得

Syriaques 卽今日亦仍通行。』
上係魯德昭記載當時之情形，已一一譯出；繼下魯公將碑上中文之意義，譯成西文，公諸歐洲人士；最後魯公結論曰：

「基利斯督教可見於天主降後六三一年間，已傳入中國；但不可因此曰，在六三一年前，信光從未由宗徒而照臨中土焉。蓋聖多默宗徒曾親至印度，宣揚天國；及後教統失傳；終又於八〇〇年左右，有亞爾滿尼教友，名多默雅南音 *un chrétien Arménien nommé Thomas Chananéen* 者，重將信德傳入馬體徒恩城 *Mogodoune ou patana*。類似之事，在中國未嘗不能有：卽在宗徒時聖教或已傳入，繼又間斷，而景教徒則重來佈教，以恢復古代之信德種子。」 *Senedo, Histoire de la Chine, pp. 239-240*

巴爾刀利之記景碑

魯公之記載有歷史原料之價值，後之討論者，不能出此，除魯

公外，尙有耶穌會士歷史家巴爾刀利 Martelli, la Cina, Livre IV, pp. 793-795 之記事，其價值不特不下魯公，且更超而上之。蓋巴公於一六六三年撰著景教碑史，在羅瑪耶穌會總院文獻室中，保藏許多中國傳教會士之報告書，及景教碑之譯文八種，故能詳細審察而互相補証也。今將其所記節譯如下：

長久埋沒遺忘在地下之一寶藏，卒於一六二五年出現。起初公布於中國，繼而傳至全球教會；東方，歐洲，及新獲見之大陸；蓋此與整個聖教會有關係之一事也。此事爲何？即在千載前，基利斯督教之盛行於中國十省也。景教在一百五十年之時期，不但得到許多皇帝之表揚愛護，且享有特典殊榮，如在各大城市中許以建築教寺，奉事眞主，司鐸及主教得以施行聖事等。惜不久而教難作，致古昔宗教之踪跡，耶穌會士重入中國時，無由發見，所僅存者，惟大秦景教碑；今將發見之情形述之。

陝西在中國十五省中爲最古省份，蓋自陝省而中國民族傳至其餘十四省。凡從印

碑不發見於藍屋然在西安城外即該崇仁寺旁按希氏不遠言「意見不述出其詳據乾隆五十年錄屋縣志卷五右在黑水谷東有大秦寺之語有蘇東城大秦寺詩則在藍屋右景教碑未嘗不無理由。工人爲建築房屋，掘地得十巨石，起而洗刷之，乃見一大石碑，碑上滿鐫文字；有爲中文，有爲奇異莫辨之文，然二種文字，刻工均甚精細。

上述爲景教碑出土之情形，其發顯誠爲偶然，蓋工人鋤地無意中得之也。一六三九年又有陝西教士寄來之報告，可以補足其情況。據說陝省一老人某晚至方德望司鐸處，詳述景教碑未出土之前，每當冬季雪飛滿地之際，該碑所埋之地，雪不積留，卽厚至數尺，而不留焉。人多異之，以爲地下或有寶藏，或有重物，因而墾掘，乃得此碑。此爲衆目昭彰之事云。華人最重視古物，以愈古爲愈貴；此碑發見後，藍屋官府一經聞悉，卽驅車觀察，見碑上唐德宗建中二年之物，喜不自勝。繼又曰：

碑闊四尺，長九尺厚一尺；碑首方形尖頂，鐫有十字狀如馬爾他島 Maltese 騎士徽章，飾以花紋，下有九大字分三行排列，碑之正身從上至下有三十行字，此

係中國人文字之寫法，異於吾國人之橫行也；共有字一〇一八。中國字一字有一義，故以西文譯之，至少四倍。

除中國字外，四周有沙利恩 *Solomon* 古體字，已非今日所通行，不知究爲何國文字。

官府見此古碑已有八百五十年之歷史，無任喜愛；碑文雖係中國文字，而其意義，盲然未曉；於是即命人皮藏一道土寺，又建碑亭以護之；此碑之歷史且另刻一石，安置於盤屋，西安人士風聞此碑，咸來瞻觀，碑文既古奧，意義又關宗教，在當時吾天主教未曾普及民衆，人雖欲自解釋而未得其要領。

同樣之事，曾在盤屋發生，即此碑發見後，人多未解，有某舉人諦視審察，雖未能盡解其義，但知必係關於天主教傳入之碑；因此舉人十八年前曾認識利瑪竇，故對於聖教之內容已畧知概況矣。乃即摹搨一紙白字黑底明晰異常，寄贈其

人寄贈李之藻之藏本，今從李公讀景教碑書後，而知係張廣虞；一廬居靈竺間，歧陽同志張廣虞，惠寄唐碑一幅，曰：邇者長安中掘地所得，名曰景教流行中國碑，此教未之前聞，其即利氏西泰所傳聖教乎，「李公之書作於天啟五年，（一六二五）歲在旂蒙赤奮若，（四月）日纏參初度，（十六日）故間接亦足以證明碑之發見在天啟五年，而非三年；張公寄此藏本於李公是專差送去者也。

李之藻序景碑

是碑發見後，耶穌會士陽瑪諾於崇禎辛巳（一六四一年）著「景教流行中國碑頌正詮」，一序中有曰：邇歲幸獲古碑，額題景教；粵天主教開闢迄降臨

，悉著厥端；時唐太宗九年，爲天主降生後六百三十五年至西鎬廣十道，聖教之來，蓋千有餘歲矣，是碑也，大明天啓三年按魯德昭謂天啟五年即一六二五年此言三年恐誤關中官命啟土，於敗牆基下獲之；奇文古篆，度越近代，置廓外金城寺中，歧陽張公廣虞拓得一紙，讀竟踴躍，即遺同志我存李公之藻，云：「長安掘地所得名景教流行中國

碑頌，殆與西學勿異乎？」李披勘，良然，色喜曰：「今而後中土勿得咎聖教何暮矣，古先英辟顯輔，朝野共欽，昭燭特甚，尙奚有今之人也。」繼而玄扈徐公

光啟，愛其載道之文，并愛其紀文字畫，復鑄金石，楷摹千古。……」

惟陽公言是碑之年有誤，証之李之藻讀景教碑書後云天啓五年，及徐光啓鐵十字著云：近天啟乙丑（一六二五年）長安掘地得碑題曰大唐景教流行中國碑……可知矣。

景教碑出土之地點

綜上觀之：此碑發見於盤屋，時在一六二五年，是年公歷四月金尼閣司鐸由山西絳州至陝西西安，應張斐理伯及保祿之請也。金公到西安時教碑已出土，張廣虞已遣人將揚本送至李之藻，故教士中第一人見此碑者爲金尼閣，一六二八年魯德昭司鐸前往西安，接金公任，故魯公爲第三教士得以親見是碑。

是碑在盤屋出土後，即運至金勝寺，此寺在長安城外，盤屋乃屬於西安府之

西省會西安城外，華工因起造房屋，開掘基地，發見一大石碑，深埋土中，視華人平日所立，用以紀念名人偉績，垂之後世者無異；石作黝黯色，高約十尺，闊半之；碑之一面，鐫有十字一，篆書序頌一；此外尚有數字，則非中國字體。碑既發見，頗動官紳與地方人注意；即將碑石當衆陳列。凡嗜奇之士，咸爭先玩賞；環聚成羣。時耶穌會士多人，在華傳教，前去視察者，以魯德昭爲首先獲睹，繼爲衛匡國，及卜彌格二司鐸。衛公會編製中國地理誌，卜公隸籍波蘭，藉某華士之助，得將碑文逐譯一過。

北京政府聞知此事，着人索取碑搨一紙；皇帝命將原碑移貯於一著名佛殿中，（按即金城寺）此殿離西安府法里四分之一，其原藏本由據稱親見此碑之耶穌會士，齎往西歐，故羅馬該會總院藏書樓，早已度有其一；致引起稱人之覽觀，嗣後又一藏本寄至巴黎，其大小悉按碑之面積；爲利歇留路 La rue de Richelieu

圖書館所收藏，今其真迹字畫，遊廊中依然張掛，人不難目睹之。

考碑文之首，卽冠一十字符號，狀與馬爾他島 *Malte* 騎士之十字徽章，及

在印度聖多默墓上所見之十字相若。此段有譯文見聖教雜誌第十一卷第六頁

景碑之譯文

此碑出土後，卽引起中西學者研究之興味，在當時已有許多之譯文，其最初之譯本，卽在是碑發見之年（一六一五）係辣丁文，由耶穌會某士翻譯，

羅雅谷司鐸寄至羅馬者也，有謂恐卽羅公自己或金尼閣司鐸譯成。一六二八年，在法國始有法文譯本，惟所譯僅四分之一頗不完全。一六二九年，鄧玉函有碑上敘利亞名字之翻譯問世；一六三一年在羅馬有意文譯本，堪稱完備；耶穌會士紀爾開 *J. Kerouan*

將關於景教碑之拉丁譯本，刊入於其一六三六年所出版之考伯脫語和埃及語時代前後論中，一六二八年，魯德昭在回歐途次重譯碑文，附刊於彼所出版之中國教務報告書

中，*Relation sur la Chine*，此書既有葡，西，意，法，英等譯本，故景教碑之名

物說，考其古碑並不可得也。

開司鐸（紀公前已論及此碑）又以碑銘全文，及卜公之譯文，另製銅版揭載，刊入於 *China illustrata* 中國圖象書中，於是碑更聞名於天下矣。參者夏哈雷司鐸 P. H. Havret La science de N. S. S. Jean-Paul, p. 325 seq.

景碑真偽之辯論

以上皆爲十七世紀耶穌會士述景教碑出土之情形，及其翻譯碑文之經過。

十七世紀以後則爲爭辯時期，蓋反對宗教者謂此碑係在華耶穌會士之偽

造，用以欺世惑民者；有謂事實俱在，無可否認者，反對派大抵或是惟理論者如：萊

裏 *Renan*，華爾代 *Voltaire*，或足贊反教人如諾曼 *Neumann*，儒利思 *St. Julien*，

拉老斯 *La Crose* 等等。考証家謂此碑上有敘利亞文及許多人名，詳細研究，無有能

作偽者，如雷蓋 *James Legee* 偉列亞力 *Alexander Wylie* 雷麥薩 *Abel Remusat* 等，

參觀中外交通史源流第一冊一八八頁及方殿卿司鐸 *P. L. Gaillard. Croix en Chine pp. 175-176*

雖然，一方面爭論教碑之真偽，一方面亦不斷討論，重譯碑文；十八世紀耶穌會

劉誠主教有拉丁及法文譯本，亞賽買你 *Joseph-Simon Assémani* 有敘利亞名字之重

譯：十九世紀英文中則有白里樞曼 Bridman 偉烈亞力 Alexander Wylie 雷謹 James Legee，法文則有俞克 Huc 鮑梯 Pauthier 夏鳴雷司鐸 P. Havret 德文則有諾曼 Neumann 日人則有佐伯氏之英文本景教碑文研究，其中資料最豐富，考據最正確之本，當推夏鳴雷傑作。參考 W. H. Marten, The Influence of Nestorianism on the History of China, pp. 325-331. 又張星娘著中西交通史料匯編第一冊古代中國與歐洲之交通一八七頁

中文書論

反對教碑為真蹟者，其所持之理由，既謂中文書中，無一字之道及；今

唐會要

卷十九

曰：貞觀十二年七月，詔曰：道無常名，聖無常體；隨方設

教，密濟羣生，波斯僧阿羅本，遠將經教來獻上京，詳其教旨，玄妙無為，生成

立要，濟物利人；宜行天下所司，即於義寧坊建寺一所，度僧二十一人，」

上言景教之來中國，皇帝准其立寺，在碑文中已敘述；如謂此不可靠，因語見碑

文；唐會要同卷又曰：「天寶四載九月，詔曰：波斯經教，出自大秦，傳習而來，久行中國，爰初

又日本東京帝國大學梵文教授高楠順次郎發見唐德宗時，西明寺僧圓照所輯貞元新定釋教目錄，其中有關於景教之一節：「乃與大秦寺波斯僧景淨依胡本六波羅密經譯成七經，時為般若不閑胡語，復未解唐言，景淨不識梵文，復未明釋教；雖稱傳譯，未獲半珠，圖竊虛名，匪為福利，錄表奏聞，意望流行，聖上睿哲文明，允恭釋典，察其所譯，理味詞疏，且夫釋氏伽藍大秦寺僧，居止既別行法全乖；景淨應傳彌尸訶教，沙門釋子弘闡佛經；欲使教法區分，人無濫涉，正邪異類，涇渭殊流。」見通報一八九六年五八九頁又夏鳴雷西安府景教碑三八四頁又中西交通史料匯編一八九頁

冊府元龜

卷九百七十一

記：「波斯王遣首領潘那密與大德僧及烈朝貢。」又百九

十三頁

記：「開元二十年八月庚戌，波斯王遣首領潘那密與大德僧及烈來朝，

授首領為果毅，賜僧紫袈裟一副，及帛五十疋放還蕃。」

此處所謂之大僧及烈，亦碑文中之名也。

宋，宋徽求長安志云：「義寧坊本名熙光坊街東之北，波斯胡寺，貞觀十二

年太宗為大秦國胡僧阿羅斯立。」

阿羅斯即教碑中所言之阿羅本，是景教尚存在宋代也。

他若欽定四庫全書總目

一百二卷

之大秦寺金石補錄之景教流行中國碑，及潛研堂金

石跋尾，關中金石記，來齋金石刻考畧中均有是碑之記載，茲不多贅，惟有一更重要

，更有價值之文件則不能不述，即丁未冬（一九〇八年）法人伯希和 Pelliot 在燉煌

鳴沙山石室中，發見景教三威蒙度讚一卷，尊經一首，法王題名錄，及諸經目錄并案

語，均係唐寫本；故有誣明末出土之大秦景教碑為耶穌會士之偽造者，證以新獲見之

之教經讚，不攻自破。卷中所言唐太宗貞觀九年僧阿羅本景淨，及聖父譯為阿羅訶，

聖子譯彌施訶，均與碑文同；譯經者為宰相房玄齡亦同，可見景教之傳入，遠在干載

前。

不希望在此碩大之中國，恐一旦能尋獲一二聖教傳到之踪跡。今果然在西安無意之中，掘得古色古香之一大石碑，而審察其石質，尋繹其刻文，則知基利斯督教已遠在七世紀之初，由波斯而傳入中國，且盛傳一時，博得皇帝及宰臣之信仰。傳教於中國之耶穌會士，喜不自勝，以為足以辯護現在所傳之聖教。千載前已宣揚於中國矣。於是研究碑文，翻譯其義，以傳告於泰西人士。另一方面，西士又喜能答辯——聖教固為救靈所必要——何以遲遲傳至中土之責難？陽瑪諾唐景教碑頌正詮序云：

「客謂默隔遠來，訓正吾士若民，洵足頌感，然曷弗於數代以前，俾吾先人

咸蒙接引，延迨今茲，誠所未解？……諸輩時為太息曰：淺哉智慧，乃妄議天主

意如是乎？抑聖經喻聖教如日，其初出未曜普地，繇近逮遠，漸被厥光，被

早固忻被遲勿憎，旋至旋被矣。西方距中土幾九萬里，聖教來滋遲固也；理論至

此必不復惑，矧邇厥繇，又弗惟自今日始。邇歲幸獲古碑，額題景教，粵天主開

嗣迄降臨，悉著厥端，時唐太宗九年，爲天主降生後六百三十五年至西鎬廣行十道，聖教之來，蓋有千餘歲矣。」

李之藻讀景教碑書後，亦有同樣之言，曰：「利瑪竇氏之初入五羊也，亦復數年混跡；其如道不虛行，故迄今尙有所待。三十餘載以來，我中土紳士，習見習聞，於西賢之道行，誰不歎異而敬禮之。然而疑信相參，詫爲新說者，亦繁有焉。詎知九百九十年前，此教流行已久；雖世代之廢興不一，乃上主之景命無渝……多年秘奇厚土，似俟明時，今茲煥啟人文，用章古教……」

景教碑之發見，於聖教之宣傳，不無關係；西士固熱心研究，而吾教中學者，亦努力以闡揚焉。李之藻於是碑出土後數月，即接得岐陽張廣虞專差所贈之繭本；李公即以天主教之道理逐句詮解，題名爲讀景教碑書後，廣傳全國。一六二七年，江西吉安府尋得一鐵十字，徐光啓乃有鐵十字著，亦曰：

「鐵十字者，必景教所奉十字聖架唐人所作也。」

近天啟乙丑長安掘地得

頌，殆與西學弗異乎？李公披勘，良然，色喜曰：今而後中土弗得咎聖教來何暮矣。古先英辟顯輔，朝野共欽，昭燭特甚，尙奚有今之人也。繼而玄扈徐公光啓，愛其載道之文，并愛其紀文字畫，復鑄金石楷摹于古。——是教中博士重視教碑而宣揚也可知矣。

不特此也，教友中有以愛護聖教故，而以「景教」署名者，如王徵與鄧玉涵所著之奇器圖說，署名「關西景教後學王徵」且此書於天啓七年出版，是景教碑出土後之二年也。又艾儒略聖夢歌有林一儒之小引及李九標之跋，林李二氏均署名「景教後學」，——是以景教二字署名，在天主教學者中誠爲一時之風氣矣，徐滙書樓又有古抄本，題名景教便蒙歌，是景教與天主名並用矣。但有一事當注意者：李之藻，徐光啓於景教碑早已研究而宣揚，從未以景教代天主教三字者，抑知景教與天主教究有分別而不敢用歟？或因當時已有天主名字取用之問題而不再興起新問題乎，此則不可不知者。

崇禎辛巳（一六四一年）陽瑪諾有唐景教碑頌正詮之問世。此書將碑中之語，逐句詮解，在聖教道理上作研究，允為一冊護道之書，給予當時教內教外人以明確之觀念者也。

景教碑保存之經過

景教碑之出土，不特在吾中國歷史上為一大之紀念，即為金石學方面言，亦是一寶貴之古碑，宜乎金石好古家賞玩不置也。至於在宗教方面，此碑之出，亦至為重要；蓋足証基利斯督在八世紀已傳至中國之一明証也。宜乎此碑一出土，不但在吾國轟動一時，且傳至歐洲而興起許多人之注意。惜事變世遷，該碑峙立西安郊外，已無人過問；而風吹雨打，終難免損壞；歐洲人士凡至西安參觀者莫不惜之。一八九一年乃由駐北京之公使館請求總理衙門設法保護；且由北京匯銀百兩，遞至西安，令另建碑亭以掩庇之焉。惜此款到西安，祇銀五兩；於是草率從事，築一瓦輪以蓋之耳。見 *The Nestorian Monument* by Peter Y. Hojnir, p. 38

一九〇九年十月二日有一丹麥人名何爾謨 *Friths V. Holm* 者，已將教碑掘起，裝

「歐美學者歸納當時耶穌會士等之報告，判定天啓五年（一六二五年）掘得。掘得，即建造碑亭，鄭重保護之；因碑左題字曰：後一千七十九年，咸豐己未，武林韓泰華來觀，幸字畫完整，重造碑亭覆焉。故知建於一千七十九年，即由掘後之二百三十四年，韓泰華重修碑亭。其後復罹回亂，碑亭與寺院，俱被燒毀，遂使此碑曝露曠野，幸未遭毀損，誠屬天惠。後經歐美學者之認識，遂使委棄於西安城郊外，受天然與人為迫害之景教碑，輿論一致主張保護，另有一部人士，以移往歐洲為妥。於是丹麥人何爾謨等，僕僕至西安，出銀三千餘兩收買此碑，以便運往倫敦。正在秘密商量運搬之際，為北京政府得悉，急電陝西巡撫，命妥加保管。其時陝西高等學堂教務長王猷君，擅長英語，爰當此折衝之任。百方交涉，始得解除契約，允許何爾謨照原碑製作模造碑持歸。陝西巡撫為加意保護計，移入碑林，時光緒三十三年（西紀一九〇七年八月二十七日也）今

此碑保存在陝西碑林第六區，碑林位於西安寺東南隅孔廟後，由西安府學入，則可至碑林大門。今碑林由陝西省立第一圖書館管理，其中碑石，以地域分，分編碑林為十二區，逐一列號登記者也。陝西省立第一圖書館月刊第一卷第二期五二頁

以上皆為大秦景教碑之歷史，綜要論之，亦備為考古家參考之資料耳。

參考書

除篇中言之參考書外，尚有：
 憑承鈞編之景教碑。
 王治心所編之中國宗教思想史大綱。

唐景教論

景教為之聶斯脫利異教

景教碑出土之歷史，上期已述，今言景教之本身。李之漢謂：「景者，大也，炤也，光明也。」陽瑪諾亦謂：「景者，光明廣大之義。」有署名景門後學楊襄甫者著景教碑文紀事考正，曰：「景之云者，文取光明之意，義出本經約翰福音傳一章云，「教者，教會也，言信仰景道之人締結之團體。景教者聶斯脫利派 Nestorius，大秦國人阿羅本，於唐貞觀九年，（六百三十五年）傳入中國。聶斯脫利派乃第五世紀之一異端，創於聶斯脫利，聶斯脫利生於西利亞 Syria，為安底奧血 即吾國古書 Antioche 之安都城 隱修院院長，律已嚴，善辭令；四百一十八年升為君士坦丁堡大宗主教 Patriarcha de Constantinople 其所講之異端道理，是反對聖母稱為天主之母；概要述之：

一，否認物爾朋取人性而由聖母所生；然謂物爾朋附着於聖母所生之人；故聖母所生者，非天主物爾朋降生之人；然天主物爾朋結合於聖母所生之人耳。其結合宛如天主與先知聖人之結合；惟在基多，其結合之式更完美，更超越。

二，因此聖母非天主之母，祇可稱謂人之母。

三，在基多所以有二主體，一有形可見之人，二無形不可見之天主物爾朋。吾人所行之朝拜，則對此二者；對於基多人而朝拜，因天主居於此人，故與天主而同受朝拜；亦因天主居於此人之故，所以基多雖人而亦稱天主。

四，天主物爾朋既與基多結合，因此將天主之權能，光榮，與之通功。使之成爲救贖之工具及其幫助；所以基多人所受之光榮與凌辱，宛如天主亦受。

總之：依聶氏所言，從聖母所生者，是有形可見之人，成爲司祭，受苦受難而死。天主物爾朋常與此人締結，有不能分離之情；然天主物爾朋非降生爲人焉。所以在

以上爲聶斯脫利之異端，反對此異端者，不亞五百人。St. Cyrillus，聖人將聶氏之異端奏明教宗；教宗在羅馬召集公會，將異端禁絕，又委聖濟利祿爲教宗欽使，查辦異端。

聖人領旨後，即勸令聶斯脫利取消異端道理；聶氏不從。聖人乃在厄弗所府由教宗命，召集大公會議；參與者有二百位左右主教，聖人爲主席。衆主教一致判決聶斯脫利爲異端。且革其主教之職，全城聞之，大爲歡樂。

聶氏異端之根本，在謂耶穌基多有二位，故謂此人，此天主。聖教會之信德道理，在厄弗所公會議所規定者，其基礎之道理：

一，人性與天主性之結合，乃著形的、實體的、著形的結合，即非意志性情之結合，祇附結於已定之人位，或性體上。實體的結合，即性非抽象之性，如泛言曰人性；然是個別之性。

二，天主性與人性結合在天主物爾朋位，故其著形之主體是一致的；物爾朋是天

主，天主非物爾朋之工具。

三，基多實即天主，非天主之代表；緣天主物爾朋取人性為自己之本性體故。

四，聖母乃天主之母，天主物爾朋，實為吾儕之司祭，受苦難而釘死，參觀天主降生教蹟

論二十四頁

以上皆為厄弗所公會議規定之聖教會道理，傳入中國之景教，既為聶斯脫道理之異端，故有檢討之必要；今將景教碑上之道理，分析而論之。

論天主三位一體

粵若，常然真寂，真言天主之本德 先先而無元；言天主無始無終 杳然靈虛，皆深也虛純無飾

亦所弗知，寂言天主之本德 後後而妙有；總玄極而造化 妙眾聖以元尊者，其唯我三一妙身，三位一體

無元真主阿羅訓歟。阿羅訓即希伯來文 Elohim 古經上稱天主之名亞利西人則曰 Alaha 或 Aioho 佛教有阿羅漢名不可相混

論天主造物及原祖性體之完美

判，字以心，數元風而生二氣，亦空易而天地開，日月運而晝夜作，匠成萬

泊乎裝殫廣也 安施，鉅飾純精，問平大於此是之中，鄭冥同於彼非之內，是以

三百六十五種，言異教之衆 肩隨結轍，競織法羅，或指物以託宗，或空有以論二，或

禱祀以邀福，或伐善以矯人，智慮營營，恩情役役，茫然無得，煎迫轉燒，積味

忘途，久迷休復。

論天主降生

我三一分身，景尊彌施詞， 駸隱真威，同人出代， 神天宣慶，室女誕生於大秦，景宿告祥，波斯觀耀以來貢。

按此處分身二字研究景教者之解釋不一；有謂此即聶斯脫利之異端，分身解說

耶穌有二性而二位，有謂分身在中文書中並不解說性及位，是混言天主降顯於

世，隱其無窮之尊貴而為人也。

論救贖

圓也。全二十四聖。先知有說之舊法，也。古經理家國於大猷；設三一淨風無言之新教，聖人陶良用于正信，制入境入端之度，鍊塵成眞；啟三常信望愛三起性德也之門，開生滅死，懸景日光大之日即晉主受難之日以破暗府，所也古聖魔網於是乎悉摧，棹慈航以登明宮，眞福所天堂也含靈于是乎既濟，能事既畢，亭午昇眞，經留二十七部，新張元化以發靈關，正禮之要樞之

論聖洗瞻禮祈禱等

法浴水風，言聖洗之禮滌浮華而潔虛白，印持十字，融四焰以合無拘，擊木震仁惠之音，東禮趣生榮之路，存髮所以有外行，削頂所以無內情，不畜藏獲，均貴賤於人，不聚貨財，示罄遺于我，參以伏識而成，戒以靜慎爲固，七時禮讚，大庇存亡，七日一薦，洗心反素。

論頌揚聖教

而載眞經，望風律以馳艱險，貞觀九祀，至于長安，帝使宰臣房公立齡，總仗西郊，賓迎入內，翻經書殿，問道禁闈，深知正眞，特令傳授。

言太宗皇帝准立景教寺

貞觀十有二年秋七月，詔曰：道無常名，聖無常體，隨方設教，密濟羣生，大秦國大德阿羅本，遠將經像，來獻上京，詳其教旨，玄妙無爲，觀其元宗，生成立要；詞無繁設，理有忘筌，濟物利人，宜行天下所司；卽于京義甯坊，造大秦寺一所，度僧二十一人。

言景門恭維太宗

宗周德喪，青駕西昇；巨唐道光，景風東扇，旋令有司，將帝寫眞，轉摸寺壁，天姿汎彩，英郎景門，聖迹騰祥，永輝法界。

言大秦國之國泰民安

案西域圖記，及漢魏史策，大秦國南統珊瑚之海，紅海也北極衆寶之山，西望仙境花林，東接長風弱水，其土出火統布，返魂香，明月珠，夜光璧，俗無殺盜，人有樂康；法非景不行，主非德不立，土宇廣闊，文物昌明。

言景教流行唐之全境

高宗大帝，克恭續祖，潤色真宗，而于諸州，各置景寺，乃崇阿羅本爲鎮國大法主，同祭之首法流十道，十國富元休，寺滿百城，家殷景福。

言釋教之難爲景教

聖曆年，武后年號降生後釋子用壯，嚙口於東周，武后依佛之時先天末，睿宗末玄宗初年號降生後七百十二年

下士大笑，誦謗于西鏡，有若僧首羅舍，大德及烈，並金方貴緒，物外高僧，共

振玄綱，俱維絕紐。此時景教變困頓二西士來維持

言景教重得玄宗之寵幸

玄宗至道皇帝，今寧國等五王，親臨福宇，建立壇場，法鍊暫旋而更崇，遺石時

圖；龍髯雖遠，弓劍可攀，日角舒光，天顏咫尺。

言景僧受皇帝之優待

三載，大秦國有僧佉和瞻星向化，望日朝尊，詔僧羅舍，僧普論等一七人，與大

德佉和，于興慶宮修功德，於是天題寺牒，額戴龍書，寶裝璀璨，灼爍丹霞，睿

扎宏空，騰凌激日，龍賚比南山峻極，沛澤與東海齊深，道無不可，所可名，

聖無不作，所作可述。

言重建新堂

肅宗文明皇帝，於靈武等五郡，重立景寺，道安祿山之亂故也元善資而福祚開，大慶臨而

皇業建。

言代宗每於聖誕日餽遺景門謝主賜祐

代宗文武皇帝，恢張聖運，從事無爲，每于降誕之辰，錫天香以告成功，願御饌

以光景業，且乾以美利，故能廣生，聖以體元，故能亨毒。

言德宗勤政崇教

我建中聖神文武皇帝，披八政以黜陟幽明，闡九疇以唯新景命，化通玄理，祝無愧心。

言景教關於個人社會之種種影響

至於方大而虛，專靜而恕，廣慈救衆苦，善貸被羣生者，我修行之大猷，汲引之階漸也。若使風雨時，天下靜，人能理，物能清，存能昌，沒能樂，念生響應，情發自誠者，我景力能事之功用也。

述長安主教伊斯之德而爲之立碑

大施主金紫光祿大夫，同朔方節度副使，試殿中監，賜紫袈裟僧伊斯司祭和而好，惠，闡道勤行，遠自王舍西舍印度古城名之城，幸來中夏；術高三代，藝博千金，

餒者來而飮之，寒者來而衣之，病者療而起之，死者葬而安之；清節遠姿，未聞斯美，白衣景士，今見其人，願刻洪碑，以揚休烈。

總結之讚詞

詞曰：眞主無元，湛寂常然；權輿匠化，起地立天。分身出代，救度無邊。日昇暗滅，咸證眞立，赫赫文皇，道冠前王，乘時撥亂，乾廊坤張。明明景教，言歸我唐，翻經建寺，存歿舟航。百祿借作，萬邦之康。高宗纂祖，更築精宇。和宮敞朗，遍滿中土。眞道宣明，式封法主。人有樂康，物無災苦。

玄宗啓聖，克修眞正。御勝揚輝，天書蔚映。皇圖璀璨，率土高敬。庶續咸熙，人賴其慶。

肅宗來復，天威引駕。聖日舒晶，祥風掃夜。祚歸皇室，祇氣永謝。止沸定塵，造我區夏。

代宗孝義，德合天地，開貸生成，物資美利，香以報功，仁以作施，賜谷來

威，會崩畢萃，建中統極，聿修明德，武肅四溟，文清萬域，燭臨人隱，鏡觀物色，六合昭

蘇，百蠻取則，道惟廣兮應惟密，強名言兮演三一，主能作兮臣能述，建豐碑兮頌元吉，

大唐建中二年，歲在作噩太簇月七日大羅森文日建立 時法主僧寧恕知東方

之景教衆也。

朝議郎前行台州司士參軍呂秀巖書

景教碑上除中文字外，尙刻西利亞字，今將譯文錄下：

在碑之右旁者有「亞當·司鐸，總主教，中國教皇」 Adam prêtre, choré-

vêque et pape de Chine

景教傳入之歷史

從碑文上之所述，可見主要之專有二：一為景教之道理，一為景教傳佈

之歷史，論景教之道理，所述者有二：天主三位一體，天主造世界造人類，原祖犯罪，天主降生救贖，聖洗，彌撒，祈禱，煉獄等等，論傳教之歷史，則言景教之傳入，唐代皇帝之優遇教士，與夫景教之廣佈等等，論上述諸事，已與起不少問題：碑中所言之大秦是何地？教士是何國籍？其生活之情形如何？景徒之宗教信仰如何表顯，凡此種種皆至有興味以研究之也。

先言碑之本身，此碑實係中國古碑之一，為金石家所賞鑑，吾中國石碑，可分多類；夏司鐸認景教為豐碑，緣景教碑詞末句曰：「建豐碑兮頌元吉，」La stèle de Sinan-fou, pp. 132-133 豐碑卽墓碑也，景淨立此墓碑為頌伊斯之功德也，伯希和否認此說，謂非為伊斯所立之墓碑；乃景教每年年宴，集會時所立之紀念碑 通報一九一四年 二百二十五頁

碑立於唐德宗建中二年（公曆七八一年），敘述自唐貞觀九年，（六三五年）阿羅本至長安，以迄立碑時之景教歷史，為景淨所述也。教碑上景字屢見，其言教也，曰「景教」；其言教會也，曰「景門」；其言教規也，曰「景法」；其言教堂也，曰「景寺」；其言教徒也，曰「景衆」；其言教力也，曰「景力」，其言教之主歐西亞曰「景尊」，又曰：「景日」，其言景教士也，亦不用真名，而曰：「景某」，如「景淨」，曰：「景通」，曰：「景福」，景字之運用廣矣。

至論碑上文字，景教似亦喜用佛道二家之語，抑欲借重乎？或欲人觀景教與佛道二教一視同仁乎？如「真寂」道家語也；「妙身」，佛家語也，「阿羅訶」仿佛家「阿羅漢」一語也。即景淨本人亦曾為佛教翻譯佛經；最近日本東京帝國大學梵文教授高楠順次郎發見唐德宗時，西明寺僧圓照所輯貞元新定釋教目錄中云：「乃與大秦寺波斯僧景淨依胡本六波羅密經譯成七卷，時為般若不開胡語，復未解唐言，景淨不識梵文，復未明釋教，雖稱傳譯，未獲半珠；圖竊虛名，匪為福利。」
見通報一八九六年五月八頁

秦，考唐書拂菻國，一名大秦，西去中國四萬里，又考西洋圖誌，如德亞鐵東一道，其名曰秦，道里約畧相同。阿羅本輩，殆從此邦來者，故以大秦稱云。一有謂大秦是羅瑪，有謂中國名秦，亞細亞名大秦，然近日公認景教傳自波斯，故碑上所謂大秦，是指波斯。唐代時中國與亞洲諸民族，交通繁盛，阿拉伯人，波斯人，印度人，皆至中國諸口岸通商互市，深入內地；而中國與波斯之來往，更為密切。波斯又為聶斯脫利派之集中地，景教自波斯傳至中國，是為可信之事。張星烺中西交通史料匯編第四冊一〇六至一〇八頁曰：

一愛代沙 Edessa 亞美尼亞境 地方著名之宗教學校，素為聶派 即聶斯脫利派 學校及布教中心點，又為波斯教會之練習所，四百八十九年時奉東羅馬帝賽奴 Nehoi 之命解散。聶派之人既不得志於西，乃向東發展，將宗教學校移至梯格利斯河西之尼錫比斯城 Nisibis，第五世紀末，聶派傳教師有自敘利亞及巴比倫，越境入波斯國者……聶思脫里派遭嚴禁於東羅瑪，而波斯王排洛斯 Peroz 及以後諸王皆歡迎

之。耶穌紀元四百九十八年，祇派教徒集會於賽流克雅（即是時波斯國京城）（Council of Seleucia）組織迦爾底教會（Chaldean Church）亦名阿述利亞教會（Assyrian Church）而與羅馬帝國之教會斷絕一切往來。祇派自舉教務大總管（Patriarch）自四百九十六年以後，大總管皆駐波斯京城賽流克雅，至七百六十二年始移至阿拉伯哈里發之都城入吉打（Bagdad）。唐太宗貞觀九年（六三五年）首抵中華之阿羅本必來自波斯，景教碑文謂為大秦大德，蓋飾辭也。一

景教傳自波斯，固已。然景教士為何國籍，據景教碑文，謂初來者為大秦國大德，阿羅本，但阿羅本及景淨據唐會要皆為波斯產而非大秦國人；如：

唐會要第四十九卷十頁：「貞觀十二年七月，詔曰：道無常名，聖無常體，隨方設教，密濟羣生。波斯僧阿羅本遠將經教來獻上京詳其教旨，玄妙無為，生成立要，濟物利人，宜行天下所司，即於義寧坊建寺一所，度僧二十一人。」

又同卷同頁：「天寶四載九月，詔曰波斯教經，出自大秦，傳習而來，久行

從上所述，可知景教僧亦是波斯國人；惟在波斯西利亞（或作敘利亞）之祇則脫利派人，僑居甚多；故來中國之阿羅本等殆是波斯之西利亞人，亦未可知。唐貞觀九年阿羅本攜經卷從波斯，經沙漠，越山嶺，而到長安；太宗命宰相房玄齡於京城西郊「賓迎入內」；准以在皇宮內翻譯經典；又三年予以隨地宣傳之便利，「隨方設教」，並在長安城之西北隅崇仁寺之附近「義寧坊」建造大秦寺，阿羅本乃晉昇二十一人為景教神職；大秦寺壁上，又繪太宗像，以示感恩。高宗即位，繼先帝之志，禮遇景士，更顯超越，封阿羅本為「鎮國大法師」，命天下各州建置景教寺；斯時，「法流十道，國富元休；寺滿百城，家殷景福」。景教可謂極一時之盛矣。不幸至武后朝，（六九八年）武后佞佛；景教一度受釋氏之挫折；及睿宗末年（七一二年）再度被儒家之為難。所慮者，有羅含及烈二僧來掌教務，不絕如縷之景教，得以重興。玄宗即位，景教復獲寵庇；玄宗且令寧國等五王（即玄宗之兄弟及四弟）詣大秦寺參與景教禮儀；又令送太宗高宗睿宗中宗玄宗五聖帝像，懸掛寺中，以表寵幸。不特此也，帝又親召自大秦

國近到之西士信和等十七司祭之士，同于禁宮頌聖經，而行修道之事。當時聖旨諭裝飾聖堂，親題榜額，大顯光耀也。肅宗時因遭安祿山之亂，景堂被毀，帝則於靈武等五郡命重立景寺。代宗每年於耶穌聖誕瞻禮，勤備異香，送至景堂，又令備御膳以給司祭，顯其隆情。德宗亦優待景教，不亞前帝；其即位之第二年，中景淨為紀念伊斯立此大秦景教之碑，以垂永久。自此而後，歷順宗，憲宗，穆宗，文宗（八〇四年——八三九年）景教宣傳似一往順利；惟至武宗朝乃遭大難，蓋一會昌五年（八四四十五年）武帝廢淨圖法，天下廢寺四千六百，招提蘭若四萬，籍僧尼為民，二十六萬五千人，奴婢十五萬人，田數千萬頃；大秦穆護，祇二千餘人。見食貨志第四十二卷唐書五十二卷八頁又十九卷四十八頁景教與景寺必于此時毀滅，景教僧則勒令還俗，或驅逐出場。

遭此大厄後，在中國境內，在一〇〇〇年時，大秦寺已經絕跡；伯希和譯見通報頁六六模勒亦謂：九八〇年有景教主教派人回歐報告，謂：「中國景教毀滅，本國奉教人先後云亡，教堂拆毀，中國境內惟留一景教徒。」Moqai: The Primitive Failure of Christianity in China The International Research of

時在中國之基督教完全消滅。五代與北宋時，基督教在中國必已完全掃滅；蓋是時中國史籍，無有道及大秦寺及大秦僧者也。中外交通史料匯編第一冊二〇三頁

景教繁植之中亞細亞

雖然，在中國境內景教雖絕跡，然在中亞細亞仍繁植其間也。自蒙古重來；又奉景教溫克王之女，成吉思汗獲之以妻其子，因婚姻之故，而元朝亦奉崇景教；朝廷上又多景教顯官，周旋其間，通報一九一四年六二七頁以下中西交通史料匯編第二冊六六頁故景教在元代，興盛一時。十二世紀初半歐洲各國，盛傳遠東有約翰王。約翰王或星頓以為指耶律大石及Prêtre Jean 者信基督教，兵力甚盛，干戈所向，無不克捷。韃思脫利派徒傳之，以增已派之光榮；加特力派（即天主教）聞之而色喜，以為無意中，遠方竟有基督教強王，摧敗回教徒，代為雪恥也。成吉思汗兵馬西進時，歐人初聞之，亦竟有以為即約翰王也。元代歐洲東來人士如馬哥勃羅 Marco Polo，約翰孟德高維奴 John of Monte-corvino 等遊記書札，皆有約翰王之名。史料匯編第二冊六四頁十三世紀時初元大總管 Patriarcha

有二十五處之多，一千二百八十二年元世祖至元十六年至一千三百十七年元仁宗皇祐四年之間，崑派

教務大總管為雅人拉哈第三世 *Yakhan, a Tibetan* 其原籍在中國山西霍山，畏吾兒人

也。史補卷四十一〇八頁又第二册第九十九節又同卷一九一四年六三二頁

景教在元朝又在中國重振其教務，在我國書中亦不少記載：如至順鎮江志，大興

國寺在夾道巷，至元十八年木路副魯花赤薛里吉思建，儒學教授梁相記，薛里吉思者

景教徒也，証以馬哥勃羅遊記謂鎮江府有景教禮拜寺二所，千二百七十八年，大可汗

命景教徒名馬薛里吉思者為其地方長官，寺即其所建，可知。通鑑一九一五年六七二頁；六八五頁；穆勒氏著鎮江府基督教又東北元也。此外，真福和德理 *Verone da Perdomone* 曾言在揚州三座景教寺院，

方濟各會修院；近據伯希和說，真福所謂之三寺院，其一為富商名亞伯拉 *Abraham*

者，在十三世紀末建造，有一三一七年之諭旨可証也。見通鑑一九二四年六三八頁 元代之景教，在

中國書籍中以也里可溫名之，也里可溫者，元時基督教之通稱。陳垣元也里可溫考二十頁 張星烺亦

曰元代基督教徒在中國者，有二派：一為聶思脫利派，即唐時之景教徒；一為聖方濟

福音而言。九也里可溫考一頁 武進屠寄蒙兀兒史記乃顏傳，也里可溫計云：此處景教流行中國

碑上阿羅訶之轉音，阿羅訶，西利亞文 *Alon* 希伯來文 *Alon* 其義即上主也。

綜而論之：據馬哥孛羅自一二七五——一二七九兩年間之遊記，謂：在中國吐爾

番，喀什迦，撒馬更，雅更，敦煌，肅州，甘州，涼州，西寧，寧夏，歸化，雲南，

河南，揚州，鎮江，杭州，北平，新德，太原，平陽，潞浦，山東等地方，皆遇見景

洲早已滅亡，在中國尚有世紀之延長，實唐元二朝政治作用有以成之耳。

景教之

景教碑中有：「翻經書殿」之語；景教在中國必有經典之翻譯可知。現在保存者有以下四種：

一、序聽迷詩所經（一名移鼠迷詩河經）*Book of Jonas in Chinese*。此書大約在六三五年，一六三八年間作品，晚近發現，譯成西文。德禮賢司譯中國天主教傳教史 十頁又模勒氏同上書六三頁

二、三威蒙度讚，即天主聖三頌讚，公教司鐸在彌撒中所誦之榮福經，一九〇八年伯希和在燉煌沙山石室中發見，係寫本，影印見聖教雜誌第四卷第七期，及模勒氏同上書五二頁以下。

三、尊經一首（又名一神經）又法王題名錄，又諸經目錄并案語，係唐寫本。

景教士來華時，帶來教經部五百三十部，並是只葉梵音，已譯成者有三十部卷；餘大數俱在貝皮上，猶未翻譯云。

最後景僧之人品亦不無興味以考察之。據教碑云：

道無常名，聖無常體，隨方設教，密濟羣生。大秦國大德阿羅本遠將經像，來獻上京；詳其教旨，玄妙無爲，觀其元宗，生成立要，詞無繁說，理有忘筌，濟物利人，宜行天下。又讚伊斯之德曰：「和而好惠，聞道勤行，……能散賜祿，不積於家，……更勅景門，依仁施利；每歲集四寺僧徒，虔事精供，備諸五旬，餽者來而飮之，寒者來而衣之，病者療而起之，死者葬而安之；清節達婆，未聞斯美，白衣景士，今見其人。」

準此而論：此段文字雖景僧自己過譽之語；然必有其善表嘉行之足以令人信仰也，必矣。

又曰「清節達婆」：「白衣景士」；「是景僧分二類，一是「達婆」一是白衣。達婆住居修院，有修規，聚集而度公共之性命；法文謂之 *Moines*。白衣乃任傳教之職務，與俗人多接觸，活命於世俗人中；法文謂之 *Clerge Séculier*。伊斯乃白衣僧；然因其德行，亦榮穿達婆院服「袈裟」；賜紫袈裟僧伊斯。」

參觀通報一九一四年六月一頁又模勒同上書四十五頁 note 33

又據景教碑上之西利亞文，在中國之主教及僧人皆娶妻而有室。例如「助祭亞當」Adam 為總主教 (Metropolitan) 葉嗣布錫德 (Yandore) 之子，而總主教葉嗣布錫德乃僧人米理斯 (Misir) 之子也。以上其人遠在萬里以外來中國傳教，古代陸道交通尤為艱苦，不便攜帶妻女，必與中國婦女通婚姻也。
以上張星烺語見史料匯編第四冊一一八頁

景教自唐初入吾國後，頗得帝皇之寵幸：賜地，建寺，封號，題匾等等。至武帝朝而大一遭摧毀：入四五年八月五日詔令天下僧尼一齊還俗，景教士同祇教士聯令還俗或被逐出境者三千人。元興而景教捲土重來；一二九二年，天主教傳教士孟德高維奴至中國時，景教之勢力猶見膨脹，蓋景教士曾竭力阻止孟氏之宣傳天主教也；自此以後，中西史乘，無有再談景教者，蓋元亡而與之俱亡焉。去年為景教唐貞觀七年六三來華一千三百年，是以中華聖公會舉行景教來華紀念，陝西傳道區聯合西安協同浸禮等會，於去年十二月二日在西安碑林景教碑前開會紀念：唱詩，演講，祈禱等等。二見一九三六年二月二十日聖公會報 吾謂景教不必紀念；蓋景教謂耶穌有二性二位：天主性，天主位，人性人位，聖母非天主之母親，此異端道理也。此異端寄性於中國，不加消滅，為景教之安排也。

第四章

元代之聶思脫里異教

聶思脫里教 吾人讀宗教歷史，而知唐貞觀九年（六三五）已有景教之傳入中國之傳布地；景教者聶思脫里派之異端 Nestorianism，創自君士坦丁堡之大主教 Nestorianus 聶思脫里，聶思脫里謂：耶穌有二性二位，聖母非天主之母，聖教會為攻斥此異端，乃在厄弗所 Ephesus 召集大公會議（四三一），判決其為異端，其主義之殘而絕罰焉，聶派既被黜於羅馬聖而公會；乃轉而傳其異端於亞東，其入中國，在唐太宗時，至武宗朝而遭大厄；公曆一〇〇〇年後，在中國本境已絕跡無存，迨蒙人入據中原，佈在中亞之聶思脫里派隨之入關，一時頗為興旺。

馬哥孛羅 Marco Polo 在其遊記中云：「由喀什葛爾以東，直至北京，沿路一帶里派，及其教堂。」

羅伯魯 Rudrook 之遊記，亦提及外蒙古境內之克烈，蔑里克，乃蠻三大部落亦有聶派教徒；內蒙古之汪古部（又作雍古部），在元史上佔重要之地位亦聶派也。

張星煥先生謂孟高未諾 Monte-Corvino 函中所謂佐治 Georges 王者，即鐸德約翰之苗裔；佐治王之名即汪古部長高唐王闕里吉思也；汪古部在今河套五原縣包頭鎮諸地；皆為蒙古與喇特旗所轄之境。中西交通史料匯編 第二冊一〇九頁 佐治始為聶思脫派，後由孟高未諾感化而皈依天主教者也。同上書 六七頁 佐治王之子元史稱木安，即孟高未諾付洗所予之教名約翰也。同上書 一二頁

羅伯魯又曰：「往契丹途中，皆有聶思脫里派教徒，及薩拉森 Sarasins 人；雖為異族，然與土人雜居，契丹國內有十五城，皆有聶思脫里派教徒，其人於西京城 Sebin 有總主教駐焉。Rockingham Rudrook p. 161 中 金元之際，山西大同府稱為西京；馬哥孛羅謂其地有聶派基督教徒甚衆；可見元代時聶派之衆多矣。」

畏吾兒國 *Uighurs* 唐時稱為回紇或回鶻，在唐時摩尼教 *Manichaeism* 甚行其地，幾成國教，十三世紀，蒙古隆盛時，摩尼教日漸漸滅，代興者，則祇思脫里派也。史科第二冊七六張 元世祖時，有北京之畏吾兒人拉班把掃馬 *Rabban Bar Sauma* 及山西霍山之畏吾兒人麻可斯 *Marcus* 皆派其督教徒也。二人往西方瞻謁聖地後，(一二七八年) 在波斯大顯其名，蓋麻可斯於一二八〇年，舉為契丹大宗主教，取名為雅八拉哈第 *Jabulaha ri*，把掃馬為巡察總監 *Visiteur General*，把掃馬於一二八七年派充歐洲諸國大使至羅馬，法英等國，見教皇尼各老第四。史科八九頁 Toussier 著 十三世紀歐西人士關於祇思脫里派之記載，已如上述，間嘗考之中國史籍亦不少踪蹟，今將張星煩先生在其所撰中西交通史料匯篇第二冊八五頁，在元史上節錄之史事，畧述如下：

元史卷五世祖本紀中統三年三月乙未，括木速蠻即回教西文為畏吾兒蒙古部也里可溫，始見於元為基答失蠻為波斯語 Mairishmend 之譯音等戶丁為兵。

中統四年十二月甲戌，赦也里可溫，答失蠻，僧，道，種田入稅，買易輸

至元元年春正月，癸卯，命儒，釋，道，也里可溫，各失蠻等戶，舊免租稅今並徵之。七年九月庚子，赦僧，道，也里可溫，有家室不持戒律者，占籍為民。

至元十九年九月，招討使楊庭璧招撫海外南番，皆遣使來貢，富俱藍國也里可溫主兀咱兒撒里馬，亦遣使奉表，進七寶項牌一，藥物二瓶。

其他類上錄之記載，元史上甚多，不多贅；惟本題所研究者即也里可溫；也里可溫指元時之基督教，而當時在華基督教；一為祇思脫里派，即唐時之景教，是一異端

，非天主教之正宗；一為方濟各會士傳進之天主教。交通史料第二冊九二頁 元史上既屢言特言也里可溫，則元時祇思脫里派在中國傳佈之普徧，不言可知。蓋在江蘇之鎮江有景教寺

二所，據馬哥字羅遊記謂此二堂於一二七八年建築，前乎此未之有也，亦無景教徒；自景教徒馬薛里吉思 *Mars Sertius* 來宰是地，乃開始建堂而佈教。

鎮江之景教寺至順鎮江志有：

「大興國寺在來道巷，至元十八年本路副達魯花赤薛里吉思建，儒學教授梁相記；其畧曰：薛迷思賢（元史之薛迷思賢）在中原西北十萬餘里，乃也里可溫行教之地；愚聞其所謂教者，云天地有十字寺十二，內一寺佛殿石柱，高四十尺，皆巨木，一柱懸處尺餘，祖師麻兒也里牙；靈迹千五百餘歲，今馬薛里吉思是其徒也。教以禮東方為主，與天竺寂滅之教不同，且大明出於東，四時始於東，萬物生於東，東國木，主生，故混沌既分，乾坤之所以不息，日月之所以運行，人物之所以蕃盛，一生生之道也，故謂之常生天，十字者，取像人身，揭於屋，繪於殿，冠於首，佩於胸，四方上下以是為準，薛迷思賢，地名也；也里可溫，教名也；公之太父可里吉思，父滅里，外祖撒必，為大醫，太祖皇帝初得其地，太子也可那延病，公外祖舍里八，馬里哈昔牙徒眾，祈禱始愈，充御位舍里八赤，本處也里可溫答刺罕，至元五年，始祖皇帝召公馳驛進入舍里八，賞賚甚侈；舍里八煎諸香菓泉，調蜜和而成，舍里八赤，職名也；公世精其法，且有驗，特降金牌以專（元史），九年同賽典赤平章在雲南，十二年任閩浙，皆為總管舍里八，十四年教授宣命

推廣教法，一夕夢中天門開七重，二神人造云：汝當興寺七所，贈以白物為記，覺而有感，遂休官務建寺首於鐵甕門拾宅建入世忽木刺大興國寺；次得西津豎土山，並建答古忽刺雲山寺，都打吾兒忽木刺聚明山寺，二寺之下，那為也里可溫義阡；又於丹徒縣開沙，建打雷忽木刺四瀆安寺；登雲門外黃山，建的廉海牙忽木刺高安寺；大興國寺側，又建馬里結瓦里吉思忽木刺甘泉寺，杭州薦橋門，建樣宜忽木刺大普興寺，此七寺實起於公之心，公忠君愛國，無以自見，而見之寺耳，完澤丞相謂公以好心建七寺奏聞，蠶書護持，仍撥賜江南官田三十頃，又益置浙西民田三十四頃，為七寺常住，公任鎮江五年，連興土木之役，秋毫無擾於民，家之人口受戒者，悉為也里可溫，迎禮佛國，馬里哈昔牙，麻覺失理河，必思忽八，闡揚妙義，安奉經文，而七寺道場，始為大備；且敕子孫流水住持，舍利入世業也，謹不可廢，條示訓誡，為似續無窮計，益可見公之用心矣。因緝其所聞為記。

甘泉寺在大興國寺之例。

大光明寺在丹陽館南元貞元年安馬思建

錄至順鎮江志卷九

準此：景教寺有七所，馬哥謂在鎮江有二：杭州有一，即大普興寺，大興國寺建於一二八一年，據萬曆鎮江志，則大興國，高安，四濟安三寺，明時尚在，惟甘泉不載，雲山聚明，則改爲般若院。至康熙鎮江志則並此六寺之名而不可考矣。

陳垣元也里可溫考

卷三十七頁以下三十三頁又交通史料又通報 Young mo, 1915, pp. 427-484 Christians at Chen Kiang Fu. Young mo, 1917, pp. 131-133. Les Chrétiens dans l'Asie centrale et de l'Ext. O. Young mo, 1917, pp. 61-64.

在各省之 張星煥先生從中西文書籍中推悉元代在中國各省所有之教堂，排列表

也： 直隸北京城內

聖方濟各會一三〇六年有教堂二，一三三〇年左右增至三所，攝

派教堂必甚多，無記載可考。

據馬哥字羅遊記

山西大同

攝羅伯天主教傳有大注教堂一所此堂在

甘肅沙州 今名燉煌 有攝派教徒。

甘肅肅州 有攝派教徒。

甘肅甘州

有教堂三所極爲華麗

馬哥字羅遊記卷一四十四章

元史卷三十八順帝本紀：「至元元

年三月，中書省臣言，甘肅甘州路十字寺，奉安世祖皇帝母別吉太后於內，請定祭禮從之。」「甘州府志古蹟云：「十字寺元世祖妃祀其母別吉太后處，夏建，今大寺也。」「甘州寺卷二云：「初世祖定甘州，太后與在軍中，后歿，世祖使於十字寺祀之，至是歲久，祀事不肅，故議定之。」「別吉，基督教西名 Beatrice 或 Bertha 別吉太后奉教無疑。

甘肅額里折 有攝教徒教堂數不詳。

甘肅鄯州 今西 有攝教徒。

甘肅額里合牙 有攝教徒教堂數處皆建築華麗。

外套

今鄂爾多斯北，黃河北岸諸地是也，金元間為汪古部牧地，汪古部名人見於元史者有三族：一為部長高唐王闕里吉思之族，二為文豪馬祖常之族，三為文豪趙世延之族，此三族皆奉基督教。

新疆喀什葛爾 基督教徒甚多有教堂數不詳，景教主教駐節表。

新疆葉爾羌 有基督教徒及雅各派，基督教徒。

新疆赤斤塔拉思 有基督教徒基督教徒。

新疆伊犁 有聖方濟各會天主教司鐸駐節。

東三省 元世祖時為乃顏之封地，乃顏為基督教徒。

山東臨清州 光緒十八年在該處發現聖方濟各會主教古塚有墓石，謂葬於明太祖

洪武二十年云。

江蘇揚州 馬哥字羅官揚州三年，其遊記中未言有教堂，三十年後鄂多力克記揚

州有聖方濟各堂一所，基督教徒三所。

江蘇鎮江 有基督教徒二所（見上）

浙江溫州 元典章卷三十三：溫州路有也里可溫創立掌教司衙門，招收民戶

，充本教戶計，及行將法錄先生誘化。此處所謂掌教司衙門者必主

教，或總主教駐節所也。

福建泉州 馬哥字羅遊記未記泉州有教堂及基督教徒。秦定時，鄂多力克泉州，

記其地有教堂二所。一三二六年，泉州主教安德助遺札，亦謂泉州當

時有加特力派教堂二所。至正六年馬黎諾里，過泉州，則記其地有加

特力派教堂三所。

雲南省城 馬哥遊記謂亦有基督教徒。

以上所言諸地，或由北京出居庸關，經大同，河套，寧夏，涼州，甘州，肅州，嘉峪關往西域之路途間；或由北京運河南下，沂錢塘江，過仙霞嶺，下閩江，經福州，西至泉州，由泉州往海外諸國之路途間，歐洲人元時來中國，或返歐洲，皆必經此二道也。

關於鐸德約翰之記載

論元代之波斯脫里派在十二世紀有一相傳之事，謂在中亞西亞有一鐸德約翰 *Prêtre Jean* 之存在。蓋當時正十字軍東征，軍士中僉謂中亞細亞有一教友王，信仰此派教同情於天主教之十字軍，亦肯出兵，征討回人；一時一傳十，十傳百，風聲乃遠佈也。參考中西交通史料 滙編第二冊六四頁

原此事之傳佈，由奧刀弗來森 *Otto Freisinger* 於一四四五年從西利 *Syrie* 寄函歐西，旋經加羅拉城 *Galata* 之主教口呈報於教皇，安才納第 *Innocence III* 謂：近數年前，有一親王名約翰 *Jean* 者，一其國在亞爾默尼 *Arménie* 及波斯之後，一與其國人皈依此派脫里派，握有政治及司祭之權，曾戰於梅地 *Médie* 及波斯 *Perse* 之境，而佔據愛排帶約 *Ecbatane*，并大敗敵人之軍云。Toung pao 1917, Le Christianisme en Chine pp. 52-53. — Yule: Cathay vol. I, p. 174.

鐸德約翰之名，在歐西頗有知之者。一二五二年法國聖王類思遣方濟各會士羅伯魯 *Rubrouck* 聘問蒙古王，在其遊記中亦嘗言及此王，謂：其人到處有名，我經行其地之時，除此派脫里派之少數人外，無人知其為何人；此派脫里派所言其人靈異事蹟甚多，然此派脫里派來自此地者，習於誇張不足信也。此派脫里派多乘蒙古史四十五卷又見

又曰：黑契丹之乃蠻部人 *Naiman* 皆奉此派脫里派基督教，菊兒汗（為黑契丹王）卒，此派牧羊者自立為王，其同派人皆稱之為約翰王，約翰王有奇事甚多，而皆言過其實，誇一為十。約翰有一弟名溫克 *Duc*，約翰卒無子，乃召其弟溫克為可汗，溫克以成吉思汗之盜其羊，起兵討之；成吉思汗被韃靼及蒙古人推立為王，襲烈克王勝之，烈克奔契丹；烈克有女為成吉思汗所獲，以妻其子，生蒙哥大汗。Yule: Cathay V. 譯文全段見中西交通史料 滙編第二冊六五—六六頁

馬哥孛羅在其遊記中在多處亦論若望與成吉思汗之種種關係，*Pauthier: le Livre de Marco Polo, pp. 174-182; 356-359.* 註...

隸屬於普勒斯忒約翰 *Prester John* 領土內之騰杜克 *Tenduc*，是一東部之省份內有許多城市及城堡，受大汗之統治；自皇帝成吉思汗征服此國家以來，此家系之一切君主，即長為元朝之附庸，其首都名騰杜克，大部分之居民皆為基督教徒。但居民中有崇拜偶像者，有信奉回教及基督教者，省中之統治權操在

基督教徒之手中。……騰杜克省向屬於普勒斯忒約翰權下，其統治權之繼承者，至今一脈相傳；現今在位之王名喬治 (George)，是普勒斯忒約翰傳下之第四王。此段譯文見李季譯馬可波羅遊記一〇三頁又述一金王之故事，謂：約翰封某臣為金王；金王後來發生叛變；卒約翰王扈從中之騎士設計將金王捕至約翰王前做俘虜，終乃赦免等。見原書一八二頁

上言約翰王世奉基督教，即帖斯脫里派異端，景教是也。
真福和德理遊記中亦述及約翰王，曰：

「余自契丹起程，向西行五十站，歷城池多處，而抵伯德約翰之地，古屬遼闊，今被蠶食殆盡，僅存百中之一，首城名樂散，為該地雄城之一，屬城尚多，其王約翰世娶大汗公主，以示和好。」郭棟臣譯真福和德理行實記五十張見原文 Compendium, Chapter, par. 488.

又註謂：有疑樂散為河套地，伯德約翰乃當日帖斯脫里教王，宋寧宗嘉泰年間元太祖成吉思汗攻而戮之，竊考古籍伯德約翰番語，譯曰教王，古昔中國西陲青海西藏以及天山南北，既屬伯德約翰之國，唐人稱羅，(《東遊記》)，(《中國西陲青海

流至其國云云，審是則伯德約翰之地，似即五胡吐番之地也；教尚浮屠，王尊喇嘛；伯德若翰，疑是當年僧王也，世娶公主，考史載鴻吉哩氏，或弘吉刺氏之族，從元太祖起兵有功，尋納其女為后，遂與約曰：鴻吉哩氏生女世以為后，生男世尚公主鴻吉哩氏，其果即伯德若翰之族歟。

綜上觀之：約翰王奇事之傳流已在十二世紀之初葉，十字軍東征之前，歐洲人士記載者有柏郎嘉賓，羅伯魯，馬哥孛羅，孟高未諾，及和德理；除馬哥孛羅外，其餘四人皆為公教教士，或教廷專使，然所記者概屬傳聞，離迷神秘，莫明真相。至欲推究約翰王究為何人，其國究為何地；西書所記，雖難徵信，然予吾人以線索，可按圖而索諸中國史也。

遼史卷三十，天祚本紀，耶律大石者世號西遼，自立為王，得精兵萬餘，置官吏，立排甲，具器械，整旅而西，所過敵者勝之，降者安之。至尋思干，西域諸國舉兵十萬，號忽兒珊來拒戰，忽兒珊大敗，僵屍數十里，駐軍尋思干

凡九十月，回回國來降，貢方物。又西至起兒漫，文武百官册立大石為帝，號葛兒罕。復上漢尊號曰天祐皇帝，政元延慶。

準此：十二世紀初半，歐洲各國所傳之中央亞細亞某征服家即大石也；大石殆即所謂約翰王也；大石深染漢人文化，必為佛教徒，而非基督教徒，可以斷然無疑，至傳為基督教徒者，必執派之好事者為之也。中西交通史 譯編 第二册六九頁

羅伯魯遊記曾言契丹王菊兒汗，即遼史之葛兒罕，菊葛二字，古音相近，大石卒年時，秋，出獵，乃蠻王屈出律以伏兵入干擒之，而據其位，遂襲遼衣冠，尊直魯古為太上皇，皇后為皇太后，朝夕問起居，以待終焉，直魯古死，遺絕。遼史卷一 屈出律回教作家作 Church 乃蠻部長太陽罕之子；成吉思汗即位之三年，乃蠻部被滅，元祖卷一 屈出律 律奔契丹，契丹主直古魯善遇之，妻以其女，後竟篡位，聽其妻之言，棄基督教而從佛教，一千二百十八年，成吉思汗率師伐之，屈出律兵敗，奔巴達克山被殺。見多桑 屈

羅伯魯又言及烈克王，字哥羅遊記謂烈克王即羅漢之鎧，遼史卷一 二册七一頁 烈克乃中國「王」字之訛音，克烈部酋長王汗，受金封爵為王，番音音里，故稱王為王汗。克烈部初在阿穆爾河即黑龍江上流，鄂爾坤河及圖喇河兩流域；成吉思汗時，喀拉和琳附近，確為克烈部所轄也。拉施特 Rashid-ad-Din 史記亦謂克烈全部皆信基督教。

克烈部之奉教，已在北宋初，成吉思汗未興前，王汗及其部下，皆虔奉基督教，已無可疑。

由羅伯魯之記載，可知蒙古境內有克烈，蔑里乞，乃蠻三部落皆奉基督教，其人物有后妃，有貴戚，有將相。元定宗生母，及旭烈兀大王之妃託古思可敦 Ögögin 皆克烈部人，且奉基督教，回教著作家有確實記載；述赤太子及睿宗二人之妃，亦皆克烈部人，且為基督教徒也。見同上書 四七頁

品教中有名人

陳垣元也里可溫考有也利可溫人物之記載，足見也里可溫人中，

(指聶派而言) 不少有名人，茲有二人，名喧歐洲，初為聶派信徒，而終歸化入天主教者，不可不畧提之也。之二人者，一名拉班把掃馬 *Reuben Gannan*，一名麻可斯 *Markus* 皆畏吾溫人，馬哥字羅，孟高未諾，和德理遊記中，亦嘗言及。

把掃馬為西旁 *Sistan* 之子，西旁者，聶斯脫利派人，十三世紀初葉來北京任巡閱聶派教會之職；把掃馬之母名昆帶 *Quanta*，把掃馬自幼熱心，思離家修道，其父母多方阻止，無效，卒許行其所志。把氏於三十歲後乃入修院，受剪髮禮正式成為聶派之修士。把氏居修院越六年；獨居北京郊外之某山洞，度隱士之生活，聖德於是遠佈。有斐尼爾 *Barniel* 總主教之子名麻可斯 *Markus* 者，亦熱心出衆，有志隱修，乃離去家鄉 *Kosang* (山西霍山) 就學於把掃馬焉。一路徒步而來，至霍山至掃氏處有十五日之路程。掃氏一見麻氏，問其來意，為何背鄉離家，遠至曠野，既而知其欲隱修學道，乃示以隱修生活之嚴厲，非青年所能勝任，勸其還家；不獲所聽，於是收為弟子，試以隱士種種生活之狀況。三年後，見麻可斯頗能守規隱修，乃領麻氏在聶派

勞以懼之。麻氏毫不畏懼，屢屢請求，把隱士見其意之真，志之切，二人乃決意就道西行。及此音信一經傳出，聶派教徒咸來勸阻，卒不聽。一二七八年，二人起程前行，至霍山，麻可斯之親戚咸來歡迎款待。當地巡撫 *Kun buqa et Albuqa* 得訊，迎至駐營，以優禮待之，且與以許多禮品為途中之用。繼又前進，由唐古忒，和闐，喀什葛爾，呼羅珊 *Khorassan*，途思 *Tus*，阿錯貝魯等地，往巴士打城 *Basra*，至馬拉城 *Maragha* 時，遇大宗主教 *Patriarche Mar Denha*，二人喜不自勝，跪求祝福。在馬拉城旅居數天後，擬繼程至日路撒冷，無奈路途阻礙，卒不得進行；屯哈乃召回二隱修士至馬拉城，寓於己堂。屯哈一日對麻可斯說：我將祝聖爾為宗主教 *Metropolitain*，又對把掃馬曰：我將委任爾為總巡閱使 *Visiteur Général*，爾二人祝聖後仍回貴國。麻可斯於是取名雅八拉哈 *Jabalaha* 於一二八〇年祝聖為契丹宗主教，時年三十五歲。

祝聖後二人正在歸途中，聞屯哈大宗主教逝世之耗，乃折回送葬；緣大宗主教行

奉安禮後，即將選舉新大宗主教也。不料會議時，衆主教一致推選麻可斯爲大宗主教繼屯哈之位，兼管賽流西亞 *Sarcenia* 及克泰錫彭 *Ctesiphon* 二城教務，取名雅八拉哈第二。

麻可斯謙辭至再，以爲不諳教會律典，不精教中學問，且不知叙利亞文，恐不能勝任；然終不能辭却；終於一二八一年十一月祝聖爲大宗主教 *Patriarch*。

時波斯王阿魯 *Arslan* 方圖征服巴來斯定 *Balascan* 敘利亞兩地，欲結歡歐西天主教諸王，并聘問羅馬教皇，以把掃馬能通歐語，乃於一二八七年遣派爲大使，把掃馬於是年三月間取道黑海，經公斯當定城，過那玻利 *Naples* 而抵羅馬。適教皇奧諾利廷斯第四 *Honorius* 於一二八七年四月三日故世，未得將阿魯及雅八拉哈之國書上呈於教皇，乃乘機至法國，覲見法王斐理伯勒貝 *Philippe le Bel*。法王親以耶穌之次冠及十字架之真木，出示把掃馬。把氏見之，獲慰甚多。繼又至英，見英王愛德華 *Edward I* 一世。

一二八八年二月間，新教皇尼各老第四 *Nicolaus IV* 登極後，把掃馬乃親回羅馬，覲見新教皇。尼各老第四亦親出城，把掃馬在城門外，把氏一日請求教宗許彼舉行彌撒聖祭，教皇亦予以許可；來參與蒙古大使舉行聖祭者甚多，羅馬教友衆口一辭曰：「言語雖不同，而禮節實同一。」把氏又去覲見教皇，教皇語之曰：「天主接受爾之聖祭，且降福爾而寬赦爾之罪過。」把氏又曰：「余既獲得教皇赦予之罪過，今再求聖父在爾手恭領聖體，俾我之罪過完全得赦。」教皇答曰：「善。」聖枝主日教皇乃在衆教友前行聖祭，送給聖體於把掃馬，把掃馬在領主前曾行告解，準此觀之，把掃馬在領聖體前曾在衆人前誓絕玷派之異端，而歸正於天主教；否則不能在天主教司鐸手領主，更不能在衆教友前舉行彌撒聖祭；把掃馬之棄邪歸正，明如觀火矣。把氏乃由故道回到阿魯大王之廷，持有教皇之復書，致蒙古波斯王及大宗主教。把氏卒於一二九四年。

至論雅八拉哈，爲人非常謙和，敬畏天主，汎愛衆人，自把掃馬帶回之復函後，終亦棄絕玷派而歸正。約在一三九〇年，有天主教司鐸蒙克勞知 *Ricordo di Monte Croce* 者，在排格達 *Bagdad* 玷派教堂中講道，講至聖母爲天主之母一句，玷派羣起。

攻之；卒蒙氏至雅八拉哈前辨道；而拉哈完全贊同蒙說；且又謂：「他個人並非新派教徒，又不信從伯氏之道哩。」
 Histoire nestorienne, t. 1, p. 124.
 Dictionnaire hétérodoxe, t. 1, p. 124.
 我會士之手。 Henders 1910, 124.

一三〇四年新教宗本篤十一世登極後，多明我會某司鐸去報告雅八拉哈以此新聞；彼即繕寫一函致新教皇，陳述信仰羅瑪宗座之心曰：「我儕信羅瑪教皇是至聖至高普世信友之共父，承認他是繼續聖伯多祿之位之人；耶穌基督普世之代牧，統轄自東方至西方教會一衆之子女；……我儕該當服從他，求他降以遐福，并準備接受他一切之命令；……我們既然皆是信仰基多之弟兄等，且因公教真實之信德，成爲其子女；我儕願此善父不要棄視我們，然更願其不棄卑微，指引我儕所作之事，提拔我儕之心神，得到快樂安慰之境地。」
 Moule, Christians in China, pp. 123-124.

雅八拉哈之歸正，既如上所述，其在大宗主教位上共有三十六年之久，祝聖主教有七十五人之多；於一三一七年十一月十三日卒於馬拉加城 Maragha，其晚年備嘗艱

Estire nestorienne, t. 1, p. 213-213. 中西交通史料彙編第一冊九七頁。一〇〇頁
 Tournes pao 1917, le Christianisme en Chine... par Cordier, pp. 65-68.

聶斯脫利教徒不少文學之士，其最著名者十四世紀時有趙世延及馬祖常二人，皆汪古部人 Onait (汪古亦作雍古) 馬祖常元史卷一百四十三有專傳；卷一百三十四有祖常先祖月合乃傳；元文類卷六十七，有祖常所撰禮部尙書馬公神道碑，自叙其家世。其中有曾祖伯穆爾越古一名爲蒙古人之名，漢字之名二十五，餘十四名悉基督教人之名如祖常曾祖名祖名之祖名父名

Chen-Wen (Siméon), K'ouo-Li-Ki-Ssen (Georges) Pao-Lou-Sen (Paulus)
 Yo-Nan (Johanna, Jean) Ya-Kub (Jacques) Tien-Ho (Denha) Yi-Cho (Yiso, Jesus) Lou-Ilo (Lanc); Xa-Kou. 祖常曾祖名 Sargis 祖名 Yohannau Sargis 之祖名 Tämürügä 父名 Bar-Caunã Eliso. 參考通報 Tournes pao, 1914, p. 630

楊維禎西湖竹枝集馬祖常小傳云：馬雍古祖常字伯庸，浚儀可溫氏，浚儀者，開封可入者，也利可溫之省文，或脫文，無疑也。又黃潛金華文集卷四三，馬氏世譜云

：馬氏之先，山西城崞思脫利貴族，始來中國者，和祿采思。(Horann Michael)。元史卷一百四十三，馬祖常謂「祖常工於文章，宏瞻而精核，務去陳言，專以先秦兩漢爲法，而自成一言之言，尤致力於詩，圓密清麗。」

趙世延亦雍古部人，曾職公 Tokrahi 祖按竺三通 Anthony 父黑梓 Hosea 叔微利 Charles 子伊噶 Julius 皆基督教名也。元史卷一百八十一，趙世延傳云：「世延天資秀發，喜讀書，究心儒者體用之學。」至順元年詔世延與真傑等纂修皇朝經世大典……」中西交通史料第一冊二六七以下

在，據盧白魯克遊記云：

「其處新派教徒，皆愚而無知；其聖經皆爲敘利亞文，祈禱時亦能頌之，惟皆不解其義，猶之吾國僧侶不知文法也。其人皆腐敗不堪，好放債收重利，沉湎酒色；與韃靼人雜處者，沾染韃靼風俗，甚至亦有一夫而娶數妻者。入教堂亦效法回教徒之所爲，洗滌下身，星期五日，舉行祝祭，茹葷食肉，一切皆效仿回教徒，其止教廟宇往該處視察，甚至五十年中，不見主教之足跡，偶一蒞臨，則預先將所有男女，以及尚在襁中者，悉行落髮，全戶口中男丁皆爲僧人，主教去，則又還俗娶妻，凡此種種，皆違背教規，不合先聖之訓言。其派僧俗，不獨娶妻，且行重婚，妻死可再娶，僧官皆買賣而成，無報酬，不爲他人舉行聖禮。其人知戀愛妻子，貪財好貨之心，熾於宗教信仰。蒙古貴族子弟多就學於彼等，以福音信條教授……」見 Rockhill's Rubruck, pp. 158-9, et Bergeron, col. 60-61. Le Christianisme en Chine, p. 60. 譯文錄自交通史料第一冊九四—九五頁

此段敘述未免過甚其辭，然元時新派僧侶之生活情狀，可見一斑矣。

參考書

- 元史卷五
- 張星娘中國交通史料匯篇第二冊
- 至順鎮江志
- 陳垣也里可溫考
- 馮承鈞譯多桑蒙古史

郭棟臣譯與福和德德行實

T'oung Pao 1917. pp. 65-68 1915 pp. 627-684 1914

Pauthier, le livre de Marco Polo

Rubrouck, Rec. de Bergeron

Plan-Carpin, Rec. de Bergeron

Vule: Gauthy, Vol. I p. 174

Gardier, Voyage en Asie d'Odoric

Études 1910 124 vol. p. 15

Dictionnaire théologique: eglise nestorienne

Monte: Christians in China.

第五章

羅馬教廷與蒙古通使史畧

元朝與傳教士之概況

自十三世紀之初葉，蒙古人崛起漠北，混一歐亞，其征服之民族，奉元之正朔者，不勝枚舉，而歐亞之交通，中西文明之接觸，亦莫有盛於此時者。吾天主教至中國傳教之運動，即發生於此時；其第一件大事，即教皇意諾增爵第四遣派方濟各會士柏郎嘉賓 Jean du Plan-Carpin 至鞏都王，^{一二四}開羅瑪教廷與元朝使節之先聲；教皇既又遣多明我會士杏山倫 Ascehin ou Anselme，於一二四七年至波斯蒙古戍將巴一朱營，無效果，中途折回，法王聖類思聞蒙古有皈依天主教之希望，於一二四八年，亦遣多明我會士龍如馬等 André de Longjumeau 同蒙古遣至聖王處之使節，來見蒙古可汗，亦無影響；聖王於是在一二五〇年又遣方濟各會士羅伯魯 Rubrouck 至拔都成營，終於一二五三年到和林，親見元憲宗。

羅瑪教皇與法國聖王擬歸化元之朝野，不斷遣使；然元朝皇帝亦乘機遣意人李羅二兄弟 Nicolas Polo, et M. ateo Polo 回至歐西，通使教廷，教皇若望第二十一聞蒙古王有皈依公教之信，擬遣教士來華；教皇尼各拉第三接若望第二十一位之任，即實行其前教皇未竟之志，而遣方濟各會士才拉李撥刀 Gerard de Prato 等來華；然駐中國傳教而成立總主教區者，實由孟高未諾北京總主教 Monte-Corvino 始，繼孟總主教來者，有真福和德理，然不久返國，孟總主教逝世後，羅瑪教廷雖有遣使至華補授北京總主教缺，但無何等影響，而元室亦不久傾覆，中國之聖教宣揚，乃隨之中斷，今將其史事，畧述及之。

柏郎嘉賓來華

十三世紀崛起於漠北之蒙古人西征東伐，所至無不被堅折銳，無有能抵禦者，有拔都者，太祖之孫，太宗之姪，以善戰好勇名；一二三六年，出征高加索諸部，入俄羅斯，平波蘭，侵匈加利，全歐震驚，乃有請教皇以籌對付之策者，一二四五年，教皇意諾增爵第四在里昂召集公會議之際，於是遣使臣，與蒙古修和好，其受遣遠往者為方濟各會會士柏郎嘉賓 Le Franciscain Jean du Plan-Carpin。

帝國書

年，四月十六日自里昂起程東來，持有教皇致鞏剌王，及其臣民之信，此信作於三月五日或又謂作於十三日，教皇國書云：

「天主僕役之僕役，教皇意諾增爵謹致書於鞏剌王及臣民曰：天主好生，創世人類動物，以及地上所有有機物質，以明神為例，故有生之物，莫不相親相愛，安居樂業，永不相擾，余聞王等侵入基督教諸國，以及他境，所過殺戮，千里為墟，血流盈壑；直至於今，王及部下，凶狠之氣破壞毒手，未稍息止，解除一切天然束縛，不論男女老幼，無有幸脫王之劍刃者，余代天主行教，聞王所為如此，不勝詫異，余本天主好生之德，欲合人類於一家，據敬事天主之理，特申勸告，并警戒請求王及部下，止息此類暴行，尤不可虐待基督教徒，王所犯罪惡多而且重，必遭天主譴責，可無庸議，王須急宜識悔，使主滿意，以前諸國所以為王克服者，乃天主所使，非王之兵力所能也，以後王及部下，亟宜停止暴行，須知天主可畏也；驕橫跋扈之人，固有時幸逃天主法網，然若怙惡不悛，始終不知遷善

謙讓，天主未有不嚴刑懲罰者也。今余遣所愛兄弟約翰（即柏氏之聖名），及同伴數人，攜國書聘禮，往王之廷。諸人皆謹厚守禮，篤信宗教，通曉聖經。余希望王溫顏接受，善待諸人，則不啻身受王之惠矣。諸人代余所說者，王傾心信之；所言和平方法尤宜深加採納。更願通告諸人，王究因何掃滅他國等語，以後意志如何亦請示知。諸人往來，長途跋涉，願王派使護送為便。歸回時則亦請供給沿途所需，俾得來達余處也。約翰等皆品行端正，深通聖經，能告王以吾教世主之為人謙遜，故余遣之，若僅能為王奔走，代王布德，有利於王者，余將不遺彼等，而另遣其他高位教士，或有權勢之人矣。錄張星使中西交通史 科海篇第二冊四八頁

與柏氏同行者有博希米亞 Bohemia 人斯德芬 Svedhen 然動身不久而病，乃獨返；及波蘭人本篤 Benoit，二人均係方濟各會士。柏氏自里昂起程，途中備嘗勞苦，閱十月乃抵結武城 Kiev。一二四六年二月三日離結武，再行二十多日始遇蒙古人，進見駐防此城之大將名高倫柴 Corzana，告以奉教皇命，欲覲見大可汗。大將命先

和力醫藥，其與不地；單其自中聖也。第一七三

草木暢茂，盡成荒場。此蓋照蒙古族，不事耕種，任其荒蕪，取其便於遊牧也。自結武東行，四月五日始至拔都王所居之城。

柏氏二人到後，暫息一日，乃進朝求見。依蒙古俗，先將二人火灸水浴，祓除不祥，然後由侍衛領進拔都帳幕，幕中羅列珍奇之物，大約皆得之於匈加利波蘭等國者。二人既到拔都座前，跪呈教皇蠟書。拔都命教皇信翻譯，譯成三種文字：一俄文，二薩拉森文 Sarrasin，三蒙古文。拔都親察蒙古譯文後，命將二修士遣赴和林，覲見大可汗，且派兩騎兵，引路前行。是日正當耶穌復活瞻禮，二人念畢日課，畧進飲食，即上馬起程，不禁愁緒紛起，淚流沾襟，蓋長途茫茫，不知生死何如也。一路所經之地多是沙漠曠野，赤地千里，一望無涯，既無草木，又無水泉，所賴以止渴者，惟融化之冰雪而已。公曆七月二十二日始抵和林。是年八月二十四日貴由大汗 Geyik 行登極大禮，柏氏等奉使遠來，適逢其會，參與盛禮。時定宗已接拔都王之報告，盡知二修士遠來之意，命人供其食用，以待他日之召見。至八月末，親王加冕畢，乃始

得單獨召見，一修士呈教皇勳書，旋即退出，又奉命進見皇太后都刺吉納；元史作脫列哥那

太后奉教恐係赫斯多派教，素稱熱心，得見甚喜，濫語慰勞，柏氏覲見時有三宰相在旁，一名

括達 Qadaq，一名排拉 Bato，一名森官 Cingui；除排拉外，餘二人均係品斯多派

教友。據可鐸天主教會行中國考卷1141頁 Pelliot, Les Mongols et la papauté pp. 4-9

元帝復元帝為復教皇書詢柏氏在教廷中有何精通俄語薩拉森語及蒙古語人，柏氏

答以無有，歐西雖有薩拉森人，然離教廷甚遠，請王以蒙古語答復，於是

復書即繕寫蒙文；十一月十一日，三宰相為柏氏一一講解；且令柏氏還講，便知是否

御璽，交付柏氏，復函云：

「奉天承運大可汗，致書於教皇座前，爾教皇遣使齋書，來我蒙古朝廷，意在修好，固甚善也，但欲修好，固甚善，祇遣一介之使，未免太易；必也，爾與所屬諸侯王公，親來此地，面議和款；朕將告爾以朝廷意旨所在，俾爾有所遵循，如此方昭鄭重，再爾勸我蒙古君民進教領洗，朕不知何故宜出此，甚無謂也，又謂

爾等見國兵殺人，尤以其者，甚為詫異，云云，朕可簡畧告爾；爾所云者，朕實亦不解也

（今屬捷克國）等，甚為詫異，云云，朕可簡畧告爾；爾所云者，朕實亦不解也

然朕若不言，爾或不明其故，茲特答爾如下，彼等不守天主及成吉思汗之教訓

，相聚為不善，殺戮我國使，故天主震怒命滅彼國，而交入朕手也。若非天主所

使，人對人何能如是乎。爾等居住西方之人，自信以為獨奉基督多教而輕視他人，

然爾知天主究將加恩於誰人乎？朕等亦敬事天主，賴天主之力，將自西徂東征服

全世界也。（定宗母太后亦奉基督多教故有此語）朕等衆人，若非有天主之力相助

，何能成功耶？一書未有貴由大汗贈文云：「天主在天，貴由在地，天主威權

，衆生之主印」。參考可鐸天主教會行中國考卷二四十六頁張星如中西交通史料匯編第二冊五十五頁馬承鈞譯多桑蒙古史上卷二第廿五〇頁以下拉丁文見 Pelliot, Les

Mongols et la papauté p. 11

柏氏接受國書後，即於是日起程回歐，臨行兩修士又奉命拜辭太后，太后念節屆

冬令，氣候嚴寒，各賜貂皮緞袍兩襲，及回到里昂已在一二四七年之終矣，教皇見柏

氏不辱使命，齋書回來，不勝欣悅，適達而馬西亞總主教出缺，即以柏氏補升，以酬

其勞，柏氏於一二四八年終於是任。

注意：柏氏帶回之復書似有三種文字；然有一事的確者，即元廷所書之第一書是蒙古文，柏氏曾以拉丁文譯之也；卒於十一月十一日又書薩拉森文函，以便歐人易於領悟，此函元帝加以御印而具鋼者也。見 *Trevelyan* 書 179。

教皇與蒙古使命之往來，不特遣柏郎嘉賓已也，且有別種使節，即二次遣方濟各會士：（柏郎嘉賓為第一次，老倫葡萄牙 Laurent de Portugal 為第二次。）又二次遣多明我會士是也，（杏山倫 Ascelin 一二四五年——一二四八）其所以繼續遣使之故，蓋教皇與蒙古之修好，必思有以成功故也。

柏氏之遣使已如上述，至老倫葡萄牙雖亦銜教皇命奉派前往，然無相當之效果。杏山倫果得達蒙古可汗朝廷；而所獲之影響，誠微乎其微矣。與杏山倫同行者有西滿聖根河 Simon de Saint-Quentin 亞爾培利克 Albéric 及亞歷山 Alexandre，及至帝勿利 Tiris 城又有安德肋龍如馬 André de Lonjumeau 耶雅爾克來瑪納 Guichard de Cremenone，一二四七年八月至蒙古大將名巴兀兒 *Batu Khan* 者之駐軍地；杏氏即將

教皇書呈上，書中謂：大統與我人等，前此之草菅人命，實屬大傷人道。杏氏剛蒙古諸王，悔過自新，毋再屠殺無辜良民，前此之草菅人命，實屬大傷人道。杏氏剛直之言甫經出口，巴大將勃然大怒，命將杏修士，立即處死，幸其妻奉教，左右之人，亦有奉教之人，再三解勸，方纔息怒，然拘留留修士，視如俘虜，每日所給飲食，僅足活命。兩月後始遣之回。巴一朱復教皇書，書中大意，與定宗復教皇，一般無禮，勸教皇率歐西各國投順蒙古，進貢稱臣等等。天主教傳行中國考卷 149 頁 *Cordier*。

蒙古可汗遣使至聖王類思 教皇意謂增僑第四遣使至蒙古可汗，而蒙古將士亦遣使至歐洲也。

為 Chypre，是年十一月十四日有蒙古大將伊治加合 *Ichikhan*，遣來一使：一名瑪利發達未 *Morhat David* 一名瑪爾谷 *Marc*，（必係景教人因有聖名故）持有聖書請見聖王，伊治加合 *Baldion* 任，統治波斯蒙古軍之大將也。二使到法王時，適在聖王側有新自蒙古奉使回命於教皇意謂增僑第四之安德肋龍如馬。龍氏一見達未，即行認識，二使帶至之書係用波斯及亞拉伯文繕寫，龍氏任翻譯之責。書中大

意，謂欲恢復日路撒城聖地，願率蒙古兵相助云云。據使者又云伊治加台亦係教友，想係景教彼等亦是奉教之家；今夏蒙古王擬出征跋格大 *Mulhaque de Bagdad*，請法王亦出兵埃及助之，又謂，蒙古可汗係司祭若望之女之子，可汗因其母之規勸，及聖主教馬拉海亞斯 *Marsyas* 請求，已在三王瞻禮日，同其第十八子及許多軍士受洗云。

二使於一二四九年一月二十五日回去，同行者有聖王所遣之三多明我士會：——安德肋龍如馬，若望加爾加沙，奇奧末 *André de Carenszone*，*Jean de Longjumeau*，*et Guillaume*；并有禮物贈鞏額王，其中最珍貴者，即一十字架，嵌有耶穌真十字架之木者，及錦繡之耶穌行實聖像，聖王且有國書致伊治加台大將及可汗；并勸彼等臣服羅馬教皇。

聖王之使節與蒙古使臣，經波斯而至伊治加台軍營，繼轉道至可汗朝廷，奈至和林，方知定宗已故世，新君未立，惟有皇后烏拉海額垂簾聽政。龍如馬修士即將聖王之國書及禮物呈獻於王后；而后視以為法王進貢之物，復書又甚傲慢。聖王使節在一二五一年西回復命。補司鐸天主教傳入中國考卷二五十二條

方濟各會士羅伯魯 *Guillaume de Rubrouck* 及巴爾多祿茂 *Barthélemy de Crenone*，并另一人作隨員前往焉。

羅伯魯於一二五三年五月七日從康士坦丁 *Constantinople* 動身，經過黑海，是月二十一日抵沙爾對亞 *Soudria*，六月一日又起程向撒里答 *Saracen* 前進，在聖神降臨前夕，途中遇見依希臘禮節之教友，雖非異端派，然必非羅馬公教人也。七月三十一日始抵撒里答（拔都之子名見元史）之帳幕；翌日八月一日，羅伯魯等身穿司祭禮服，由撒里答王接見，據說王亦信教，然至少在其左右，有景教之司鐸，唱誦日課及行宗教禮節。修士等居撒里答帳幕中有四日之久，撒里答王知修士之來意，因命往欽察覲見其父王拔都。拔都接見後，命修士赴和林覲見蒙古大可汗。一二五三年十二月二十七日始抵和林，翌年一月四日元憲宗接見羅伯魯等一行使節；羅氏在其遊記中描述覲見時之情景曰：

一大可汗坐在一矮小之牀，身穿富麗鮮明之皮袍，其皮似海豹皮也，身材中等，

鼻扁平，大約有四十五歲，其妻幼而美，坐於其側，其女名西利那（Cecilia）年近出閣，亦在其旁，其女不甚美觀，尚在別一牀上，亦有幼童休息其間，可汗所居之宮殿，係一女教友之所有，此女教友爲可汗所寵幸而娶之者也；雖可汗已有此年輕之妻，然並不以之爲妨礙，西利那是從女教友所生，在此宮中，一切之權，均操於其手，一

羅伯魯覲見退朝後，寓居和林多月，該處有不少擄自歐西之男女教友，有一法國人麥思（Meus）婦名巴斯嘉（Marguerite）從匈加利擄至是地，嫁於一俄人精建築術者，并生有子女三人；又有一巴黎人名步瑟（Guillaume Boucher）者，業金銀匠，爲可汗曾作一銀樹，曲盡奇巧之妙，其中以日爾曼，匈加利，俄羅斯等國之人爲多；亦有公教中人來至羅氏處行告解領聖體者，然在和林，以聶斯多派異端人爲多，且有聖堂，舉行禮儀，五月二十四日可汗元憲又召見羅伯魯，并與以答復聖王之國書，係用蒙古文繕成者；八月十八日羅氏離和林，九月十六日至拔都營；一二五五年六月十六日至齊伯勒島，時聖王額思巴回法國，羅氏乃將奉使始末，繕錄成書，及聖王之國書，

馬哥孛羅

元世祖御極之初，有意大利威尼斯（Venice）商人馬哥孛羅（Marco Polo）偕其弟瑪竇（Matteo Polo）於一二二〇年，乘滿裝商品之商船到君士坦丁堡（Constantinople）行商，繼至窩爾加河（Volga），卒隨旭烈王使臣遠來中國，覲見大汗忽必烈——元世祖，頗蒙優待，垂問甚詳，二人應對如流，世祖大悅，擬遣派二人充作使臣，而覲教皇，馬哥孛羅（Marco Polo）（尼各老子）在其遊記中曰：「大汗名忽必烈，Cublai，爲全世界鞏固種之主人，管轄無數邦國，其疆土之廣，世界所未有也，聞孛羅兄弟二人所言拉丁人各種情形後，大喜，令二人爲大使，往羅瑪問候教皇，又命男爵擴格他爾（Cobacati）隨之西行，孛羅大悅，敬奉命，謂汗曰：『吾輩事汗，就事吾國之王也。』擴格他爾亦奏言，願竭其能力而行，大汗傳旨，命繕書與羅瑪教皇，書用鞏固文，交與孛羅兄弟及擴格他爾遞呈，書中大旨求教皇遣傳教士一百人來其國，來人皆須精七藝，善辭藻，能答辨如流者；能使拜偶像及其信異端之人，皆知基多教規爲最善，餘諸教均爲虛誕不經，設

基多教徒能證明一切，則大汗及其臣民，均可改信基多教，爲教堂侍役，書末，又令大使自耶魯撒冷聖地之長明燈取油少許，大汗命發出發出後，給大使金牌諭旨一道，令經過各地，供給馬匹夫役，地方官公爲照料，大使三人整備行裝完全後，別大汗起程。路行多日，擴格他爾病重不能前行，止於某處，孛羅兄弟二人相議離彼先行，俾得早日復命，路間所過各邑，因大汗金牌諭旨，無不供給一切，聽孛羅之指揮。

前行三年，而至黑梅尼亞之拉耶斯城 *Travus en Hermetie*，路間所以如是久者，因時遇大雪，或大雨，或瀑流阻路，故不得前行也。

孛羅兄弟自拉耶斯城，來至阿扣 *Acre*，時爲天主降生一千二百六十九年四月也。至此，彼等始悉教皇已死（格叻孟第四 *Clement IV*），乃求計于駐埃及之教廷專使透俄把塔 *Légal du pape, Tebaldu de Plaisance*。透氏頗有權勢，又甚

聰慧，孛羅兄弟從其言，歸威尼斯以待，且趁機得探訪親友，乃離阿扣城，而至尼格羅捧逢 *Zerepoint*，由此復前行，抵威尼斯。抵家後，尼各老孛羅之妻已死，遺有一子，年已十五矣；卽本書所言之馬哥也。兄弟二人居威尼斯數年，以待新教皇之選定。

兄弟二人留滯威尼斯甚久，教皇久不選定，心急不復待；議卽復歸大汗，由威尼斯起程，偕馬哥同行，直回阿扣城，見前專使，與之磋商事件，求其允許至耶魯撒冷取聖墓長明燈之油少許，俾歸大汗復命。專使許之，乃離阿扣至耶魯撒冷，取油少許，復歸阿扣見專使，謂之曰：「舉定教皇，遙遙無期，吾輩必須歸見大汗；因留滯已久，故不能再待也。」專使答曰：「君等既欲東歸，鄙人不復強留。」乃致大汗書，證明孛羅兄弟確能奉行使職，毫不負命，惟教皇一時尙未選定，故不能完全覆命。

兄弟二人得專使書後，離阿扣城，歸見大汗，行至拉耶斯城時，得聞前所見之專

使已被選為教皇，改號額我略，兄弟二人大喜，無幾時，專使遣人追至拉耶斯，以教皇名義，請二人急歸見教皇，不必前行。

李羅兄弟二人至阿扣後，以尊禮謁見教皇，教皇亦以禮相待，為之祈禱，求天主保佑，更命多明我二會士隨李羅見大汗，授以全權，俾得為所欲為，此二人者皆當時該省最有學識之修士也：一名居古拉衛深斯 Nicole des Vences，一名奇奧未脫利撥爾 Guillaume de Triple，給以証書，及回復大汗之信。

李羅氏三人起身前行，寒暑數易，終至大汗之廷，大汗適駐開平府，聞尼哥羅及馬飛二人歸時，欣悅非凡，特遣人遠迎之於四十日路程之外。

兄弟二人及馬哥至上都時，入宮朝見大汗，見大汗左右，環列貴胄無數，李羅等屈膝（跪於大汗之前），以表尊敬，汗命起立，待以優禮，欣悅非凡，問途中一切情形，又問起居安否？李羅等答以平安無事，又謂見大汗聖躬康健，心中甚為欣慰，已而呈上教皇所給之証書及信，大汗大喜，李羅又奉上聖墓長明燈之油，

大汗益喜，賞賜甚多，已而大汗既視馬哥年方甚少，問之為誰，尼各老謂：「此大

教傳入中國考卷一六十大張以下法文本 *Le livre de Averro l'oto jinnit. par M. Q. Paunier. pp. 120 Cordier. Histoire de Chine vol. II. p. 428 430.*

以上均係馬哥李羅之遊記，敘述非常忠實可信，李羅兄弟二人回大汗廷，須二年半之久，時在一二七五年五月也，至多明我二會士，至拉耶斯城即折回不去，蓋懼路之難，時之久也。

孟高未諾 總主教

蒙古王與羅馬教廷使節往返固未嘗或斷，然得獲其傳教之效而成立傳教區者，要以孟高未諾 Jean de Monte-Corvino 為始，孟氏意人生於一二一

四七年，東羅馬皇巴來奧老格 Michel Paleologue 為欲連合希臘與羅馬二教會之故，會遣孟氏至羅馬教廷，謁見額我略第一，時孟氏已進聖方濟各會矣，一二一八九年教皇尼各老第四 Nicolas IV 聞中國皇帝一優待教士，大有開教之望，乃遣孟高未諾起程來華，并繕寫書函致旭烈兀 (Hulaku) 之孫阿魯 Arghoun 大王，及小亞美尼亞 Petite Arménie 王及后，并討來思城 Tauris 主教，雅各會 Jacobites 之教務大總管 Patriarche - 忽必烈大汗及土爾基海都 Kaidou 大王亦一一致書，請彼等善待孟氏

也。

孟總主教之書翰

孟氏東來有遺札留於吾人；孟氏在其書翰中謂：已於一二九二年離計來思城，道出印度，在該處寄居十有三月，并拜謁滿麗亞城 Meliapor 之聖多默聖堂；隨行之修士尼各老 Nicolas de Primate 病死是地，乃即葬於聖多默堂中，後復前行，於一二九二年至中國；此時元世祖猶未崩，乃進京覲見，呈上教皇國書，頗得皇上優待也。

孟氏於一三〇五年，即元成宗在位之十年寄書於歐洲同會士云：

「余初來北京；大遭聶思脫里派異教之妒嫉，在皇帝前，造作誹語，謂我為偵探匪徒，非教皇之遣使；又說我在印度時，曾劫殺某國進貢之使，而奪其所有，又賄買証人，必欲誣陷我而後已。朝廷將信將疑，將我看管，提審數次，幾遭不測之禍。幸五年後，蒙天主矜全，令仇黨中一人，天良發現，自認捏詞妄告之罪。於是我覆盆之冤，方得昭白。皇帝即將原告反坐，并其妻孥一同充軍。自此以後方得自由傳教，建築聖堂一所，內懸二鐘；鐘洗者達六千，設無垢派與教團殿，

等寫錄聖咏 Psalter 及三十首聖歌 Hymnes 大日課等，其中十一人已熟悉聖

咏，余為之組織唱咏班，按時唱誦，皇帝亦甚喜來聞也。

孟高未諾在北京遇一若爾日王 Georges，係西遼末帝直魯古即汪古部長高唐王爾里吉思也汪古部國今何處

五原縣包頭鎮誌地之苗裔，直魯古即天禧，西史所稱鐸德可汗是也，Jean le Prêtre 失

國後其子孫流寓蒙古者不少，若爾日王又為世祖外孫，曾隨世祖出征納顏，繼又隨軍征討海都；戰後叙功，封為唐突王音譯孟氏書信中云：

「余抵此之第一年，即深與余結納，從余之言，棄絕聶思脫里派而歸奉天主教。余又授以四品神職，每輔祭時，王盛裝參與典禮，以昭誠敬。聶派因謗王為棄教，王率其民大部來歸公教，捐資建聖堂一所，雄壯宏麗，無異王侯之宮，用以敬奉天主聖三，王賜題額為「羅瑪堂」。十六年前，若爾日王卒，僅留一子，尚在襁褓之中，今即已九齡矣。王卒後，諸弟誤信聶思脫里派之邪說，將王生時引歸公教之人民，返之歧途，余因僅一人在此，不能遠離，大汗王生前所建之大堂距此

尚有二十日之程，故終未得往視察也。余若有二三同伴，助予傳教，則至今日大汗必受洗矣。……余來此後不聞教皇及本會及西方事情，已十二年矣。……做祈本會總長寄給唱歌樂譜，及諸聖人傳并聖咏等。余今年不逾五十八，然事煩慮多，勞苦過甚，故鬚髮已蒼白，鞦韆人最常用之語言文字，余已通曉，新經及一百五十聖咏，皆已譯成，使人以最佳書法，繕寫完畢矣。若爾日王生時，約余將拉丁文禮節譯成方言。

孟高未諾第二函作於一三〇六年二月十三日，書中大致謂：

「歐洲音信，久不接到外，又言為教授生徒新經古經，余特繪製圖像六幅，像後說明書，則用拉丁達爾西 Tarsic 及波斯三國文。又言至鞦韆以來，已付洗五千人（第一函中謂六千人此處似少一千。）一千三百〇五年余在大汗宮門前又建新堂一所，堂與大汗宮，僅一街之隔。此係自討來思同余來此之富商伯多祿路加隆高 Pierre Lucalongo 贈置地基，助余敬奉天主而造。八月初旬地即購妥，嗣得

教堂者，屋宇煥新，紅十字架高立堂頂，又見余在室內唱歌，皆訝異萬分。……第一教堂與第二教堂皆在城內，兩處相距有二邁耳半。余將所收幼童分為兩隊：一隊在第一教堂，他隊則在第二教堂，各自舉行祭獻。余為兩堂住持。每星期輪流至一堂舉行聖祭。……

教皇格肋孟第五聞孟高未諾在中國開教之成績，乃於一三〇七年特遣方濟各會士七人均係有主教品者，來到北京將祝孟氏為北京總主教，并授以統理遠東教務，頒給有簡授主教之權，為各主教劃分區域，凡添設之主教皆屬於北京總主教權下。其中二會士，一名尼各老彭脫拉 Nicolas de Bantura 一名伯多祿賈斯得勞 Pietro de Castello 一名安羅齊奧亞西氏 Andruzio d'Assise 未抵中國，卒於印度；奇奧末衛脫甫物 Guillaume de Villeneuve 還回歐西。一三〇八年終抵北京者，惟安德肋伯羅氏 Andre de Pérouse 才拉爾 Gérard 李來仁 Peregrin 二位而已。二位主教乃奉教皇命依聖教禮祝聖孟高未諾為總主教；四主教共居於北京五年，元廷亦與以亞拉發 Alafa、亞

拉發者阿拉伯語，謂皇帝賜於外國使臣，說客，戰士，百工，伶人，術士，貧民，以及諸色人等之俸金，供其生活費者也。

時在福建泉州，有一亞爾默尼 *Armenic* 女教友以己資財，建築一華麗廣大之聖堂，孟總主教即遣才拉爾前往為泉州第一任主教，才主教去世後，總主教以此缺實授安德肋伯羅氏，不受；乃簡選李來仁主教補其缺，一三二二年七月七日，李主教逝世

，安德肋主教乃不能不接其任矣。才主教故世前四年，安主教已來泉州，且以元廷供給之俸祿，在近郊建一聖堂，並修院一所，可容修士二十二二人，安主教於一三二六年

逝世；繼其任者有雅各伯弗勞郎斯 *Jacques de Florence* 弗氏於一三六二年同一修士名奇奧未剛伯尼 *Guillaume de Champagne* 者，為義致命，繼又在泉州有第三聖堂之

建築云。

中西交通史料匯編第一冊 101頁 *T'oung Pao*, 1917, pp. 50-53 *Monks Christians in China*, pp. 187-199

眞福和德理 *B. Odoric* 眞福意之包爾得諾納人 *Pordenone* 生於一二八六

年，年十五，入烏丁聖方濟各會修道，一三二一年四月自排彼

為難，由波斯則鞞人往往寬度相容，無大阻碍；且路程亦近。眞福乃取道波如至印度，途中見聶斯脫里派隨處傳佈，眞福心戚；繼由瑪拉排爾 *Malabar* 錫蘭島 *Ceylan*

滿利亞玻璃 *Mehapour* 聖多默宗徒聖墓地，由是而再東，至蘇門答臘 *Sumatra* 瓜哇 *Java* 波羅洲 *Borneo* 占婆終乃抵廣州，及泉州，在泉州得見同會士安德肋伯羅氏，

其樂可知矣。不久，由福州經仙霞嶺，下錢塘江至杭州，金陵，更渡江，由揚州沿海北上而達北京；在北京住三年之久，時孟高未諾總主教尙健在也。惟總主教年高，因

思求羅瑪教皇多派傳教士來華幫助；眞福欣然接受是項使命，乃西返歐洲；經天德軍

今河 陝西，甘肅而至西藏，一三三〇年抵意大利本國。從上可知眞福自一三一八年起程至一三三〇年回國，在北京居二年，其餘年月皆在途中。眞福回至本國後，會中長

上命其將遊記錄寫；眞福乃口述由同會修士奇奧未沙老虐 *Guillaume de Solagna* 筆記。眞福方起程至亞未農 *Avignon* 求見教皇若望第二十二，請遣派教士五十人到華傳教，及抵邊池 *Misc* 聖方濟各借老人形像顯見於眞福，屬其折回烏丁修院，善備安

死；真福即遵命回去，於一三三二年一月十四日，泰然長逝，壽四十五歲。歿後四百餘年，教皇本篤第十四以和德理司鐸列入真福。 *Thouret 1900, 1917, pp. 60-100; Moulet, Histoire de la papauté, pp. 135-137; Histoire de l'Église, pp. 135-137.*

孟高未諾故世 孟高未諾總主教於一三二八年故世，壽八十三歲，在中國傳教三十餘年，授洗三萬餘人。一三三三年九月十八日，教皇若望第二十二

聞訊，即簡派方濟各會士尼各老 Nicolas 接其任為北京總主教，隨尼各老當來中國者與否，尙是疑問也。惟在一三三六年，在中國之阿蘭 Avignon 人與元帝曾遣使至亞未農 Avignon 持國書一通，覲見教皇若望第二十二，請求遣派教士來華傳教，使者一行共十六人，以泉州主教安德肋伯魯氏為首領，一三三八年抵亞未農。但有謂此使節係商人之冒充；據高爾第 Cordier 言謂似可以信也。蓋阿蘭人上教皇書上所列之名字：「敬禱天主賜福吾主皇帝大汗，萬壽無疆；有福定瓊斯 Fodim Jovens 香山董琪士平則奴其」

士平則奴其

其名：讀元史中諸阿速 即阿 名將列傳，而知福定名見元史一百三十二杭忽思傳，為

杭忽思之孫，伯答爾之次子，元宗大德四年 三百零二年 伯答爾卒，福定襲職，香山之名見元史卷一百三十五，口兒吉傳，為口兒之子，事武宗仁宗直宿衛。者燕不花之名，見元史卷一百二十三，捏古刺傳，為捏古刺之孫，阿塔赤之子。嘉輝之名見元史卷一百二十三，捏古刺傳，者燕不花之兄，亦捏古刺之孫也。惟 Rubens 名不見諸元史。阿蘭使節教皇以優禮接見，并致元帝復書，使者於一三二八年七月離亞未農東歸焉。

中西交通史料匯編第一冊一百四十一頁以下 Toume Pao, 1917, Cordier: Le Christianisme en Chine pp. 100-103

閱數月即在是年十一月十一日（一三三八年）教皇本篤任命四位方濟各會士出使元廷，四位之名即尼各老鮑南 Nicolas Honet 尼各老馬拉諾 Nicolas de Molano 若望勿老郎斯 Jean de Florence 額我略何加利 Grégoire de Honarie 是也。使節於一三三四年到中國，寓中國約有三四年之久。若望卒於一三五三年回亞未農，見教皇意諾增爵第四，上呈元帝復書。 *Honnet Pao, 1917, pp. 103-104* 中西交通史料匯編第一冊一百四十七頁以下馮承鈞譯多桑蒙古史卷三第七章三八〇頁以下

羅瑪教皇對於中國之傳教事未嘗少懈；教皇迂爾朋第五於一三七〇年曾授奇奧未撤道 Guillaume Prato 爲北京總主教缺；翌年又遣方濟各包提奧 François Podino 爲教廷欽使；然皆無終竟之確聞。及元代末，羣雄崛起，元順帝被逼，出塞北遷；而蒙古人及奉教之官員皆隨之俱去。而聖教遭此變亂竟絕跡於中原，誠可深歎也。

綜上觀之：元朝入主中原，雖不滿百年，而吾天主教在歷史上，有其一時之盛與。領洗入教者有三萬多人，北京有總主教區，泉州亦有主教區，奈元亡，而公教之宣傳隨之中斷，竟無踪跡之可尋；其故何哉？曰：元代之信奉天主教者，大抵皆係西域各部落人；真正之中國人實絕無而僅有。元朝以韃靼種征服中國佔其地而有之；及一旦失勢，蒙古人及他民族皆遠逃出塞；漢族重行恢復，則蒙古異族所有之一切建設，自然盡量剷除之矣。且當時又無教士繼續來華，亡羊失牧，不久而竟無聲無臭，此誠大可痛也。

參考書

- Moule: Christians in China
 Dictionnaire historique, géographique, ethnographique
- Cordier: Les voyages en Asie: Odoric
 Pauthier: Le Livre de Marco Polo
 Guillaume de Rubrouck, le récit de son voyage
 Yule: Chatay
- D'Avezac: Relation des Mongols
 Cordier: Histoire de Chine, t. II
 T'oung Pao, 1914, Chrétiens d'Asie centrale et d'Extrême-Orient
 T'oung Pao, 1915, Christians at Chen-Chiang-fu pp. 624-644
 T'oung Pao, 1917, Le Christianisme en Chine etc pp. 49-113.
- 中西交通史料匯編第一冊六七一—二一九一頁
 陳垣也里可溫考
 馮承鈞譯多桑蒙古史上下二冊

張譯馬哥字羅遊記第一冊

李季譯馬可波羅遊記

眞福和德理行實記

德禮賢天主教傳教史

蕭司鐸天主教傳入中國考卷二

第六頁

明末天主教之傳入中國

聖方濟各沙勿略——利瑪竇

歐亞交通之二道

天主教之傳入吾中國也，有謂傳自聖多默宗徒者，然史無明証；有明証者，惟元朝之天主教，溯自十三世紀初葉，蒙古人崛起漠北，混一歐亞；吾天主教傳教之運動，亦發生於此時，教務且一時甚爲興盛，北京有總主教區，泉州亦有主教區，領洗入教者多至三萬人，不久元亡，而天主教亦隨之滅跡，已如上述。明室入主中原，抱閉關主義不與歐洲通使者幾二百年，而歐亞之交通，亦因突厥人之崛起，爲之隔絕。至十五世紀新航路之發見，而於是至中國又得二路：一由菲洲之好望角，經過印度洋而達中國；一經大西洋西航，繞過新大陸——美洲——，出太平洋而臨中國。夫尋獲新地之葡西二國，其志固在殖民拓地；然欲聖教之福音傳佈於東方民族

，亦其素願也。適十六世紀中葉，有聖依納爵者，糾集同志，創立耶穌會，專以榮主敬靈為宗旨；自二百年聖教斷絕於中國後，首來吾國傳教者，即聖依納爵之同志聖方濟各沙勿畧，繼有以發其軀而奠定其基礎者，則利瑪竇 Ricci 也。

聖方濟各沙勿畧

聖方濟各西班牙人，生於一五〇六年四月七日，一五二五年九月至巴黎大學求學，在巴黎認識聖依納爵，依納爵亦西班牙人，生於一四九一年，一五二一年五月二十日在保護邦貝呂納城 Pampeune 受重創，乃矢志棄俗修道，一五二八年二月始到巴黎，巴黎為各國人才薈集之地，依納爵乃徵求同志，即得勒潘物 P. Lefèvre，方濟各沙勿畧 François Xavier，賴乃慈 Laynez，沙墨隆 Salmeron，鮑巴拉 Bobadilla，高杜爾 Codure，及白魯埃 Broet 等七人，但仍任在巴黎大學繼續攻讀神學。一五三九年九月三日教皇保祿第三世，在諦伏黎 Trivoli 時，口頭核准依納爵立會之呈請；一五四〇年九月二十七日，教皇頒佈 Regimini militantis Ecclesiae 諭旨，褒揚依納爵所擬之會典，并准許新修會之名為耶穌會。一五四一年四月十三日，依納爵被選為耶穌會總長，總理會務。

聖人到東方傳教

印度傳教，依納爵受教皇命，一五四〇年三月十四日即指定方濟各沙勿畧前往遠地，聖人於一五四一年四月七日從里斯包納 Lisbonne 起程往印度，翌年五月六日，至臥亞 Goa。一五四九年四月十五日離臥亞而至日本；一五五一年十二月又回臥亞，擬整備進入中國。聖人之意，以為中國地大物博，古代之文明大國也，若一旦皈依天主教，則日本必隨之歸化，故決心前去；聖人於一五五二年一月二十九日致西滿勞特利格辭一信 Simon Rodrigues 函中有言曰：

「在日本，我曾見中國人，他們白面亦如日人，有求知之熱願；他門明悟之透澈廣博勝過日本人。中國土地肥饒，在許多出產中，絲為主要之出品；國中多大城都市，凡高廳大廈，均用石建成者。中國人對我言，彼國中有許多不同之民族，殊異之宗教；依我所聞所想，在中國有猶太人，及回教人，恐未嘗無教友焉。

我期望本年一五五二年，可到中國。若福音在中國一經播種，必有豐富之收

穫。若中國人真心歸化，日本人拋棄自中國傳去之異說，自不難也。……我有大希望天主洞開中國之門戶，不特使吾耶穌會進入，且又令別種修會前往；俾中國成爲一衆傳教士傳教之公地，而引導衆人得救靈魂也。」 J. Cros, Saint Francois de Xavier, II. pp. 103-104

聖人乃於一五五二年四月十四日離歐亞，擬來中國；聖人之友第奧谷伯來拉 Diogo Pereira 迎接聖人至己船名「聖十字」者，將親引聖人到中國，并爲便利進入起見，帶有印度總督送與北京皇帝之許多貢品，而有奉使進貢之名義，不料至麻刺甲 Malacca 駐在該地之葡國將官名亞薩余亞大達 D. Alonso de Ataide 因嫉伯來拉使節之名義，阻當其起程，不令同聖人乘十字船前往也。 Cros, I. c. II. p. 307. — C. W. Allan, Jesuits at the Court of Peking. p. 15. 一五五二年十月十六日，聖人寫信致加斯巴爾排而才 Gaspar de Harze 司鐸曰：「

我已至三洲島，距離廣州有三十「里遠」，（古法國里海里計五五五五尺，陸里計四四四四尺。）我每日等待有人來迎我至該城，我且許以給一「

zuros 以爲報酬，在區海...」
c. II. p. 330.

同年十一月十一日，聖人致函麻刺甲之會長曰：

「在此八日中，我等待一中國商人，他將介紹我入廣州；他一定未曾故世，

因我曾許給彼許多胡椒在廣東能變賣二百五十多 Cruzados 之故，他必將來此，引導我入廣州也。」 J. Cros, II. p. 331.

十一月十三日，聖人又致書排爾才 P. G. Harze 司鐸曰：「爲入中國海岸一節，此事甚難甚危，我雖有大盼望，不能知可否達到目的。如今年我不能入廣州，我將至暹羅，如上次我已提過。如本年不能從暹羅到中國，我將回至印度；然吾有大盼望至中國也。」

你一定當知者有一事，且萬勿疑惑，即魔鬼不容冠有耶穌聖名之修會——耶穌會——進入中國；此事是一定的，我在三洲島上，書此以令你知悉；對於此事，你萬不要疑惑；因魔鬼所興起已往之阻當，及現在每日所發生之難處，用我筆墨，

我終不能詳言也。還有一事，我們該當確定知之者，卽因天主之幫助，聖寵，恩佑，對於此事，魔鬼必將失敗；天主爲自己之愈大光榮，用一卑微之工具如余者，要壓伏魔鬼之驕傲也。J. Cross, *Saint Fr. de Xavier. II. pp. 327-328.*

聖人所言魔鬼必失敗，天主必得勝，此預言之實踐，在聖人逝世之後也，蓋聖人未入中國，在三洲島上，於一五五二年十二月二日，已離此涕泣之谷，而至永福之所矣。聖人彌留之際，惟有一中國人名安多尼 Antonio De Santa Fe 者，侍病在側。安多尼曾在臥亞耶穌會公學肄業，雖新教友，然甚有德行。試聽安多尼述聖人臨終時之情形，曰：「瞻禮七上開始，聖人已不能講話，一五五二年十一月二十七日，（聖人卒之月日均謂十二月二日）主日夜十二鐘過二時，在廣州對面之三洲島上，一草棚中，聖人之靈魂出離肉身，而去活永生之性命矣。J. Cross, II, p. 331.

聖人死後，其聖身由安多尼等葬於三洲島，聖身之四週，滿盛石灰，俾血肉朽乾，易於運回印度。二月中旬聖十字船將起旋回印度，安多尼去詢問船主如何安置聖人之屍，船主乃令一葡人去開視聖人之葬處，見聖身如初死時，並不腐爛，亦無臭氣。

五五四年（二月十五日至臥亞城。Plister's J. Notices Biograph. I. p. 5.

利瑪竇繼聖方濟各來中國

聖方濟各沙勿畧固離斯世而去矣，其所抱之志願，似未實踐，而不由其同會之修士利瑪竇繼承其志也。一五五七年，葡萄牙國，因助中國剿滅海盜有功，廣東總督特准彼等在澳門居留，一五六二年，貝萊士 Lorenz 及戴衰拉 Texeira 神父，卽來居澳門，一五九五年又成立一公學，耶穌會士始到澳門，卽在華人中開始傳教；澳門第一位主教名加爾南勞 Carmelo 者，亦耶穌會士也，對於勸化中華人，非常熱心。惟當時傳教之方法，凡欲進教保守者，須葡萄牙化，學習葡國語言，取葡國名姓，度葡國生活，故不啻進教卽成爲葡國人也。澳門紀畧有一段記事曰：

「其唐人進教者，約有二種：一係在澳進教，一係各縣每年一次赴澳進教。其在澳進教者，久居澳地漸染已深，語言習尚，漸化爲夷，但其中亦有數等，或爲變服而入其教，或入教而不變服，或娶兒女而長子孫，或藉資本而營貿易，或爲

工匠，或為兵役

準此而觀，此等傳教方法，不能深切「入境而問俗」之情；蓋欲中國人歸化，必須合乎中國風俗習尚為第一；而洞明此理，改變傳教方針，採取中國習俗者；當以范禮安 Alex. Valignani 為開始。范公意國人，由耶穌會總長派至東方，巡閱印度，日本，中國等傳教事務。在印度巡閱事畢，一五七八年至澳門，深感中國地大民衆，亟思遣派教士前往開教；首先在澳門成立一中國會口及聖堂，專為中國教友者，繼又從印度調至澳門三青年會士；即巴範濟 W. Passio 羅明堅 M. Ruggieri 利瑪竇 Math. Ricci - 且令彼等專習中國語言文字以便時機一到，進入中國傳教也。P. de la Serrière s. j. Les anciennes Missions de la Compagnie de Jésus en Chine. p. 2.

中國與葡商之通商

當時中國海禁嚴厲，不准外國人居留境內，只准在一定時期，每年在廣州通商二次；夜間又不准居留海岸，須回至商輪；自一五七八年葡國商人，已得到中國官廳之允准，春秋二季，滿載印度及日本之貨物，至廣州，交換中國商品。一五八一年春，羅明堅乃同葡國商輪至廣州，又得到中國官廳之許可。

來廣州，此次又得官府之優待，竟與印度支那及暹羅之進貢使臣同寓起居焉。一五八二年，廣東新制台陳文峯貪墨為心，察知與澳門葡人通商有厚利可獲，因許葡國官廳遣使臣至廣東，商榷通商事務，羅明堅乘此良機，亦與葡使同往；制台且請羅公至肇慶府制台署下榻，并暗示羅公將來可以在此居留。范安禮得此喜訊，非常欣慰，一五八二年十二月二十七日，即遣羅明堅巴範濟二司鐸往肇慶，并獻許多貴品，其中最珍貴者，乃利瑪竇自印度帶至澳門之西國自鳴鐘一具。總督見此珍貴禮品，喜悅逾常，允准羅公在肇慶府東關天甯寺中居住，并可以傳教，舉行聖祭。惜總督旋即去任，又恐人奏參，引進外人深入內地，乃令羅公離肇慶回澳門。P. Maier, Notices, No 7. 8.

羅明堅利瑪竇到肇慶

但羅公並不因此而灰心，一五八三年，七八月間，同利瑪竇又至廣州。利瑪竇於一五七八年九月到臥亞，一五八二年到澳門，攻讀中文。P. Maier, No. 9. 對於中國文字已有初步之知識。羅利二公到廣州後，雖得海岸官吏之優待，然未能駐足；幸肇慶制台署中官吏與羅公已有一面之交，因言與新制台郭公，西

士有種種奇物珍品可獻為禮，與夫允准彼等居住之裨益，郭制台心為之動，乃遣一兵士持肇慶府王太守函至澳門，請西士來居。Prestor, No. 1. 3. 羅明堅利瑪竇得此喜訊，即整備歐洲帶來之許多奇巧異物，起程赴肇慶；一五八三年九月十日乃到，承當地官長歡迎接待；十四日郭制台延見二公於公署，王太守指定府東濱河之地許教士建築聖堂，在聖堂未造成之前，二教士暫居朱佞姑（譯音）家，朱佞姑者，羅明堅司鐸初次到肇慶離去時，曾以祭台祭服等一切物件，托彼保管，是西士之友也。

迨地方已擇定，聖堂開始建築，猶不少困難，嗣商議妥洽，乃興工建築，屋之中央，是一聖堂，祭台上，初供聖母抱耶穌像，繼易以耶穌像，聖堂左右是司鐸住房；制台因羅利二公之請求，給以正式契單，認為天主堂產業，且許西士自由宣傳聖教，并自由在廣州澳門來往也；從是時起西士在中國傳教之專業可謂奠其基矣。（羅利二公到肇慶情形可參閱：P. H. Bernard. Aux Portes de la Chine... 譯本有天主教十六世紀在華傳教誌商務書館出版。）

范禮安司鐸見此初步傳教工作，得有良好之影響，與常歡欣，且地勢特佳，乃遣一上等地官辦理此事。一五八八年羅公自澳門起程，翌年至葡京里斯本納 Lisbonne，謁見葡王斐利伯第一世 Philippe I.，繼至羅馬，不幸四教皇（試斯篤第五，一五九〇，烏爾朋第七，一五九〇，額我暑第十四，一五九一，意諾增爵第九，一五九一，相繼逝世，致舉辦通使之事，進行遲緩，且無期望。羅公乃退居薩來爾納，Salerno）於一六〇七年，不得重見中國而卒世也。Trigaute, Expedition. p. 353.

利瑪竇則在肇慶，進行其傳教工作，雖士大夫與佛教徒屢與利公為難，然利公善與人交，種種誤會，得以漸漸冰消。夫利公乃外國人，言語習尚不同，孤居中國內地，自然有許多人為好奇心所驅使，至利公寓所參觀談論者；其中有不少文人學士，喜與利公交，詢問西洋一切文物制度，風化習尚者，利公則一一詳為復答，利公從士大夫交際之中，深覺欲歸化中國民衆，先該從中國儒士入手；其與儒士交際當以學問為工具，利公既從經驗所得，以學問定為傳教之原則，故在肇慶時，即將以在羅馬所學之一切天算理化等學，詳為儒士講解，以作會談之資料，自鳴鐘，地圖，天象及種種

奇巧物品爲中國人所未見者，亦一一陳列，令人自由參觀；一時頗得人民之好感也。

M. de la Serrière. Les anciennes Missions. p. 6.

利瑪竇離
肇慶北上

不久，與西士友好之制台遷調，新制台劉節齋方到任，見教士所築之住所及聖堂西式雅觀，心頗羨之；然不能明顯侵佔；乃下逐客令焉；但允

利子等往韶州擇地居住。一五八九年八月五日，利子乃離肇慶。 *Trigault, Expédition. pp. 393, sep Ricci, Opere t. I. pp. 172. seq. II. pp. 74. seq. Pfister, N.º 9. p. 24.*

利子到韶州後，在知府所給與之一地上，建一中國式之房屋，頗簡陋，惟以蔽身而已。利子在韶州，雖不無誣謠，然因聲譽遠佈，與官紳頗多交際故無惡影響；是時有蘇州瞿太素，大宗伯文懿公之長子也，適過曹谿，因去訪利子，見利子僧衣僧冠，乃勸其改服儒服。瞿公師事利子，研究天算實用諸學，卒於一六〇五年領洗。 *Trigault, Expédition. pp. 418. seq. Ricci, Opere t. I. pp. 179. seq.*

利子久思赴京，以開傳教之道路；一日至南雄府，適少司馬石公奉旨進京供職將北上，一五九五年五月，遂攜利子同行；過南雄，渡潯江，贛州十八日，被

從行之石公携利子遊其 *Jean. Introduction. p. 17.* 石公懼人奏參，引進外人，乃留利子於南京，(Semedo, *Histoire de la Chine* p. 259) 獨自北上。利子於一五九五年五月三十一日至南京南郊外上岸焉。不幸南京某官雖與利子有一度交情，表示優待，究不敢招留，婉勸其他往。利子不得已，乃折回南昌。利子正在進退兩難之際，一夜有一奇夢，夢中耶穌謂之曰：我將成爾志於兩京，勿灰心也。 *Trigault, Expédition. p. 300. Ricci, Opere, t. II. pp. 177. seq.*

利子到南昌，幸遇前在韶州所認識之醫士王繼樓，遂至其家寓居焉。一五九五年六月二十九日在王氏家舉行彌撒。王醫士以利子寓省垣入告中丞陸仲鶴公，邀見之甚喜，談論數日不倦；利子因傳記含之學，順逆背誦之法，著有西國記法一書。又上謁建安王，暢談西國交友之道，退而著交友論，獻之於王。一五九八年，利子知友王忠銘新陞南京禮部尙書，將進京，道經南昌，遂攜利子偕往；利子欣幸機會之不可失，乃同去焉。過韶州，又攜郭仰鳳同行。 *Ricci, Opere I. pp. 205. seq.* 及到南京，不久即兼程北上，此爲利子第一次到北京；時在一五九八年九月七日。適此時日本侵朝鮮

，明廷以朝鮮爲中國屬國，發兵救之；利子北行，有疑其爲日本偵探者，無敢上達皇上，流留一月，利子仍離京南下，Trigault. *Expédition*, pp. 534—Ricci, *Opere* t. I, pp. 204. *Lettres du P. Noël 1599*, dans *Opere* t. II, pp. 216, seq. 至蘇州，訪故人瞿太素；又與之同赴南京，時在 五九九年二月六日。Ricci, *opere* I, 276, 293.

時王大宗伯忠銘先利子回南京，上任視事矣；款待利子，深相契合；利子初居城南承恩寺；繼在城西之螺螄灣（一謂洪武岡）得戶部劉公斗墟之官廨，素爲龐作祟者，遷入居之，安然無影響。Trigault. *Expédition*, pp. 538 seq.—Ricci, *Opere* I, pp. 211 seq.

利瑪竇到北京 越一年，一六〇〇五月十八日，利子又進京，行至山東臨清，爲督

上疏獻貢物

稅太監馬堂攔截，看守利子等於一廟宇；後一再交涉，乃得放行；

卒於一六〇一年一月二十四日到北京，卽由馬堂囑託之太監，逕將利子所帶貢表，獻於皇上，計天主聖像一幅，聖母聖像二幅，天主經一本，珍珠鑲嵌十字架一座，自鳴鐘二，萬國圖誌一冊，西琴一張等。（正教奉褒五張）其所上之疏曰：

逃聞天朝聲教文物，竊欲霑被其餘，終身爲氓，庶不虛生；用是離本國，航海而來，時歷三年，路經八萬餘里，始達廣東，緣音譯未通，有同暗啞，僦居學習語言文字，淹留肇慶韶州二府十五年，頗知中國古先聖人之學，於凡經籍亦畧誦記，粗得其旨，乃復越嶺，由江西至南京，又淹五年，伏念堂堂天朝，方且招徠四夷，遂奮志徑趨闕廷，謹以原攜本國土物，所有天主圖像一幅，天主母圖像二幅，天主經一本，珍珠鑲十字架一座，報時自鳴鐘二架，萬國圖誌一冊，西琴一張等物，敬獻御前，此雖不足爲珍，然自極西貢至，差覺異耳，且稍寓野人芹曝之私，臣從幼慕道，年齒逾艾，初未婚娶，都無繫累，非有望幸，所獻寶像，以祝萬壽，以祈純嘏，佑國安民，實區區之忠悃也。伏乞皇上憐臣誠懇來歸，將所獻土物，俯賜收納，臣益感皇恩浩蕩，靡所不容，而於遠臣慕義之忱，亦少仰於萬一耳，又臣先於本國，忝與科名，已叨祿位，天地圖及度數，深測其秘，製器觀象，考驗日晷，並與中國古法吻合，倘蒙皇上不棄疎微，令臣得盡其愚，披露於

，明廷以朝鮮爲中國屬國，發兵救之，利子北行，有疑其爲日本偵探者，無敢上達皇上，淹留一月，利子仍離京南下，Trigault, *Expédition*, pp. 594. — Ricci, *Opere* t. I, pp. 394. — *Lettres du P. Aont 1599*, dans *Opere* t. II, pp. 248, seq. 至蘇州，訪故人瞿太素；又與之同赴南京，時在二五九九年一月六日，Ricci, *opere* I, 275, 293.

時王大宗伯忠銘先利子回南京，上任視事矣；欸待利子，深相契合；利子初居城南承恩寺；繼在城西之螺螄灣（一謂洪武岡）得戶部劉公斗墟之官廡，素爲魔作祟者，遷入居之，安然無影響。Trigault, *Expédition*, pp. 588 seq. — Ricci, *Opere* I, pp. 311 seq.

利瑪竇到北京
上疏獻貢物

越一年，一六〇〇五月十八日，利子又進京，行至山東臨清，爲督稅太監馬堂攔截，看守利子等於一廟宇；後一再交涉，乃得放行；卒於一六〇一年一月二十四日到北京，卽由馬堂囑託之太監，運將利子所帶貢表，獻於皇上，計天主聖像一幅，聖母聖像二幅，天主經一本，珍珠鑲嵌十字架一座，自鳴鐘一，萬國圖誌一冊，西琴一張等。（正教奉褒五張）其所上之疏曰：

一 大西洋陪臣利瑪竇謹奏，爲貢獻貢物事，臣本國在遠，名聞未廣，戶口未

悉聞天朝聲教文物，竊欲霑被其餘，終身爲氓，庶不虛生；用是離本國，航海而來，時歷三年，路經八萬餘里，始達廣東，緣音譯未通，有同啞啞，僞居學習語言文字，淹留肇慶韶州二府十五年，頗知中國古先聖人之學；於凡經籍亦畧誦記，粗得其旨，乃復越嶺，由江西至南京，又淹五年，伏念堂堂天朝，方且招徠四夷，遂奮志徑趨闕廷，謹以原攜本國土物，所有天主圖像一幅，天主母圖像二幅，天主經一本，珍珠鑲十字架一座，報時自鳴鐘一架，萬國圖誌一冊，西琴一張等物，敬獻御前，此雖不足爲珍，然自極西貢至，差覺異耳，且稍寓野人芹曝之私，臣從幼慕道，年齒逾艾，初未婚娶，都無繫累，非有厚望，所獻寶像，以祝萬壽，以祈純嘏，佑國安民，實區區之忠悃也，伏乞皇上憐臣誠懇來歸，將所獻土物，俯賜收納，臣益感皇恩浩蕩，靡所不容，而於遠臣慕義之忱，亦少仰於萬一耳，又臣先於本國，忝與科名，已叨祿位，天地圖及度數，深測其秘，製器觀象，考驗日晷，並與中國古法融合，倘蒙皇上不棄疎微，令臣得盡其愚，披露於

至尊之前，斯又區區之大願；然而不敢必也，臣不勝感激待命之至，謹奏。

萬曆帝閱覽各物，悉令收存，供天主聖像於御前，置自鳴鐘於御几，萬國地圖，珍藏內府，召瑪竇等便殿覲見，垂詢天主教旨，西國政治，上命禮部，待以上賓，厚給廩餼，并於京都宣武門（初名順承門）內東首，賜第居之。

利瑪竇之傳教方法

利瑪竇既入北京，其開始傳教所用之方法，亦可得而言。夫中國素抱閉關主義，外國人自不易入；今幸天主教上智之安排，教士入中國矣，然稍

一不慎，即受驅逐，故一舉一動，當瞻前顧後，出以謹慎。利瑪竇者誠為天主教所特選之教士，用以繼續聖方濟各未竟之事業，蓋聖人死之年，即利子生之年，且相差不過五十七日，（利瑪竇生於一五五二年十月六日，利子始到肇慶，不急急於傳教，不肯然勸人崇奉天主，惟將從歐西所帶來之各種奇巧物品，如自鳴鐘，天文儀器，地理圖，三稜鏡，洋裝書籍等等，陳列滿室，任人參觀而已，肇慶人士為好奇心所驅使，羣相來觀，其中有官紳來學，不憚問道者，試聽裴化行司鐸所著天主教十六世紀在華傳教誌（原著法文 *Aux portes de la Chine*）上曰：「司鐸們把帶來之禮品，公開陳列，

任人展覽，其中有：一塊威尼斯出產的三稜玻璃鏡，一框在羅馬製成之極精緻的瑪利亞像，還有許多小巧的珍物」；眾官員見得件件都非常美妙，民衆則為好奇心所衝動，爭來觀瞻，頓時門庭若市，好不熱鬧。最後知府傳令將各件珍物，移入府內，藉令家中諸人，「新眼界」。（同上言書二四四頁。）

世界地圖

一切珍品中，最引起文人學士之興味者，乃一張利瑪竇之世界地圖；「各神父以一張西文世界地圖置大廳內，中國人聞所未聞；其智者欲得漢譯本以研究其內容，當時利神父已稍知漢文，於是長官命利氏為之，使盡譯原圖上之注釋，且擬刊印，以佈全國，而收衆譽」。（*Kieckhefer's Opere II. p. 417.* 譯文見禹貢雜誌五卷三

四號七頁）此西文之地圖，因中國官長要有中文之注解，故利子在肇慶時已經翻刻；萬曆十二年（一五八四）十月二十九日利子致書羅馬耶穌會總長云：「寄奉漢文譯本之天主十誡，天主經，聖母經，此外又西式繪圖而漢文譯名，漢辰，漢里計算之世界地圖一張，此圖肇慶城長官命竇編製，方就，彼即刊印，圖中頗有乖訛，半出於手民，半出於竇，初不知其刊印之急，故編製稍或疏忽，在歐洲不足觀也，然長官甚珍貴

此圖，藏其版於所居，不願以印本傳售，而乃饋贈中國貴人，此庶亦長者所樂聞者乎？（錄馮貢雜誌譯文八頁）利子信中所謂刻地圖之官長即肇慶府知府王泮（*Wang Pan* 1734. 王泮字宗魯，山陰人，萬曆二年進士；八年知肇慶府，十二年，遷按察使副使，分巡嶺西，駐肇慶。（肇慶府志光緒重刻本引萬曆志）

此世界地圖在萬曆時翻刻者有：

- 山海輿地圖 萬曆十二年 一五八四 王泮刻版 肇慶
- 世界圖誌？ 萬曆二十三年 一五九五 南昌 繪贈建安王
- 山海輿地圖 萬曆二十三年 一五九五 趙可懷勒石 蘇州 翻王泮本
- 山海輿地圖 萬曆二十六年 一五九八 趙可懷勒石 蘇州 翻王泮本
- 世界圖記？ 萬曆二十四年 一五九六 南昌
- 世界圖記？ 萬曆二十四年 一五九六 南昌 繪一或得二本
- 山海輿地全圖 萬曆二十八年 一六〇〇 吳中明刻板 南京 增訂王泮本
- 輿地全圖 萬曆二十九年 一六〇一 馮應京刻板 北京？

響，可見其廣大矣。

艾儒略大西利先主行蹟云：「利子向在端州時，畫有坤輿一幅，為心堂趙公所得，公喜而勒之石，且加弁語焉。然而尙未知利子。時方開府姑蘇，而王宗伯借利子止居南都，趙公餽禮物，並其前所得輿圖以獻，王公奇之，示利子，方知利子作也。因作書以復趙公曰：圖畫坤輿之人，今在是矣。趙公喜出望外，即具車從邀利子，相得甚歡。利子出天主聖像，俾趙公瞻仰，趙公曰：是不可褻觀也，遂於常所拜天之處，設高台香燭，稽首敬禮焉。乃顧謂利子曰：是像非常，真天地萬物主之像矣。」

馮應京序山海輿地全圖總序曰：『西泰先生云：神之接物，司記者受之，司明者辨之，司愛者處之；要歸事上帝為公父，聯萬國為弟兄，是乃繪此輿圖之意焉歟。』

天主實錄出版

從上所述，可知利子繪地圖，其目的是在以學問引人歸向天地萬物真主，非研究學問而為學問也。彼既得初步之功，亦著書立說，藉哲理及科學以闡明聖教之真道；其第一書為羅明堅之「天主實錄」*Vernaculis Divinarum rerum expositio*，羅公思作是書，是在一五八一年之末，於一五八三年末羅公方校閱完畢，譯編者是一福建人，以後又由利瑪竇同一肇慶儒士修改，閱四五月，卒於一五八四年十一月十九日印竣。Ricci, I. p. 149, II. pp. 429-430. 此書在一年之中，共分送約一千本，遠至斐力賓安南處。（參觀 Bernard, Aux Portes de la Chine pp. 218 seq. 譯本天主教十六世紀在華傳教誌二六三頁以下）。其影響之廣大可知矣。

天主實錄出版

繼天主實錄出版之第二書，是利瑪竇之天主實義，初名天學實義；是書撰於一五九三年——一五九六年之間，Ricci, Opere II. p. 52. 初係抄本，然已風行一時，Ricci, I. p. 63, 71. 讀是書而皈依聖教者有馮應京、馮公安、安徽涇州人

以進士出身，累官至湖廣監察御史，因劾太監陳奉，被謫之罪，僅存手稿一冊，讀而感悟，遂信奉聖教。徐文定公在南京未領洗前，由羅如望手得天主實義諸書於邸中讀之，達旦不寐，定志受洗焉。（利先生行蹟）是實義一書之感動人心，有如是哉。

李之藻刻天學初函，是書亦收入其中；四庫全書亦錄在存目。一六九二年三月二十二日康熙皇帝因誦實義而弛教禁，是實義所施之影響不特在中國文化界上，且尤在宗教信仰上也。

幾何原本

梁啟超謂：『字字精金美玉，為千古不朽之作。』（中國三百年學術史一二頁）誠哉不誣也。

利瑪竇又善辭令，酬交際，與人言談，暢論種種問題如天文地理，風化習尚，哲學理化等等無不通曉；士大夫皆樂與之交，薰染既深，因而皈依聖教者，不乏其人。如馮應京，已如上述，因讀利子之天主實義，認識利子，厥後與利子討論聖教道理，

信心愈堅。浙江杭州李之藻，在京師從利瑪竇學地理曆算，得聞聖教道理，遂傾心皈依。徐光啓亦受瑪竇之影響而領洗入教，入教後，同利子宣揚聖教，厥功甚偉。他若大員如楊廷筠，李天經，孫元化，張燾等等，亦受利子之德化而奉事真主。利子以文化為宣揚聖教之功，其收效誠宏且大也。

利瑪竇與官紳之交際

不特此也，利子與政學界人亦多有交際，吾人有切實之名姓可枚舉者，利子在肇慶時，有郭制台（名應聘，福建莆田人進士，萬曆十一年，以侍郎兼都御史任廣東制台，十四年卸事。）王太守（名泮，浙江山陰人甲戌進士，萬曆八年任肇慶府知府十二年升嶺西道副使。）劉制軍（名繼文，字節齋，江南靈璧人進士，萬曆十八年以侍郎兼僉御史任廣東總督二十一年卸事。）在南雄州有王太守（名應麟，字玉沙，福建人，萬曆十五年任南雄府同知二十年卸事嗣任順天府府尹。）在江西臨江府，則識建安王，交誼甚厚。禮部尚書王忠銘赴南京任時，邀利子同往，時趙心堂開府蘇州，聞之具車從邀迎，相見甚歡。在南京，趙大司寇（刑部尚書）張大司徒（戶部尚書）王少司寇（刑部侍郎）葉少宗伯（禮部尚書）葉慕瑪竇名，皆投刺通詞，迭為

利子與當時學者之交游，彼此有許多敬慕之情，因而有贈詩之舉者：如福清葉向高贈西國諸子詩，溫陵李贄贈利西泰詩，嘉興李日華贈利瑪竇詩，景陵譚元春過利西

派之學者，尚有周子愚，瞿式穀，虞淳熙，樊良樞，瞿汝夔，曹于汴，鄭以偉，熊明遇，陳亮采，許晉臣，熊士旅等人皆嘗為著譯各書作序跋者。又蓮池法師，亦與利瑪竇往來，有書札見辯學遺牘中，可想見當時此派聲氣之廣。

利子與當時學者之交游，彼此有許多敬慕之情，因而有贈詩之舉者：如福清葉向高贈西國諸子詩，溫陵李贄贈利西泰詩，嘉興李日華贈利瑪竇詩，景陵譚元春過利西

馬應京序山海輿地全圖總序曰：「西泰先生云：神之接物，司記者受之，司明者辨之，司愛者處之；要歸事上帝為公父，聯萬國為弟兄，是乃繪此輿圖之意焉歟。」

從上所述，可知利子繪地圖，其目的是在以學問引人歸向天地萬物真主。

羅公思作是書，是在一五八一年之末，於一五八三年末羅公方校閱完畢，譯編者是一福建人，以後又由利瑪竇同一輩慶儒士修改，閱四五月，卒於一五八四年十一月二十九日印竣。Nicolaus Riccioli, *Opere II. p. 521*. 此書在一年之中，共分送約一千本，遠至斐力賓安南處。（參觀 *Reynard, Aux Portes de la Chine pp. 218 seq.* 譯本天主教十六世紀在華傳教誌二六三頁以下）。其影響之廣大可知矣。

天主教實錄出版

繼天主教實錄出版之第二書，是利瑪竇之天主教實義，初名天學實義；是書撰於一五九三年——一五九六年之間，*Riccioli Opere II. p. 521* 初係抄本，

然已風行一時，*Reynard, Aux Portes de la Chine pp. 218 seq.* 讀是書而皈依聖教者有瑪應京、馮公安、安徽泗州人稿一冊，讀而感悟，遂信奉聖教。徐文定公在南京未領洗前，由羅如望手得天學實義諸書於邸中讀之，遂旦不寐，定志受洗焉。（利先生行蹟）是實義一書之感動人心，有如是哉。

李之藻刻天學初函，是書亦收入其中；四庫全書亦錄在存目。一六九二年三月二十二日康熙皇帝因誦實義而弛教禁，是實義所施之影響不特在中國文化界上，且尤在宗教信仰上也。

幾何原本

除此宗教二書而外，有一部利瑪竇徐光啟合譯之幾何原本，為科學書之傑品，梁啟超謂：「字字精金美玉，為千古不朽之作。」（中國三百年學術史一

三頁）誠哉不誣也。

利瑪竇又善辭令，黜交際，與人言談，暢論種種問題如天文地理，風化習尚，哲學理化等等無不通曉；士大夫皆樂與之交，薰染既深，因而皈依聖教者，不乏其人。如馮應京，已如上述，因讀利子之天主教實義，認識利子，厥後與利子討論聖教道理，

信心愈堅。浙江杭州李之藻，在京師從利瑪竇學地理曆算，得聞聖教道理，遂傾心皈依。徐光啓亦受瑪竇之影響而領洗入教，入教後，同利子宣揚聖教，厥功甚偉。他若大員如楊廷筠，李天經，孫元化，張燾等等，亦受利子之德化而奉事真主。利子以文化為宣揚聖教之功，其收效誠宏且大也。

利瑪竇與官紳之交際

不特此也，利子與政學界人亦多有交際，吾人有切實之名姓可枚舉者，利子在肇慶時，有郭制台（名應聘，福建莆田人進士，萬曆十一年，以侍郎兼都御史任廣東制台，十四年卸事。）王太守（名泮，浙江山陰人甲戌進士，萬曆十八年以侍郎兼僉御史任廣東總督二十一年卸事。）在南雄州有王太守（名應麟，字玉沙，福建人，萬曆十五年任南雄府同知二十年卸事，嗣任順天府府尹。）在江西臨江府，則識建安王，交誼甚厚。禮部尚書王忠銘赴南京任時，邀利子同往，時趙心堂開府蘇州，聞之具車從邀迎，相見甚歡。在南京，趙大司寇（刑部尚書）張大司徒（戶部尚書）王少司寇（刑部侍郎）葉少宗伯（禮部尚書）輩慕瑪竇名，皆投刺通謁。此為

合。（利先生行蹟）在京則李家宰，（吏部尚書）曹都諫，（給事中）徐太史（翰林苑）李都水，（工部郎中）龔大參，（布政使）鄭宮尹，（詹事府）彭都諫，（給事中）周太史，（翰林苑）王中秘，（翰林苑）熊給諫，（給事中）楊學院，（學政）彭桂史，（御史）馮僉憲，（按察司副使）崔銓司，（吏部司員）陳中憲，按察司副使）劉茂宰，（知縣）皆與利子相善。（見王應麟撰利瑪竇墓碑記，文見正教奉褒六張）此利瑪竇交際之廣，感人之深也。

梁啓超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中云：（一四張）「當時治利（瑪竇）徐（光啓）一派之學者，尙有周子愚，瞿式穀，虞淳熙，樊良樞，崔汝夔，曹于汴，鄭以偉，熊明遇，陳亮采，許胥臣，熊士旋等人皆嘗爲著譯各書作序跋者，又蓮池法師，亦與利瑪竇往來，有書札見辯學遺牘中，可想見當時此派聲氣之廣。」

利子與當時學者之交游，彼此有許多敬慕之情，因而有贈詩之舉者：如福清葉向高贈西國諸子詩，溫陵李贊贈利西泰詩，嘉興李日華贈利瑪竇詩，景陵譚元春過利西

馮應京序山海輿地全圖總序曰：『西泰先生云：神之接物，司記者受之，司明者辨之，司愛者處之；要歸事上帝為公父，聯萬國為弟兄，是乃繪此輿圖之意焉歟。』

天主實錄出版

從上所述，可知利子繪地圖，其目的是在以學問引人歸向天地萬物真主，非研究學問而為學問也。彼既得初步之功，亦著書立說，藉哲理及科學以

闡明聖教之真道；其第一書為羅明堅之『天主實錄』 *Vera et certis divinarum rerum expositio*，羅公思作是書，是在一五八一年之末，於一五八三年末羅公方校閱完畢

，譯編者是一福建人，以後又由利瑪竇同一肇慶儒士修改，閱四五月，卒於一五八四年十一月二十九日印竣。 Ricci, I. p. 149. II. pp. 420-430. 此書在一年之中，共分送

約一千本，遠至斐力賓安南處。（參觀 Bernard, Aux Portes de la Chine pp. 218 seq. 譯本天主教十六世紀在華傳教誌一六二頁以下）。其影響之廣大可知矣。

天主實錄出版

繼天主實錄出版之第二書，是利瑪竇之天主實義，初名天學實義；是書撰於一五九三年——一五九六年之間。 Ricci, Opere II. p. 53. 初係抄本，

然已風行一時。 Ricci, I. p. 263. 續是書而後出版者有明儒家言，為利瑪竇所撰，其書名曰天學實義，其書名曰天學實義，其書名曰天學實義。

稿一冊，讀而感悟，遂信奉聖教。徐文定公在南京未領洗前，由羅如望手得天主實義諸書於邸中讀之，達旦不寐，定志受洗焉。（利先生行蹟）是實義一書之感動人心，有如是哉。

李之藻刻天學初函，是書亦收入其中；四庫全書亦錄在存目。一六九二年三月二十二日康熙皇帝因誦實義而弛教禁，是實義所施之影響不特在中國文化界上，且尤在宗教信仰上也。

幾何原本

除此宗教二書而外，有一部利瑪竇徐光啟合譯之幾何原本，為科學書之傑品，梁啟超謂：『字字精金美玉，為千古不朽之作。』（中國三百年學術史一

三頁）誠哉不誣也。

利瑪竇又善辭令，矧交際，與人言談，暢論種種問題如天文地理，風化習尚，哲學理化等等無不通曉；士大夫皆樂與之交，薰染既深，因而皈依聖教者，不乏其人。如馮應京，已如上述，因讀利子之天主實義，認識利子，厥後與利子討論聖教道理，

信心愈堅，浙江杭州李之藻，在京師從利瑪竇學地理曆算，得聞聖教道理，遂傾心皈依，徐光啓亦受瑪竇之影響而領洗入教，入教後，同利子宣揚聖教，厥功甚偉，他若大員如楊廷筠，李天經，孫元化，張燾等等，亦受利子之德化而奉事真主，利子以文化為宣揚聖教之功，其收效誠宏且大也。

利瑪竇與官紳之交際

不特此也，利子與政學界人亦多有交際，吾人有切實之名姓可枚舉者，利子在肇慶時，有郭制台（名應聘，福建莆田人進士，萬曆十一年，以侍郎兼都御史任廣東制台，十四年卸事。）王太守（名泮，浙江山陰人甲戌進士，萬曆十八年以侍郎兼僉御史任廣東總督二十一年卸事。）在南雄州有王太守（名應麟，字玉沙，福建人萬曆十五年任南雄府同知二十年卸事嗣任順天府府尹。）在江西臨江府，則識建安王，交誼甚厚，禮部尚書王忠銘赴南京任時，邀利子同往，時趙心堂開府蘇州，聞之具車從邀迎，相見甚歡，在南京，趙大司寇（刑部尚書）張大司徒（戶部尚書）王少同寇（刑部侍郎）葉少宗伯（禮部尚書）等皆與利子交遊，利子與之交際甚密，其詳見於利子之傳記中。

合，（利先生行蹟）在京則李家宰，（吏部尚書）曹都諫，（給事中）徐太史（翰林苑）李都水，（工部郎中）龔大參，（布政使）鄭宮尹，（詹事府）彭都諫，（給事中）周太史，（翰林苑）王中秘，（翰林苑）熊給諫，（給事中）楊學院，（學政）彭桂史，（御史）馮僉憲，（按察司副使）崔銓司，（吏部司員）陳中憲，按察司副使）劉茂宰，（知縣）皆與利子相善。（見王應麟撰利瑪竇墓碑記，文見正教奉褒六張）此利瑪竇交際之廣，感人之深也。

梁啓超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中云：（一四張）「當時治利（瑪竇）徐（光啓）一派之學者，尙有周子愚，瞿式穀，虞淳熙，樊良樞，翟汝夔，曹于汴，鄭以偉，熊明遇，陳亮采，許胥臣，熊士旅等人皆嘗爲著譯各書作序跋者，又蓮池法師，亦與利瑪竇往來，有書札見辯學遺蹟中，可想見當時此派聲氣之廣。」

利子與當時學者之交游，彼此有許多敬慕之情，因而有贈詩之舉者：如福清葉向高贈西國諸子詩，溫陵李贄贈利西泰詩，嘉興李日華贈利瑪竇詩，景陵譚元春過利西

秦墓詩，（以上見帝京景物畧卷五，五，）可見利子之德澤感人深矣，因其德澤感人之深，故利子所著之交友論，王肯堂欣然爲之修飾；王肯堂鬱岡筆塵曰：「利子遺余交友論一編，有味哉，其言之也，使其素熟於中土語言文字，當不止是，乃稍刪潤著於篇。」

傳教之成績

至論利子傳教之收穫，亦甚可觀，一五八三年始至肇慶，即在是年終，授洗一將死之老人， Ricci, I. Opere, p. 1111. 一五八四年十一月二十一日又在肇慶付洗某秀才，福建人，聖名保祿，同時亦有肇慶青年領洗入教，聖名若望， Ricci, I. p. 1111. 在一五八四年中，信奉天主教者僅三人，一五八五年有十九或二十

人，一五八六年有四十人，一五八九年有八十人，一五九六年，有一百多人，一六〇三年，約有五百人，一六〇五年有一千多人，一六〇八年有二千；在利瑪竇逝世之年，一六一〇年，可推想約有二千五百教友；（參觀德禮賢中國天主教傳教史六〇頁原文見 Ricci）回憶開始傳教，有許多困難之排除，今其成效，竟有如是可觀，在天

在中國二十七年，禮部奏聞，上震悼，朝中諸公，讜請葬地，龐迪我 L'androja 熊三拔 de Ursis 等具疏奏請，帝即將阜城門（初名平則門）外，滕公柵官地二十畝，

房屋二十八間，畀葬利子，并爲龐熊諸子恭敬天主之所，改建堂宇焉。
嗚呼！天主教自聖方濟各開始傳入中國，至利瑪竇而卒收穫若此之成效，其間五十八年，（計自一五五二年聖人逝世，至一六一〇年，利瑪竇逝世，）所歷之種種困苦艱難，誠非身歷其境者，所能道其隻字，元代時，聖教在中國雖有一時之興盛，然未深植其根，不久而滅亡；自利瑪竇至今日仍如始開之花，欣欣向榮，豈非東洋宗徒聖方濟各在天祝禱之功乎，利瑪竇者誠爲中國開教之功臣哉。

參考書

- Cros, Saint François de Xavier
- Trigault, Expédition.
- Pfister, Notices Biograph. etc.
- Ricci, Opere
- P. H. Bernard, Aux portes de la Chine
- 禹貢雜誌五卷

第七章

中國天主教——自利瑪竇逝世至明末

利瑪竇逝世時
聖教傳到地

利瑪竇傳教之困苦艱難，吾人前已備論之矣；利子逝世之時，聖教已植其根，只待灌溉有人，自能欣欣向榮；當時已開教之地有：

一，肇慶府，利瑪竇，羅明堅於一五八三年九月十四日，在此城開始造一住院；至一五八九年八月十五日，利子他適，住院由劉節齋新制臺取為生祠，曾寓居此院者，有利瑪竇，羅明堅，賈勃拉 Cultural (澳門院長) 孟山德 Ed: de Saunde 黎安東 Ant. Almeida 五司鐸。

二，韶州府，利子於一五八九年秘到此城，建立聖堂及住院，一五九五年，離韶州，留此者有郭居靜，郭公於一五九四年到此，韶州聖堂於一五一一年為亂民所毀。

一六〇六年，七年間韶州教友有八百左右。

一六〇七年八月李瑪諾又以百金買一較大之屋立堂；一五九八年六月二十五日利子離南昌，一六〇九年時有教友三四百。

四，南京，利子不能久居北京，乃於一五九九年一月底折回南京，是年四月底在南京建堂。

五，北京，利子於一六〇一年正月二十四日到北京；一六〇五年八月二十七日以五百金始購一屋建立聖堂，是即南堂。

六，上海，一六〇七年徐文定公丁父艱回籍，道經南京，請郭居靜到上海開教；郭公於一六〇八年到徐公家，旋即建堂；二年中共付洗二百人，是年五月八日行第一

台彌撒於杭州，旋即建堂焉。

七，杭州，由利子手領洗之李之藻，於一六一一年丁父艱，回至其故鄉杭州，并請郭居靜同去開教；

奉教中有名望之人有：

一，徐光啓，上海人，官至禮部尚書，一六〇三年，在南京羅如望手領洗入教。
 二，李之藻，杭州人，一六一〇年二月病篤時，在北京利瑪竇手領洗入教。
 三，楊廷筠，杭州人，李之藻於一六一一年請郭居靜到杭州開教，楊公即於是年五月八日在郭公手領洗入教，徐李楊三公稱謂中華聖教三柱石。
 四，瞿太素，江蘇常熟人，大宗伯文懿公之長子，曾勸利子服儒服，一六〇五年領洗於羅如望手，聖名依納爵。

五，馮應京，安徽叶山人，讀利子之天主實義而認識真主。
 六，李天經河間吳橋人，進士仕京師，與徐文定公善，聽其勸而入教。
 七，張燾，聖名彌額爾，李之藻之門生，同之藻受洗於利瑪竇手。
 八，孫元化，嘉定人與徐文定公善，於一六一一一年在北京被化領洗，聖名依納爵。

九，王徵，陝西涇陽人，官至布政司，聖名斐理伯，為陝省首先奉教之人。
 十，韓霖字子雨，山西絳州人，在北京作官時，與徐光啓善，得聞教領洗，聖名

十一，段袞，字九章山西絳州人，亦在北京作官奉教。
 十二金聲字正希，安徽休甯人，崇禎元年進士，與徐光啓善，領洗入教；（證據見聖教雜誌三卷九期）其女守貞不嫁亦奉教。
 十三，瞿式耜，字起田，號稼軒，蘇州常熟縣人，萬曆丙辰進士，保明室以至被清殺死。

十四，張廣，閩晉邑筭人。

南京難教

利瑪竇逝世時之教務情形已如上述；而接任利子為耶穌會士之會長者乃龍華民 Longobardi，龍子意之西細里人，生於一五五九年，一五九七年到中國；初在韶州傳教，一六〇九年至北京；利瑪竇謝世前，擢公繼任會長，長會十二年，在任時，有一六一六年之南京教難，南京教難者，為南京禮部侍郎沈瀛所興起；沈瀛浙江烏程人素恨天主教，又受僧徒之慫恿，起與聖教為難，必欲毀聖堂，逐教士，難教友，剷除聖教為快，乃上參遠夷疏，（萬曆四十四年五月）疏中謂：「近年以來，

突有狡夷自遠而至，在京師則有龐迪峨，熊三拔等，在南京則有王豐肅，陽瑪諾等；其他省會各郡在在有之，自稱其國曰大洋西，自名其教曰天主教。」

其罪案一在西士之治曆，以為將舉堯舜以來，中國傳統之曆法變亂之。一在不祭祀祖宗，但尊奉天主，可以昇天堂，免地獄。因伏乞勅下禮兵二部，合將為首者，依律究遣；具疏立限驅逐。（見被邪集卷一）

疏上，皇上未准，沈澹又上第二疏，（萬曆四十四年八月）攻擊益力。其罪狀，謂：

「豐肅神姦，公然潛住正陽門裏，洪武岡之西，起蓋無梁殿，懸設胡像，誑誘愚民。從其教者，每與銀三兩，盡寫其家人口生年日月，云有咒術，後有呼召不約而至。」又曰「尤可恨者，城內住房既據洪武岡王地，而城外又有花園一所，正在孝陵衛之前。夫孝陵衛以衛陵寢，則高廟所從遊衣冠也，當蟠虎踞之鄉，豈狐鼠縱橫之地，而狡夷伏藏於此，意欲何為乎。」

沈澹上第二疏後，仍未得皇上明諭，乃有第三疏之呈，（萬曆四十四年十一月）

「據其所稱天主，乃是彼國一罪人，願欲矯誣稱尊，欺誑視聽，亦不足罪也。但使止行異教，非有陰謀，何故於洪武岡王氣所鍾，輒私盤據；又何故於孝陵衛寢殿前，擅造花園。皇上試差官踏勘，其所蓋無樑殿，果於正陽門相去幾何，是否緣城近堞蹤跡可疑。」（被邪集卷一）

沈澹上參遠夷疏，第一疏不准，故上第二疏，然第二疏亦不准，於是串通同鄉官方從哲等，內結太監魏忠賢以圖構陷。方從哲與沈澹同里相善，時為禮部尚書兼東閣大學士，頗有權勢，於一六一六年八月二十日致書沈澹曰：所稱西洋人在內地傳教，不妨先挈獲監禁，再請旨治罪。沈澹得書後，於八月三十一日發兵包圍南京教堂，王豐肅 Vagnoni 神父遂被捕逮，教友張家姚若望願同神父致命，隨之而去。九月一日謝務祿（魯德照）Semedo，鍾鳴禮 Fernandez 同十三教友亦被監禁。（Colombel, pp. 212 seq.—P. de la Servière, les Anciennes Missions de la Chine, pp. 18 seq.—C. W. Allan, Jesuits at the Court of Peking, pp. 90 seq. 蕭若瑟天主教傳入中國考）繼又

押禁教友多名，共二十四人，教士二人，（見破邪集卷二）

徐光啟保救之辨學章疏

此一場抵天動地之南京教難，不久即波及全國，而吾中國聖教之三柱石，即竭力為之保護，時徐光啟在北京，李之藻在高郵州（道台）楊

廷筠在杭州，楊李二公致書於南京相善各官，托其保護教士，勿為浮言所動，徐公在京獲得沈澹之參疏，乃逐條駁辨，著有辨學章疏，（見徐文定公集卷五）於一六一六

年上書辯護，洋洋數千言，發揮盡致，大旨謂：

- 一，西士為正人君子，「實皆聖賢之徒，其道甚正，其守甚嚴，其學甚博，其識甚精，其心甚真，其見甚定，在彼國中亦皆千人之英，萬人之傑。」
- 二，聖教之道理，「以昭事上主，救己靈魂為旨，其法能令人為善必真，去惡必盡，蓋所言天主生育拯救之恩，賞善罰惡之理，明白真切，足以感化人也。」
- 三，因此，天主教斷非釋老回教可比。
- 四，故當崇奉；一經表章，必能移風易俗。繼乃陳試驗之法三：

一，記令西士與各官商酌，一、一審核之，終乃言處之之法三：

- 一，諸陪臣所以動見猜疑，止為盤費一節，或疑燒鍊金銀，或疑洋商接濟，皆非也。西士費用之來源皆西國捐施而來；西來金銀可由關津嚴查。
- 二，西士之行動，可令本地士民有身家具結保證。
- 三，再可令各地官府監察報告，徐文定公且願以自己之身家性命擔保；擬擬動人，一字一句真切懇，陸徵祥司鐸比之於聖教初代聖儒斯定之保教書，有同樣之精神，有過之無不及云。

徐公之保教書，雖能少戢仇教者之氣焰，然終不能平此大禍。神宗荒於政事，沈澹乃勾結內監，於一六一七年一二月間（萬曆四十四年十二月二十八日）忽傳出諭旨，着照沈澹所請，將教士勒令回至澳門。北京之龐迪我與熊三拔於一六一七年三月十八日離京南下，行四月至廣州；龍華民與畢方濟既未指名被參，匿居北京鄉下，稍稍

傳教。利瑪竇之墓地既為皇上之賜地，不致充公，有二華籍修士名 *Novat et Emma* *nuel Pereira* 者（當時奉教之人及修士皆當有一葡名）居留保管。

教難之影響

南京既為教難產生之地，教難自必更烈。王豐肅謝務祿禁押監中，於一六七一年三月十六日提出鞠審，沈澹親自審問，大肆威虐，重笞王公，血肉橫飛，幾成殘廢；謝公因病免刑，堂訊數次，判決將二司鐸置諸木籠，押解澳門，由陸路送往；一月後，至南雄州，二公委頓將死；監官乃出二公木籠，由水道送往廣州，龐迪我熊三拔亦已至廣東，遂同赴澳門，時在一六一八年之開始。南京西式聖堂，及教士住院兩起樓五六間悉行拆毀，其聖像經書等件則舉火焚燬，其他什物入官，時堂中有林斐理神父樞，被沈黨劈開；林公屍骨完好如生；後經教友敬謹斂葬。

至於與王謝二公同禁押之二十三名教友，皆分別治罪，惟夏玉瘦斃獄中。彼等之罪名因刊印徐文定公保教之書并宣傳故也。鐘明仁鐘明禮兩修士受刑尤重，杖責之後終身釘鍊，罰作苦役。鐘明仁後經教友設法贖回，卒於杭州楊廷筠家。鐘明禮後亦贖回也。

年致仕，歸至杭州，時在杭州楊廷筠家避難之教士有七位，楊公且去拜望沈澹，談此教難事也。

沈澹又誣天主教為白蓮教

南京教難之平息，不過暫時之安靜；而教難復興起於一六二一年，忠賢以皇帝年幼，總攬大權；時方從哲為宰相，乃引進同里之沈澹為禮部尚書，兼東閣大學士；沈澹暗結魏忠賢，再難天主教。時有山東白蓮教為亂，黨沈澹者遂乘機誣妄天主教與白蓮同。南京部員徐如珂，余懋孳等迎合沈澹意旨，捕逮教友。時徐文定公因沈澹不容於其位，致仕在家，聞南京教難又作，致書士大夫，辨明天主教與白蓮教之絕對不同，舉其不同者，有十四端，反復辯論；無奈沈黨正在氣焰勢盛之際，教難未見平息。當時教士為避免危險起見，不得不散居於友朋之家；杭州楊廷筠家此時成為教士集中之所。楊公為大官，仇教者不敢顯然與之為難。一六二一年，在杭州有一六〇〇之成人付洗。P. de la Servière, *Anciennes Missions*, p. 27. 徐文定公之家亦

然，在南京教難時，其家中有寓居之西士；如一六一六年之家函中云：『郭仰老已到南京養疾，并杭州亦無人，今正欲尋人往也。』又曰：『郭先生何時來，何時去，仍在西園否？』按一六一六年，正南京教難興起之年，各處教士隱避，故公特別關心。另一家信上云：『南京諸處移文驅迫，一似不肯相容，杭州不妨；如南京先生有到海上者，可收拾西堂與住居也。』又一六一九年家信上，公又曰：『舊年先生（先生即教士）到，住在西園，今年若舊先生來，可仍在西園住，若他新先生來可請於蟠龍住；如無房屋可收拾幾間，得住東園內者佳；如少，再造一二間；不妨也。』徐文定公墨跡（一六一二年徐文定回至上海後，公親自招待教士，敬愛有加，李瑪諾及史惟貞此時會寓居徐宅，徐公及其子預備付洗者七十二人，保守者八十二，可見傳教之熱心矣。P. de la Servière, Anciennes Missions, pp. 20, 21.

徐光啟保教之功

徐文定公對於中國聖教，自利瑪竇故世後，有其極大之功；蓋南京教難得平息，而不致擴大者，公之力實多也。其辨學章疏今鑄石立於上海大

南門外聖墓堂內，令人見之始見公保教之精神，現存中西學者，亦無不重見此碑。其
 沈澹第二次興起之教難，未致擴大，葉向高保教之功亦不少也。向高在天啓初年為首輔，位在沈澹之上，前及相識利瑪竇，沈澹入閣，交通魏監，舉辦內操，朝論惡之，通鑑斥為儉人，且比之蔡京；上章彈劾之者，相繼而起，葉閣老復言不斥逐沈澹，不足以服衆論；沈澹遂不自安，為時論所鄙；洪快而去，歸家逾年卒，（一六一二四）而教難亦與之平息矣。（天主教傳行中國考）

徐光啟荐西士治曆

自南京教難平息後，徐文定公益知西士在中國傳教，非籌劃一永久堅固之基礎，不能平安無事，朝廷之寵幸，官紳之友誼，終不可恃。公又見利瑪竇已故世，楊廷筠李之藻亦相繼離人世；李之藻臨終之際，又握公手以聖教相托；徐公自沈澹失寵後，雖入閣拜相而年已近古稀；於是深謀遠慮欲為聖教籌一久安之計；此計維何，即令明廷正式承認傳教士之永久居留問題也。會欽天監推算日月食，屢屢錯誤，乃從修曆方面進言。

嘗考明季採用之歷法，有大統曆，回回曆二種，大統曆者，一乃國初監正元統所

定，其實即元太史郭守敬等所造授時曆也。二百六十年來，曆官按法推步，一毫未嘗增損，非惟不敢，亦未能。……（增訂徐文定公集卷四，十一頁崇禎二年五月初十日疏）所以當時大統曆之推算，錯誤殊多（參考明史曆法及正教奉褒八頁）回回曆即西域舊法，「高皇帝時嘗得回回曆法，稱爲乾方先聖之書，令詞臣吳伯宗等與馬沙亦黑（回回教師）同事翻譯，至今傳用，惜亦年遠漸差。」（增訂徐文定公集卷四二十一頁）故在明末，曆法之當修改，亦甚迫切者矣。於是有請修改者。憲宗成化十七年直隸正定縣教諭俞正己，十九年天文生張陞，武宗正德十三年漏刻博士朱裕，萬曆二十四年，河南僉事（按察司副使）刑雲路等均上改曆議，然不得准。（正教奉褒八頁）萬曆三十八年十一月朔日食，分秒虧圓時刻，俱有差忒，於是五官正周子愚疏言大西洋遠臣龐迪我，熊三拔等攜有彼國曆書，多中國典籍所未備者，乞勅取知曆儒臣，率同監官，將諸書盡譯，以補典籍之缺。禮部奏稱翰林院檢討徐光啓，北京工部員外李之藻亦皆精心曆理，可與龐迪我熊三拔等，同譯西洋曆法，以資參訂修改，乞勅詔下從事，奏入留中不報。同上書又（增訂徐文定公集卷四，十一頁崇禎二年五月）

差謬，有大西洋國陪臣龐迪我，熊三拔，龍華民，陽瑪諾等……伏乞勅下禮部亟開館局，首將陪臣迪我等所有曆法，照依原文譯出成書，其於鼓吹休明，觀文成化，不無裨補也。其時庶務因循，未暇開局。（正教奉褒九頁）

如是因循至崇禎二年，修曆問題又行興起。是年五月初日食，監官據大統曆回回曆推算不驗，禮部左侍郎徐光啓依西法悉驗。於是禮部奏請徵召西士，開局修改，以光啓督修新法。九月開局，局設宣武門內，天主堂東，首善堂院，名曰曆局。光啓奏舉太僕卿李之藻，鄧玉函，龍華民，翌年以玉函卒，三年五月，徐光啓又徵湯若望，羅雅各，譯書演算；光啓進本部尚書，仍督修曆法。六年光啓以病辭職，薦山東參政李天經代董曆務，逾月光啓卒，所著有崇禎全書百餘卷。（明史紀事本末 P. Bartoli, Cina, pp. 104, 154.）

原徐文定公薦西士修曆，其志不特欲修明一代之曆法，且尤欲聖教在中國得以堅植其根也。此等計劃，徐子先布植其種子，在其生時且已見其萌芽之盛苗，至湯若望

而發榮滋長，其效果且自明末延至嘉道間；為聖教之宣揚，收其至大之效驗，徐文定公扶翼聖教之功，誠大而深也。

自徐文定公薦舉湯若望等修曆，湯公得皇上寵幸，出入宮禁，頗形利便；與太監等往來，常乘機與言聖教道理，聖教化行禁內；約在一六三〇年太監龐天壽首倡奉教，同時領洗者十人，龐天壽取聖名亞基樓 *Adriano*（龐氏於永曆四年庚寅一六五〇年上書教皇謂「信心崇奉二十餘年」一見後）初由十人，漸至四十人，妃嬪皇子亦有奉教者，禁中安治聖堂一座，湯若望屢次在內舉行彌撒，施行聖事，數年之內，宮中之受洗者，有五百四十人之多，此皆當日神父所記載，並非虛語。（蕭若瑟神父天主教傳行中國考 P. Colombel pp. 458 sq.）

永曆皇太后
皇后進教

當時滿清日益強盛，侵畧中國；明室卒致不保，崇禎自戕，福王常洵，不一年而遇害，南京失守，明宗室諸王中之唐王朱聿鍵乃稱帝於福建，改元隆武。

隆武二年八月被清兵所執，此信傳至廣東，寓居廣東之兵部尚書丁魁楚，特即聖式而帝之孫桂王常瀛之子也，永曆在位十五年，奉教大官聖式類，龐天壽，焦璉（聖名路加南京人）之功居多。

永曆帝，皇太后皇后，因龐天壽之屢屢進言均畧知聖教道理，宮中有小堂一所，供奉耶穌聖像，朝夕瞻拜。永曆二十年（順治五年一六四八年）適太子誕生，皇太后，皇后等大發信德請求聖紗微 *Fr. Andre Kavier Kater s. j.* 付洗入教，聖公鑒其誠心在宮中小堂內行授洗禮，同時領洗者，宮中有五十人。皇太后聖名赫助納，皇后聖名亞納；新生太子慈煊永曆帝不許其受洗，不久太子重病，乃許焉，洗名公斯當定，蓋望太子將來如泰西公斯當定大皇率中華人民奉教，以再造中華民族。太后且遣使至澳門求司鐸獻祭，以謝主恩而求祝福，澳門礮台鳴礮致敬，教中修士排隊迎迓。使臣至天主堂，虔恭叩拜天主，陳述太后之意，將所齎禮物大蟠龍銀香爐一對，鑲花銀瓶（內貯珍貴香料）二對，鑲花銀蠟奴二對獻諸聖堂，此外另贈三銀瓶於耶穌會之會長；會長即定於公曆十月三十一日，舉行大禮彌撒，使者亦與禮焉。禮畢，澳門葡國總督

盛筵款待使臣，異常歡洽。（藉若瑟司鐸天主教傳行中國考）

皇太后遣使
上教皇書

（一六五〇年）

起程，持國書二通：一上教皇，一致耶穌會總長；其文錄下：

明王太后致羅馬教皇詔書

大明寧聖慈肅皇太后烈納致諭於因諾會爵代天主耶穌在世總師，公教皇主，聖父座前，竊念烈納本中國女子，忝處皇宮，惟知閭中之禮，未諳域外之教。賴有耶穌會士瞿紗微，在我皇朝，敷揚聖教，傳聞自外，予始知之。遂爾信心，敬領聖洗，使皇太后瑪利亞中宮皇后亞納及皇太子當定並請入教，領聖洗，三年於茲矣。雖知瀝血披誠，未獲涓埃答報，每思恭詣聖父座前，親領聖誨，慮茲遠國難臻，仰風徒切，伏乞聖父向天主前，憐我等罪人去世之時，賜罪罰全赦，更望聖父特與聖而公一教之會，代求天主，保佑我國中興太平，俾我大明第十八代帝太祖第十二世孫，主臣等悉知敬真主耶穌，更與聖父多德耶穌會士來，與與聖教

。如期許事，俾我中國。不。知我中國事情，即令回國。致言我之差聖父前，彼能詳述鄙意也。俟太平之時，即遣使官來到，聖伯多祿，聖保祿臺前致儀行禮。伏望聖慈，鑒茲愚悃，特諭。永曆四年，十月十一日。

明王太后致耶穌會總會長書

大明寧聖慈肅皇太后烈納致諭耶穌會大尊總師神父，予處宮中，遠聞天主之教，傾心既久；幸遇尊會之士瞿紗微，領聖洗，使皇太后瑪利亞，中宮皇后亞納，及皇太子當定並入聖教，領聖水，閱三年矣。今祈尊師神父並尊會之友，在天主前，祈保我國中興。天下太平。俾我大明第十八代帝太祖十二世孫主臣等，悉知敬真主耶穌，更求尊會相通功勞之分，再多送老師，來我中國行教，待太平之後，即着欽差官，來到聖祖總師意納爵座前，致儀行禮。今有尊會士卜彌格儘知我國事情，即使回國，代傳其意，諒能備悉，可諭予懷，欽哉，特勅。永曆四年，十月十一日。

明龐天壽上羅馬教皇書

大明欽命總督粵閩，恢勦聯絡水陸軍務，提調漢土官兵，兼理財推餉，便宜行事，任總督勇衛營，兼掌御馬監印司禮監掌印太監，龐亞基樸契利斯當膝伏，因諾爵，代天主耶穌在世總師公教真主，聖父座前，切念亞基妻，職列禁近，謬司兵戎，寡味失學，罪過多端，昔在北都，幸遇耶穌會士開導愚懵，勸勉入教，恭領聖水始知聖教之學，蘊抄洪深，夙夜潛修，信心崇奉，二十餘年，罔敢少怠，獲蒙天主庇佑，報答無繇，每思躬詣聖座瞻禮聖容，詎意邦家多故，王事靡盬，弗克遂所願懷，深用悚仄，但罪人一念之誠，為國難未靖，特煩耶穌會士卜彌格歸航泰西，來代告教皇聖父在於聖伯多祿聖保祿座前，兼於普天下聖教公會，仰求天主慈炤我大明，保佑國家，立際昇平，俾我聖天子乃大明第十八代帝太祖第十二世孫，主臣欽崇天主耶穌，即我中華全福也，當今寧聖慈肅皇太后，聖名烈納，昭聖皇太后聖名瑪利亞，中宮皇后聖名亞納，皇太子，聖名當定，虔心信奉聖教，並有諭旨致聖座前，不以宣之矣；及愚罪人，懇祈聖父，念我去世之時，賜罪罰全赦，多乞原宥，不致虛度塵劫，仰微大造實無窮矣，肅此，少布愚悃，伏維慈鑒，不宣，永曆四年歲次庚寅陽月廿日書。

原函見拉一文 Kircheri. China, p. 100-103. 徐滙書樓由商務印書館張菊生先生贈有印片。

中國天主教傳教情形

次庚寅陽月廿日書。原函見拉一文 Kircheri. China, p. 100-103. 徐滙書樓由商務印書館張菊生先生贈有印片。

卜神父奉命前往，途中許多不利，二年後，方至羅馬，適教皇意諾增爵故世，新教皇亞立山第七選出後，卜公蒙召見，即呈上太后國書；教皇亦答以復書，由卜公帶回；拉丁原文書見 p. 103 卜公回到時，皇太后已不在人世間矣，教皇復書是否呈諸永曆帝，已不可知，惜永曆終不能復興明室，畢命於雲南，其太子公斯當定，想亦遇害；皇太后與皇后亞納及他宮女則送至北京，居於別宮；不得見神父，惟有北京女教友，時去慰藉而已，亦云苦矣。

金尼閣到羅馬

西士在中國傳教，竭心盡力，擬思有以植其堅固之根基；然中國地大物博，需才孔急，龍華民接利瑪竇會長任後，爰有遣金尼閣司鐸至羅馬報告中國傳教情形，並請求多遣教士來中國傳教。金公於一六一三年二月中旬離華起程，卒

於一六一四年十二月到羅瑪，謁見教皇保祿第五世。金公會請求教皇許將聖經，司鐸日課經，司鐸典禮，彌撒經等編譯華文，以便行聖事及作祭，不用辣丁經言；而用中國經文，蓋意謂教皇若予以此種便利，將來華人之欲晉陞品者必多而易也。教皇容納其意，且亦准許，一六一五年二月二十日并給許可詔書。惟此准許終未見諸實行。Pfeister, Notices:—P. N. Trigault p. 113—Colombel, 272.

嗣後利類思編譯彌撒經典，司鐸典要，司鐸日課，亦是此意也。

再有一事，為耶穌會在中國傳教史上至有關係者，即金公在羅瑪時，請求耶穌會在中國能自立一省也。蓋耶穌會士在亞洲之傳教史，始自聖方濟各在印度之開教；起初印度傳教區屬於葡國耶穌會省；一五五二年在聖人逝世之年，聖依納爵始從葡省，分出東印度，立為一省，任聖人為省長。聖人之到中國，即用此名義，印度教務發展甚速，後又分出日本為一省，澳門耶穌會之公學當助中國傳教事業；利瑪竇到中國後即任為中國教區會長。金公當時請求者，是中國傳教區分離於日本耶穌會省而成為自立省。耶穌會總會長以中國當時教士不滿世，會院不過五幾，故不願將中國傳教區獨立。自一六二一年耶穌會士才有所不能。

一六一八年中國即分離於日本；一六二五年陽瑪諾為代理省長，（羅如望繼龍華民為會長一六二三年。）一六三六年傅汎際繼陽公為省長，直至一六四一年。但當時分為華北華南二教區，傅公為華北省長，管理北京，山東，陝西，山西，河南，艾儒畧為華南省長，管理南京，江西，湖廣，四川，浙江，福建。至廣東廣西，歸澳門遙領。

聖伯辣彌諾致書中國教友官紳

又有一事足堪大記特記者，耶穌會士聖伯辣彌諾樞機對於其同會士在中國傳教之關心也。金公在羅瑪，與聖樞機談論傳教事務，聖人聞之，非常欣悅，即親繕一書致中國教友官紳，（即徐光啓李之藻等）獎勵有加，其書漢譯曰：

「司鐸金尼閣回自遠東，抵羅瑪，而陳種切，欣悉貴國敬奉耶穌基利斯督，是信德之門已開，從此可穩行常生之路矣。佳音傳到羅瑪西方萬國之首京，欣欣忭舞，教宗保祿五世，萬國奉教君王之共父也，亦不禁躍然以喜；其侍從若樞機，若司牧，若司鐸，及信衆人，舉欣欣慶慰，蓋中國地廣民衆，才智特出，而未

認識造物真原，及自古先知所示降生爲人，甘受死刑，與人以天福之天主聖子也，久矣。夫魔鬼以天神圖爲巨魁，人類死仇，假託保存國土，拒絕福音之士，閉塞長生之門，目擊之餘能不怒焉傷痛？今也天主聖寵，已發祥於貴國，俾君等悉聖經之道，不但無害於邦國，而且授人以天國矣。君等蒙此洪恩，不得不爲君等賀！而余贏得如許新昆仲，同事耶穌基督，能不深自慶幸乎？願信天主聖父聖子，而不知飭身檢行，以善其身，亦不足以自救；故勸君等還當謹守天主誠命，常由狹徑而行，慎防一切貪婪，淫慾，欺騙等罪；勤行種種善工，勉修種種聖德，而於依恃天主，友睦同儕之道尤當三致意焉。苟因昭事維皇之故，遭遇世上一切困苦艱難，則當深自榮幸，以其將得賞報於天也；蓋我等在天之父，每欲以苦難鍛鍊吾儕之信德，望德，愛德，不啻如火之鍛鍊金然。假令天主欲免我儕諸般困難，固易於反手；然而不爲者，因欲吾人在世上，忍受諸般苦難，以得常生之報，愈厚而愈榮也。夫天主惟一聖子一生博施，一生受苦辱者，豈非以身立表，欲吾人仿而行之乎？經云：『彼自謙願命至死，死於十字架者，爲此世與來世。』

之，在身苦多矣。然則吾儕忍受諸般困逆，天主聖子，亦將顯揚之，地下幽牢，皆屈膝伏拜。然則吾儕忍受諸般困逆，天主聖子，亦將顯揚之，使吾儕之身，亦肖像其榮光之聖身也。遙知敝會昆仲隨君等，左之右之，以進於善；余故無庸多贅；惟求天主，因吾等救世主耶穌基督之名，保全君等，康強安吉，更望彼等互相祈禱，共得常生！

一六二一年五月十二日，樞機羅伯多辣爾諾自羅馬東。

一六二一年金尼閣司鐸回華，帶有聖樞機是信，徐文定公等拜誦之餘，欣慰異常；旋即答復，其中文原書，已不可得，今得有從法文譯出者，錄之如下：

恭維樞機主教大人，仁風廣佈，無間海洋，愛火飛騰，炙我華夏；神子等不勝感頌之至。自接瑤翰，公卿士夫，或現任職，或已致仕俱皆敬誦。間有未奉教者瞻仰博愛宏深，亦多感戢而謀則效，神子等忝爲主僕，心儀彌殷，決相親愛，以全純愛，務使賴吾主寵佑，聖教廣揚中國，眞光普照，午日輝耀！夫境異情疏之人，而能同心同德，共成一會，士者嘆服；伏蒙教益，期臻聖域，衆庶欣忭！

是則我樞機主教大人，雖居遠方之國，而不外視我人，歡躍之下，銘感無疆！惟恨不能插翅飛至羅馬叩謝，祇因國律禁出國境，不克如願，然仰慕之情，固無時或已。自當公衆同聲祝禱，以頌宏願與戴盛德！竊我中國數世以來，異教盛行，左道充斥，而我聖教之傳入，爲時未久，信者不多；其始也，固不爲敵者所介意，迨後信從者衆，儒士復多，一心一德，崇奉惟一眞主，於是仇教者嫉視之，始懼彼之異端妄理，將爲吾教所殲滅，乃施其如狐之故技，羅網設陷，輿風作浪，隨時隨地，以侵擾我聖教，然我信衆仍皆安全，耶穌會諸司鐸，亦未被逐出國；蓋因吾主神恩扶佑，異端決不能勝真理！現諸司鐸，或仍舊在故居，或住新教友處，或至願奉教而未知所由之外教人中宣傳福音；是故聖教廣揚於中國，將來興盛亦可預祝；尙祈禱樞機主教大人，勿爲我人目前遭難而懸念也！蓋以上世往事証之，因知魔鬼，每起風波，迫害聖教，天主所許，故而遂有，仰維吾主，亦從未忘助佑事主之人，抑有進者，司鐸輩常講吾主茶種之喻，言入於耳，訓銘於心；其言聖教，比芥一粒，諸種中之最小者，及播於田，雖同在土，其生長長，

春已屆，種漸萌芽，其生長多，其則一也。非其台所明知也。今聖教在中國，猶春日之茶種耳，其如善種，生生不息，直至永遠，迄無窮世。雖然，茶喻玄義，何以萎而盛者，非神子淺見能議論也，伏乞樞機主教大人，時爲我等祈求天主，又懇在公教皇主聖父座前，叱名致敬，神子等矢誠致力於通國欽崇天主，扶助諸司鐸，廣揚聖教會，虔望聖父慈鑒，而祝佑以神恩，俾任重而道遠，仍恆毅而盡忠，再冀樞機主教大人，道履安康，時錫教誨，肅此披瀝微悃，敬叩即安，不宣。（以上二信見西文 Martelli. Cina 中文譯見「徐文定公三百週年紀念論文」二一九頁以下）

中國聖教自利瑪竇逝世之年以迄明末，中間雖遭沈澹興起之教難，然顯然有極大之進步；聖教傳至明代版圖之十三省，（明代全國分十五省）惟滇貴二省未沾聖教之化，全國耶穌會有一會長，管理教務；一六四〇年時，在華北有傅汎濟爲會長；其屬下駐在北京者，有湯若望，龍華民；駐在河南開封者有費樂德；山西者有金尼閣，萬密克，陝西者有方德望及郭納爵；華北五省共有教士八位，華南諸省，艾儒畧爲會長

，駐福建；屬其管治者，南京有畢方濟；常熟有賈宜陸，上海有潘國光，杭州有孟儒望，福州有杜輿定，泉州有馮伯多，延平及建甯有陽瑪諾羅西滿；南昌有謝貴祿，武昌有何大化，成都有利類思，在華南六省共有教士約十三位，至廣東廣西二省歸澳門管理；海南有林本篤及 Marguen，聖教最早傳入之肇慶，韶州，南雄，因本地官紳之反對，不能恢復傳教，重建聖堂，計明末有教士二十四人，輔理修士四人而已。

至論教友之數，利瑪竇時（一六一〇年）約有二千五百；至一六一五年，增至五千，一六一七年，有一萬三千，一六三六年，三萬八千二百；一六五十年竟增至十五萬。（德禮賢中國天主教傳教史六七頁）以此區區之教士而傳教竟收如此之功效，可見天主教之降福中國，及聖方濟各沙勿畧，利瑪竇諸教士在天祈禱之功之宏大也。

第八 章

中國天主教史——自清入關至康熙朝

湯若望
治曆

天主教創造一大事業也，往往興起一二才德出眾之人，為其工具，使成其事。明末，聖教傳入吾國，天主教生利瑪竇，使之傳教我中國，奠定聖教基礎。利瑪竇歿，在襁褓中之聖教，亟須有人撫育，天主教又生中國聖教三柱石——徐光啓，李之藻，楊廷筠——，使之護衛聖教，明亡，滿清入據中原，聖教之前途，安危莫測；天主教又生湯若望，以保障聖教，而聖教得以渡過危險。自利瑪竇至明末，聖教之史事，前已論之矣，今言清初，湯若望時之聖教。

湯公字道未，德國谷洛月 Colone 人，生於一五九一年，幼年肄業於本城耶穌會學校，一六一一年進耶穌會，晉鐸後借金尼各司譯來華，一六二二年抵廣州，旋至北京學華語；繼奉派往陝西西安傳教，一六三〇年，鄧玉函卒於京，公奉命借羅雅谷回

京任修曆職。一六四四年五月，滿清侵入關內，攝政王多爾袞以滿蒙各旗兵弁，紛入京都，莫可安插，乃諭令我中華人民，限三日內，遷出禁城，以便旗兵居住，時在北京之教士有湯若望及龍華民，二公之住院，適在皇城之內，理當遷讓；無奈院中積有曆書板片，為修曆所重要之件；又聖堂之旁，不可不有一司鐸居留，持此二由，湯若望乃繕摺趨朝啓奏曰：

「臣自大西洋八萬里，航海東來，不婚不宦，以昭事上主，闡揚天主聖教為本，勸人忠君孝親，貞廉守法為務，臣自構天主堂一所，朝夕虔修，祈求普佑，作賓於京，已有年所；曾奉前朝故帝，令修曆法，著有曆書多帙，付工鐫板，尙未完竣，而板片已堆積壘壘，并堂中供像禮器，傳教所用經典，修曆應用書籍，并測量天象各種儀器，件數甚夥，若欲一併遷於外城不但三日限內，不能悉數搬盡，且必難免損壞，其測量儀器，由西洋帶來者居多，倘一損壞，修整既非容易，購辦又非可隨時寄來，特為懇情具摺，懇請皇上恩賜，臣與同伴諸遠臣，龍華民等仍居原寓，照舊虔修云云。」

日，若望趨朝，親王和顏禮待，付給清字上諭一道，允准湯若望等安居天主堂，各旗兵弁等人，毋許闖入滋擾等語；且令恭貼堂門，若望回寓見有旗兵多人在內，因出上諭給看，旗兵遂散去。

此次聖教之生死難關，既經渡過，嗣後湯公所得於皇上之寵遇，更不勝枚舉。順治元年（一六四四年）五月，前朝欽天監內官員，繕就新朝順治二年之曆本，親齋趨朝進呈；親王以舊法舛誤甚多，諭令新朝本應依西洋新法推算，着湯若望龍華民等，測驗天象，隨時奏聞，是為曆本（Calendar）之採用西法也。同年八月朔日食，明年（一六四五年）正月望月食，湯若望照新法推步，均密合天行，而舊法——大統曆，回回曆俱有差誤；皇上乃傳批於曆冊而，「依西洋新法」五字。順治元年十一月，并奉上諭，欽天監印信，着湯若望掌管，所屬官員，嗣後一切占候事宜，悉聽舉行，欽此。（參觀正教奉褒二十四張）

嘗考吾國成例，曆法為國家大典，非私人所得而研究；明末西士參與曆務，已是

罕聞之事；不料至清代而更有甚於此者，西士竟得授欽天監之官職，如湯若望者，豈非一異寵乎？三年六月，清廷以湯公創立新法，勤勞懋著，又加太常寺少卿銜；八年詔封爲通議大夫，又賜封其父母與祖父母二品官爵。十年三月上賜號「通微教師」；十四年十月授通政使司通政使，加二級，又加一級；十五年正月詔授光祿大夫，并恩寵若望祖先三代，一品封典。十八年四月初一日，公壽屆七表，名公鉅卿，贈言稱賀；又是年九月，皇上賜若望義孫入國子監讀書，先是順治皇以若望絕色清修，未有子孫，令其撫養一子，以爲受應之地。若望遵旨，即以潘盡孝之子士宏爲義孫，至是士宏蒙恩入監，都中人士歎爲異數。（參觀正教奉褒二十五張以下）

湯若望因修曆而爲順治帝重視；聖教之宣傳，亦因之而得便利。順治七年上賜湯若望，宣武門內天主堂側，隙地一方，以資重建聖堂，孝莊文皇太后，頒賜銀兩，親王大官等，亦相率捐助。若望遂鳩工興建，撰記立石。

都門建堂碑記曰：

自昔西漢時，有宗徒多者，初入中國傳教，歷行各入中國傳教，至萬曆時，有西士利瑪竇等，先後接踵入中國傳教，譯有經典，著有書籍，傳行至今；荷蒙清朝特用西法，定造時憲新曆，頒行曆務；告竣，謹於都城宣武門內，虔建天主新堂，昭明正教。

時天主降生一千六百五十年，爲大清順治七年歲次庚寅 修改曆法湯若望記

越二年，聖堂告竣，上賜「欽崇天道」匾額。順治十一年三月廿五日，上飭戶部，將阜成門外利瑪竇墳塋兩旁地畝，賞給湯若望，爲日後窀穸之所。若望隨於是地，建立石碑以誌盛事。又於是地，建造聖母堂一座，十七年七月工竣。十四年二月初一日，上賜御書堂額曰：「通微佳境」，敕送恭懸宣武門天主堂；又御製天主堂碑記。是時在外省傳教之西士，因湯公之故，亦得平安無事，宣傳聖教；凡此皆學問所收之功效也。

楊光先與起之曆獄

然德高則謗興，爲事之所難免者，湯公受寵於清帝，而忌嫉之者不在少數，尤以楊光先爲甚，光先安徽歙縣人；以欽天監一職，累朝以來，皆

係回人充任，自湯若望倡用西洋新法，補授欽天監，回教人不得進用，因抱不平，思有以傾陷之。順治十七年於是託告湯若望，以爲湯若望所造時憲書，其面上不常用上傳批「依西洋新法」五字；蓋書此五字，是暗竊正朔之權以予西洋，而明謂大清奉西洋之正朔也云云。順治十七年十二月初三日，具投禮部，未准。（見楊光先著不得已上卷）

先是楊光先於順治乙亥（一六五九年）仲夏望日著刊闢邪論，（見不得已上卷）一散佈謠言，毀謗聖教。利類思神父以妄言繁興，聖教日晦，作天學傳槩（一六六二年）以辨之。（Greston, Histoire pp. 21 seq）許之漸李祖白作序弁首。及書出版，楊光先見之如瘋似狂，積恨愈深，又作不得已（康熙甲辰冬）一書以誣聖教。乙巳年（康熙四年）夏，利類思又作不得已辨以駁之。當是時也，我聖教中，已無如徐光啓，李之藻，楊廷筠等其人者有聲政學界，出而保護聖教，故光先之謗教書，流傳日廣，朝野多有信從之者。不久，大禍作矣。康熙三年七月，楊光先上章參劾湯若望與他西士大罪三款：曆謀造反，一也；邪說惑衆，二也；蓄法充竊，三也。

，禮刑兩部會議擬湯若望處死，其餘教士俱杖充。初二日輔政大臣方欲依議批行，忽地地震，連日震五次，合都惶懼，輔臣以清獄爲戒。隨利類思等赦出法署，暫行留京，各省拘禁之教士釋解廣東安插；惟湯若望仍羈縶擬死，旋因太皇太后（順治母后）以天譴可畏，諭令開釋。李祖白，宋可成，宋發，朱光顯，劉有泰等五教友被處斬。其他大員如御史許之漸泉台許繼曾，撫台佟國器等，均因奉教之故罷黜；而國器續曾以會捐助銀兩，建修天主堂，楊光先銜之尤甚。（正教奉褒四十七張）

湯若望蒙赦之後，卽歸宣武門內天主堂，（今之南堂）未幾又被楊光先驅逐，遷至東堂，與南懷仁，利類思，安文思三神父躡居；至次年（一六六四年）聖母升天瞻禮日，平安逝世，年七十五歲，在中國四十四年。楊光先雖一時得志，不久亦歸失敗。蓋光先任欽天監監正後，治曆多有舛謬；康熙七年（一六六八），帝命光先與南懷仁等同測日影，以考驗中西曆法之優劣；光先所測不驗，而懷仁之推算無不若合符節。皇上乃革光先職，錄用南懷仁爲欽天監官。八年又恢復湯若望官職，并給還通微教

師之名；許繼曾許之漸等照原品復職；李祖白等照原官恩卹。楊光先本應處斬，其妻子應流徙寺古塔；但念其年老，姑從寬免，妻子亦免流徙，光先出京，行至山東德州，病發背死；一場曆法案至此告終。（參考 Colombei, *la Mission du Kiang-Nang*）

曆獄後之傳教

曆獄雖告平息，然中國傳教事務有待整理者，實繁且多也。拘留在廣州之大字，分諭教士，然當時實能歸堂傳教者，祇有十九人而已。南懷仁則見重於康熙帝，於八年六月被擢為欽天監，監副治理曆法；十三年又因製造儀器告成，加太常寺卿職銜；十七年，康熙永年曆成，加通政使司通政使銜，二十一年，因鑄造砲位，加工部右侍郎職銜，康熙帝之重視南公可見一斑。（正教奉褒上卷五四張以下）

法國耶穌會士始來中國

至於在傳教方面，一六七七年，南公被舉為中華傳教區之副省長，公於是殫精竭慮，思有以重整教務；惜當時工多人少，不無困難。南公在一六七七，七八兩年，乃修三函一致耶穌會總長，一致耶穌會之各省長，一致日本

會長上乃選派洪若翰 Fonteney、李明 Comte、白晉 Bouvet、張誠 Gerbillon、劉應 Visdelon、五會士，於一六八五年三月五日起程來華，一六八八年二月八日至北京；中國教務於是有一番革新之氣象。（Pfister No. 170. 德禮賢中國天主教傳教史七六頁）蓋五位教士皆精通天文曆算地輿之人，而又能與當時法國新成立之科學院 Académie des Sciences 不少關係，後又來有馬若瑟 Prenare、雷思孝 Régis、巴多明 Parrennin、蔣友仁 Benoit、宋君榮 Gauthil、馮秉正 de Maille 錢德明 Anriot，等諸教士來華，宣揚文化；（參閱通報一九一六年二七二頁以下）康熙時代，中國全國輿地之測製，即於是時成之也。

管理中國聖教主教制之概觀

中國教務至康熙時，有顯著之進步，於是當注意於聖教會內部之組織。聖教會者是有系統有組織有制度之社會也。在世代表耶穌基督，而統治聖教會者有羅馬教皇，襄助教皇治理普世教會者有樞機主教，總主教，主教，司鐸等等。聖教會是無國界，普世之公教會也；其統治也，有羅馬之中央組織，及地

方省區之組織，中央組織，教皇之下，有樞機組成之聖院；樞機有選舉教皇之權，大多數居羅馬，平時則分掌羅馬各部事務；樞機居外省者，則領袖一地方之神級。至於地方省區之組織，即教皇派遣主教，分牧全球也。全球教區可分為常法教區，與傳教教區，常法教區隸屬於羅馬會議部；會議部之職為選擇主教，巡察主教區，增設新教區等；歐美各國之教務多屬此部管轄。傳教區屬於傳信部，亞非澳三洲之教務多隸此。管理常法教區之神長，稱為本主教，本主教者，直轄治下之教友，而為其神牧。管理傳教區域之神長，稱為宗座代牧，宗座代牧者代教皇管理一方之教友也。（參考聖教雜誌十五年第四期）元代，聖教在吾國極盛一時，領洗入教者有三萬多人；羅馬教皇格肋孟第五間孟高未諾在中國開教之成績，乃於一三〇七年特遣方濟各會士七人有主教品者，來到北京將祝聖高氏為北京總主教，并授以統理遠東教務，有簡授主教之權。方濟各士七人實抵北京惟有三位，三位主教乃於一三〇八年依聖教禮儀祝聖孟高未諾為北京總主教，四位主教共居北京五年。一三二三年孟總主教派才拉爾 Gerard 為泉州主教；一三二八年才主教逝世，字來仁，*Robertin* 主教接其任，*Robertin* 主教於一三二六年逝世，乃無繼位之人，上言之主教即祝聖高未諾總主教之三主教也。

北京之總主教於一三二八年逝世，教皇若望二十二世惟在一三三三年纔聞此消息，乃委派方濟各會士，尼各拉 *Nicolaus* 去接任總主教位，但到任就職與否成一疑問。教皇本篤十二世又派若望馬里諾利 *Giovanni da Marignano* 充任教廷專使，一三三四年來到中國覬見元成宗，旋於一三三五年間啓程回歐，最後教皇於一三六二年六月十七日，委多默 *Thomasso*，一三三七年二月十一日，委奇羅謀伯拉篤 *Guillaume del Prato*，一四一六年十月一日委雅各伯加布阿 *Giacomo da Capua* 為北京總主教缺，但此三位主教均不到任。（德禮賢中國天主教傳教史四〇頁）

元亡而聖教亦無法宣揚，至明末而方能重振旗鼓，由利瑪竇而傳入中國。及至清初，則已發揚光大，幾普及全國矣。聖教會於當時組織神職的行政系統，以奠其基礎。所謂神職的行政系統者，即有管轄教會之神長系也；換言之即主教是也。

中國傳教事起初本屬於澳門主教，澳門主教屬於印度臥亞的總主教。然一五七五

年，教皇額我略十三世在原則上，已創立澳門主教區，而分離於印度；主教任之實授，不過一六九二年始實行之。明末聖教之傳入中國，是由於耶穌會士，耶穌會士聖方濟各沙勿略初在印度傳教，印度一省教務，進步甚速，故一五五二年聖依納爵即從葡省耶穌會分出，另立為東印度耶穌會，日本之耶穌會士隸屬之焉。繼而日本教務日形發達，日本耶穌會士，又分離於印度省而獨立為一省，中國耶穌會士屬之焉。一六一八年耶穌會總長又分中國為耶穌會一省，分離於日本省；惟澳門仍歸日本省。但中國幅員廣大，不能以一神長管治之，故分華北華南二教區，有二會長以管理之。北京，山東，陝西，山西，河南，屬華北會長；南京，湖廣，四川，浙江，福建，屬華南會長。惟在華南之廣東廣西，仍屬於澳門之日本省。

清順治朝，湯若望頗得帝寵，教務順利，歐人信為中國將完全皈依聖教矣。羅瑪教皇因於一六五八年八月十七日，選 Mgr de la Motte Lambert，為安南代教主教；又選 Mgr Francois Pallu 為中國華南代教主教，并以廣東為教區中央點。一六六〇年 Mgr Ignace Couillard 在法國祝聖為主教，受命為中國華北代教主教，以前北京為中央點。但 Pallu 及 Couillard 二位，在去歲八月十日，曾由羅馬派人之阻止，令其從美洲仍回歐洲；後者途中病故。此三位代教均係法人，故葡西二國阻當此事之實現。蓋在十六十七世紀時，遠東傳教事業，葡國政府予以不少之幫助，葡國居保護傳教士之地位，任何國籍教士之來華，在事實上，當承認此習慣也。

一六七七，八年羅瑪傳信部為近東及遠東教務，又選派六位代教主教，其中二位是為中國，一即 Pallu 主教，管理華南教務者，一即羅文藻主教，管理華北六省，即江南，河南，直隸，陝西，山西，山東。但 Pallu 主教，同時請求羅瑪，有總轄中國教務之權，并要求在中國之任何國籍教士，及傳教先生，在宗座代教前須宣誓絕對遵守羅瑪宗座所頒佈之任何諭旨，并任何作為莫不聽命代教。但此宣誓之式，不特為葡西法三國政府所反對，即各修會亦視為不可通行。當時南懷仁為耶穌會會長，南公久居中國，深悉中國情形，若此宣誓實行，朝廷及外教人必興起許多疑慮，將視聖教為一種秘密會，因上書羅瑪傳信部請求取消此事，卒得許可免法。

但 Pallu 主教一到福建漳州，即致全中國教士一牧函云：彼係總理中國教務，羅

瑪所要求之宣誓當一體遵行。此宣誓之舉，在當時為中國傳教，似發生不少紛擾影響。此事未仍解決，而 Palu 主教於一六八四年逝世矣，此問題旋不提起。

一六八五年時，中國有四主教，一澳門，（但在原則上葡國視澳門主教為中國之獨一主教；）一廣東有 Mgr Palu della Chiesa 主教，即 Palu 主教之副主教；三福建有 Maigrot 主教，即 Palu 主教死時，授以繼任之權者，然未祝聖；四羅文藻主教。

一六九〇年羅瑪宗座與葡國政府同意議定澳門，南京，北京三主教座由葡國政府建立而維持。葡國得此三主教座，以為保教之權能及全中國教務矣。但羅瑪宗座於一六七七年所定之宗座代牧制仍不取消；因此於一六九二年在福州發生誤會，即二方面主教之權限問題，因而教士在施行聖事上，多有阻碍，為教友之神益增加不少之糾紛。

一六九六年，教皇意諾增爵第十二世簡定中國十二主教區，分治中國教務。十二主教區：

- 一，澳門區，廣東廣西屬之。
- 二，北京區，直隸，山東，遼東屬之。
- 三，北京區，直隸，山東，遼東屬之。
- 四，福建區。
- 五，雲南區。
- 六，四川區。
- 七，浙江區。
- 八，江西區。
- 九，湖廣區。
- 十，山西區。
- 十一，陝西區。
- 十二，貴州區。

十七世紀之末，中國全國教務，分為十二教區，屬於十二主教，（Columbel pp. 386 sq. 423 sq.）及至今日教區有一百三十多，其進步之速誠足慰者。又有一問題與宗座代牧制有密切之關係者，即羅瑪宗座之通使問題。蒙古入主中原，與羅瑪宗座即有使節之往返，前已論及，不復多贅。迨至明末，聖教傳入吾國，明廷又甚重視，似可無問題之發生矣；然此種一時之幸運，究非久安之長計，范禮安司鐸知之甚明；乃思設法使羅瑪宗座派遣欽使與明廷通使，以聯絡情誼。於是在一五八八年遣羅明堅司鐸回歐；與教皇商議此事。羅公於一五八九年抵葡國里斯本城，見葡王斐利伯第二，商陳進行；葡王甚贊成之。不幸到羅瑪後，四位教皇——西斯篤第五，（一五九〇），

烏爾朋第七，（一五九〇），額我略第十四，（一五九一），意諾增第九，（一五九一）——相繼逝世，通使問題不果進行，羅公見事難成就，且精力日衰，乃退隱薩來納 Salerno，於一六〇七年逝世。（Hester, p. 19. Triault. Expedition, pp. 327 seq. Ricci. Opere t. I. pp. 162 seq.）

十七世紀之末，教皇意諾增第十二世，及葡王又重興此問題，提議通使，葡王且許以津貼，建立南京主教座，教皇乃揀定耶穌會士斯比諾拉 Spinola 為教宗欽使，但當時在華之教士，知悉此事，甚覺不安，因舉行欽使之典禮，如不有盛大之規模，難免明廷之藐視，而列教廷為朝貢之一國，於教皇之尊嚴有損也。幸天主教上智之安排，斯事未得實行，嗣後教皇格助孟十一欽派宗主教鐸羅 Card. Tournon 充作使臣來與康熙帝通好，（一七〇五年到北京）事不成就；繼又派宗主教嘉樂來中國，兼充使臣（一七二〇年到京）又無實效。

原通使不能成就之故，一因康熙帝之專權驕傲；不願羅馬教皇對於其教士之有所威權也。蓋康熙帝欲在華之教士馴服在其權下，二因葡國對於在中國傳教之專權，

凡不與葡廷有利者，不願與羅馬教廷合作也。有此二故，故通使之事終不成也。

教儀問題

康熙時期在我中國傳教史上，羅馬通使之問題外，又有所謂教儀問題 *Questions des Rites* 者，即十八世紀中，中國傳教士所興起之一辯論，一即對於

天主之名，一即敬孔祭祖之事。

一、論天主之名，天主教初傳到中國時，西士因言語不達，許多宗教名字，頗難取決；天主之名尤為其一。起初譯 *Deus* 為「陡斯」，譯音而不譯義；利瑪竇起初取用天主二字，嗣後研究中國古籍，知天與上帝之名，為中國古聖賢用以指天地之主宰，於是改變初志，以天及上帝名 *Deus* 而不用天主二字矣。及讀朱熹集註察出朱子之註釋，是將古聖賢所解說天與上帝之真旨，改變其意義，以為天是蒼蒼之天，而上帝並非有天地主宰之義；利子於是又以天主與天，上帝三名並用之矣。

在公教士中所興起之問題：是一派主張用天主二字，排斥採用天與上帝；一派主張天與上帝可與天主並用不悖，蓋中國古儒亦以解釋天地之主宰故也。

此問題發生後，曾有劇烈之辯論，一七〇四年，一七一五年教皇格來孟第十一世

規定天主二字為法定之名，不准採用天與上帝之名字，而於是問題解決矣。

參考 *Encyclopedie sinica*. p. 455. — Legge: *The Notions of the concerning God and the spirits*. 1852. And *A letter to professor Max Müller, chiefly on the translation of the chinese terms Ti and Shangti* 1880) Cordier. *Hist. de la Chine*. III pp. 318 seq.

二、祭祖敬孔問題。祭祖之禮，是在祖宗神位前，獻酒食焚香跪拜。利瑪竇以為此等禮節不過表示子孫孝愛之情，即事死如事生之意，所以許可皈依公教之新教友奉行。至於敬孔之禮，利子祇許考生考中後入孔廟行禮，其餘四季祭祀不准參與。

原利子之所以許可者，亦不過從權，暫時之處置而已。然已有不少耶穌會士不以利子之辦法為然者，如龍華民司鐸，接任利瑪竇為會長後（一六一〇年），即禁止祭祖敬孔之禮。

繼而反對之者，有多明我會士，彼等於一六三一年入福建傳教，六年後（一六三七年）旋即退出；該會士見耶穌會士容在祭祖敬孔之禮，大不以為然，乃稟告馬尼刺。

（斐列賓首邑）*Alumna* 總主教，總主教即在此時辭職，此為一六三五年之事；迨後查明事情之真相後，總主教即在一六三八年撤回其訴狀也。

一六四三年有多明我會士名馬拉來斯 *Morales* 親為此事赴羅馬控告，一六四五年九月十二日，傳信部出一通令禁止此禮，此通令是由意諸增爵第七所通過者。在中國傳教之耶穌會士，以馬拉來斯所報告之事，與具體之事實不符，乃亦遣派衛匡國司鐸 *Martin Martini* 到羅馬，一六五四年至聖京；衛公將一切事實情形陳述詳明後，聖禮部得教宗亞歷山大第七允准，仍許可祭祖敬孔之禮焉。

此問題之難處後又被多明我會士名鮑郎 *Jean Palanco* 者重行興起，一六六九年十一月二十日聖部經教皇格來孟第九世之允准，又宣言謂：一六四五年及一六五六年之二次通令，依二方面之陳述，仍有效力。

清康熙帝艱難難聖教時，勒令全國教士集合廣州；當時耶穌會士（計有三十三人），多明我會士及方濟各會士共聚首一堂，爰共商上言之儀禮問題，共提議四十二條，結果議決同意者計四十一條，事在一六五六年也；一六六八年一月二十六日在議諸教

士均簽押遵守。一六六九年十二月十九日在廣州之多明我會會長那槐來脫 Dominic Fernandez Navarrete 忽潛逃至澳門，卒乘輪回歐洲，一六七六年在歐洲出版一部名 Tradados historicos, politicos, y religiosos de la Monarchia in China 之書。此書一出投歐洲之誓反教人及異端 Jansenistes 派以不少攻擊耶穌會之柄；在中國所以未受煽惑之紛擾者，乃福建主教滿格老 Charles Maistre 阻止之力也。然滿主教同時公佈一令謂：一六五六年羅馬聖禮部所准容任禮儀之通令，在良心上無遵守之責任，因衛一匡國所呈上之理由無根基故也；他又請羅馬教皇意諾增爵第十二世再將禮儀問題重新審查，且又遣一教士管末南爾 Guenener 及雅爾馬 Charnot 到歐洲辦理是案，一七七〇年十月十八日竟得到法之沙爾包納大學 Sorbonne 責斥中國禮儀之宣言焉。

此問題既又在羅馬興起，教廷乃和四樞機組織一委員會以研究之，此委員會中無耶穌會士及多明我會士參與其間。此時在中國之耶穌會士適有請問康熙皇帝關於祭祖敬孔，究有宗教性質與否，康熙於一七〇〇年十一月二十日正式宣言謂中國祭祖敬孔之禮，不過為一種俗禮，與宗教無涉，且無示教價值，然反對耶穌會士者即以比較耶穌會士，謂彼等以此關於聖教之事，求判決於外教皇帝，而不計才異於教廷，此等說妄，雖不見信於有識之人，然在教廷前，已足引起一般誤會之惡感矣。

一七〇四年十一月二十日聖部經教宗格來孟第十一世之允准，公布採用天與上帝之名之禁令，及關於祭祖敬孔之幾種禮儀。此禁令由教廷派多羅主教 Card. Charles Thomas Maillard de Tournon 至中國公佈，故在中國未公布之前，在歐洲亦無人預知也。多羅主教於一七〇五年四月二日到澳門，六日到廣州，十一月四日到北京。康熙帝起初優禮相加；後知其使命之目的，乃大為不悅，令其速離京師。多羅 de Tournon 主教離北京到南京時，得悉康熙帝曾出一諭，凡教士非領得朝廷准予傳教之印票，及許可服從中國之禮儀者，不得在中國傳教。多羅主教，念自己使命之責任，因在南京亦將教皇之禁令於一七〇七年一月十五日宣佈，並令教士一體遵照無違。康熙帝乃下逐客令，交澳門總督看管多羅主教。葡官府正以此使命不先與葡國商權而來，故即將多羅主教監禁，多羅主教於一七一〇年五月八日卒於獄。

對於多羅主教所宣佈之羅馬禁令，在中國教士中之意見分為二派，一派是服從多

羅主教之禁令，不接受康熙皇帝之印票，因而被逐出境，如滿格勞主教及巴黎外方傳教會士，大部份之多明我會士及少數方濟各會士；一派是領受康熙准予傳教之票，而將多羅羅主教之禁令，上訴教皇，陳稟理由，如北京之方濟各會主教，江西奧斯定會之主教及耶穌會士，康熙皇帝派遣耶穌會士到羅瑪教廷，將禮儀問題再行詳明奏聞，並請求收回成命，終不得照准。一七〇九年三月格來孟第十一正式頒佈諭旨，翌年九月二十五日，又重准多羅羅主教所宣佈之禁令；更為徹底解決起見，此問題又於一七一五年三月十九日頒佈 *Ex illa die in* 諭旨禁止教士不得再興起此問題，且當守一七〇四年之禁令，又在中國之傳教士對於上述禁令當宣誓願意遵守。

教皇之諭旨一七一六年八月始傳到廣東，不久而通國教士均知悉，且無有一人不唯命是從；惟在政學界中新皈依聖教之人則有不服從者；康熙皇帝更形不悅，乃命禮部禁止天主教，不得在中國宣傳，（一七一七年四月十六日），而聖教艱難從此開始，歷雍正嘉道四朝。

一七二〇年教皇格來孟第十一世為緩和禁令之空氣，乃派滿柴排爾排 *Jean Ant.*

Mezabarba 亞歷山大府宗主教為教宗欽使來到中國，謁見康熙皇帝，並請其禁令可以緩和。一七二一年十一月四日他回歐前，果然寬免八事，但不因此而得在華傳教士之一致之同意，因有一派謂此種寬免與格來孟十一世之禁令有抵觸，故不生效力；一派謂並不相反，可以並行不悖，羅瑪教廷於是將此問題再行審查，自教宗格來孟第十二世至本篤第十四世考查完畢，一七四二年六月十一日，本篤第十四世乃頒 *Ex Quo singulari in* 諭旨取消滿柴排爾排所寬免之八事，仍維持格來孟第十一世之禁令；中國之禮儀問題乃停止爭辯；至今在中國之教士均遵守教皇之議決案，莫敢或違。

Encyclopedie Sinica pp.482-487—*Brucher s. j. Cérémonies chinoises*, dans le Diction. de la théologie catholique de Vacant.—*Catholic encyclopedia*, vol. XIII, p. 37. *Cordier, Bibliotheca sinica* t. 2. col. 869.

參觀康熙與羅瑪使節關係文書印影

十七世紀之
教務狀況

中國聖教自滿清入關，至康熙朝，雖經過許多困苦艱難，然其進步之速，其成績亦頗可觀，今將當時之統計列下：

一六六四年全國教務情形

直隸

北京 教友一五〇〇〇 聖堂：南堂 東堂及利瑪竇墓堂

保定府 聖堂七 保定府 聖堂二

河間府 聖堂一 教友二〇〇〇〇

山東

濟南府 教友三〇〇〇〇 全省共聖堂十

山西

蒲州 教友三〇〇〇

陝西

西安府 教友二〇〇〇〇 聖堂城內一 城外九

河南

漢中府 教友四〇〇〇〇 聖堂城內一 城外五 會口一五

四川

開封府 聖堂一 一六六四年開堂

湖廣

成都 保寧 重慶 教友三〇〇〇

江西

武昌 教友二二〇〇〇 漢口及別城中會口共有八所

福建

建昌 教友五〇〇〇 聖堂城內一 城外二

吉安 教友二〇〇〇

贛州 教友二二〇〇〇 聖堂一

汀州 教友八〇〇〇

福州 教友二〇〇〇〇 興化 連江 長樂等處有聖堂五 會口八

延平 教友三六〇〇〇

建甯 教友二〇〇〇

邵武 教友四〇〇〇

彝山 崇安縣等處聖堂多所

杭州 教友一〇〇〇〇 聖堂二

南京 教友六〇〇〇 聖堂一

揚州 教友一〇〇〇〇 聖堂一

鎮江 教友二〇〇〇

浙江 江南

淮安 教友八〇〇 聖堂一
 上海 教友四二〇〇〇 又說五〇〇〇〇 聖堂城內老天主堂及
 南門九間樓 鄉下六六
 松江 教友二〇〇〇
 常熟 教友一〇九〇〇 聖堂二
 蘇州 教友五〇〇
 嘉定 教友四〇〇
 太倉 崑山 崇明均有教友聖堂

以上均為一六六四年耶穌會士在中國十一省傳教之情形；統計教友一一四二〇〇，耶穌會住院二〇，會士二十五或三〇，內有國籍助理修士三。當時在中國傳教之會士分散於三大區域：一華北，二中央，三華南。直隸，山東，山西，陝西，河南，四川為華北區。福建，江南，浙江，江西為中央區。海南，兩廣為華南區。華南區當時屬澳門耶穌會士管理，而澳門會士屬於日本省之耶穌會；華南華北為中國省耶穌會。

又當時在中國傳教者，福建，山西，浙江，又有多明我會士，及聖方濟各會士。多明我會於一六三一年來中國，共會士三〇，住院一一，二一小聖堂，二十一會口。方濟各會於一六三三年來中國，從斐列賓來的教士共十人，但惟二人居住中國，在山東有三小堂，二傳教地，教友三五〇〇。

據畢嘉 (Giam) 神父，在一六六七年廣州獄中寫的統計說：自一五八一年羅明堅起，至一六六四年，楊光先難為聖教年止，到中國傳教之中國省耶穌會士共八二二位，十六助理修士；日本省會士十二位，中國省會士共有三八住院，內八處尚未恢復原狀，十七處，至少有一位會士常駐。共造聖堂一五六，內十四處已坍塌。二七二傳教處所，每年教士至少去二次。澳門耶穌會士（日本省）在兩廣及海南住院三，聖堂三，傳教處所十三。從一五八一—一六六四，八十三年中耶穌會士共印關於宗教書一三二一種，算書一〇〇種，學術書及倫理物理五五種；又十四種關於宗教書為教友刊的。又在此八十三年中會士共付洗二四六〇〇〇（參觀德禮賢中國天主教傳教史六七頁，又 Colombel pp. 122 seq.）

廣西	廣東	福建	浙江	江西	湖廣	河南	陝西	山西	山東	江蘇	直隸	
七	一	七	四	八	八	二	四	三	四	十六	六	住院
七	一	七	四	八	八	二	四	十	十二	一三〇	一一	聖堂
十一	六	二	六	三	一	一	二	一	一	一五	一一	教士

耶穌會士

五	三	三	一	四	六	二	住院
七	三	二	四	六	二	二	聖堂
五	三	五	一	〇	二	二	教士

方濟各會士

一六九九年在中國耶穌會之狀況

江西	福建	湖廣	浙江	江蘇	河南	陝西	山西	山東	直隸	
七	二	二	一	六	二	二	一	一	一	公學
七	一	三	八	二	二	一	九	十	北京一	住院
三	四	四	一	四	一	一	甚多	七	正定府一	聖堂
三	四	四	一	四	一	一	二	一九	濟南府一	小堂
									蒲州一	教士
									西安一	
									太原一	
									平遙一	
									汾州一	
									西安一	

雍乾嘉道時之天主教

直江	住院	聖堂	教士	住院	聖堂	教士	住院	聖堂	教士
江南									
湖廣									
江西	一			一	一	二			
浙江	二	二	三	四	一	一			
福建	五	四	五	三	二	三			
廣西									
廣東				三	三	九	四	四	六
耶穌會士	自一五八一年至一七一二年傳教數	二四九	尙有一二七位自歐洲到中國途中故世。						
多明我會士	四八	方濟各會士	五六						
奧斯定會士	一七	不入會士等	三十						

蘇努家奉教及遭難

聖教自傳入吾國後，險阻艱難，無時或息：沈淮楊光先之難，方慶平靜，即繼之以禮儀問題，禮儀問題阻當聖教之發展，更有甚於教難者；及教皇禁止爭辯，而康熙皇帝對於聖教之態度已大有改變，自斯以後甚至至十九世紀，聖教常生活於患難之中，而開始難為聖教者，厥為雍正。雍正朝可述之教難有蘇努案，有福建案，試先言蘇努案。

蘇努為清太祖努爾哈齊之四世孫，與雍正為從昆弟行，康熙六十一年十一月，帝崩，蘇努始封貝勒（陳垣雍正年間奉天主教之宗室）；康熙時蘇努曾任鑲紅旗兼奉天將軍，至雍正二年而獲罪，本論所謂之蘇努案，即謂蘇努全家之皈依聖教，及為主而被害難是也。

蘇努全家奉教及遭難之事實，詳記於耶穌會士巴多明 Paterlini 函 - *Letres ed. Frances, XVI-XVIII. ou t. III. pp. 366 sq.* 巴多明法人號克安 - (一六六五年—一七四一年) 康熙三十七年來中國，在華四十二年，雍正二年公曆八月二十日致書歐洲同會士，詳述蘇努全家事，故所言均可信，足以補中國歷史之不足。其論蘇家之奉教，謂蘇努有子十三人，多居顯官，家中大小不下七八十人，傭婢三百，莊田數千頃，乃因變故，不數年間，家敗人亡，降為平民，子孫捐軀致命者數人，而舉家奉教之熱心，堅如金石，始終不渝；雖在患難之中，而婦女孩童莫不欣欣然直認奉教不諱。溯自蘇家進教之動機，開始於蘇努之第三子名蘇爾金者，約在康熙五十年(一七一—)間，蘇爾金在舊書肆中購得靈言蠶勻一書，歸而讀之頓覺爽然，有深究天主教教理之心，乃遣人向京師天主堂索取論教書籍，悉心研究，澈悟教理之真正，惟對於天主教降生之道理，不無疑慮；繼見其弟書爾陳於康熙五十八年(一七一—)先已領洗，取聖名為保祿，求進教之心乃益切，遂於康熙六十年(一七二—)聖母升天瞻禮受洗入教，聖名為若望，其子同時受洗聖名為約翰，其妻受洗聖名為瑪利亞，其弟陳爾

陳，蘇努之第十一子亦於是年領洗，聖名為濟各，不久，雍正元年(一七二三年)蘇努之第六子勒什亨，第十二子烏爾陳亦領洗入教，勒什亨聖名類思，烏爾陳聖名若瑟，繼而其家人亦邀得聖洗恩寵。雍正二年蘇之長子領洗，聖名沙勿略，三年第十三子木爾陳，聖名若翰達尼老，四年第二子，及第七子魯爾金聖名伯多祿均先後受洗。蘇努之妻在臨終時進教，至蘇努本人則於雍正二年十一月十一日，未及領洗而謝世。蘇努全家之奉教，誠為天主上智特別之安排，然其遭難未始非有天主聖意存乎其間焉。其所遭之難，即雍正以為蘇努獲罪於己，而發往至遠邊也。蘇努之罪，雍正以其會助允禩謀繼立，大為所忌。初，康熙立第二子允禔為太子(康熙十四年)，既而廢之(四十七年)，而復立(四十八年)，而復廢(五十二年)。康熙有認為己子者嫡庶共二十三子，末年諸皇子希圖非分，各樹朋黨，互相殘害，就中運動最力者為皇八子允禩，允禔，允禊，允禎等，(蕭一山清代通史卷上七百九)，允禩有才望，允禩立功邊陲，頗得民心，康熙崩，第四子胤禛立，是為雍正；雍正於是藉

故治諸皇弟之罪，首先召回允禩，解其兵權，命與其子保基俱囹禁高牆，名為守景陵。de Mailia, *Histoire de la Chine*, t. XI, pp. 371 sq. 乾隆時，方赦出。其他名望較著者：如允禩（康熙第八子）允禩（第九子），悉遭貶黜，降為庶人，改允禩名為阿其那，譯言犬，允禩為塞思黑，譯言豕。宗室王公及大臣牽連被害者甚衆。

蘇勒父子牽連最先者為勒什亨，勒什亨康熙六十年十一月任蒙古正黃旗副都統，六十一年四月調滿州正紅旗副都統，雍正與諸兄弟有隙，已如上述，而與所稱九阿哥者（即允禩）更積不相能；乃尋釁罰鍰鉅萬，發往軍前効用，着勒什亨催繳此款。勒什亨知此諭別有用意，而九阿哥亦無力交款，且不奉詔赴軍，於是被罰與九阿哥同往軍前，以贖重辜；烏爾陳亦與其兄勒什亨發往軍前，起程之前，即雍正元年西四月五日領洗入教；六日，允禩勒什亨，烏爾陳起行，經水陸三千多里，始抵西甯；及到西甯勒什亨亦即奉教。葡籍耶穌會士穆經遠 Jean Mourao 甚為允禩所敬愛，爰亦被請同往。de Mailia, *Histoire de la Chine*, t. XI, pp. 372 sq. 勒什亨烏爾陳既到西甯，

神父亦逐得罪。 (Colombel, p. 645; de Mailia, *Hist.* XI, pp. 373 note 1. (蕭若瑟天主教傳行中國考三百五十張。) 關於此事，陳垣「雍乾間奉天主教之宗室」有云：

「勒什亨，烏爾陳既到西甯，年羹堯適以川陝總督管理撫遠大將軍印務。雍正元年十月年羹堯自甘州至西甯恒有密摺到京附陳允禩動靜。……其第一摺有曰：『勒什亨見臣問好，其狂詐之態如故，臣實不解。庫爾陳一言不發，滿腹懷疑之狀，西洋人穆經遠搖尾乞憐之外無他技也。』」

其第二摺有曰：『勒什亨兄弟兩人不時令家人裝扮，於西大通城外探問閒事；近又買民房十餘間，故意使人聞之，若將終身焉；此其山鬼伎倆。』」

其第三摺曰：『貝子允禩近日行事光景，頗知收斂，臣此次路過西大通，未曾見面；蓋自臣參奏之後，恨自固深，而其上下人等，亦自此知畏法；臣已留人在彼，凡貝子允禩有何行事之處，臣皆得聞知之也。惟勒什亨與爾慎兩人接入十里，其語言神氣，純乎作偽而已。臣惟以大義曉之，令其感恩悔過，亦明知有人

故治諸皇弟之罪，首先召回允禵，解其兵權，命與其子保基俱圍禁高牆，名為守景陵。de Mailia, *Histoire de la Chine*, t. XI, pp. 371 sq. 乾隆時，方赦出。其他名望較著者：如允禩（康熙第八子）允禩（第九子），悉遭貶黜，降為庶人，改允禩名為阿其那，譯言犬，允禩為塞思黑，譯言豕，宗室王公及大臣牽連被害者甚衆。

蘇勒父子牽連最先者為勒什亨，勒什亨康熙六十年十一月任蒙古正黃旗副都統，六十一年四月調滿州正紅旗副都統，雍正與諸兄弟有隙，已如上述，而與所稱九阿哥者（即允禩）更積不相能，乃尋釁罰鍰鉅萬，發往軍前効用，着勒什亨催繳此款。勒什亨知此論別有用意，而九阿哥亦無力交款，且不奉詔赴軍，於是被罰與九阿哥同往軍前，以贖重辜；烏爾陳亦與其兄勒什亨發往軍前，起程之前，即雍正元年西四月五日領洗入教；六日，允禩勒什亨，烏爾陳起行，經水陸三千多里，始抵西甯；及到西甯勒什亨亦即奉教。葡籍耶穌會士穆經遠 Jean Mourao 甚為允禩所敬愛，爰亦被請同往。de Mailia, *Histoire de la Chine*, t. XI, pp. 372 sq. 勒什亨烏爾陳既到西甯，不特專務神修，且亦熱心教禮，葡籍耶穌會士穆經遠亦於是有感於其誠心，遂亦奉教。

神父亦遂得罪：（Colombel, p. 645; de Mailia, *Hist.* XI, pp. 373 note 1. 蕭若瑟天主

主教傳行中國考三百五十張。）關於此事，陳垣「雍乾間奉天主教之宗室」有云：「勒什亨，烏爾陳既到西甯，年羹堯適以川陝總督管理撫遠大將軍印務，雍正元年十月年羹堯自甘州至西甯恒有密摺到京附陳允禩動靜……其第一摺有曰：『勒什亨見臣問好，其狂詐之態如故，臣實不解。庫爾陳一言不發，滿腹懷疑之狀，西洋人穆經遠搖尾乞憐之外無他技也。』」

其第二摺有曰：『勒什亨兄弟兩人不時令家人裝扮，於西大通城外探問聞事；近又買民房十餘間，故意使人聞之，若將終身焉；此其山鬼伎倆。』

其第三摺曰：『貝子允禩近日行事光景，頗知收斂，臣此次路過西大通，未曾見面；蓋自臣參奏之後，恨自固深，而其上下人等，亦自此知畏法；臣已留人在彼，凡貝子允禩有何行事之處，臣皆得聞知之也。惟勒什亨吳爾慎兩人接人十里，其語言神氣，純乎作偽而已。臣惟以大義曉之，令其感恩悔過，亦明知有人

使其見臣來探口氣也。」

三摺皆無年月，然據陳垣先生謂：第一摺當在雍正元年十月，第二摺在二年二月，第三摺在二年三月。年羹堯之報告，巴神父函上亦有記載，謂「西曆七月一日（雍正二年）川陝總督年羹堯遞摺控類思（勒什亨）若瑟（烏爾陳）同入天主教，并捐資建教堂，又與教士穆經遠相善。」按年羹堯之控摺不過迎逢上意，周內之言耳。

蘇努之二子既充軍西甯一年後，乃禍及蘇努；蘇努於雍正二年西七月十五發往右衛，右衛即今山西右玉縣。啓程前，其長子在北京南堂費隱神父手領洗聖名沙勿畧，同時受洗者其長媳聖名德肋撒，其二孫一聖名方濟各，一聖名伯多祿；其第八子聖名若翰，其他受洗者甚多。蘇努長子不勝路途之苦，途中病故，及到充軍地，蘇努之妻於一七二四年十二月二十九日領洗後病終；蘇努自己亦於一七二五年一月二日，未及付洗而歿。蘇努一家初到右衛，右衛將軍待之異常嚴厲，置在一荒僻小村名新舖子（譯名）者；朝臣之希旨承顏者亦一再上書告揭，雍正四年正月初五日蘇努被削宗籍

蘇努家遭難之故

蘇努一家奉教之真誠，與遭難之重大，已如上言；然由何因而獲罪哉？查雍正實錄，及上諭內閣，上諭八旗中關於蘇努之罪狀觀，似蘇努因助

允禩謀繼立，為雍正所忌，此為其獲罪之原因。（陳垣雍乾間奉天主之宗室三頁）但據巴函所述，蘇努之獲罪，似因奉教故。其故：一見於宗人府言，其言曰：「爾六子十二子均信天主教并捐銀建堂尙有他子奉教者，爾何不阻之。阻之不聽，何不早已上聞，爾不知約束，自有人代爾治之。」二見於蘇努之待奉教之子，「蘇努聞三子已入教，怒不可遏，逐之出，不准來見，其他入教者皆如之，并云：倘不速改，將奏請治。」蓋當時雍正已開始為難聖教，蘇努恐累及己也。三見於雍正既下發往蘇努充所之詔，而努冀挽回雍正之心，將家中奉教之子與孫無論大小，均加以鐵鍊，乃往告宗人府，又諸子家中之小堂，令一一拆毀，聖像苦像念珠等均還諸司鐸，又往宮中求皇上懲辦其子；蓋皇上之怒，以其子信教故也。四見蘇努臨死前之言，召諸子而告之曰：「皇上不公，罰吾輩流徒在此，皇上數吾有四罪，皆無實據；其第四罪謂吾

任諸子入天主教，不加懲治。五見於雍正皇帝屢諭各皇子背棄天主教，可得寬赦而知；如若翰自述被審之情形云：雍正四年十一月十五日八旗都統遣多數委員來西甯傳都統之諭令，命罪僕出教；罪僕等答以既奉獨一無二之真教決不稍有變更；他事唯命是從，出教一語，萬不從命。未幾西甯將軍修摺上奏，摺云：「西甯右衛將軍申穆德跪奏，為逆臣信從邪教，理應誅懲事。竊臣奉旨，明查暗訪，知蘇努第三子蘇爾金及其第十一子庫爾陳等業已信從天主邪教，彼等兄弟數人及子侄婦女輩亦已一律信從，膽敢藐視王章，違背紀律；臣將逆臣輩等嚴拿到案，令彼等一律出教，以期悔改。彼等衆口一詞顯然承認，并云：甯死萬不肯教云：「此摺到京後，皇上召集六部九卿及宗室大臣開御前會議，將此事視為重要問題。議後，皇上一心欲迫諸皇子等速行背教，以後雖有假借罪名，成為莫須有之案獄耳；其實欲令彼等出教，故借罪以懲治之也。」

（巴多明西文函譯文見聖心報）

綜上觀之：蘇努一家獲罪之原因，雖係助允禩謀繼立事，然此苟非借端，亦不過

皇位等。（de Maille, Histoire de la Chine, t. XI, pp. 275, note 1. 文獻叢編第一輯「穆景遠口供」）（余疑所供係偽造。）純然為誣妄，不可置信。因 Les Anecdotes 所述為反對耶穌會士，有意誣之也。Hue, Le christianisme, t. IV, pp. 42. 關於造新體字為密書往來通遞，遂為允禩黨援，亦不過捕風捉影；穆神父在康熙時，與權貴人頗多交際，因為蘇努案被人周內其中；及在西甯又熱心傳教，建立聖堂；年羹堯密告雍正；於是穆公身被九鍊，親回京師審問，（文獻叢編有口供）無實據，又發往西甯，一七二六年，葡國為營救穆神父，遣使至中國，雍正不待葡使之至，先令人毒殺穆公，時在一七二六年八月十八日。Pester, No 248. Welt-Bott No 296. 此豈非出於仇敵之心理哉。蘇努一家，遭此難而信心堅如鐵石，且其中多人正在充軍之前日，求領罪而奉教，受酷刑而不怨，誠給與教友以許多好表樣；至今讀此史事，猶覺蘇家信光之照耀人心也。

雍正難為聖教

蘇家所遭之難，猶其事之小焉者也；其最甚者，自雍正朝起，歷乾

嘉至咸道，吾國整個聖教會所遭之教難也，其教難發端於福建之福安。雍正初年，福安多明我會士 築聖堂，行將竣工，有不良教友控告教士於福安縣，縣長陳報閩浙總督滿寶，滿寶素知雍正疾惡聖教，乃一面出示嚴禁所屬境內，建堂傳教，傳教士則一律驅逐出境；一面則上奏皇上禁絕天主堂，奏稱「西洋人雜處內地，在各省起天主堂，邪教徧行，聞見漸淆，人心漸被煽惑，請將各省西洋人除送京効力人員外，餘俱安置澳門，其天主堂改爲公廨，誤入其教者，嚴行禁飭」。奏入，（一七二三年十一月二十二日）奉諭「遠夷住居各省，已歷年所，今令其遷移，可給限半年，委官照看，毋使地方擾累，沿途勞苦」。雍正元年十二月壬戌即一七二四年一月十一日（見東華錄）

禁教之令甫下，而各省之官吏遂迎合上意，大肆仇教手段，有不待限期之到，而先虐待教士者；此時各省教士約計五十多位，內有五位主教，悉驅逐出境，聖堂充公，多改作廟宇者。雍正不喜西士，又不熱心科學，故無求於西士；間有官紳與西士善

州至九年之久。雍正二年，兩廣總督孔毓珣疏言：「西洋人先後來與者若盡澳門安置濱海地窄難容，亦無便舟回國，請令暫居廣州城內天主堂，有年壯願回者，關洋船歸國，年老有疾不能歸者聽；惟不許妄自行走，倡行教語，其外府之天主堂，悉撤爲公廨，內地人民入其教者出之」。

雍正雖難爲教士，然在京之教士則任其自由居住，不加取締，蓋懼人議其不能繼承先帝之志也。又懼在京之西士不能諒解其意，乃召巴多明 Parennin 馮秉正 Nolin 費隱 Fridentin 司鐸告之曰：「朕之先帝皇父訓朕四十年，在諸兄弟中，寵幸寡人，選朕登皇位，朕管治國家，事事從我皇父爲繼承其志。近在福建，有若干歐西人侵亂我百姓，蔑視我法律，福建官長來奏申報，朕當制止亂行；此爲我國家之事，朕當負責執行者也；朕爲太子時可以不聞不問；今則不能不統治也。爾等謂你等之法律不是偽的，朕亦深信，不然，朕將命盡毀爾等之聖堂及完全驅逐爾等，虛偽之法律是以道德爲護符而以搗亂爲宗旨，如白蓮教之所爲。試思苟我遺和尙喇嘛至貴國宣

傳彼等之教，爾等將何謂乎？當明萬曆初，利瑪竇之來中國也，一朕不論當時華人之所為，蓋此不是問題，一當時教士不多，不若現在若是衆多，及聖堂之遍及各省也。及到朕皇父朝，而天主教傳揚至全國，天主堂滿天下；我儕當時未敢一言及之；然現在爾等勿妄思能驅朕皇父者亦以騙朕也。

爾等欲我中國人民盡爲教友，此爲爾教之所要求，朕亦知之；但試思一旦如此，則我等爲如何之人，豈不成爲爾等皇帝之百姓乎？教友惟認識爾等，一旦邊境有事，百姓惟爾等之命是從；雖現在不必顧慮及此，然苟千萬戰艘，來我海岸則禍患大矣。中國北有俄羅斯不是可輕侮的，南有歐西各國，更是可懼的，西有回子朕欲阻其內入，毋使搗亂我中國。俄國使臣曾請求在各省通商，爲朕所推辭，惟允彼等在北京及邊境貿易而已。今朕許爾等居住北京及廣州，不深入各省，爾等有何怨乎？先帝皇父優待爾等深入內地，頗爲儒士所不滿；今我不願改變我國儒家之信仰，而授人以物議也。將來朕子朕孫繼我皇位，如何作爲，朕不置議；朕不願效萬曆之所爲而受拘束

記憶遼東某官紳家，因家中一人奉教不祭祀祖宗，故起而與之爲難，爾等求我助，而事得平息。現在朕既登皇位，朕唯一之本分，是爲國家而治事。朕夙興夜寐，且無暇晤會我皇子及皇后，終日所晉接者爲朝廷當國鈞之大臣。朕守制三年，未滿服之前當如是，滿服後可如前仍接見爾等。…… *Letres Edifiantes*, t.III. p. 363. — *de Maille. Histoire de la Chine*, t. XI. pp. 400. 皇上言畢，顯示嚴厲之面目而退，不令三司鐸有致答之餘地。雍正接見三司鐸後，於是遂藉故嚴治蘇努全家，所以蘇努之案，雍正之仇教亦是一原因也。

教皇及葡王與雍正之使節

雍正難爲聖教，嚴待教士之際，羅馬教皇本篤第十三世特遣加爾默羅會 *Carme* 鄂達爾 *Cothard* 伊爾方 *Indefonse* 三修士，充作欽使

，來至中國。二修士至廣州後由官府一路保護，於一七二五年十月到北京。雍正優禮有加，并將留京之二十西士同召御前進見。欽使持有教皇聖書一通，一賀雍正登極之典禮，一謝先朝寵遇教士之隆情。教皇欽使，請弛教禁，并開釋禁押在澳門之二西士

一名畢天祥 Appiani 一名計有網。Quignès (宗主教鐸羅之隨員) 雍正答教皇之書，語多傲慢，而禁教如故。De Mailla, Histoire de la Chine p. 430, et Hue, t. IV, pp. 39 seq.

翌年即一七二六年末，荷王聞耶穌會士穆經遠充軍西甯，特遣使臣麥德樂 Alexandre Mettello-Souza-y. Meneses 帶隨員八十至中國覲見雍正。與服之美盛，禮物之珍奇，為中國前所未見。雍正召見二次，頗示優待；第一次在一七二七年五月二十八日，第二次為七月八日。葡使之來，原為請求中國皇上保護聖教，營救穆經遠神父；但雍正虛與周旋，葡使雖居北京二月，而不能提及片語；且葡使未到京之前，先期遣人絞死穆神父。（一七二六年八月十八日）七月十六日葡使離京時，特賜人縹緞匹瓷漆器紙墨字畫絹緞扇扇香囊諸珍加賞使臣，旋命御史常保伴送至澳門歸國。（De Mailla, Histoire de la Chine, t. XI, pp. 446 sq.—Hue, t. IV, pp. 43. 國朝柔遠記卷三）

（第 111 三張）

明請禁民習天主教；（國朝柔遠記卷四第十四張）兩廣總督則於一七三二年八月十八日得皇上之准，驅逐留居廣州之三十五位教士於澳門，教士等於是月二十日起行，二十三日至澳，廣州之聖堂至是被毀，教友被難，教士被逐；澳門之教士，告急在京教士，請求挽救；一七三三年公曆一月十六日戴進賢上書陳情，為教士伸冤。皇上覽奏後，於公曆三月十八日傳旨召見在京西士；雍正盛氣厲色，諭之曰：汝輩西洋人何裨於我中國，彼寄居廣州，被逐出境，乃理之當然，又何詞之有？即汝輩在京，亦豈能久居耶？Mailla, t. XI, pp. 434 sq.

教士驅逐
聖堂充公

雍正皇帝所興起之教難既如上述；此教難也，較之沈瀛楊光先等所發動之教難，更有甚者。因此次之教難是雍正所興起者，雍正心存仇教，有滅此朝食之慨，且志堅意決，漸漸而進；必欲剷除之而後快。各省官吏又迎合上意，驅逐教士，拆毀教堂，教堂或改公廨，或作書院，或變廟宇；如南京聖堂及教士住院之改作積穀倉，上海天主堂之改作關帝廟，杭州聖堂之改作天后宮是也；計當時全國

天主堂約有三百，除若干聖堂教友代為保存者外，不數年而其餘之堂盡行廢滅；散佈全國之教士，雍正二年盡數送居廣州，其中三十七位係耶穌會士，四位主教，三位方濟各會士，及若干多明我會士，至一七三二年留居廣州之教士又逐至澳門。當時聖堂之得以保留者，惟北京之南堂，東堂北堂，西堂而已。南堂前為利瑪竇，湯若望所居之聖堂，有耶穌會住院；東堂即利類思清初自四川提到北京，居住之聖堂，北堂為法籍耶穌會士所居。當時在南堂東堂有十一位耶穌會司鐸，五位輔理修士，在北堂有十一或十二位耶穌會士，輔理修士一位。西堂是在雍正時建造，專為傳信部教士之聖堂。至雍正時在欽天監服務者有欽天監監正戴進賢，監副徐懋德；合計在京之神父有二十多位。夫雍正時教士不得安居內地，驅至廣州澳門，而在京之教士得以安居供職而不受取締，豈非徐文定公有遠見之明，引進西土修曆，以樹其基礎，至是而收穫其效乎？雍正時全國教友有三十萬，因教士被逐，悉如無牧之羊，無領聖事之便利，亦云苦矣。

赦天下。赦皇叔允禩允祿，復蘇努子孫宗籍，人心大快。巴多明戴進賢二司鐸知新皇無仇教思想，擬上摺奏，求弛教禁；奈為朝臣所阻，未得上達。後幸郎世甯修士供職內廷，得親乾隆，因以面呈。然乾隆賦性仁弱，被左右所包圍，終不能得護教之效也。

桑主教致命

在乾隆朝之教難，較在雍正朝，更多嚴重之性，蓋有流血之致命也。首先致命者是多明我會士桑主教 Mr. Sarrano. P. 與其四同會士。桑主教西班牙人，生於一六八〇年，一六九八年七月六日發大願，一七一五年由馬尼刺到中國，在福建傳教，雍正二年被逐出境寄居廣州，八年（一七三〇年）教皇簡為代理福建主教，是年二月二十四日祝聖；十年被逐至澳門，令回西洋。一七三八年五月九日潛回福建；一七四六年在福安縣行堅振，與同會四位神父費若望 Alcedo 德方濟各 Sarrano 華若亞敬 Royo 施方濟各 Diaz 相會於某村，被奸徒告發，被捕解至省城；福建巡撫周學健素惡天主教，奏聞朝廷，請旨將主教即行正法；翌年四月部文發到，周學健即

飭差役將主教提出，斬於西門外；時在一七四七年五月二十六日。四位神父則於次年致命，一八九三年四月十八日，教皇良第十二位立桑主教等於真福品。（Colombel, p. II. L. VIII. Chap. 3. p. 740; Huc, t. IV, p. 108 sq. 天主教傳入中國考二百七十一頁以下）

蘇州談黃二
神父致命

多明我會士·天主賜以致命之榮冠；然天主對於耶穌會士亦未嘗靳予之焉。桑主教致命後之翌年，在蘇州即有黃安多 P. Henriquez 談方濟 P. de Athenisi 司鐸之致命是也。黃安多葡人，生於一七〇七年六月十三日，一七二七年隨葡使麥德樂到中國；使命告竣回國時，於一七二七年耶穌聖誕瞻禮日入澳門耶穌會初學。一七三〇年正月遣至馬尼刺攻讀，計在該島居八年，回澳門後，一七三七年派至江南傳教，一七四四年九月任為江南耶穌會會長，又承方主教 M^r François de Ste Rose de Viterbe, Franciscain, évêque de Nankin 擢為江南代牧。談方濟意人，生於一七〇七年七月二十八日，一七二五年十一月二十八日入耶穌會初學。一七

一日在蘇州胥門外被拘；一鐸之捕拘，實因常熟一冷淡教友尤某者誣告之也。黃談二神父被拘後，多次刑審，受苦萬狀，誣以謀反，犯姦二罪，均無證據；於是批決第三罪款即違禁傳教之罪：「洋人散布邪說，煽惑良民，罪當絞死」奏聞。皇上批准蘇撫之奏，着將二位神父絞死。二神父於一七四八年九月十二日在蘇州絞死。與二神父牽連而刑審之教友亦甚多，其中最著者唐德光常熟入死於獄中，汪斐理歙縣人出獄後即故世。蘇州之致命神父與教友；盼望早日列入聖品。（蘇州致命紀畧，Colombel, II. L. VIII. p. Chap. III.）

福州蘇州既開致命之路，而各省之教難亦隨之興起。乾隆十九年（一七五四年）有五位耶穌會神父囚於南京，已定絞決在獄中，將及二年，卒蒙赦出，押解澳門，不准再來中國，五位司鐸皆葡人，即郎若瑟 Araujo 葡瑪諾德 Viergas 費德尼 Ferreira 畢安當 Pires 林若瑟也。de Sylva (Colombel II. p. 775)

其他各省之教難

乾隆三十四年（一七六九年），北京謠言繁興，謂教友用邪術乘

夜剪人髮辮，被剪者數日即死，此種謠言幸在京師不曾化大，然在湖北已大有其影響，在穀城縣為尤甚，外教誣教友謀反，被捕之教友有一百五十人之多。四川有劉神父 Glevo 監押八年之久。（*Chung T. IV. p. 184* 天主教傳入中國考 118 頁）幸北京傅作霖 de Rocha 神父奉旨赴金川繪圖，路過成都，在四川總督前說情乃得開釋，此乾隆四十三年事也。乾隆五十年，因四位方濟各會士，由廣東潛入內地將往陝西傳教，在湖廣被差役拘獲，因而各省又教難大作，官府捕索教士，虐待教友，於是四川馮主教與李吳彭三神父，山西馬吉主教，陝川高主教，山東四位神父，江西兩位神父，廣西一位神父，湖廣石劉二位神父，其他別省神父教友等，或被投官自首，或被逮捕，均解往北京；經部臣提審數次，請旨定永遠監禁之罪；既而將中國神父七人，與教友十一人俱刺字於額，充發伊犁，另有教友三四十則枷號示眾，然後開釋；而西洋教士十八人一律從寬釋放；自此以後，十五六年間，無大風波。（天主教傳入中國 111 頁）

乾隆朝，事教在各省受請多之繼，但在北京，教士則安居無事，且能宏宣聖教。有四位，其中供職朝廷者，有欽天監監正戴進賢 Koster 監副徐懋德 Pereira 嗣後繼戴進賢者有劉松齡 Hallersteni 鮑友管 Gogelsi 高慎思 d'Espinha 索德超 d'Almeida 等。郎世甯 Castiglione 在內廷繪畫，林濟各 Stadlin 為錶匠，羅懷忠 da Costa 為藥師，安泰 Rousset 為御醫，乾隆之重視教士，可見一斑。至論教務，一七四三年，在北京有四萬教友，每年成人之付洗近一千，乾隆時在各省亦有教士潛入，宣傳聖教，在湖廣有十位左右，一七四六年有教友八千。在江南，教士傳教似較他省便易，因有許多河港可以以船為家隱匿其中也。當教難危急之時，所賴以施行聖事，扶助教士信德者，中國神父之力居多！其中尤以何天章，龔尚賢，樊守義，程儒良，羅秉中，高若望，陳聖修，沈東行諸人為最著。乾隆時之教難與雍正時有不同之諸點，雍正難為聖教，不過驅逐教士出國，發往澳門；乾隆則不特禁以監獄，且施以刀鋸也；雍正嚴酷苛細，綜覈名實，臣下不敢擅作威武；乾隆帝則賦性仁弱，優柔寡斷，大權未免旁落；故當時之教難大抵皆由官吏主持之也。

嘉慶朝北京之傳教情形

乾隆六十年，皇上以在位周甲，乃禪位於太子永琰，以明年為嘉慶元年。嘉慶不識西士，不愛西學，而難為聖教一秉前朝之故智。嘉慶朝有一大變故，即耶穌會解散後，而欽天監之職務由味增爵會士福文高 *Ferreira*，李供辰 *Reberio*，畢學源 *Pires*，高守謙 *Schub* 等接補。道光十七年高守謙辭職回西洋，從此欽天監不復用西人；徐文定公引進在欽天監服務之教士至是告終。而北京之聖堂亦迭遭災禍：東堂建自利類思，嘉慶十二年（一八〇七年）毀於火，計是堂歷一百五十九年。西堂建於雍正初，十六年（一八一一年）被毀。北堂在禁城內，康熙時奉旨勅建，自乾隆五十年（一七八五年）味增爵會士接管後，不數年後祇剩高守謙一人，乃徙居南堂，而北堂遂被仇教大臣拆毀變賣。計自康熙至是時，聖堂歷一百三十四年。（咸豐時法兵進京，此堂又重建。）南堂自利瑪竇初建，畢學源主教居南堂。（一八三八年）逝世之前將南堂之地契等，托俄國魏某 *Archemandrite Ruzze* 保管，故道光十八年雖滿清欲將南堂封禁入官而不致實現；咸豐十年（一八六〇年）初，俄國使臣 *Cochran* 到京，見南堂地契，遂將地契呈交英法兩國使臣，遂將南堂封禁入官。此後，北京耶穌會教堂均被關閉，耶穌會士亦被驅逐出境。

自乾隆五十年之教難後，聖教相安無事者多年，嘉慶十年（一八〇五年）又有一道禁教之上諭，其禁教之原因，因御史蔡維鈺奏請嚴禁西洋人刻書傳教而起，又因拘獲廣東民陳若望私代西洋人德天賜（奧思定會士）遞送書信地圖至澳門轉送西洋，疑為教士勾串外國，謀據中國土地。其結果德公被革職，（奉宸苑卿）發往熱河，永遠監禁；送信之陳若望與北京教友十多名則發往伊犁，給厄魯特為奴，又將中文書籍三十一種悉數銷毀（天主教傳入中國考三百九十九頁國朝柔遠記六卷）

嘉慶二十年（一八一五）九月十四日四川成都徐主教 *Mgr. Dufresse* 之致命；歷嘉道咸三朝，中國司鐸教友之致命者其數甚多，而列入真福品者有趙奧斯定神父等二十一位；一八四十年九月十一日，湖北又有真福董神父 *B. X. Perboyre* 之致命；其他致命者已有專傳，不多述矣。

耶穌會之取消

雍正乾隆二朝雖聖教遭多艱難，然終未能比耶穌會之解散，為中國聖教所遭打擊之更鉅更重也。

先是在歐洲，葡萄牙，法蘭西，西班牙分別取締耶穌會後，葡國在澳門於一七六二年，七月五日亦即捕逮耶穌會士。當時在澳門耶穌會有三住院，一為聖保祿學院為日本傳教士之中心點；一為聖若瑟學院專為中國之傳教士，以彌補南京，杭州，廣州之學院也；除此二院外，有法籍耶穌會士寓居於聖保祿學院；三院會士共二十四人。七月五日天未明，葡總督遣兵捕聖保祿學院會士，囚諸多明我會院，捕聖若瑟學院會士四諸方濟各會院，繼又押解至多明我會院。一七六二年十一月五日，押遣回葡國。

• Colombel p. 803. 至在北京之外籍耶穌會士九人，及十五位華籍會士均得幸免。
(Colombel p. 813, 819.)

一七七三年七月二十一日，教皇格來孟第十四，出諭正式解散耶穌會；此諭於一七七五年，方至中國，中國耶穌會乃於是年解散；此時在北京會士十七人，江南三人，湖廣六人，廣州一人，華籍耶穌會士十一人尚未在其內。(P. de la Servière, Anc. Missions de Cie de Jésus en Chine p. 70—Colombel, p. 844. 為代替耶穌會之傳教士)

耶穌會信條因法王類思第十六之請求（一七八三年十一月七日）而廢止

士亦寓於此，為味增爵會士之寓客焉。當時在各省傳教，已解散之耶穌會士，湖廣，河南，江西尚有幾人，繼續工作；其中最著名者為南懷仁主教 Laimbeckhoven。南主教與國人，一七五二年升為南京主教，一七六〇年到江南傳教，計二十七年，另在上海蘇州一帶宣傳福音，一七八七年五月二十二日安逝於浦東之湯家巷，葬於蘇州之白鶴山。除此南主教外，在我江蘇上海一帶有名之耶穌會士為華籍之姚若翰，崇明茅家鎮之會口是姚公手創之也，卒於一七九六年。

綜上觀之：雍乾嘉道之時代，為中國天主教史上最悲慘之時代；聖教遭難，約歷一百五十年之久，教士隱跡，教友避難，不敢公然行敬禮天主之事。然天主上智保護吾中國人之信德，使從艱苦困難中得來之信光不致消滅也。今吾人幸生於聖教傳揚之際，緬被吾列祖列宗在亂世而勇敢承認是耶穌基利斯督之門徒，豈不能加增吾人之信德者哉。

第十章

中國聖教史——自雅片戰爭至今

耶穌會士
重來江南

十八世紀之中國聖教，歷雍乾嘉道，在一百多年之中，常遭艱難，無時或息。一七七五年十一月十五日，不幸在中國傳教之耶穌會又奉羅瑪命解散；中國教務又遭一重大之打擊；然物極則反，理之常也，一八一四年耶穌會在歐洲重行恢復，吾中國於是有復請耶穌會士來華之運動，中國傳教史，在十九世之初葉，乃有一線曙光之出顯矣。

此曙光之發現，已在一八三二年四月二十五日，北京教友致書於耶穌會總長勞達 T. R. P. Roethmann 請求遣回會士到華傳教為始；彼等以為耶穌會士為神學家，又是

中國天主教傳教史論

謂：中國教友之不忘耶穌會士，深為感激，會士亦不忘中國之專教事云。一八三二年，中國缺少教士，教務停頓，懇賜允准，遣回會士。同年八月二十四日，河南，湖北，陝西，山西，等省教友，有同樣之請求，致書勞達總長；然吾江南教友亦不讓人美，亦連名上書耶穌會總長；一八三九年八月又上書求教皇額我第廿六，准遣耶穌會士，連名共署者有九十八人之多。先是一八三七年，江南教友，有杜姓者，聖名保祿，前在澳門修院讀書，出院後充堂中司事，每年到澳門，代取傳教士之常年經費；聞羅公伯濟 Mgr de Bési (公意人一八二四年至澳門) 新由羅瑪來華，誤認為耶穌會士，回到江南後，隨處通告教友；江南教友一聞此說，喜不自勝，乃由王若望張西滿二華鐸領銜，繕呈請願書於北京主教畢學源 Mgr Pires Pereira 懇派羅公為江南副牧，代理江南教務；畢公准之，此為一八三八年十月一日事。羅公奉命於一八三八年及一八三九年冬春之間由湖廣到江南。一八四〇年一月，教皇額我第廿六授羅公伯濟為山東代牧，兼管江南教務，其所轄之區域有山東河南江蘇安徽四省。

羅主教既到江南，知江南教友企望耶穌會士之重來，甚為贊助。傳信部長樞機勿

郎沙尼 Fransoni 於一八四〇年一月十三日，報告耶穌會總長羅伯濟為山東主教兼理江南教務，并請遣派會士前往助理等情。是月十六日，總長接受傳信部之請求，即選派會士來華。被選者，乃法國巴黎省之南格祿司鐸 Cotteland。時南公方卒試將畢，於一八四〇年夏受命整備起行，同時被選者有艾方濟 Esteve 李秀芳 Brueyre 一行三人。三人於一八四一年四月二十日乘輪東來，翌年七月十一日到上海，羅主教表示極大之歡迎。

當南公之至江南也，江南教務之狀況亦有可述者在。自利瑪竇入中國傳教，以迄耶穌會之解散，（一七七五年）在江南傳教者，悉為耶穌會士；時中國耶穌會省長，駐在北京。一六七四年至一六九〇年統理江南傳教事務者，僅為代牧主教。一六九〇年教皇亞立山第八世，升江南主教為南京主教，屬印度臥亞府總主教權下，葡萄牙國有保護中國天主教之權利。一六九六年，教皇意諾增爵第十二世合河南江南兩省同屬一主教管理。一七七五年耶穌會取消時，南京主教為耶穌會士南懷仁。

耶穌會士管理教務者僅中國司鐸一人，教友有三萬多人。南主教於一七七五年

江南之教務由數位中國司鐸及北京與澳門遺來之味增爵會司鐸共相維持，共計十一位，內法籍之味增爵會士二人，華人入法國味增爵會者亦二人，一為楊安德司鐸直隸人，一為陳保祿司鐸蒙古人；尙有二人進葡國味增爵會者；一為金保祿司鐸，一為沈瑪發司鐸，其餘中國司鐸皆為澳門葡國味增爵會所培成者也。其後法籍味增爵會士離江南而至直隸，楊陳二司鐸亦隨之而去，其餘中國司鐸則仍留江南。一八四一年江南共有大小聖堂四百處；教友有四萬八千左右；較之一六六三年，江南教友有五萬五千一百人，上海有四萬人比之，遜色多多矣。（以上均參觀 P. de la Serviere, Histoire de la Mission du Kian-Nan t. I. Chap. 7. 2. 3. 及聖教雜誌第十年第三第四期江南教務近代史）。

中國與列強
結約開教禁

當南格祿司鐸到華之年，正我國與英國有鴉片戰爭，開始於道光二十一年（一八四〇年），結局於二十二年，中國完全失敗，與英吉利結南京條約，割地（香港）賠款（二千一百萬），開放廣州，廈門，福州，甯波，上海，

為通商港口，打破中國閉關鎖港之局，而成門戶洞開之勢，實為近世中國政局變動之一大造端也。因此變動而在中國天主教之處境，亦遂之改良，蓋宣傳聖教，載在約章，而中國政府正式許可之也。英約：

「耶穌天主教原係為善之道，自後有傳教者來至中國，一體保護」。

美法二國見英國與我結約，按利益均沾之說，美國於道光二十四年（一八四四年）亦與中國締結條約，法國亦於道光同年年得准海口設立天主教堂，華人入教者聽之上諭，且允准歸還充公之聖堂等；此即兩廣總督耆英與法公使拉格來南 Mr. Lagrene 所訂之黃埔條約也。咸豐八年英法聯軍北上，締結天津條約，英約第八款：

「耶穌聖教暨天主教原係為善之道，待人如己，自後凡有傳授習學者，一體保護，其安分無過，中國官毫不得刻待禁阻」。

美國亦結條約，其第二十九款關於傳教事曰：

「耶穌基督聖教又名天主教原為勸人行善，凡欲入施諸己者，其會同禮拜誦經等事概法國條約，其第十三款，關於天主教曰：

「天主教原以勸人行善為本，凡奉教之人皆全獲保身家，其會同禮拜誦經等事概聽其便；凡按第八款備有蓋印執照安然入內地傳教之人，地方官務必厚待保護，凡中國人願信奉天主教而循規蹈矩者，毫無查禁，皆免懲治，向來所有或刻或守奉禁天主教各明文無論何處概行寬免」。

咸豐十年又法續約第六款：

「應如道光二十六年正月二十五日，上諭即願示天下黎民，住各處軍民人等傳習天主教會合講道建堂禮拜且將濫行查拏者，予以應得處分；又將前謀害天主教之時所充之天主堂學堂塾壇田土房等件應貼還交法國駐劄京師之欽差大臣，轉交該處奉教之人，並任法國傳教士在各省租賃田地建造自便」。

發還充公之聖堂

因上條約天主教之在中國可謂入一新時代矣。蓋自雍正登極（一七二三年），艱難聖教，安置教士於澳門，改天主堂為公廨，天主教已禁令傳

揚之矣。及乾隆卽位，而更變本加厲，教士教友之遭難者，不止一起；至嘉慶朝（一八〇五年）且禁教士刻書傳教；中國人不得入天主教。至是教士可以建堂傳教，華人可以入教敬主，昔日充公之聖堂，可以發還教士；道光二十六年正月二十五日上諭曰：「前據耆英等奏學習天主教為善之人，請免治罪；其設立供奉處所，會同禮拜，供十字架圖像，誦經講說，毋庸查禁。……所有康熙年間各省舊建之天主堂，除改為廟宇民居毋庸查辦外，其原有舊房屋各勘明確實，准其結還該處奉教之人。……」同治九年刑部刪去傳教治罪舊例，續纂新例曰：凡奉天主教之人其會同禮拜誦經等事概聽其便，皆免查禁；於是內地傳教之禁盡弛矣。（教務紀畧——康雍乾道咸同條約——蕭一山清代通史中冊——陳恭祿中國近代史上冊）

因道光之上諭，及咸豐十年法國條約，令還充公之聖堂，而於是各省天主堂得以收還；上海南門之聖墓堂及老天主堂皆於此時歸還原主，北京之南堂得行啓封，舉行聖祭，其他各省亦有收還聖堂之事，茲不多贅。

繼而四川西陽州之殺斃教士，焚毀教堂（同治七年末一八六八），貴州遵義府之仇殺

風波（同治八年），安徽建平宣城甯國廣德教堂之遭打燬（光緒二年），天津仁慈堂之橫遭焚殺（同治九年）湖南湘潭衡州及江西南昌教堂之被毀（同治元年），他若河南，廣東，湖北，直隸，陝西，山東，江蘇等省均有教堂拆毀，教友被害等事情之發生；而為禍之最烈最慘者是庚子拳匪之禍。

原教案之發生，由於雙方之誤會，彼此之隔膜，愚民無知，妄聽謠言，而禍患起矣。其攻擊天主教最大之理由謂天主堂收買嬰兒，挖眼剖心，作為藥材，又稱教堂誘污婦女，拐騙丁口，又誣以剪辮取魂致人死命，中西紀事鈔引梁章鉅所著之浪跡叢談曰：

自西洋人設立天主堂，細民有歸教者，必先自斧其祖先神主及五祀神位，而後主教者受之，名曰喫教，按名與白銀四兩。……有疾病不得如常醫藥，必其教中人來施鍼灸，婦女亦裸體受治。死時主人遺來歛，盡驅死者血屬，無一人在

前，方臨門行歛；歛畢，以膏藥二紙掩屍目，後裹以紅布囊曰衣胞，綴其頂以入棺，或曰借歛事以刺死人睛，作鍊銀藥。……又能製物爲裸婦人，肌膚，骸骨，耳口，齒舌，陰竅無一不具，初折疊如衣物，以氣吹之，則柔軟溫暖如美人，可擁以交接如道，其巧而喪心有如此」。〔參考陳恭祿中國近代史上卷二九二，下卷四九一〕。

辟邪紀實書中所捏造之事更荒謬絕倫，不屑一述。陳恭祿中國近代史（上卷二九二頁）中曰：「……今自吾觀之，無異於癡人說夢，徒供一笑而已。吾人明瞭教會之性質，教士之工作，取睛鍊銀之說，不合於科學，事實上且不可能，故不之信。時人知識幼稚，聞之不察，信以爲真，無怪其仇視教士，而欲焚毀教堂」。

拳禍者愚民排外心理興起之戰禍也；其排外之故，由於列強之侵略中國，及藉教案以壓迫中國也。拳匪初起於山東，蔓延至直隸，不久遍於津京，到處設壇立拳，焚教堂，戕教民，攻使館，政府縱容之，而禍遂大作矣。八國聯軍進京，各國領事館亦被焚，皆卒始於此而終焉。

於一般民衆，猜疑叢生，因猜疑而仇恨，而仇教，無聊文人又推波助瀾，著書立說，誣天主教以種種不法事情，民衆輕信浮言而鬧教起矣。及教案發生，官吏有不肯秉公辦理者，教友有仗勢以凌人者，教士有被蒙蔽而干涉訟事者，列強則有利用教案而侵沾中國權利者。故教案者實爲民教之不幸事件，而吾天主教固清潔自守，而不知已被人嫁禍而蒙其害矣。

中國傳教區域之發展

自雅片戰爭後，中國傳教事業有極大之進步，而教會內部之組織，亦日益精密。先是於一六五八年，南京設立宗座代牧區，康熙三十五年（一六九六年），教皇意諾增雷第十二世又簡派十二位主教，管理中國十二區教務，然因葡國爭權，未得一實行。故在實際上，仍僅有羅馬宗座與葡國政府於一六九〇年，同意議定之澳門，南京，北京三主教區耳；此三主教座由葡國建立而維持。一八四六年至一八五六年，因教務進展之迅速，羅馬教皇又增加陝西，山西，山東，湖廣，江西，雲南，香港，高麗代牧主教區；〔聖教雜誌第十八年第七期四頁〕一八七九

年，教皇良第十三分中國為五大傳教區域。第一區域中，有直隸，遼東（滿東）蒙古，第二區域中，有山東，陝西，河南，甘肅，第三區域中，有湖南，湖北，浙江，江西，江南，第四區域中，有四川，雲南，貴州，西藏，第五區域中，有廣東，廣西，香港，福建。（聖教雜誌第十三年第七期公會專號十五頁），每區域中有許多之代牧主教，自不待言焉。一九二四年全國主教在上海公會會議，議定將全國教區分十七大區域；蒙古為第一區域，東三省為第二區域，河北為第三區域，山東為第四區域，山西為第五區域，陝西為第六區域，甘肅為第七區域，江蘇安徽為第八區域，河南為第九區域，四川為第十區域，湖北為第十一區域，湖南為第十二區域，江西為第十三區域，浙江為第十四區域，福建為第十五區域，廣東為第十六區域，貴州廣西雲南為第十四區域。又一九二七年，分江蘇，安徽為二區域，貴州廣西雲南分為三區域，故現在共有二十區域。每區域中分有許多代牧區，截止一九三六年末，全國有一本主教區（澳門），八十五個代牧區，三十六個監牧區，七個自立區，共計一百一十九個教區。（中華全國教會統計一九三七），回溯一八〇〇年，僅有六教區，一八四四年有區，一九三〇年有一百教區，一九三三年有一百二十教區；其進步之速，誠不可限量者。（德禮賢中國天主教傳教史一一六頁）

教士之增加

至論傳教士，一八〇〇年有二位主教，四位外籍教士，十六位國籍教士，管理二七·〇〇〇教友；一八四二年，耶穌會士重來吾國時，在江南教務最發達之處，僅有十一位司鐸，北京亦不過兩三位。惟從此時起，傳教士之數目，日有增加：一九〇三年—四年間，外籍教士有一一〇，本籍有五三四。一九一九—二〇年間，外籍有一四一七，本籍有九六三。一九二八—二九年間，外籍有二〇五一，本籍有一五六三。一九三六年，外籍有二七二七，本籍有一八三五。

上述之四五五二位中外教士，均分隸於二十六個修會：一會外神職班 Clergé séculier 聖奧斯定會 Augustiniens（一六八〇年來華），重整聖奧斯定會 Augustiniens récollés（一九一八年來華），聖多明我會 Dominicains（一六二一年來華），巴爾瑪聖奧斯定會 Société St-François X. de Parme（一九〇四年來華），聖方濟各嘉佈會

FF. Mineurs de St-François Capucins (一九一六年來華) - 聖方濟各住院會 FF. Mineurs Conventuels (一九一六年來華) - 聖方濟各會 FF. Mineurs Franciscains (元時第一次來華，第二次一六三九年) - 密良外方傳教會 Institut Pontifical des M. E. (一八一五年來華) - 耶穌會 Jésuites (一五六二年在澳門立住院一五八二年到肇慶) - Miss-Etrangères de Paris 巴黎外方傳教會 (一六八一年來華) - 遣使會 Lazaristes (一七八五年來華) - 白冷外方傳教會 Missions Etrangères de Bethléem (一六一六年來華) - 聖高隆龐外方傳教會 Miss-Etrang. de St Colombar (一九一〇年來華) - 瑪到諾外方傳教會 Miss-Etrang. de Maryknoll (一九一八年來華) - 甘倍克外方傳教會 Miss-Etrang. de Québec (一九一五年來華) - 苦口難會 Passionistes (一九一一年來華) - 聖心司鐸會 Prêtres du S. C. de Jésus (Betharram) (一九一一年來華) - Missionnaires du S. C. de Jésus (Issoudum) (一九一七年來華) - 比布斯心會 Soc. des S. C. C. de J. et M. (Pipons) (一九一一年來華) - 慈幼會 Salesiennes (一九一一年來華) - C. I. C. M. (一九六五年來華) - 聖言會 Congrès. du Verbe Vivant de S. C. (一九一五年來華) - 印五傷司鐸會 Prêtres des Saints-Stigmates (一九一五年來華) -

此外在四川順慶西山之本篤會 (一九一六年來華)，四川打箭爐之奧斯定常律會 Chanoines réguliers de St-Augustin (一九一三年來華)，宣化之西都會 Cisterciens (一八八二年來華)，以及主徒會 (一九一〇年創立)，贖世主會 Rédemptoristes (一九一八年來華)，聖若翰保弟斯大小兄弟會 (一九一八年創立) 等等，均為傳教之一支生力軍也。

有此大批之中西傳教士宣傳聖教，教友之數於是日見增加。一八〇〇年，全國教友數為二十萬，閱五十年，即一八五〇年增至三十二萬，再閱五十年，即在一九〇〇年又增一半而強，全國教友有七十四萬一千五百六十二人。一九〇七年增至一百〇三萬八千人；一九二一年教友數為二百〇五萬六千三百三十人；一九三七年終竟至三百萬弱，共計二〇，九三二一四，七五五。

教皇本篤第十五世及庇護第十一世關於中國傳教之二通牒

近三十年來，中國之傳教事業，固有顯著之進步，然有一事，足在中國聖教史上，開一新紀元者，即吾中國司鐸，榮陞代牧主教，而有管理一教區之神權也。國籍主教本是平常之事，因為天主教傳教之最後宗旨，是為此耳。但在吾國，聖教自明末傳入後，經過三百年長時期之整備，而此傳教之宗旨，方始實現，此所以謂開一新紀元也。

此新紀元曙光之出現，尤為教皇本篤第十五世為始；即一九一九年，教皇特派光大司牧巡閱中國教務，為其第一步之整備；繼於同年十一月三十日，有「至大至聖之任務」通牒 *Maximum illud*（通牒見聖教雜誌第十八卷第三期以下）發表，此為羅馬宗座宣示關於中國傳教之新計劃也。不幸本篤逝世，此傳教之新計劃乃留諸教皇庇護第十一世繼續執行；庇護則蕭規曹隨，實行前教皇未竟之志願，即於一九二二年遣剛總主教至吾國為駐華羅馬宗座代表，以總辦中國教務。一九二三年十一月廿五日，剛總主教與羅馬宗座代表，達成和議，即於一九二三年十一月廿五日，由羅馬宗座代表，與本篤之通牒 *Rerum Ecclesiae*（見聖教雜誌第十七卷第十期以下）與本篤之通牒，後先媲美。同年六月十五日又有 *Ab ipsis pontificatus primordiis* 新通諭致中國各教區之主教（見聖教雜誌第十八卷）又於是年十月二十八日教皇在羅馬大堂親自祝聖第一批六位中國主教：即河北蠡縣（今改安國）孫德楨主教，湖北蒲圻成和德主教，河北宣化趙懷義主教，山西汾陽陳國砥主教，浙江台州胡若山主教，及江蘇海門朱開敏主教。一九三三年六月十一日教皇又在羅馬祝聖第二批三位國籍主教，即河北集甯樊恒安主教，永年崔守恂主教，及四川雅州李容兆主教。截止一九三六年終，計全國有十三國籍宗座代牧區，及十宗座監牧區；至是而中國之聖教會，可謂已奠其基礎。

天主教之

女修會 天主教之宣傳，固恃中外之傳教士，然有許多慈善教育等事業，端要輔助人員，輔助之者於是有中西之女修會。修女均專心修己成人，發有神貧，聽命，貞潔，三願服事天主，為人類盡義務者也。外籍之修女，來自歐美各國，

及到吾國，亦有許多吾國女子入其修會者；除此外，又有不少女修會為各教區主教等所創辦，專為中國守貞不嫁之女子而立；今將中西之女修會列表如下：

外籍修女會（但亦有吾國女士入此會者）

- 仁愛會 Sisters of Charity 一八四二年來華
- 聖保祿雅脫女修會 Sisters of St. Paul de Chartres 一八四八年來華
- 加諾薩女修會 Canossian Sisters 一八六〇年來華
- 拯亡會 Helpers of the Holy Souls 一八六七年來華
- 包底歐上智會 Portieux Sisters of Providence 一八七五年來華
- 方濟各聖母傳教會 Franciscan Missionaries of Mary 一八八六年來華
- 多明我女修會 Dominican Sisters 一八八九年來華
- 聖衣會 Calmers 一八六九年來華

安老會

Little's Sisters of the Poor

一九〇四年來華

埃及方濟各女修會 the Immaculate Conception of Canada

一九〇九年來華

瑪利諾多明我外方傳教女修會 The Franciscan Missionary

一九一〇年來華

Sisters of Egypt The Maryknoll Foreign

一九一〇年來華

Mission Sisters of St Dominic The Maryknoll Foreign

一九一〇年來華

山林聖瑪利亞會 St Mary of-the-woods

一九一〇年來華

上智會修女 The Sisters of Providence

一九一〇年來華

包勒杜瑪利若瑟會 Bois-le-duc, Daughters of Mary

一九一二年來華

and Joseph

一九一二年來華

勒奶維爾天神母后會 Sisters of Notre-Dame des

Anges 一九一二年來華

聖若瑟小姊妹會 The Little Sisters of St Joseph

一九一一年來華

- 羅瑪聖烏蘇拉會 St Ursula 一九二二年來華
- 羅瑪聯合會 St Koman Union 一九二二年來華
- 南林勞萊篤會 Nerinx, Sisters of Loretto of the foot of the Cross 一九二五年來華
- 聖母進教之佑會 Nizza Monferrato, Daughters of Mary Auxiliatrix 一九二三年來華
- 奧斯定傳教修院 Missionary Canon Nuns of St Augustin 一九二三年來華
- 加拿大寶血會 The Adorer Sisters of the Precious Blood 一九二四年來華
- 奧斯定第三會教學修女會 Logrono, The Teaching Sisters of the Third Order of St Augustin 一九二五年來華
- 聖高隆龐傳教修女會 The Missionary Sisters of St-Columban 一九二六年來華
- 美國畢贊聖若瑟修女會 Sisters of St-Joseph Pittsburg, 一九二六年來華
- 聖母彌撒會傳教修女 Missionary Sisters of Mercy 一九二六年來華
- 加羅薩聖母會 Sisters of Our Lady of Kaloksa 一九二六年來華
- 耶穌聖心會 Religious Sisters of the Sacred-Heart 一九二六年來華
- 救世主修女 Salvatorian Sisters 一九二六年來華
- 巴爾瑪烏蘇拉聖心會修女 Ursuline Sisters of the Sacred-Heart of Parma 一九二七年來華
- 盧森保方濟各第三會仁愛會 Luxemburg Sisters of Mercy 一九二七年來華

奧斯定重整會修女 Recollect Sisters of St-Augustine 一九二八年來華
永久朝拜方濟各會修女 Franciscan Sisters of Perpetual Adoration 一九二八年來華

美國沃梅窪州若瑟山仁愛修女會 Mount St-Joseph, Ohio 一九二九年來
聖十字架修女會 Sisters of the Holy Cross 一九二九年來華

巴代利亞聖方濟各沙拉諾會修女 Sisters of St-Francis-Solano 一九二九年來華

奈繆聖母修女會 Sisters of N.-D. de Namur 一九二九年來華
美國本篤會修女 American Benedictine Sisters 一九三〇年來華

嘉布連會第三會聖家會 The Third Order Capuchin Nuns of the Holy Family 一九三〇年來華

門斯德聖母始孕無玷會修女 Sisters of the Immaculate Conception 一九三一年來華

善牧會 Sisters of Bon-Pasteur (錄自德禮賢「中國天主教傳教史」十四節)

- | | | |
|--------|-------|---------|
| 國籍修女會 | 上海 | 一八五五年創立 |
| 獻堂會 | 吉林 | 一八五八年創立 |
| 聖母聖心會 | 香港 | 一八六〇年創立 |
| 耶穌寶血會 | 北京 | 一八七二年創立 |
| 若瑟會 | 湖北老河口 | 一八八〇年創立 |
| 方濟各第三會 | 正定 | 一八八〇年創立 |
| 若瑟會 | 甯波 | 一八九二年創立 |
| 拯靈會 | 熱河 | 一八九四年創立 |
| 聖母無原罪會 | 吉安 | 一八九七年創立 |
| 聖婦亞納會 | | |

聖母無原罪會	廣州	一八九八年創立
聖母會	永年	一九〇一年創立
聖家會	南甯	一九〇三年創立
聖方濟各第三會聖嬰會	宜昌	一九〇五年創立
聖母善導會	南昌	一九〇七年創立
聖家會	兗州	一九一〇年創立
聖心會	重慶	一九一〇年創立
聖道貞女會	叙州	一九一三年創立
聖母聖心會	奉天	一九一三年創立
聖心女兒會	杭州	一九一四年創立
聖心院	貴陽	一九一五年創立
聖方濟第三會訓蒙院	漢口	一九一七年創立
聖母無原罪會	南陽	一九二〇年創立
善導修女會	漢中	一九二二年創立
貞女傳信教授會	太原	一九二四年創立
聖女嬰孩耶穌德肋撒會	甯夏	一九二六年創立
聖母會及無原罪會	廣東北海	一九二七年創立
傳信協助會	兗州	一九二八年創立
聖若瑟善功會	武昌	一九二九年創立
寶血會	漢中	一九二九年創立
聖母傳教會	烟台	一九二九年創立
德來會	安國	一九二九年創立
獻堂修女會	集甯	一九三〇年創立
嬰仿會	江蘇海門	一九三一年創立
聖家女修會	蘭州	一九三一年創立

聖母救亡會

聖神修女會

瑪利亞亞松大聖方濟各第三修女會衡州

傳教貞女會

獻縣

永年

常德

一九三二年創立

一九三二年創立

一九三三年創立

一九三三年創立

(見德禮賢同上書十五節)

修道院

傳教之宗旨是在導引外教人進入耶穌基督之聖棧；要得到此宗旨，須建立修道院，栽培本地之傳教人才，在中國之傳教士亦早注意於此。最初入中國之傳教士，是耶穌會士，耶穌會士於一五八三年到肇慶後，即於一五九一年收鍾鳴仁黃明沙二修士入耶穌會，中國人入會修道者此為最早；厥後時有入會，無間斷；中國耶穌會士第一晉陞司鐸者是鄭瑪諾，鄭公同衛匡國 Martin Martini 神父到羅馬，進耶穌會，一六七一年回至中國，在北京傳教，不幸短命，一六七三年即逝世。

(Pfister, no 141.) 一七五四年在中國四十八位耶穌會士中，計有中國司鐸計位。續著修士二位；一七七三年左右，有七位司鐸。續著中，在中國耶穌會士有九百五十七位。續著會士，內四十八位係司鐸。P. D'Elia, Catholic Native Episcopacy in China, p. 46.

一七七三年，耶穌會在中國被解散，遣使會來吾國，接管耶穌會傳教事務，該會自一六九七年至一八四四年收入進會者計有六十位，其中五十八位登受鐸品。又從一七二一年至一八八五年，計法籍遣使會有一百五十位，國籍司鐸有八十二位。Cata-logue des Prêtres, Clercs et Frères de la Congrégation de la Mission depuis 1697, Pékin 1911; 2^e édit. 1936.

其他中國教士尚多，不多贅，已可見教士之熱心栽培中國傳教人才矣。至論栽培修生之方法，其在北京之耶穌會士主張收納有德學經驗之中年人，免以練丁，以中文譯成聖教禮節，聖教經文，及為一司鐸施行聖事當知當習之一切經書，請求教皇准用「中國禮節」，以為如是，則華人之晉陞司鐸者，必易且多，而傳教之效驗必宏且大也。教皇保祿第五世於一六一五年三月二十日曾降旨明准；然卒不施之於事。(聖教雜誌第五期二六七頁)

在澳門之耶穌會士則不贊成此法，要收集年幼之人，自小教以拉丁文，以培植西國修生之法，以培植之。此法亦不得北京耶穌會士之同意。試聽柏應理司鐸於一六八四年所發表之言曰：澳門南昌修院專收年幼子弟，經七十年之經驗，耗財勞神，所培成之優秀生僅六七人收入耶穌會為輔理修士；然其工作出俸金以僱人為之，亦能得相同之效驗也。Acta Sanctorum (Bollandistes), t. VII Maii, p. 127 間。於二法之中，耶穌會士亦曾收錄在社會上已有名望之人，教以拉丁文，及神哲學，歷六七年而即一陞登鐸品，為榮主教靈，且作一番專業者；如吳漁山（五十七歲），萬其淵（五十四歲），劉蘊德（六十歲）等。

耶穌會士對於栽培修生，既得許多可貴之經驗，及聖教已傳揚多省，教友日增，信德日固之際，正擬創立修院以養成傳教士，不幸耶穌會在中國被取消解散，（一七七三年）而其目的不克達到。

巴黎外方傳教會來至中國，感覺教士之不敷傳教，乃有創立修院之定議。其第一修院，立於暹羅京城。本·安南，暹羅等處也。人。此修院因時局不靖，遷至安南，繼又於一七七〇年遷至印度之遷的血連 Pondicherry。然因該地天氣炎熱，他國人不宜居住，不久中國人甚多，幾可謂清一色的中國修院矣。卒又遷至檳榔嶼，一八〇五年該院已有中國修生。P. D'Elia, Catholic Native Episcopacy in China, pp. 3-42.

味增爵會士（即遣使會）自耶穌會解散，接辦其事業後，在澳門修道院亦竭力培植修生，十九世紀初葉，在澳門培成之司鐸有三十多位。滿耶穌會未解散前，在澳門有二修院，一為聖保祿修院由葡籍會士主管，一為若瑟修院為法籍會士辦理。又一七三二年，意國教士李庇（華名馬國賢）Matteo Ripa，在意拿玻璃城創立聖家修院，為培植華籍傳教士；李公在康熙朝，供職內廷，及康熙卒，於一七三二年率領中國修生四人返意國，而立此修院焉。在此修院培成者有一百多位華籍教士；修院於一八八八年十二月二十七日被意國法律封閉。P. de Meidrey, Clergé Chinois du Kiangnan, p. 3.

自十九世紀初葉，聖教開幕一新紀元，以至今日，傳教之進步，誠有一日千里之概，已如上言矣。及民國成立，政治一新，而民智亦日益開通，便利於傳教，誠非淺鮮。今國民政府列入信仰自由，於憲法之中，而天主教在憲法上，乃有其保障。至在吾天主教之內部，當今羅馬教皇注重於中國之傳教事業，欲聖教早日廣揚於吾國，欲吾四百兆之黃帝子孫早日認識真主，共成一機一牧；故有大批國籍主教之祝聖，期望早日達到傳教之目的。傳教之目的無他，即奠定聖教之基礎於聖教所傳到之地，使之能自發展也。奠定聖教之基礎，即建立本籍主教區，使一日宗座代牧制，成爲國籍本主教制也。今教皇已重視此點，而全國神長，又與教皇一心一德，共同合作，吾中國之聖教，將來誠有無限之希望。但我教友亦當熱心，恭敬天主，不特要救己靈魂，且欲救人靈魂，而有傳教之心。如是，庶耶穌基督之神國，能早日廣揚於吾國乎。

結論

讀中國天主教之傳教史後，可以有幾個感想：

要歸功於聖沙勿畧方濟各的祈禱的

一，利瑪竇傳入天主教是何等艱難；然卒能成功；此實是天主的一大特恩，面，有徐光啓，李之藻，楊廷筠，許母徐甘弟大，和別的有名政學界中人，不特襄助傳教，且保護聖教，著有奇功。在事的方面，即以科學，爲準備人之感情，使人研究學問而得獲真道之門。其中最顯著而最有效者，是曆法。湯若望南懷仁在欽天監，管理曆法事，因而得朝廷之寵任，便利傳教，實非淺鮮也。聖教艱難，也是爲聖教之宣揚，至有効力的。沈澹及楊光先興起之教難，使聖教之真相更形昭白。雍乾嘉道時之禁教，以及拳匪之亂，使教友之信德受着磨練而更形堅固。其他天主所用之方法尚多，茲不過言其大者著者。

三，天主教在明末清初之傳入各省，皆有各地方政學界中之人以引進之，得有保護，因而便於宣傳，故皈依聖教者，多上級社會中人，或有反其道而行之者，卽不以學術爲方法，連絡感情爲先導，則鮮有能成功者。

四，明清之際，傳教難，傳教士少，而所得之成績，竟有超過人所期望者；當時教士有在朝廷，專事文化事業者，有在鄉村，專爲傳教救靈事務者，而各種

之工作，均有相當之成績，令人思之，誠有自愧不如者矣。

五，中國之教務在十七世紀，果有顯著之進步，但所惜者，在傳教之本身，大起許多問題，許多障礙，致聖教不能盡量宣傳，不能得到當有之成績，此則大可痛心，而吾人不能辭其責者也。

上言之幾點，不過感觸之所至，因而筆之於本書之末，以為結論。

第十一章

附錄

中國聖教掌故拾零

★ 肇慶聖堂始末

一五八二年十二月二十七日，兩廣總督陳文峯允准羅明堅暫居肇慶府東關天寧寺，但僅居四個月即被迫回澳門。一五八三年九月十日，因新制臺郭應聘之請，羅公和利瑪竇回肇慶，十四日就得官府之許可，擇地建堂。是為中國內地第一聖堂。但於一五八九年八月十五日，新制臺劉節齋表天主堂之華麗，取為生祠。利公乃離去肇慶，計聖堂保留不過五年十一個月，裝飾共用去六百金云。教士陸續來駐節者，有五：羅明堅利瑪竇 Cabral 孟三德麥安東惟利瑪竇始終居此五年多。Cabral 是澳門公學的院長，兼傳教地會長來肇慶視察教務而已。

★ 韶州聖堂始末

利瑪竇和羅明堅於一五八三年入肇慶。一五八九年，利公離肇慶，而肇慶聖堂終就在是年秋，利公到韶州，建聖堂開教；一五九五年五月中旬，利公又進入江西，韶州聖堂由郭居靜管理，直至一五九七年，繼而龍華民，羅如望來居，韶州聖堂常有教士駐節保留，卒因地方民衆的種種爲難，至一六一二年四月十三日，終乃放棄，計至聖堂留存，歷二十四年。自一五九五年起開始在韶州傳教，至一六〇七，八年間已有教友八百多；聖教日課也於是時刊印。

★ 南昌開教

一五九五年五月三十一日利瑪竇到南昌府，就買屋建堂；但教士的住屋和聖堂很狹小，乃於一六〇七年八月，由李瑪諾以百金，買一較大的房屋作爲聖堂。最初和利瑪竇居的，有蘇如望，利公去後，有羅如望於一六〇〇年來伴蘇公，但於是年五月即調至南京，翌年即一六〇一年李瑪諾到南昌，一六〇四年，十二月八日付洗滿清宗室某，翌年三王來朝贈禮，又付洗宗室三人，時李公任韶州，南昌，南京三處院長之職；但一六〇九年未回澳門在公學院長，龍華民代之，時有教友三四百。

★ 江西南昌府第一次開教

一五八九年八月十五日，利瑪竇退出肇慶後，到韶州建堂，一五九五年又離韶州，由江西到南京，時在一五九五年五月三十一日，但在南京不能居住，乃折回江西在南昌府駐節，用六十金買一小屋改爲院舍，從那時起利公乃改服儒服；用堂字名聖堂，除去寺名；因肇慶和韶州的聖堂，前名爲寺故。是年即一五九五年六月二十九日，南昌府第一次有彌撒聖祭；利公駐此，直到一五九八年六月二十五日。

★ 南京的第一教友

利瑪竇在南京所付的第一聖洗，是一秦姓的七十歲老人；他的領洗聖名，叫做保祿。秦家是書香之家，世代任武官之職；因爲秦家的祖上，給洪武帝開創帝業有功，所以運漕到北京的職務，特給爲專職，賺錢很不少的。每年有五百只運船，裝了漕米，由運河內載到北京，保祿的一子爲武孝廉，任武職，也皈依聖教，聖名瑪爾定，他們全家的婦女，也都一一受洗了。秦姓家在頭城外，家中預備二屋，一爲小堂，一爲神父住房，這是我們江蘇的第一會口了。瑪爾定的一任名依納爵，忠心永曆帝，和聖

式粗的不臣二姓，抑制異族，爲我漢族爭光，先後媲美；這也是公教與愛國的榜樣。

★ 南京聖堂

利瑪竇於一五九八年六月二十五日，離南昌，由南京，到北京，九月七日至京師。但居一月，無法見皇上，因又南回。在途中和郭居靜鍾巴相（華人）開始做一華辣字典，惜這書現不存留了。利公到山東臨清後，和二僕陸行到蘇州，要晤舊友瞿太素；但瞿公適在丹陽，乃又前去見他。二人卒於一五九九年一月底同抵南京，寓居承恩寺中，厥後郭居靜亦回到南京了，乃購買城西螺絲灣灣戶部劉斗墟的房屋而居；廳間立一祭臺，奉天主聖像於其中，時在一五九九年四月杪五月初；是爲南京有聖堂之始。

★ 南京聖堂的結果

王豐肅於一六一〇年，在南京開始建築一西式的華麗的聖堂，翌年五月二日行開堂彌撒；不料在一六一六年的南京教難，沈澹視這聖堂因爲圓頂無梁，如宮殿一般，誣王豐肅以大逆不敬的罪。一六一七年這聖堂和西士的住宅，都拆毀，充公，變賣。當時園基賣於內相王明，估銀十五兩。西士住居七間樓，移蓋於黃公祠，房地一畝及物料，實銀一百五十兩。

★ 利瑪竇始在北京建住屋

利瑪竇於一六〇〇年五月十八日離南京到北京去了，途中在山東臨清被督稅太監馬堂扣留，歷六月之久，卒於一六〇一年正月二十四日到北京。起初太監館利公在皇城外，繼而官府居之以夷館，卒利公在宣武門附近，借屍自居；直至一六〇五年八月二十七日，始以五百金元購買房屋，建立正式住屋。是即今南堂的起點，利公到北京後，終不南來；於一六一〇年五月三日得病，十一日逝世；在世僅五十七年，七個月，又五日，在中國二十七年。

★ 上海開教

一六〇七年，徐上海文定公，丁了父艱，離北京，南回了。他經過南京的時候，特請郭居靜司鐸，到上海來開教，徐公扶父柩先行，郭公於一六〇八年冬始到上海寓居徐公家中。那時徐閣老住在南門沿喬家浜之九間樓；郭公先在此居住三日；後遷至南門外的雙園，郭公在此居住二月，即於此時間親自付洗五十人，都是由徐閣老所勸

化預備的，徐公後又另購一屋，作為聖堂；一六〇九年十二月廿五日郭公特行聖誕大禮彌撒，新教友都歡天喜地，徐閣老的快樂，更不必言了！一六一〇年，郭公又付洗一百五十人，一六一一年徐閣老回北京，郭公於是也離上海而南京去了，那時的這二百教友中，我想上海老教友人家，也有他們的子孫嗎？則飲水思源；當怎樣感德呢？

★ 上海教友數之增進

自一六〇八年，徐閣老請郭居靜到上海來開教，二年之間，就付洗二百；後來教友的數目，年年有加增，在一六三九年，新教友有一一二四；一六四〇年有一二四〇；一六四四年至一六四八年共有三千，在一六六一年，潘國光神父，寫信給總會會長說：每年大約有二百多新教友；可見當時的教務，已非常發達。

★ 上海的老堂和九間樓的小堂

一六六四年楊光先難為聖教時，各省教士也波及，那時上海的教士是潘國光司鐸，上海有有二聖堂，一係城內的老堂（即今之老天主堂）一係南門九間樓旁徐文定公所造的小堂，那時有滿人持鎗以老堂作為馬廐，不料馬連死三口；也於是不敢再進聖堂了！

徐宅的小堂為聚集女教友之所，外教人乘此教難，屢次來驅逐教友；教友常抗拒不畏；其中有一熱心女教友，得着聖母特別之光照，說此堂不受傾毀也。

徐文定公之某孫要避難至松江，因將此堂及教士住所，售於某滿員，徐宅族中人不知此事，及知而欲阻當，亦時不我許，於是惟有祈禱天主安排此事，一日午時滿員在大廳中，忽見徐文定公顯在他的面前，滿面光明，身穿大禮服，在廳中踱步，一若為此廳之主人然，默不一言，滿員見之，驚惶異常，竟病焉，因即遠離，和徐宅商議退買事，徐宅付還銀洋，房屋仍歸原主。Colombel, Histoire de la Mission du Kiang-nan, t. II, p. 183.

★ 上海老天主堂的來歷

一六〇八年，因徐文定公的請郭居靜到上海來開教，一六一一年，徐公到北京去，郭公也離上海了，那時杭州也開始傳教，教士有住院；此時的上海乃由杭州和南京的教士每年來過幾次，上海起初的第一聖堂，在徐公的住宅九間樓之西，後來此堂

覺太小，不能容納許多的教友，在一六二七年，徐公又造了一堂，大約從這時起上海有常駐的司鐸了；最久的要算潘國光共居二十八年，一六四〇年潘公又在城內安仁里買了潘家的房屋造一新堂了；潘家就是徐文定公第四孫女的夫家；那時公之孫女（聖名瑪爾弟納 Martine）已是寡婦，很出力幫助潘公造堂等一切事，這堂名爲敬一堂，奉耶穌救世主爲主保；就是今日的老天主堂的始基。徐文定公所築的堂在一六三八年還存在，奉聖母爲主保，故名聖母堂；專爲婦女集會誦經之所云。

在上海到過而暫居的有龍華民，羅若望，陽瑪諾，艾儒畧，魯德昭，傅汎際。潘國光司鐸於一六三七年居上海；上海教友之數，一六三九年計有一一二四；一六四〇至一六四八年共計三千人，楊光先難爲聖教時，潘公於一六六五年避居廣東，一六七一年卒於該地。教難平後，潘公之柩遷回上海，今在南門外聖母堂墓上。

★ 杭州建堂

我們知道羅明堅於一五八五年，因要到杭州開教，曾到過嘉興，這個杭州開教計劃，於一六一一年成立了，當時李之藻請時學士陳情於郭居靜，郭居靜也聽過他講要理的，可惜未登鐸品而去世。當時郭公到杭州，起初居在城外李之藻家，約二月，後借屋別居，但即在是年冬，三人仍回到南京，翌年，因楊廷筠的請求，郭居靜林斐理復活瞻禮後，仍回杭州寓於楊公家，到後即付洗十八人，郭公自南京到杭州，路過上海小住二主日，一六一三年郭公在杭州付洗楊廷筠的父母，一六一六年付洗他的夫人，楊廷筠爲謝主恩的緣故，在自己家的附近，特爲教士建一住院，一聖堂；教士於是有自己的住屋了。

★ 明末時的杭州

我們都知道：杭州在明末的時候，因楊廷筠和李之藻的熱心傳教，教士有住院，成了一個教務的中心；在南京教難的時候，得楊公的庇護，而隱居楊李二公家中的西士也不少，且在那邊，耶穌會爲培植聖召起見，也會開過一小公學，并有初學院，郭居靜艾儒畧等曾做過初學修士的神師，但是修士有生者的住院，也常有死者的坟墓，現在方井南的墓，就是楊公爲修士購置的，那邊所葬的有：郭居靜，金尼閣，陽瑪諾

，羅如望，黎寧石，龐類思，伏若望，衛匡國，洪度貞，徐日昇，鍾巴相，杭州在聖教歷史上，是一個有名的地方。

★ 杭州開教

上海開教的迅速，遠超南京，北京，韶州，南昌四處，依事情看起來，上海當就建立一教士的住院了；豈知事實上反不如此。這裏也有緣故：因為一六一一年，徐閣老離上海回北京去了；上海在那時不過一個縣，地位不甚重要。天主教上智安排事情，很是奇妙的；徐閣老滿孝回任去，是年李之藻遭父喪，丁父憂回到家鄉——杭州——去了。李公邀請郭居靜金尼閣同去開教，龍華民就決定遣會士到杭州，杭州浙江省城，地方非常重要，且離上海不遠，故徐閣老李之藻都同意郭居靜到杭州去，並時也可兼顧上海教友；郭公在杭州更能得到李之藻的幫助；但每年教士也到上海來小住多時以行聖事的。

★ 嘉定開始傳教建堂

江蘇嘉定孫元化是徐文定公的門人，由徐公被化，在一六二二年，在北京領先入教，不久南歸，至杭州計程延到過嘉定的。據民國嘉定縣續志，堂建於魯德昭到嘉定，孫公乃為之購地建堂，時在一六二二年。據民國嘉定縣續志，堂建於城內，拱四圍。

孫公和徐公聯有姻好；文定公第三孫，名爾斗者，娶孫公之撫嫡生女王氏為室；爾斗公之女適孫公之孫致彌公，致彌公乾隆嘉定縣有傳。

★ 寧波及嘉定開教

寧波開教也是很古的，據說一六四〇年，孟儒望曾付洗五百六十，翌年一六四一年且創立一會口云。

嘉定開教也很早的；西士在杭州試辦公學之前，在嘉定，即試行栽培傳教先生；西士新到中國的，在該處學習華文，鄧玉函，傅汎際即在費奇觀教授之下，學習中文的，一六二二年已有六十教友，一六二二年又增七十，一六二三年已有教友四百，嘉定開教之始非常順利；但不久絕無音嚮，良由孫元化在一六三三年，為國殉軀後，受到的影響罷！

★ 淮安開教

南京教難以後，畢方濟在南京一帶傳教，有許多好的成績；在南京畢公認識幾個淮安的青年學者，他們後來請畢公到該處開教；一六三八年畢公即付洗三十，其中三人是官紳，二十七人是讀書人，後又付洗他們家中的婦女八十人。淮安有一京中宦官，已經領洗，聖名伯多祿，很熱心事主，病重時特請畢公到淮，時在一六四一年，畢公這次到淮，付洗許多信佛婦女，這些婦女都是由伯多祿新付洗之富婦所勸化的，先是這富婦性喜依佛，糾合城中婦女募捐建廟，及進教後轉勸這些佛婆也皈依聖教，反不相從，一日她們到廟中燒香拜佛，燒的香不燃，化的錠不火，她們驚惶失措，於是信從富婦之勸，棄邪歸正，她們領洗後，畢公為之立一婦女善會，這富婦為領袖云。

★ 張家樓金家巷的來源

我們常讚美浦東的張家樓和金家巷教友的熱心；不知這一會口和徐閣老是很有關係的；這一地方的人，原來是徐宅的佃戶將黃浦東岸新漲出的地，墾耕而居住的。明末時，據說在黃浦之東金家巷，已有信佛某教友，其地一姓，自明至今，保存信德；久即在黃浦江邊墾種新漲出之地；因而居留焉。張姓有四子，自明至今，保存信德；今張家樓極發達之會口，其信德的根基實由利瑪竇所種植，徐光啟所灌長的。

★ 松江傳教

松江是一府城，明末時，較上海尤為繁盛；徐文定公孫女甘弟大郎許太夫人，是嫁在松江許家的。許家是世代書香，許樂善——許太夫人之子續曾的曾祖，——曾做通政司，很有名的。徐文定公的孫女又是一位熱心傳教的婦女，所以聖教自然當傳到松江了。我們知道一六二七年，在松江傳教的李瑪諾，黎霽石，被人控告於知府，而

來上海避於徐文定公的家中。我們又知道畢方濟在一六二二年因徐文定公請求，同來到上海，文定公在上海計二年，畢公亦傳教於松江，據白爾刀利 Barcolli 司鐸說：畢公在松江某姓家一次付洗九十，都是一家的人，又在別一家付洗八十九人。在松城中竟有秀才教友三十五人；足見松江教務頗有成績。

★ 崇明開教

崇明是沙洲堆積而成之島，位長江入海之口，距上海約二十七里，長約百餘里，闊十餘里乃至二十餘里，面積二四三〇方里。這島上的開教，似有天主教上智特別之安排。一日潘國光至寶山，遠見長江旁隱隱約約地長島，心中忽有傳佈福音至該島之願望。及回到上海，即以此意告知與彼同居之二教士，於是商議，即照此意，共作一九〇〇日敬禮。敬禮末日，忽有自崇明新開河來者名徐啟元，求見潘公，述其來拜望之意。潘公深悟天主允許其禱，非常快慰，乃為之講解要理授以聖教書籍；徐公洞明教理後，即在潘公手領洗進教。時在一六三八年。按徐公係一醫生，素來信佛，其友王君，甫自上海來崇明，告以上海徐文定公教請西士，建堂開教，并駐有教士等情。徐公聞之，欣然就道到滬，得獲此信光之福。同時和徐公領洗者，尚有陳周南，茅鎮彩，顧雅卿三位云。

★ 羅明堅麥安東試入浙江富嘉興

一五八三年羅明堅隨耶穌會入廣東，後轉入福建，再轉入浙江。羅明堅於一五八五年，因籍隸浙江山陰之王太守泮任肇慶府知府，然此行並非空虛，因王太守的父得以領洗入教，羅公并得付洗幾個將死的小兒。此行，麥安東寫有日記，意文的，一五八八年出版。西班牙文的，一五九一年出版。這日記，記載中國之富庶，頓開歐人的心目，使對中國有正確之認識。

★ 四川開教

四川聖教的傳入，間接也是徐文定公的功績。徐公會經請准明廷聘西士修曆；以為這樣聖教有庇護了。崇禎十年（一六三七），四川綿竹縣的劉宇亮為宰相，在京和修曆的西士交誼很好，因請西士也到四川去開教。一六四〇年，利類思神父持有劉閣老致成都主要大員的介紹函前去了。利公始寓閣老家有八月之久，不一年付洗三十。繼而安文思神父也去幫助利公，聖教始自成都，傳至保寧府，重慶等處。及張獻忠擾亂四川，滿清來攻，利安二公被肅親王豪格送至北京。

★ 湖北開教

州開教。初未敢顯然傳教，因懼當地官紳告發魏官忠賢。既見官紳學界景從，乃敢公然居住省城，而又得葉相國之保護，於是一往順利無阻矣。

始初四月，即付洗二十五人，其中三人係秀才；既而每年增加二三百之新教友；一六三五年間每年竟增至八九百，故當時羣稱艾公爲西來孔子，足見他感人之深，而德學之服人也有如斯。

艾公善交際，接見學者，往往盛服，不敢疏忽禮儀，即祝聖一聖牌，亦必穿白衣戴領帶也。

艾公在福州創立聖堂後，不久在福安，建寧，延平，邵武，汀州，興化，泉州，漳州，造堂開教，其餘別處成立會口，尤不計焉。泉州造堂時，掘地尋獲一石上刻十字，必係天主教之遺蹟。但此遺蹟恐未甚古；因泉州近海與葡人斐利賓人有通商之便，恐他們之遺址亦未可知。

★ 福建仇教

福建省有天然的山爲界，故明末時，各省雖騷擾，而福建僻處一隅，以傳佈無阻。當時在斐利賓有聖方濟各，聖多明我，聖保羅等，皆由福建而來。

國皇帝已皈依聖教，并諭令民衆付洗入教，故不畏風濤危險，亦擬到中國來傳教了。

明末在中國的教士，大都意籍或葡籍；西班牙國當時很願和中國通商，一六三〇年，在呂宋的西班牙總督因而願與福建總督開談這事；適在呂宋的教士有意到華傳教，西班牙總督乃以這事托多明我會士委辦焉。

在呂宋之多明我，方濟各，奧斯定會士到福建傳教者，日益加增，他們的救靈神火非常熱切，但在當時聖教不能公衆宣傳，艾儒畧之得以居福州，在全省創立聖堂十七，每年能付成人洗九百左右者，大抵因官紳的保護，私行勸化者爲多。新來的教士志切救靈，遠入內地公然講道，愚民無知，疑教士與外洋海盜聲氣相通。仇教的風波，乃於一六三八年大作了。在福建之傳教士完全逐出，艾儒畧也遠避他處，所有的十七所聖堂都沒收了，能保存的惟一處，幸而不久艾公得以潛入，訪拜他的老友某官，同時又因在南京之畢方濟在南京總督前周旋，這一場風波暫得平息。艾公於一六四九年也卒在福州。

★ 山西開教之高一志

山西之開教，實是高一志功績。高公本名王豐肅，因南京教難由官押解至澳門；既而事平，乃改名高一志而入山西，時在一六二五年，至他死時——一六四〇——山西教友有八千，實一大成績。今將他的十五年的傳教事，畧誌一二。

一六二五年他初至絳州之年，即付洗二百，其中六十人係讀書人，并皇親一家。一六二六年又在絳州付洗五百，一六三〇年已增至教友二千。

繼又在蒲州，創立住院，一六三一年在此城付洗一百五十讀書人，一六三七年又付洗一六〇〇。

高公又在絳縣（在絳州之南）開教，開始即付洗一百五十；北至太原府，創立會口；他的功勞尤顯現在一六三四年旱荒時；此時民不聊生，人相肉食，而嬰兒之拋棄更爲可憐，公乃立育嬰院，初收嬰兒由五十，一百而至三百，人之感德者莫可名言。荒年之後，繼以疫癘，又遭闖亂，高公以耄耋之年，不辭勞瘁，救人甚衆。聞賊到處放火，某城火時，凡教友房屋有耶穌聖名號者概不殃及；有教友見屍屍前救之。

★ 陝西山西開教

高龍盤神父說：陝西山西二省聖教之傳入，也要歸功於徐文定公的，因爲艾儒峇隨某官學名伯多祿者作官陝西，繼而伯多祿調升福建，艾公又隨去，凡此皆徐公之力。此時大約在一六二〇年，當時山西絳州有一學者在京識徐光啓，因而領洗入教，今聞艾公到陝之音信，因請其來絳州，但不稽留焉。一六二二年金尼閣自羅馬回來後，由河南開封，繼因絳州教友之請求亦至山西，卒又至陝西之西安成立一住院；一六二五年高一志則來駐絳州；高公從此在山西傳教十五年，他故世時已有教友八千，其中八十人係讀書人；不久在一六三七年，在陝之蒲州，又建立住院，既而漢中府又開教，一六三八年，西安府教外領洗者四百人，一六三九年共有教友一二四〇。原教士之得以入陝西山西傳教，其介紹人都是在北平領洗的士大夫，這般士大夫又是因爲認識徐文定公和敬仰他的好表，所以得獲信光而皈依公教的。如陝西涇陽之王徵，（聖名斐理伯）蒲州之相國韓爌，山西絳州之韓霖（聖名多默）其兄雲，其弟震；又陝西

，其弟龔，辰，他們在京進教後，因而請教士到本省開教，可見以文字傳教於知識階級中，其影響之大，又不可思議者。

★ 明末中國傳教區演進簡史

明末第一位教士到中國傳教的，當推聖方濟各沙勿畧，他於一五五二年至廣東的三洲島，旋即去世，聖人也常說是中國傳教區的第一會長；因為在聖人逝世的一年，聖依納爵從葡省，分出東印度，立為一省，任聖人為省長，聖人之到中國，即用此名義。

聖人去世後，傳教中國的計劃又為范禮安所鼓動，不久之後，因派羅明堅，巴範濟，利瑪竇來華。

印度教務發展很速，後又分出日本為一省，澳門耶穌會的公學，當助中國的傳教事業的，利瑪竇到華後任為中國教區的會長，以至他的逝世（一六一〇），繼任的為龍華民，自一六〇年至一六二二年；龍公任會長時，適值南京教難，為傳教至艱苦。

明末在一六四〇年時，中國全國之傳教情形，大約如下：全國有一會長管理全國教務，
一 在華北者，傅汎濟為會長；湯若望，龍華民駐北京，湯公是時年近五十，專任曆事，龍公以八十歲之老翁，猶不時到山東傳教，河南有費樂德，駐開封府；山西有金尼閣，萬密克，接管高一志的教務，陝西有方德望及郭納爵，在北方惟有教士八位，
二 在華南者，艾儒畧為會長，駐福建；南京有畢方濟，賈宜陸駐常熟一帶，上海有潘國光，杭州有孟儒望，杜奧定從陝西調至福州，葛伯多在泉州，陽瑪諾，瞿西滿

★ 一六四十年之教務情形

明末在一六四〇年時，中國全國之傳教情形，大約如下：全國有一會長管理全國

教務。

一 在華北者，傅汎濟為會長；湯若望，龍華民駐北京，湯公是時年近五十，專任曆事，龍公以八十歲之老翁，猶不時到山東傳教，河南有費樂德，駐開封府；山西有金尼閣，萬密克，接管高一志的教務，陝西有方德望及郭納爵，在北方惟有教士八位，

二 在華南者，艾儒畧為會長，駐福建；南京有畢方濟，賈宜陸駐常熟一帶，上海有潘國光，杭州有孟儒望，杜奧定從陝西調至福州，葛伯多在泉州，陽瑪諾，瞿西滿

在延平及建寧。江西南昌有謝貴祿，武昌府有何大化。四川成都有利類思。在華南六省，大約有十三西士。海南有林本篤及 Marques 教士。

明清易朝之際，在北京：滿清保留湯若望及龍華民；南京弘光帝，——萬曆帝之孫，福王常洵之子，原名由崧，——保留畢方濟；四川張獻忠稱帝保留利類思及文安思；陝西李自成闖王保留郭納爵及梅高於西安；弘光遇害，唐王朱聿鍵稱帝於福建，改元隆武乃召畢方濟前去；隆武遭不幸，桂王朱由榔稱帝於肇慶，改元永曆，保留瞿安德，卜彌格。

★ 明末聖教傳到之地

明代全國共分十五省，聖教除邊省雲南貴州外，都已傳到。廣東聖教之傳入最早，而反不進展；其中一故，亦良由接近澳門，和外商多有接觸，而他們的表樣，又不甚可風；兼之當時荷西葡諸國競爭商務都想入中國內地，因而廣東官紳防之維恐不周。這也是為聖教廣佈的一阻碍。又當時教士不多，而所作之事業，竟有窮人之處；

對於文化又多成着。此以今日之廣東可憐多矣。如果他們能多傳教於內地，

★ 利瑪竇時在我國的教士四住院

羅明堅利瑪竇於一五八三年正式居住廣東肇慶府；這是中國傳教的始基。當時耶穌會士在澳門（又稱香山嶼）有一天主教公學，教士從歐洲東來時，先集中於此，後來分遣到中國，和日本。中國和日本那時合組成傳教的副省區。在利瑪竇的時候，在中國共有四處耶穌會會院：廣東韶州府一，江西南昌府一，江蘇南京一，北京一。南方三院受轄於一院長，北平利瑪竇任為中國全教區的會長。南方三院的院長，起初為李瑪諾，（一六〇九年），李公調任澳門公學院長，乃由龍華民接任；一六一〇年利瑪竇逝世，龍公為會長，第五會院在一六一一年立在杭州。

★ 康熙時聖教傳到地

康熙末年，在中國傳教之耶穌會，分為日本省及中國省。在中國有日本省，因為在日本傳教之耶穌會士有部份在中國傳教故也。屬於日本省之耶穌會士，在一七一七年，在中國所有之住院。

廣州一 海南二 佛山二 關海二 廉州一 雷州二 桂林二
 香山一 新會二
 共有會士：司鐸三四 修士一八
 中國省之耶穌會共有住院三七，公學四；其所在之地如下：北京，正定府，南京，蘇州，松江，太倉，鎮江，常熟，揚州，淮安，上海，嘉定，崇明，五河，濟南府，太原府，建昌，杭州，海寧，嘉興，福州，汀州，延平等，尙有他處，未錄，因無譯名。

共計會士八二位。

除此葡國之耶穌會（但亦意德法比等籍）二省外，在一六八七年，法國魯易十四，亦遣有教士在中國；當時法國耶穌會士之傳教處有（一七〇二年）宣化府，懷安，永平府，鳳陽府，無錫，江陰，湖州，平湖，紹興，寧波，漢陽府，漢口，黃州，安陸府，襄陽府，岳州，荊州，九江，饒州，景德鎮，撫州府，瑞州，臨江府，袁州府，南陽府。

一六六四年，楊光先難為聖教時，在各省的教士，耶穌會士二十五位，多明我會士四位，方濟各會士一位，都解往北京；卒遣發到廣東，囹禁在廣州城內老耶穌會堂中，徐文定公的孫女甘弟大派款八百兩去供給教士之費用，全國教士有這個機會，共聚在廣州，他們於是組織一教務會議，商議傳教士關於施行聖事和禮節等等的事故，各教士均簽押，一六六八年一月十一日，末次會議，共選舉若瑟為中國全國主保。

★ 嘉定會議

我們都知道嘉定孫元化會經請教士去開教，築有教士住院，這地方幽靜，很配修道人的居住。一六二八年一月教士在嘉定會經開過一個會議，討論 Deus 究當譯「上帝」，或「天主」，或音譯「陡斯」，當時參議者共有十一位，即：陽瑪諾，高一志，龍華民，金尼閣，畢方濟，郭居翰，李瑪諾，魯德昭，費奇觀，艾儒畧，黎勃勞（譯音），他們的意見不一致，各有相當的理由，金尼閣是精通中國經書的，會經到過羅馬，他主張用上帝，因為這名詞依經書的解說是指天地萬物的主宰，金公保護已

說，非常竭力，因勞而得病，發大寒熱；卒於是年十一月十四日在杭州去世云。

★ 利瑪竇傳教的方法

聖保祿宗徒說：「天主聖神給與各人的神恩，是各不相同的，但是為一地而開教，天主上智的安排，也各有不同。」聖方濟各沙勿略在印度開教，勸化十多個國，授洗數十千；天主上智所安排的方法，是令聖人多行「靈異之蹟」，使印度諸國人民，合意於諸信者之機。「利瑪竇在中國開教，天主上智所用的方法，是學問，使利公用天文地理算術等等科學，與起華人研究之心，使華人由本性的學問上，得獲超性的學問。利瑪竇等著書立說，和士大夫交，知識階級都受其影響；即當今的學者誦其言，也得有深刻的印象。靈異的聖蹟，是直接施地劇烈的效力，觸動人們的覺司，故他的效驗，施及於人們的欲司，自然有很大的力量。學問流她的勢力，在人們的悟司上暗示以真理，於是欲司動而欲之；故其力量，和緩而固定。天主要一國歸化，所用方法各不同；這是天主上智的安排，淵妙莫測。

★ 利瑪竇之文化傳教

利瑪竇到了中國以後，他的傳教方法，是「間接的」。其直接的目的，是灌輸聖教道和書籍，先與中華的知識階級接觸，與之往來，引起感情，在無形之中，灌輸聖教道理。這個傳教方法，很為徐文定公和其他教友學者所贊成。但龍華民和王豐肅不甚同意，他們一到了南京，就在公衆前想講道勸人，因為他們曾在韶州試驗得有一時的成績的。當時 P. Carvalho 神父為巡閱中國教務，且令陽瑪諾日後不准再談學問，當講要理，幸而這個主張，未曾公布施行。利子逝世後，龍華民繼任會長，費金尼閣到羅馬為陳報傳教事務，也將這個主張，請求耶穌會上級神長解決。然上級神長命將此事徵求徐文定公和其他教友學者的意見；而羅馬教皇亦同意於利瑪竇的方法，故這問題得一好解決。

★ 學問和傳教關係

利瑪竇和徐文定公他們的傳教政策，是要從本性的學問，引入歸到超性的學問；因為本性的學問和超性的學問，是發源於一棵根子的，換句話來講，就是科學和信德不相抵觸的。這個政策自然有他的好收穫。你看因徐文定公的推薦，西士等能入欽天

須領票，傳教危機，於焉顯露。但終因康熙需用白進，巴多明司鐸等繪測中國輿地，而容任教士的傳教，並不接受官府之誣告。可見科學之有助於聖教之宣傳。（天主教傳行中國考·卷六，七十張。）

又雍正乾隆朝，聖教不能自由傳行，多遭艱難，亦幸有戴進賢在欽天監任職（著有曆象儀說，儀象考成），後有高慎思，安國寧，鮑友管，傅作霖神父，亦供職欽天監，直至道光十七年都有西士。至若畫家郎世寧，巴德尼等，以藝術任職朝廷，為聖教之宣揚亦大有影響。一畫家供職乾隆朝歷二十五年之久，除畫家外尚有雕刻家，鐘錶家，磁器家；而尤以楊白新修士之各種動物鐘錶為更奇，楊修士在皇宮內歷二十八年之久。

★ 徐光啟李之藻扶助西士傳教

我們都知道，明末清初的西士，著有許多書籍，至今還膾炙人口。但是這些書籍的編著，都由徐光啟李之藻等第一等文人或修削的或潤色的，或同編的。我們又知道利瑪竇的傳教方法，受當時人們的非常歡迎。因為他他通曉中國人的心理，所以一舉一動，無不顧及。

一動，無不顧及。果然，西士凡關於傳教事件，無不虛心就商；凡就商而不從者終無好效。如高一志要請求明帝許可在全中國自由隨處傳教，因而徵求徐光啟的意見；徐上海阻之；高公不聽，南京教難，不久興起了。又如一六二一年陽瑪諾任了北京會院的院長，他為傳教事，不能獨斷獨行，須先徵求徐光啟李之藻的同意方可。一六一六年羅瑪耶穌會開公會議，當時金尼閣也在羅瑪，為中國的傳教重要事，公會議議決在中國傳教士當徵求徐光啟的意見而解決，耶穌會之信任徐光啟有如是。

★ 徐文定公進教之軼事

徐文定公未曾進教前，曾經做過一夢，夢中見一座聖殿，裏面有三堂。第一小堂內看見一位神形，又聽得一聲告訴伊：這位是天主聖父。第二小堂內看見帶冕旒的神形，忽然也聽得聲說道：這位是天主聖子。在第三小堂中不看見什麼，因為徐閣老當時未曾領洗，所以不得大主聖神的光照。後來他到南京，聽得教士講三位一體的道理，他就記得自己所做的夢，然而在那時候，還不敢說出，因為有一位神父說，不要相

信夢內的事，後來在北京利瑪竇說起；天主有時也從夢裏教訓人，所以徐公將此夢告訴他聽的，此可見天主寵愛徐光啓，在夢中默示他天主三位一體奧道，令其進教恭敬天主。

★ 李之藻

李之藻博士，聖名良，浙江杭州人；各科考試，榮獲連捷，乃到北京應試，考取會魁，李子在京得以認識利瑪竇；明悟敏銳活潑，對於各種學問很多好奇之心，因而和西士喜多來往，與之討論泰西科學，且很能領悟西學之美妙和她的統系，而對於地理學，尤為所喜。

李子又深明本性的學問，和超性的學問，有其密切的關係，故研究世上各國之狀況，尤不忽耶穌基督多國的法律；他既洞悉聖教道理，故能助西士著書立說，褐色西士所著之要理一書，而付梓，他很驚喜聖教道理的奧妙，而又勿背於理性；對於信德道理他完全表同情以為很合於性光；但他和西士來往多年，不即皈依聖教，惟在各事

中用他的計劃幫助教士，對於北京西士住院和聖堂的建造，他很竭力鼓勵的。李子扶助教士的種種善舉，能感動天主，大量地賜給李子為他佈學，每月需費自費光，他固然屢求利瑪竇早日為之付洗，但他有阻當，所以不即邀得此恩，不料李子忽病很重，於是領洗，得以邀赦罪過，繼又領終傅，又獲病痊，李子感恩之餘，謂此後之年，當為天主作事了。

不久，李子回到他家中將他家中所有的泥木魔像和家堂神主，完全毀除淨盡，他的友楊廷筠見這個舉動很怪異，以為大惡不做，得罪於神，李子為他解說，并將天主教的道理為之詳細說明，不久，楊子在郭居靜，金尼閣手領洗入教，李子為之代父。

二人之友誼，嗣是日益親密，二人成爲中國聖教之柱石，和保護人焉。
李子之信德，非常顯著，在人前不怕表示，一日李子進爵一級，照例新官上任須供香祭神宣誓，李子進衙署，見一屋中供列的偶像命隸役一一毀除；隸役因主人之命無法違背，只得從命而行。 *Senedo, Histoire de la Chine, seconde Partie. p. 361, seq*

中國天主教傳教史論

★ 李之藻臨終時以西士托徐文定公
李之藻臨終時，緊握徐文定公之手曰，感謝先生在許多事情中之幫助，另外在此

最後之時，言時淚流。又曰我甚平安而死，因見教士藉先生之權，在我國已得堅固之地位，我不必將教士重托你。因我知他們在你的心上所有之地位與夫尊敬焉。因我罪之故，我不敢在此事業上，有一份子，但你肯取我為伴侶，我甚有榮焉。 *Suñedo, Histoire de la Chine, p. 368.*

★ 李之藻的著述

明末清初的傳教士，著有許多的書籍，至今膾炙人口。但在當時，這個著譯運動，也由徐光啓李之藻等所造成的；因為徐李二公是很聰明的學者，對於歐西的科學，機械一般地和西士研究；由研究之所得，因而著書。一六二〇年至一六二六年，在這六年中，李之藻潛隱家鄉——杭州——專心和傅汎濟譯書；當時譯成付梓的，有名理探，寰有詮。據魯德昭說：李之藻自從與西士遊，以至末年，前後共二十年，他的主要的工作，是在編著書籍；不論何時何處，即在轎中，即在宴會，也不停地看閱，寫作；迨至年老，一目已壞，一目又不甚明，他還面書披閱；他和西士會談時，第一問題：「現在有何新書？」「現在何書可譯？」自一五八三年至一六四〇年，西士所編著付印的書近五十種；但許多書是經過李公目，手，或改削，或着色，或在序文，或批魯德昭說：亞利斯德多的哲學除他譯刊者外，尙遺下二十種待印。茲查李公所譯的名理探，當已譯二十五卷；今祇見名理探五卷和十倫五卷已有刊本外；餘十五卷抄本未之見；這甚可惜。

★ 楊廷筠皈依聖教

人們都知道浙江錢塘的楊淇園是中國聖教三柱石之一；他和李之藻有姻婭的關係，他的進教，也因李之藻的勸導，在一六一一年五月八日，杭州郭居靜手中領洗的。領洗之日，他衣朝服，以示虔誠。他家中本來很富，他的母親又迷信佛教，家中置有佛堂，也有和尚在家，時常誦經；修廟造廟，又是很高興。他為求父母進教的恩典，連守大齋十日，及父母進教後，又守大齋十日，以謝主恩；他的父母果然於一六一三年領洗。但是他的夫人固執不肯棄邪歸正，直至一六一六年，耶穌聖體瞻禮才領洗。楊廷筠要成謝天主這個大恩，乃買一住屋，獻給教士，作為耶穌會的住院。他又在杭州某山附近購買一地，作為貧窮的教友之坟墓，且在這邊又造一小堂，以便為亡者行

祭；又給教士一地為他們的聖墓。

★ 一夫一妻之真道感化楊廷筠

一六一一年李之藻丁父喪，回杭州故鄉，其友楊廷筠「萬歷二十年進士，歷任順天府少京兆，監察御史，江蘇學政」；致仕在籍，問喪往弔，在之藻家得見郭居靜金尼閣二司鐸，與之論道，歷九日不倦，繼求領洗，郭金二公以廷筠有妻，勿之許，廷筠怪天主教無情面，不能容其一妻，佛教斷不如此，之藻答以教之邪正，正由此而判；廷筠頓悟，去妻而受洗，足見一夫一妻之道，亦辯護真教之一好標記也。

★ 東林學院與中國聖教二三札石

據魯德味 Baroli, La China. livre 4. chap. 16-19 說，大約在一六一四年前，在無錫成立一東林學院，專為研究倫理及政治之學。東林之名，不久盛傳他省，尤以南京，浙江，福建，江西為最，徐光啓，李之藻，楊廷筠等亦曾去講學，當時凡誠正之官員，莫不為東林之學員，西士亦重視此學院，因其為聖教之宣揚，頗有益焉。

★ 瞿式耜

滿清入據華夏時，兵部尚書丁魁楚，侍郎瞿式耜奉桂王朱由榔稱帝於肇慶改元永歷。瞿公者常熟人受洗於艾儒略手，聖名多默，時留守桂林，及清兵至，人們勸他投降，以保富貴，只要改易滿服，或穿和尚衣已够。但他終不為利祿所動；其忠義的表樣感人不少，卒於一六五十年正月七日見殺。受刑之際，雷電大作；官府大驚。

江蘇省政府近選瞿公為蘇省四十鄉賢之一，其事畧如下：瞿式耜汝說子，字起田，萬曆進士，尋詔入閣，後為廣西巡撫，崇禎末，迎立桂王桂林，負氣節，有清名，朝野上下，和相推重，而粵破，遇清兵戰死，卒諡忠宣，著雲濤松凡等集。

★ 利瑪竇的日晷

在徐家匯天主堂藏書樓內，我偶然看見 地日晷圖：這個圖，他的名字已經告訴我們他的用處了。這圖是用一塊木板做的，板上劃有格線，註有氣節，和鐘點；還有一線，用來窺定日光的陰，映在板上的某格線，於是看氣節的和鐘點的線格，就可以知道什麼時候等等。這個圖自然為不有鐘錶的人們，很有用處的。人們又將這個日晷圖，刻在向南的門的方磚上；一開門，如有日頭，即可推測時候，雖不中，也不遠。

這個日晷圖，是利瑪竇在肇慶時，傳入中國的，用來教導當時的士大夫的通俗的科學。

★ 西十傳進鐘錶

一五八三年羅明堅利瑪竇，到了肇慶後，曾將帶來的鐘錶贈送官紳，很得他們的好感，鐘錶在那時，中國人從未夢想所及，即在歐洲也很稀少。羅明堅且從澳門請一鐘錶匠到肇慶，為肇慶知府製造鐘錶；如府又選擇城中最精明工人二，從匠師學習，竟做成一只掛鐘。利瑪竇自己也將鐘錶的為物，後來寫了一本書；因此我們中國的鐘錶店，竟將他的像，高懸店中，奉為鐘錶的祖師，鐘錶的傳入吾國，當歸功於教士。

★ 利瑪竇的貢品

利瑪竇初次到北京，曾貢獻萬曆皇帝許多歐洲的奇品，在他的表文上，我們知道，他的貢品有「天主像一幅，天主聖母像一幅，天主經一本，珍珠鑲嵌十字架一座，報時鐘一架，萬國圖志一冊，雅琴一張。」所說天主聖母像，一是仿聖路加所畫的聖母像；一是聖母抱耶穌，和聖若翰保弟斯大；所說天主像，就是耶穌救世主像。

都是油畫的，可見很寶貴的。至論報時鐘一架，一架是很高大的，因為不能安置在室中，乃在園中特建一亭以置之。這鐘的輪是鐵的，還有一鐘是銅做的。二鐘上羅瑪字I II III IV等都改用中文的，故宮內尚存許多的各樣的鐘錶，不知利瑪竇所貢獻的，現尚留存嗎？

★ 天文儀器

明末天文儀器製造甚多，如象限儀，紀限儀，交食儀，列宿經緯，天球，萬國經緯，地球儀，平面日晷，平懸渾儀，轉盤，星球候時鐘，望遠鏡等。清入關後，北平內城漢民紛紛遷出，住以滿兵，湯若望保謫儀器，頗費心力。

味西省立第一圖書館刊第一卷第二期明末清初耶穌會之貢獻李

明崇禎時西士所製之測天儀器，俱被李自成入北京時，毀壞幾無存者；聖祖乃命南懷仁另製新器，懷仁奉旨監造，以紅銅製成宿經緯球，交食儀，轉盤儀，象限儀，渾天儀共六種，俱徑六尺有餘，皆以白玉為座。繳神擎托；至今二百餘年，雖列於露天之中，而宛然如新，毫無磨蝕，其製造之精蓋若是也。見同上書。

★ 地 輿

我們都知道，利瑪竇的萬國輿圖和南懷仁的坤輿全圖，在我中國的地輿學上，貢獻許多的知識。但是在康熙時代，教士所製測之中國全國地圖，其影響於朝野的心理，也很重大。這圖的構造康熙和教士，並非有預定的計劃；其經過情形，大約是這樣的。巴多明司鐸和康熙很有友誼，巴公不特善辭令，且對於滿漢文也有相當的知識，一日和康熙談論，康熙詢及怎樣防阻北方各地的水患；巴公答以要研究這事的第一步，要有水系地圖，并親薦白晉，請考思，杜德美三傑從事這工作，歷九年之久，卒成皇輿全覽圖，此為中國的全國地圖。

★ 湯若望和滿清

范禮安司鐸曾訓令利瑪竇，在中國傳教，要以學問為先導，利公遵行其意，頗著效驗；明末，聖教雖傳入吾國，然未得朝廷正式的許可及承認；惟因利瑪竇和徐光啟的權力之故，教士能散居各省，建築聖堂宣傳聖教，及滿清入據中國，教務很危險，因為教士的將來不知如何，幸這時候天主教上智的安排，京中有湯若望，得見重於攝政王多爾袞，入曆局修曆，教士因得保障，足見中國傳教之始，莫不以科學為利器；而吾國學術界上，也頗受耶穌會的影響，這是無人能否認的。

★ 明亡時的湯若望

一六四四年，滿人進據北京城，那時京師盡在滿人勢力之中；攝政王多爾袞下令，命漢人三日內完全遷出內城，天主堂適在內城，不能例外；湯若望乃上書攝政王，請准不移，他所持之理由有二：一因有聖堂，不能離開，二因有曆書和天文儀器不能遷出。攝政王即允准不遷，可見湯公得此特准，也是為修曆科學的緣故。

在明末崇禎年間，教士雖入欽天監，設曆局修曆，但因舊派曆官的嫉妬，不能積極進行。至是攝政王見湯若望推算順治元年八月初一日蝕，明年正月十五日月蝕，時刻分秒準確，遂授湯若望為欽天監監正。湯若望、鄧玉函、羅雅谷等入曆局修曆，為徐文定公所引進，其所以引進的宗旨，是盼望教士得到朝廷正式的許可，在中國有立足之地；果然這個盼望，後來實踐的；因為從此以後歷年一百五十，直至道光中葉，欽天監中，常有教士任職，聖教在中國雖遭艱難，而不致絕迹，實賴這修曆之功。科

學所以爲傳教的利器，信然。

★ 通微教師——湯若望

順治皇帝待湯若望，是非常優渥的。一六五三年，送他「通玄教師」匾額，匾之外圍，環有二龍；此匾由法公使館獲得，贈與獻縣耶穌會保存。「玄」字後改爲「微」字；因康熙名玄燁，及其卽位，不使用此字。但此匾號由順治賜與，康熙不能擅改；湯公自己乃上疏求改的。

★ 順治的死

據西士所說，順治於一六六一年二月五日逝世，他有八子，順治的意，要立他叔伯輩或叔伯兄弟中一人之年長者繼位；但因爭奪之故，立其二子玄燁爲皇太子，是爲康熙。康熙之立，順治母的意也居多，太皇太后決定立玄燁之先，也就商於湯若望。湯公爲太皇太后所很看重的；當攝政王多爾袞故世後，皇叔豫親王，俗稱五爺者要代他的兄位攝政監國，太皇太后請湯公去婉婉阻止的，順治是死於天花痘，當時滿人染這病死者甚多。順治的長子，一目有病，并未會出痘，故滿廷恐他不能入活於世，乃

立康熙帝，因帝已出痘云。

★ 康熙和西士研究學問

康熙皇帝，喜與西士研究西學，自二十歲至三十五歲，這十五年中，常有南懷仁，徐日昇，閔明，輪流講學，無日或間。和南公學習利徐二子的幾何原本，後又學哲學，且令一聰明善寫速記之學子，筆寫南公所講之課，以便課後溫習。在宮中，康熙且另備一宮爲教士預備工作之處。和徐公學代數及音樂，孜孜求學不倦。

★ 明末教友待西士的好表

利瑪竇去世時，在我國的西士，所活的性命，非常窮困；在韶州的教士，每主日中，僅食肉一次；韶州地勢又潮濕，西士因而害病者甚多。在杭州的教士，也寄食於楊廷筠李之藻家；上海西士來時，也由徐上海供養，新來教士，且有居住蟠龍的。西士每年到上海時，在四教友家作祭。嘉定孫元化招待教士，也無微不至。可見我國老教友款待教士，是何等周到，這也是爲我教友對於教士當有的一個表率。

★ 徐文定公和利瑪竇友情

一六〇四年徐文定公中了進士，點了翰林，於是在北京做京官，直至一六〇七年他的父親病故在京，方回上海。在這三年中徐光啟和利瑪竇之友誼，為最深密的時期；差不多每日徐利二公講學講道，著書立說，幾何原本就在這時譯成的。徐利二公研究學問，甚至至食忘寢；但當時也有評議的人們說：為怎麼利瑪竇費去寶貝光陰，只講本性的學問，而少談超性的學問？但是到了現在利瑪竇和徐文定的文化工作，我也受他們的蔭庇了。

★ 利瑪竇李之藻軼事

利瑪竇精通中文，能握手著書。徐上海重刻幾何序云：庚戌北上先生沒矣。（利氏）遺書中得一本，其別後所自業者，較訂皆手跡。利瑪竇本記憶學專家，之藻序贈人，稱瑪竇經目能逆順誦，之藻效之，相傳二人偶過一碑，其讀已，瑪竇背誦如流，之藻逆誦誤一字，瑪竇嘆服其聰穎有如此。法主教包蘇愛以法國人精熟法蘭文，民到於今稱之。利子異域人也，而我國雖教外人亦至今稱之，顧不足為教士榮乎。（華封老人述）

★ 利瑪竇儒服儒冠

利瑪竇始到中國，事事都要中國化，所以便和中國人接近，連他的衣服，也要做製和尙式的；薙髮剪鬚，僧服而僧冠，聖堂也稱她為寺，但是和尙在吾國，為人所鄙視的，利公起初不知道。後在韶州有蘇州瞿大宗伯文懿公的長子，名太素者，訪拜利公，因告以故，勸利公改服儒服。利公乃稟請上峯，告以緣由，要改儒服。上峯即行許准，并令郭居靜到韶州時，通知利瑪竇。但是利公改服儒服，是到江西後改的；郭公為開始服儒服的第一人。

★ 聖教信證

我們都知道這部聖教信證書，為認識明末清初西士的一部好書。這書的著者，署名晉絳韓霖，閩漳人。慶暨同志公述。韓霖是絳州的舉人，字兩公，初在北京和徐光啟書，因得聞道受洗，聖名多默。歸家後，邀高一志司鐸到絳開教，張慶字夏簷，也是舉人，福建晉江人；在杭州做教諭的當兒，和楊廷筠為好友，也被化進教，聖名瑪竇。進教後和楊公助西士譯書，他的子名識聖名彌格爾，很有聖德，早年故世。

今論聖教信證的書，這書可說是西士之履歷，因為所記的，是西士的國籍至中華和傳教所到之地，及逝世之年，葬地，并所著之書，起自聖方濟各沙勿畧，終至鄭瑪諾。（康熙十二年），共九十一人，此書有韓霖序，作於一六四七年，大約一六七二年重印過一次，柏應理於一六八六年又譯成辣丁文刊印。

★ 萬有真元

法籍耶穌會士到了北京，得清康熙之准許也建造一聖堂，堂造後，康熙親書「萬有真元」一匾，於一七一一年四月二十五日御賜天主堂，然乾隆時聖堂遭火，乾隆慰問教士，頒賜銀一萬兩，又御筆書「萬有真元」四字，從此時起匾上之「元」字改為「原」了！但教意不改變也。

★ 北京成立聖母會及張蕙的事畧

聖母會是一個很好的會，特以恭敬聖母為宗旨的，中國第一的聖母會是由利瑪竇於一六〇九年，在北京成立的，起初有四十會友都是新教友，他們很熱心，每月首主日做會期，他們在一年之中勸化領洗的有一百多，張蕙爾格爾也是其中的一人，由利子親自付洗的。張蕙知辣丁文，一年中的辣丁經文，他念誦如流；他和楊廷筠是有親戚的關係，楊公的進教，受他的規勸的影響也不少。在攻遼東的時候，他在孫元化的部下，徐文定公遣他到澳門，購買軍火。一六二三年他病了，利瑪竇發顯他看，并責備他的幾樣過失；即痛悔，病也痊好了！

★ 吳漁山到澳門之路程及寓居之久長

漁山到澳門，似由陸路經江西而去的；在澳門似不過住五六個月；這事是從他的兩首詩中看出來的：

西征未遂意如何，滯澳冬春兩候過；明日香山重問渡，梅邊嶺去水程多。
江路陰晴費較量，歸帆遲緩下南昌；榜人還認冬來客，爲報春流比舊強。

墨井集卷三四十九張

關於此二詩之釋解，胡懷琛先生在時報民國二十五年一月三十一日上，有甚好的說明，足資參考的。

★ 選年高學博者升鐸品

自楊光先起與起教難後，中國傳教士很覺欠缺，西洋來者因路途的不便，也不多；於是西士思多栽培華人，始初在澳門所取聖召的方法，是在教育年幼者，逐漸引進至鐸品。自教難後，華鐸更覺緊要，當楊光先教難時，西士禁居廣州，當時維持全國教務者惟羅文藻神父（後升主教）一人而已。還有一法，就是選擇長於學問，富有經驗的人，教以為司鐸緊要的學識而祝聖為神父。依此法晉升鐸品者有萬其淵，江西建昌府人，葡名 Barles。一六六七年入耶穌會，年已四十二歲，五十四歲升鐸品。吳歷（墨井道人）江蘇常熟人，葡名 A. Cunha，一六八二年入耶穌會，聖神父已五十七歲；劉蘊德湖廣人，官至欽天監監副，一六八四年入耶穌會，已五十二歲，四年晉升司鐸，葡名 Verdier 華人第一人入耶穌會升鐸品者，是鄭瑪諾維信，葡名 Secuiera 在羅馬讀書升神父，一六七一年回到中國，二年後即故世。

★ 徐文定公的辦學章疏和鐘鳴禮修士

一六六六年，沈澹興起南京教難，徐閣老為西士辯護，會上辦學章疏，這個章疏徐閣老會寄給李之藻，以便廣傳，那時龍華民見了，就令鐘鳴禮修士刊布。鐘鳴禮

在南京城外，一教友家名余成元者，和六個排印教友工人，開始刊印，迨已印成裝釘的當兒，不料一鄰居外教，密告沈澹，鐘修士和排印人都被捕囚獄，沈澹視鐘修士為主犯，杖責三次，卒又罰為奴役三年，經教友等贖回，但因備受嚴刑，已成廢人了！

★ 南京恢復傳教工作

南京自沈澹教難後，一切恢復教務的工作，畢方濟之力實為不少。畢公之所以能進行順利，得之徐文定公者不少；鄧玉函，龍華民在北京因徐公之舉薦，奉旨修曆，於是亦奉皇上命，命畢公在南京協助修曆，因而南京官紳與畢公善焉。一五三七年畢公付洗四百，教友且有獻銀者，畢公於是建築房屋二，一在城外雨花台邊，這屋的式樣，是照北京利瑪竇墓的形式；這地成為在京教士之墓，林斐理，鄧若望，顏爾定三鐸遷葬於此。另一屋，在漢西門，即今之天主堂地址云。

★ 楊光先興起的教難

一六六四年的聖教艱難，人們都知道是楊光先興起的；但驚訝為幕後的指使者，因他知太皇太后很看重湯若望，故不敢自出而，而暗中指使楊光先，這係當時西士所

記載的。

楊光先的反教，其第一他是闢邪論，毀謗聖教，無所不至。利類思作天學傳概以駁之，許之漸李祖白爲之作序以贊揚之，楊忿甚，又著不得已以狂吠；利公又著不得已辨以闢誣。

楊光先興起之曆獄有整拜爲之後盾，狀告禮部；第一審在一六六四年九月二十五日，提去者有湯若望，南懷仁，利類思，安文思。所審的第一件；是湯若望謀反案。二十六日第二審係天主教是邪教；其罪案惟據教士所著之天主教要。於是提審多日，判決歷一月之久。

十月二日晨五下四教士忽又提去，傳旨監禁；南懷仁，安文思禁閉一牢，利類思及潘保祿（傳教先生）另禁別獄。湯若望以官職在身，不監禁。教士在獄，共歷五十三日。

一六六五年一月七日四教士及李祖白，潘盡孝，潘保祿（傳教先生）在刑部提審，九日湯公奉旨革職監禁，悉如南公等。十五日禮部兩部會議湯若望肢解，南懷仁，利類思，安文思杖責四十，充軍邊邊，續又大會朝臣，公同定案。

天主教上智安排要赦免教士於死，公曆四月十六，十七，十八，二十日四次大地震，繼又震三次。太皇太后乃諭赦湯若望等。是獄斬決有教友欽天監官員李祖白；宋可成；宋發；朱光顯，劉有泰。時在公曆五月十八日。

此案結果楊光先革職處絞；湯若望死後復還原職。

★ 楊光先教難後的傳教情形

楊光先難爲聖教事平息後，康熙親政，南懷仁入欽天監管理曆法，一六七〇年降旨，開釋廣州二十五教士各回本省，康熙且親書奉旨歸堂四字囑令分送廣州教士；但不准中國人入天主教，不准教士另建新堂；所以信教尙不得自由。教士爲防備未來，在教士墓旁，仿北平利瑪竇墓式，建立祠堂，備爲聖堂，以便聚集教友；因爲中國習俗尊敬死者之墓和祠堂也，如陝西，山西，武昌府，浙江，福建，江南等處，在教士墓旁莫不有祠堂式的聖堂。正如羅馬聖教起初時，以地窟爲教友聚集之處一般。

★ 楊光先曆獄之終局

楊光先興起曆獄，難爲聖教，一時勝後，任爲欽天監監正，佔據湯若望的住院，將聖堂改爲客廳；南懷仁，利頌思，安文思遷居別一卑小的住院，利瑪竇逝世後，明室賜墓地，墓上也有小堂，楊也有意去封閉，但不久之後，康熙皇帝親政，而曆獄就反訴了；康熙八年七月二十日湯若望照原品級賜卹；奉教官員許纘曾給還原職，楊光先革職，（康熙八年正月）南懷仁等奉命（七年十一月）入欽天監修曆，一場風波，至此告終。

★ 福建桑主教及蘇州譚黃神父致命

聖教傳入中國後，雖不時遭難，但乾隆十一年前，不是流血之教難，不過神父被拿到官，板責監押，遣送澳門而已。流血之教難始自乾隆十一年（一七四六年），即福建桑主教之致命，及耶穌會譚黃二公在蘇州致命（一七四七年）；繼而福建聖多明我會四位神父致命，但可異者各省遭教難，而北京之教士能平安傳教，官紳視若無睹（天主教傳行中國考卷七一百十二張）；其原因蓋在朝有供職之教士故也（戴進賢郎世寧等）。

★ 羅明堅回歐擬請教皇遣使駐華

范禮安司鐸見利瑪竇已入中國內地開教，思鞏固始誕的聖教，乃選派羅明堅回歐，請求教皇派使來華。羅公於一五八八年離華，一五八九年到葡之利思鮑納，不久即進羅馬，請教皇遣使節中國，俾得獲自由傳教，聖教而有穩妥之基礎，不幸四教皇試斯篤第五世，烏爾朋第七世，額我略第十四世，意諾增爵第九，在十七月中，相繼去世，致事不果實行；而羅公亦積勞成疾，退隱耶穌會院，於一六〇六年逝世。此事當時如能成就，中國與羅馬宗座，早有使節的駐劄，我們中國的教務，當較今日更發達嗎。

★ 金尼閣到羅馬的使命

自利瑪竇故世後，中國的傳教事業，日益發展；龍華民任會長職，事繁任重，要緊有羅瑪方面種種的扶助；所以遣金尼閣到羅馬報告教皇和耶穌會總長，中國教務的一切事情。金公於一六一三年二月中離中國，翌年十二月到羅馬。他到羅馬負有重要的使命，覬見教皇保祿第五時，他上呈奏章，爲中國傳教請求各種特恩，但在這個奏

章上所說的事，我們現在無從詳細可考；惟在他求得的特恩上，可以畧知一二。就是教皇於一六一五年三月二十五日，出一道諭旨，准許中國教士，用中國文言譯成彌撒經，大日課；神父可念中文經作祭，念日課，并准翻譯聖經等等。這個請求的意思，是要便利我華人，容易成爲譯德，多些神職班，立一國籍的譯書，但這個准允，不知何故，未曾實行的。教皇又給金公許多的貴重書籍，使在中國爲教士創立一圖書館。金公回中國是在一六二二年初。

★ 我人現在所編的經是怎樣辛苦譯成的

博學利瑪竇司鐸入中國內省傳教前，在澳門時，曾學習中國語言，說來人已能懂悟。但利公深知爲欲洞澈中國文字之意義，非下一番深切工夫之研究，練習，熟思之不爲功。故其與人交談，先將中國語以拉丁字拼合成音，然後乃言，用以避免人之輕視，使不致發生惡感。此種學習語言方法，聖方濟各沙勿畧始到日本時亦用的。利公起初逐譯經文，譯 *Dien* 爲陡斯，*Crata* 爲額辣濟亞，*Sacramentum* 爲撒格辣孟多等等。此等譯音辦法起初皆然，直至教士深知文學之意義，能分辨明白而方改的。

徐閣老對於教士學習文字語言問題，幫助甚多，爲教士聘請有名學士，爲之教授，其中一人謝絕世務，專心神業，竟習辣丁以便更能有功於教士，爲編譯經文，教士如何專心致志研究文字，及討論推諫各字之出處來源，有非一言兩語可以述之者矣。

概要言之：其擇定一語一句，非經過長時之討論，不敢決定，其慎重可知矣。今在法國皇家圖書館尚藏有古本要理問答；展閱之可見教士之苦心孤詣。聖母經上之聖寵仍爲額辣濟亞；十字聖號經，後雖譯義，而在古本上仍爲罷德肋，費畧，斯彼利多三多；蓋此爲傳教始期所譯之經文也。

★ 經文

中國天主教傳教史略

我們現在所有的日常念的經文，起初譯時，教士們有許多的猶疑，可據一二事爲証。一五九五年龍華民對於翻譯經文，有不可解決的疑慮；所以起初的試驗，竟令教友念辣丁經文，已亡通功也誦辣丁文的。一六〇八年，郭居靜到上海開教；也在公衆前，高聲誦拉丁的已亡通功經；張廣且試驗用中國字來拼拉丁音。同時有一個矛盾的事情發生；就是教士熱望全中國在不久之後，有大宗的歸化，所以也很想有許多中國

籍的修道人；因而將辣丁的彌撒經，每日誦的大日課，神工書行聖事的禮典書，也都譯成爲華文；羅瑪教皇且也准許中國神父做彌撒念中文經等。從此可知起初傳教士，對於譯經問題，何等鄭重的。

★ 嬰兒付洗

西士在北京傳教，對於拋棄之嬰兒付洗，及早已注意。據一七三七年傳教史記載，北京三聖堂常栽培傳教先生外出尋覓嬰孩，設法付洗，每年只在北京有二千之數云。有一次是在一七三七年十一月十五日，一傳教先生正在付洗之際，爲一外教人告之於官，官初次擬判以死刑，既而免其一死，責以竹杖一百，枷禁一月，卒又杖以四十六板而放去。

★ 祭巾的來源

凡有年紀的教友，都會看見過，神父在做彌撒的時候，首戴方角的祭巾；因爲依中國的禮貌，禿頭是失敬的，所以神父在奉獻天主的祭獻時也當有這個禮帽。但是做彌撒的祭服，不能由神父自由規定的，當求准於羅馬聖部。這個准允是金尼閣到羅馬

去覲見教皇保祿第五時求得的；教皇的准旨是在一六一五年三月二十日出。但這祭巾自民國成立後，禮制改變，所以也除去了。

★ 華文付洗的經

我們現在付洗時，所念的付洗經：「我洗爾，因罷德肋，及費畧，及斯彼利多三多，名者；」這遍經，是在利瑪竇去世後的明年一六一一年，由龍華民議決准定的。因爲向來付洗，是誦辣丁的經；後恐華人口音不正確，易致錯誤，所以到了龍華民繼利瑪竇爲會長後，就改念華文了。從這事上，可見當時的西士，對於經言，何等鄭重將事！中文未曾澈悟前，不敢譯義而譯音；這也是一個譯經的苦心。

★ 澳門

人們都知道，澳門現在是屬於葡國的，但是在三百年前，不過我國許葡人到這島上通商的；一五五七年葡人即據是島，殖民了；我國政府自以爲懷柔的寬大政策，默許葡人居住，年出租金五百兩，視爲進貢的一種。到了一八四八年，葡人不肯出租金了；一八八七年，我國竟割讓於葡人。澳門屬廣東香山縣，故也稱香山澳。聖庇護五

世允耶穌會總長聖方濟各波爾日亞之請，將亞比西尼的主教加爾內畧，於一五六七年調任澳門，統管中國及日本的教務。此係耶穌會士元代後第一主教。

★ 葡國和中國傳教關係

我們都知道明末時教士之來吾國，大抵從葡國的利思鮑納口岸動身來的；葡國對於吾國傳教事有專辦之職，所謂 Protectorat，就是何論何國的傳教士，和傳教的事務，都要受葡政府的保護；即吾華人入教因為這個緣故，亦有許多另取葡姓名的，另外為教士的都有一個葡名字，如同很有名的墨井道人，做了神父，他的葡名叫做 a Cunha。

★ 葡人在寧波和漳州通商

中國人向來抱閉關自守的主義，不願同外國人通商交際。但自中世紀美洲和印度的航海路尋獲後，葡人向外殖民的思想，非常熱烈，他們也到中國來叩關，要求開門了！自一五一八年，至一五二一年間，屢次在廣東的三洲島嘗試居住，終不得志，於是改換方向，到浙江的寧波和福建的漳州偷進去了！一時商務興盛，葡人來去的有大

多數，歷時有二十多年的久。因為葡人到我國內地通商，不得官府正式的許可，不過在海口的城市，排攤頭做小生意似的一般；中國官府大發其怒，乃設法取締，有類上海租界上巡捕，驅逐沿馬路販賣的人們一般。一五四五年在寧波葡人被殺的有八百；一五四八，一五四九兩年，在漳州被殺的，有四百七十，被囚的有三十；葡船等都付之一炬。

★ 徐文定公的長孫媳

明末清初上海的傳教士潘國光，記載徐文定公之長孫媳俞氏聖名弗拉衛亞 Maria 的好表，她熱心出衆，富於救靈神火；明清遞嬗之際，徐宅鄰居某被誣為反清，逮捕獄中，徐宅備人，於是驚惶萬分，門上所有之耶穌聖名記號，定全毀除淨盡；俞氏見之，大為不然，仍命安置，并更要表示自己已是天主教人家。

俞氏又為發顯自己的信德，又有一好習慣，就是在帽的中央，嵌一銀質或金質之十字，上刻耶穌和聖母之名，以壯貧苦教友的膽量；又在九間樓西傍文定公所建之小堂內，聚集教友為她們預備領受聖事的禮儀。

據說俞氏爲其子選擇一女，爲他的未婚妻，依當時的習俗此女童養在徐宅，并已領洗；不料俞氏之子未及結婚而逝，女的父母於是要求她回去再擇女婿，但已領洗入教，因而發生許多糾紛，卒焉事平；女的全家也棄邪歸正。

★ 許母徐太夫人和傳教士

許母是上海徐文定公的孫女，嫁於松江許家，太夫人很有聖德，熱心幫助教士傳教。一日知悉在各省的教士十分窮困，她非常憂痛；入聖堂跪在耶穌苦像前，許願設法救濟教士，乃以日常親自工作所積之財，托潘國光司鐸分贈散在全國的二十五教士，每位得二百金，她并說：這財是她的私積，無損於子女的費用的；她的信德，是何等活潑！當一六六四年楊光先難爲聖教，全國教士集居廣東，太夫人又贈教士生活費八〇〇兩。

★ 許母徐太夫人之傳教心

太夫人聖名甘第大生於一六〇八年，適松江許氏，生子女八人，長子繼曾年十六登乙榜，旋出任江西副使，太夫人隨赴任所，在南昌購巨室改建聖堂，其子繼遷湖廣，太夫人又請穆迪我司鐸，前往開教建聖堂，越四年得信友二千二百人，已而繼曾作官四川，河南，太夫人又囑其子在成都，開封創修聖堂，共計在他省建立大堂九十，小堂四十五，至於在本省得太夫人之資助，而建立之大堂三十，小堂不可以數計，徐文定公爲上海開始進教之第一人，其宣傳聖教之熱忱，得孫女而更揚溢於外省。

★ 許母徐太夫人之聖德

太夫人固然熱心傳教，然對於一己之內修，尤多足道，居恒誦經默禱不輟，晚年，每日到堂瞻禮，風雨勿憚，湯若望等遭楊光先之誣害監禁時，太夫人跪禱上主，幾無片刻暇，卒以專白出獄，太夫人又屢請西士繙譯聖書，梓行分送各堂，俾資神益，西士等所譯著之科學各書，太夫人又慷慨解囊，廣爲刊印，又請澳門呂宋名畫家，繪畫聖像，懸掛聖堂，又獻羅馬教皇依諾增爵第十一，以中西書籍四百冊，手製祭巾等聖服，獻於聖方濟各沙勿畧墓堂，以及祭服聖帶等物，於羅馬聖依納爵堂，其他樂善好施，拯窮濟困諸德，更難屈指數。

★ 許母徐太夫人熱心救嬰孩

太夫人熱心救靈，在女教友中她見有明白道理，嫻於交接者，介紹至外教人家，使之宣揚聖教；又訓練一般女教友使之尋覓放棄之嬰孩與以付洗，凡臨死之外教人亦設法勸化進教。她囑其子續曾在松江開一育嬰堂俾得多救嬰孩之靈，且在嬰堂令女教友願視，今續曾在鴻沙自序中有曰：

「母召續曾謂曰：汝家居年餘矣，果有善事以慰我屬望乎？媿不能對；又明年正月朔旦子孫羅拜，母助勉如初，余益慚愧，余乃謀之太守魯公曰：京省俱有育嬰所，而雲間獨未舉行……自康熙十四年正月正月起，至三十五年九月共收救道上棄嬰五千四百八十名，皆悉本母訓……」

太夫人終期，亦似得天主之默示而預知，太夫人特遣人到上海請潘瑪諾神父行祭於家中的小堂，全家領主，及過主日後，潘公要回到上海，太夫人留之，不許去，且曰過了瞻禮五，神父可自由回去矣；果然悉太夫人所言，其子在自序中曰：

「庚申八月，母偶示疾，忽謂侍者曰：吾九月初將謝世矣；但朔二日吾子誕辰，姑緩之；誕辰與忌辰同日非吾願也，朔三日乃長逝。」

太夫人逝世後耶穌會總長命全會每一司鐸作祭三台，每一修士領主三次，因她是一恩人故也。

★ 徐文定公的孫女助修利瑪竇墓

楊光先教難後，北京的聖堂毀壞；東堂已坍塌，西堂被楊光先佔據，改為廳堂，利瑪竇墓及其墓堂也壞得不堪，亟須修理。徐文定公的孫女甘第大又獻給劉迪我銀兩多千，為教難後的一切急需。

甘第大真是一位女公進會的先導，所以上年在滬開全國公教進行會代表大會時，教皇庇護第十一世特舉出她為女公進會會員之模範，不是無因的。

★ 聖方濟各死在三洲島

在三百年前，葡人和我國人貿易，大抵在沿海一帶，廣東的三洲島，也是中葡商人集會交易之處；聖方濟各要到中國傳教，所以就在此處登岸的，不料聖人於一五五二年，就在這島上去世了！聖人去世後，聖德遠聞，因而葡人來這島上敬瞻聖人聖屍的，非常衆多，我國的官府，當時就懷疑起來了，就是懷疑葡人將去佔據這島；所以

就取消通商；交易改移到近澳門的兩白狗（譯名）島上去了。

★ 第一教友奉聖方濟各爲洗名

一六一九年聖方濟各沙勿魯，由教皇保祿第五列入眞福品。金尼閣從羅馬回華，一六二二年，經過韶州，付洗五人，其中一人就奉聖方濟各爲聖名，想這人是中國第一教友奉聖人名爲洗名的；因爲這個列品新聞，自羅馬傳到澳門，於這時傳到韶州，金公即喜不自勝，以之付洗云。

★ 死在中國內地的第一西士麥安東

一五八九年八月十五日，聖母升天瞻禮，利瑪竇和麥安東迫離肇慶府；乃至韶州，翌年麥公病回澳門，少痊，一五九一年又回到韶州，卒於是年十月十七日去世。此爲自聖方濟各後第一西士去世在中國內地。

★ 最初的國籍耶穌會修士

自利瑪竇入中國後，中國人入耶穌會的，開始人有鍾巴相（念江）和黃明沙；二人都曾在澳門公學讀書，鍾公是廣東新會縣人，黃公是澳門人。他們於一五九一年一

月一日在韶州，在利瑪竇手下，開始初學；此爲最初的國籍耶穌會修士。一六〇八年三月在南昌府又開初學院，共有七位初學，都會在澳門公學讀過書的云。

★ 衛匡國死後不朽

衛匡國神父於一六六一年在杭州故世後，葬在城外之方井。一六七九年殷鐸澤神父以方井墓上的教士坟，因故遷葬時，啟衛公的棺，見其屍如初死然，並不朽壞，因另移置在一新棺中不蓋釘焉。杭州教友有時久不得教士之來臨，竟移衛公之屍於坐椅，置諸堂中，誦經祈禱，教外人見這奇事，亦有焚香來敬者。據說卽在這時期，衛公的屍也逐漸朽廢了。

★ 杭州大方井修士公墓

我們都知道：明末時候，上海，杭州，嘉定三處是傳教之中心點，教士也常駐的，所以得到這個好成績，因爲上海有徐文定公，杭州有楊廷筠，嘉定有孫元化等之庇護的緣故。

現在我只講杭州。杭州在耶穌會史上有一頁好紀念；會士曾在該城試辦過一座公

學，開過初學院；郭居靜，艾儒畧，伏若望，曾經做過初學神師，龐類思也是當時的初學修士，惜不幸早逝。

楊廷筠在杭城之北，武林門外，爲教士整備一坟墓，卽今所謂之大方井；現在此墓仍存在，共有石屋三間，用巨石砌成，石屋外門之左右，有碑石二方，刻有「天學耶穌會泰西修士受鐸德品級諸公之墓」；後開修士名姓共十人：陽瑪諾，伏若望，羅如望，郭居靜，徐日昇，鍾巴相，龐類思，黎寧石，金尼閣等，（尙有一位名待考，又衛匡國，洪度貞亦葬在該處），依杭州之習俗，遺骨都安置在瓦甕中外加封銅，書以姓字，置在石屋之中，距石屋約三十步，有牌坊一座，正面橫書「天主聖教修士之墓」，反面橫書「我信肉身之復活」，兩旁石上，刊有同治十三年仲冬月重修，乾隆元年歲次丙戌超性堂立字樣。

以上掌故資料取高龍磐神父 P. Colandret 之法文木江南傳教史

104716